武俠世界

巧破連環案（海鷗奇案實錄）

余破浪・文

一件駭人聽聞的爆炸奇案，震撼了黑白兩道各路人馬，紛紛互顯奇才，展開匪夷所思的鬥智鬥力大競賽。本故事橋段創新，兼集驚險、懸疑、推理之大成於一身，是一篇劃時代精采絕頂之超級鉅著，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由32期起增加篇幅十六大頁
內容全面革新・名家助陣加盟

$4.00

第24年
35
革新號

編者話

｢海鷗奇案錄｣這個故事集，是反映現代社會裡光怪陸離，爾虞我詐的事實，故事中，三個年青幹勁十足的男女，他們的身份各自不同，有勇有謀，專門向惡勢力挑戰，永不低頭。今期刊出的｢巧破連環案｣尤其驚險突出，懸疑、推理，兼而有之。故事發生的開始，是由一件駭人聽聞的爆炸案展開，驚動了黑白兩道各路人馬紛紛蜂湧而出，展開了無數次匪夷所思鬥智鬥力大競賽，過程之緊張曲折，連環相扣，大歎觀止！

＊＊　　＊＊　　＊＊

秦紅的巨著｢千乘萬騎一劍香｣今期終結，故事發展奇峯突出，保証當你看至結尾時，定必深讚作者之佈局和構思巧妙手法一流，卓越不凡。下期另一長篇故事相繼推出，由名作家仲君平執筆，是篇哀艷奇情巨著——｢秋月冷寒星｣，敬希垂注。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江湖奇俠列傳：｢神鷹戰士｣，龍乘風著作。這是一篇激壯動人，寫情細膩的英雄事蹟巨鑄。龍驥君繼｢勇闖鬼門關｣後另一故事｢荒城生死戰｣同期刊出，敬請屆時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巧破連環案（海鷗奇案錄）
一件駭人聽聞的爆炸案發生在昇降機裡，震撼了黑白二道的人馬，於是，雙方紛紛互顯奇謀，徹查眞相……余破浪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一朵孤雲亂江湖（三期完俠義奇情小說）◀上▶
置身溫柔鄉　疑幻又似眞……高　皐 37

斷劍紅顏（兩期完恩仇故事）◀下▶
弒師逆徒　被虎所噬……馬千里 4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屠　龍（沈勝衣傳奇故事）
殺手中殺手　未雨先綢繆……黃　鷹 55

悽慘的刀口（七大寇傳奇故事）◀一▶
惡賊闖來　衆俠伏擊……溫涼玉 63

磨劍江湖（俠義傳奇小說）
仇踪再現　窮追不捨……西門丁 71

名　人（千門奇俠故事）
妮娜失踪　奇俠愕然……馬　雲 81

萬里飛虹（俠情中篇故事）
爲取解藥　勇闖鐵府……高　皐 89

神弓、寶斧、歸元劍（俠義中篇連載）
一雙情侶　錯點鴛鴦……隆中客 97

勇闖鬼門關（現代遊俠傳奇故事）◀續完▶
心狠手辣　勇闖鬼門……龍　驥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大結局▶
奸雄逃厄難　伏魔定天下……秦　紅 115

長　劍　篇（武俠長篇故事）
密室有乾坤　救出捕快妻……蕭　逸 12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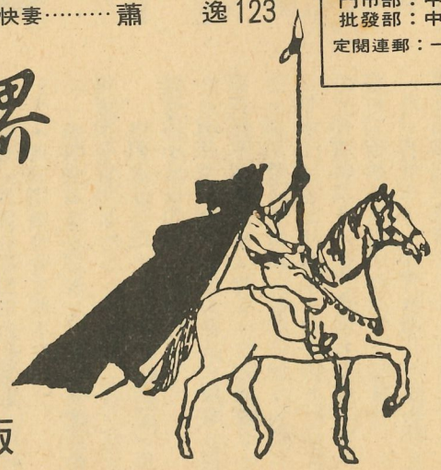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35期
（總號12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海鷗奇案實錄／連環案破巧

文圖・浪破余
飛・可

意外事件 不斷發生

上午十一點三十五分，貝莉在白雲裳陪同之下，從一間規模異常龐大的百貨公司裏走了出來。

雖然還是上午，但街外的氣溫已最少超過攝氏三十三度，和百貨公司裏凉快的空氣調節相比，就像是忽然進入了一座可以熔化萬物的烘爐之中。

白雲裳倒沒有怎樣，但貝莉才出大門，已緊皺着眉嚷道：「熱死人啦！」

白雲裳望了她一眼，微笑道：「妳在這公司裏已花了三千八百五十六塊，是不是還想再回頭繼續幫襯？」

貝莉挽着四五個花碌碌的公司膠袋，笑道：「妳的記性可不壞，把我花的每一塊錢都算得很準確。」

白雲裳也左一包，右一袋的，裏面全是貝莉在百貨公司裏「搜刮」的貨品，看來就像是免費贈送似的。

白雲裳也有買東西，那是一本厚達五百餘頁的書籍，書名是「幽靈的探討」。

這本書是由英國著名的靈魂學專家彭爾敎授所撰，白雲裳雖然一直對幽靈、鬼魂這一類的事情沒有甚麼興趣，但她在百貨公司裏的圖書部裏隨手翻看了幾頁，覺得彭爾敎授所寫的幾段文字，充滿了玄妙和神秘的氣氛，於是就把這本書買下來。

貝莉挽着幾個沉重的膠袋，不禁苦着臉說：「車子停泊在摩天多層停車場裏，從這裏走回去，少說也要走十五分鐘！」

白雲裳搖搖頭道：「不必，咱們剛才從停車場來到百貨公司，只是花了十二分鐘。」

貝莉「啊」一聲，道：「剛才怎能和現在相比？現在我們就像是負了重磅的馬，必然會影響時速！」

白雲裳瞧着她，訝然道：「妳甚麼時候變成了馬迷了？」

貝莉噘起了嘴，道：「誰說我是馬迷？我說的只是一般常識而已。」

白雲裳笑了笑，道：「可惜這裏沒有馬兒，否則我們大可以騎着馬回到停車場去。」

貝莉吸了口氣，道：「馬是沒有的了，的士也沒有一輛是空的，但我們可以幹點消暑解渴的活動，例如……」

「例如游泳？」白雲裳笑道：「從這條大街向北走五分鐘，就是海港。」

貝莉舌頭一伸，道：「我怕！」

白雲裳悠然一笑，道：「妳若跳進鹹水海裏，一定會有不少男士自告奮勇跟着跳下去救妳回來，又有甚麼好怕的？」

貝莉道：「我又不是自殺，而且，我若跳進海水裏，又有多少人能追得着本小姐？」

白雲裳道：「那麼妳怕甚麼？是不是海水污染？」

貝莉點點頭，道：「這次妳說對了，這海港嘛，污染程度愈來愈是嚴重，總有一天，連海底裏也會寸草不生。」

白雲裳道：「那麼，又還有甚麼活動可以消暑解渴？」

她們邊談邊走，這時候正來到了一座樓高四十八層的商業大廈門前。

貝莉立刻好像炮彈般衝入大廈裏，白雲裳好不容易才追上她：「妳怎麼啦？」

貝莉眨了眨眼睛，吐口氣說：「這裏凉快多了，我想吃雪糕，錫牛排。」

白雲裳道：「我們今天九點鐘才吃早餐，這麼快妳又餓了嗎？」

貝莉笑道：「年青人消化力特別強，這是正常的現象嘛！」

白雲裳拗她不過，只好和她乘搭昇降機，來到了這大廈三樓的一間扒房裏。

貝莉要了一份特大的牛排，雪糕點的是火山勇士，還要了一杯果汁。

白雲裳却只要了一碟沙律魚柳和一杯熱鮮奶。

貝莉坐在柔軟舒適的座椅上，忽然抓起了那本「幽靈的探討」，看了幾眼，然後便說：「妳相信鬼魂學說嗎？」

白雲裳淡淡地一笑，道：「這種問題，古往今來，已有無數人問過無數次了，那是信者有之，不信則無的事。」

貝莉道：「妳呢？」

白雲裳道：「儘管科學昌明，人類科技進展一日千里，但無可否認，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許多奇怪的事情，是科學家所不能解釋的。」

貝莉道：「那麼，妳也認爲世界上眞的有鬼魂了？」

白雲裳笑了起來道：「凡是未經絕對證實的事情，我是不會相信的，鬼魂也是一樣，雖然不少人言之鑿鑿，說親眼見過鬼魂，但最少我還未曾有過這種經歷，所以我只能說不相信這三個字。」

貝莉道：「我也不相信世間上會有甚麼鬼魂，但妳又爲甚麼會買這本書？」

白雲裳笑道：「這是無須解釋的，就像是妳自己，既然不相信鬼魂，爲甚麼却喜歡看恐怖電影？」

貝莉說道：「恐怖電影够刺激嘛，雖然明知是假的，但若拍得出色，總比看那些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悶藝片』好得多了。」

這時候，牛扒來了，這才把貝莉的嘴巴塞住。

× × ×

吃完牛扒，火山勇士和酸酸甜甜的果汁都已灌進貝莉的腸胃裏。

白雲裳把侍役叫了過來，結帳離去。

她們在扒房門外等昇降機的時候，貝莉忽然笑着說：「近來不少恐怖電影，都曾經利用昇降機來製造血腥和驚險的鏡頭，說是妖魔鬼怪作祟，於是有人在乘搭昇

降機的時候，就會發生可怕的怪事，例如吊纜斷了，或者是昇降機底部突然甩落，變成『甩底昇降機』，於是乘搭昇降機的人，就會從高空墮下，頭斷骨折而死。」

白雲裳微笑道：「還有沒有？」

「當然還有多着哩。」貝莉立刻接着說，「甚至有人在乘搭昇降機的時候，怪事來了，昇降機完全不受控制，從幾十層高向下直降，到了地下甚至是地牢還沒停下來，仍然不斷繼續向下降。」

白雲裳望着她：「是不是一直降到陰曹地府裏去？」

貝莉點點頭：「妳說得不錯，但妳怎麼知道的？」

白雲裳道：「這齣電影我沒看過，它大概是在一年前在本市公映的，才上畫妳就去捧場了，回來的時候最少已把劇情向我說過了三四次！」

貝莉這才醒悟，「噢」的一聲，笑道：「我眞的沒記性！」

這時候，昇降機來了，大門剛打開，立刻就有個挽着公事包的男人搶先衝了進去。

貝莉和白雲裳也跟着進入昇降機，但貝莉才踏入機內，旁邊的超重自鳴器已「DD」作响起來。

貝莉眉頭一皺，那挽着公事包男人已不耐煩地說：「超重啦，還不快出去！」

貝莉生起氣來，她本來就已準備離開這部昇降機的，但這男人却粗聲粗氣喝叫自己，眞是太沒風度，甚至跡近乎野蠻。

此時昇降機內有十幾個人，每一雙眼睛都盯着貝莉和白雲裳。

白雲裳輕輕嘆了口氣，把貝莉拉了出來：「別孩子氣啦！」

貝莉氣沖沖地說：「這可惡的傢伙，氣燄迫人，保祐這昇降機把他載到第十八層地獄去！」

白雲裳瞪了她一眼，道：「就算這人眞的罪該萬死，妳也不該這樣咒罵他，這昇降機若眞的直落第十八層地獄，那麼其餘的人豈不是也……」

她才說到這裏，昇降機裏突然响起了一陣極其驚人的爆炸聲。

貝莉呆住了，一張臉龐立刻蒼白如雪：「我的上帝，發生了甚麼事？」

白雲裳也長長的吸了口氣，道：「昇降機爆炸了，情況恐怕極其嚴重。」

貝莉並不是個胆小的女郎，但當她想到在幾十秒之前，若非昇降機負荷過重而把她趕了出來的話，那麼此刻她和白雲裳又會變成怎樣的樣子？

由於這一陣爆炸的聲浪十驚人，幾乎整座大厦都被震動了，消息一經傳出後，在不到十分鐘之內，最少有千餘人從大厦的每一個單位裏湧出街道上。

警車、消防車、救護車紛紛陸續趕到現場，由於事態嚴重，警方迅速下令疏散，甚至連記者也不准接近，以防再有爆炸的事情發生！

這時候，貝莉已和白雲裳離開了這座商業大厦。

雖然現場已被封閉，但附近的街道上却是人頭湧湧，大量人羣駐足觀望，甚至阻塞了道路上的交通。

貝莉的神情很難過，她忽然對白雲裳道：「眞的是我咒死他們了？」

白雲裳的面色也不好看，但她的頭腦却還很清醒。

她望着貝莉，緩緩地說道：「妳還沒有這樣厲害的法力可以咒死別人，但却應該感謝上帝，若不是昇降機超重，我們現在已變成這件爆炸案裏的遇害者。」

貝莉忽然目光一亮，道：「那個挽着公事包的男人……」

白雲裳道：「妳是懷疑他在昇降機裏引爆炸彈？」

貝莉道：「他雖然衣着整齊，但其實一點也不斯文，他趕我出昇降機的時候，樣子很兇，有點像個神經不正常的人！」

白雲裳道：「所以，妳就懷疑他的公事包，裏面裝的全是炸藥了？」

貝莉道：「這又有甚麼出奇？」

白雲裳微微一笑，道：「這也許眞的不出奇，但直到目前爲止，妳這種想法是全然沒有證據可以支持的，這只是『想當然』的推測而已。」

貝莉道：「那麼妳又有甚麼見解？」

白雲裳瞧着她，忽然說：「妳不覺得很炎熱嗎？」

貝莉吸了口氣，嘆道：「我們現在還能有『熱』的感覺，眞是萬幸！」

白雲裳道：「但在如此炎熱的正午，與其站在這裏看熱鬧熱上加熱，倒不如早點回家，喝冰凍可樂和淋一場冷水浴更爲實際。」

貝莉呆了一呆，說道：「這裏發生了如此嚴重的爆炸案，難道妳一點也不關心嗎？」

白雲裳揚了揚眉，道：「這件案，全市市民都會很關心，我當然也不例外，但現在我們根本幫不了警方甚麼忙，所以不如先回家去，等待案情作出進一步調查後，我們然後再作打算。」

貝莉還是大不以爲然，道：「但最少，我們應該告訴警方，那個在三樓進入昇降機的男人，是很有嫌疑的。」

白雲裳想了想，終於點了點頭，道：「這一次妳說得很對，我完全同意。」

她這麼稱讚，貝莉立時興奮起來。

這時候，看熱鬧的人越來越是擠擁，貝莉又挽着幾袋東西，終於給人羣擠出了馬路之上。

一個警員走了過來，很有禮貌地說：「這裏沒有甚麼好看的，小姐還是迅速離開這裏，免生危險。」

貝莉道：「我有事情要向你的上級報告。」

這警員怔了怔，背後忽然有人叫道：「阿倫，讓她們過來。」

原來這警員叫阿倫，他回頭一望，就看見一個高大英俊，但正在忙得不可開交的男人，正在向這方面不斷招手，而在此同時，他又在協助救護人員，把一個已經被炸得血肉模糊的重傷者送進救護車裏。

那是「浪子神探」狄浪。

貝莉一看見狄浪，就不管這警員了，她立刻衝過馬路，差點沒把另外一個戴眼鏡的警員撞跌。

白雲裳也跟了上來，當她看見大厦門外混亂而恐怖的場面，不禁發生了沉重的嘆息來。

這時候，貝莉已急不及待，把在三樓乘搭昇降機時的情況向狄浪一一訴說。

當她一口氣說完後，狄浪不禁吐了口氣，拍拍貝莉的肩膊說：「妳眞是很幸運，否則現在給送進救護車裏的，就有妳自己在內。」

貝莉哼一聲：「我和雲裳姐是兩位一體的，我若在昇降機裏，她也當然不會從樓梯走下去！」

狄浪苦笑道：「別誤會，我可不是想你獨個兒給炸彈炸掉。」

貝莉「啊」的一聲，正想說：「原來你是想我們兩個都一起給炸死！」但她這句說話還沒有說出來，白雲裳已在她腰間輕輕碰一下，阻止她說下去。

白雲裳知道貝莉一定言出不遜，雖然只是說笑性質，但在如此愁雲慘霧、死傷枕藉的場合裏，是絕對不適宜開任何玩笑的。貝莉也不是個全無知識，人頭豬腦的傻子，給白雲裳這麼一碰，便立時醒覺，只好把那句其實相當荒謬的說話吞回到肚子裏。

狄浪忽然問白雲裳：「對這件爆炸案，妳有甚麼看法？」

白雲裳聳聳肩，道：「倘若有個記者現在走過來這樣問你，你會如何回答？」

狄浪道：「暫時無可奉告。」

白雲裳說道：「我現在給你的回答也是一樣，對於這件爆炸案，我們目前還是知道得太少了，根本連最起碼的概念也沒有。」

狄浪又苦笑了一下，道：「無論怎樣，警方都很感謝妳們所提供的資料。」

白雲裳嘆了一聲，道：「這是令人髮指的罪行，希望警方能順利破案，我們現在要回去，若有甚麼事電話聯絡好了。」

狄浪不再說甚麼，只見案發現場一片亂糟糟的，看來他今天眞够忙的了。

× × ×

摩天停車場距離爆炸案那幢大厦大概八百米左右。

烈日當空，但白雲裳和貝莉都已不把酷熱放在心上。

就算再熱，也總比手足冰冷的肢離破碎好得多了。

路上，貝莉又一連串發表了一大堆意見，但白雲裳却只是沉默着，一言不發。

等到她們來到了摩天停車場地下的時候，白雲裳忽然用法語對貝莉說：「小心，有人在後面跟踪着。」

貝莉却嘆息一聲，道：「這幾袋鬼東西好重，若不是要花錢買的，眞想現在就扔掉它。」

白雲裳瞟了她一眼，目露讚賞之色。

貝莉若立刻回頭看看是否眞的被人跟踪，那麼她就是個笨人。

但她却仍然不動聲息，若無其事一般，那正是貝莉聰明過人之處。

她們已有無數次給別人跟踪的經驗，其中還包括了曾經威震全球的核子黨黨徒，以及來自歐洲的特務份子。

當然，她們也曾經跟踪過別人，甚至是狄浪，也曾經被白雲裳悄悄的跟踪了三天，還渾然不覺。

那一次，白雲裳跟踪狄浪，並不是要對付他，也不是看看他是不是跟別人的女人鬼混，而是她知道有人要暗殺狄浪，所以秘密地跟踪着，最後，那刺客果然出現，而且險些可以成功地暗殺狄浪，但結果還是逃不過白雲裳的五指關，而被送進監牢裏去。

這時候，白雲裳雖然已發現有人在背後跟踪着，但她和貝莉却都是毫不在乎的樣子。

貝莉的車子停在車場的第七層，她們必須乘搭昇降機。

昇降機門很快就打開來，而當她們進入昇降機內的時候，並沒有人跟着進來。

當機門關上後，白雲裳才說：「當我們經過賀氏眼鏡公司的時候，從公司櫥窗的鏡子上，我看見有個人正跟着我們。」

貝莉道：「那人妳認識嗎？」

白雲裳冷笑道：「他也許以爲我已不記得他是誰了，但我還沒有忘記，他就是神槍大盜佟開勝的弟弟佟學彪。」

貝莉想了想，忽然說：「佟開勝不是已經被關進監獄裏嗎？」

白雲裳點點頭，說：「他在一間珠寶公司裏殺人刼掠，已被判終身監禁。」

貝莉聽見就生氣，憤然道：「他已不是第一次殺人，但仁慈的法律還保護這些豺狼，眞是對無辜的死者太不公平了。」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這又有甚麼辦法？恐怖活動和殺人放火的案件日趨嚴重，就是因爲有這些荒謬的法律在保護着殺人者。」

貝莉冷冷一笑，道：「這就難怪連英國御林軍也會在皇宮外被恐怖份子炸得血肉模糊了。」

說到這裏，昇降機門打開。

她們來到車子旁邊，貝莉打開車尾廂，把買來的東西全都塞了進去。

然後，貝莉就駕駛着車子，從停車場的七樓一直駛了下來。

但車子駛到第三層的時候，忽然有一輛大型房車攔腰向貝莉的車子猛撲過來。

這輛大型房車來得極其突然，就像是一頭隱伏在樹林裏的犀牛，出其不意的用盡全力疾衝過來。

剎那間，貝莉的車子就像是犀牛角下的羚羊，情況極之不妙。

若是換上了常人，一定會嚇得魂不附體，勢非給這輛大型房車攔腰撞個正着不可，但貝莉却是個駕車能手，以她的駕駛技術，就算說她可以參加格蘭披治大賽車，也是絕不爲過。

在那短短的一兩秒間，貝莉已迅速地把車子扭轉方向，迎面向那輛大型房車撞去。

她並不想撞車子，但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她只能有兩個選擇——不是給對方攔腰猛撞，就是和對方硬碰硬，迎面對碰。

在這兩個選擇裏，貝莉當然選擇了後者。

倘若她想加快速度來避過這一撞，那她是註定失敗的，因爲這已不够時間，反而會被對方逼入停車場的牆角裏，變成牆壁和另一架汽車所造成的三文治。

那當然是更加不堪設想了。

所以，貝莉的決定是果敢而正確。

但饒是如此，這迎面一撞之力，還是十分驚人，幸而貝莉和白雲裳都已扣上了

安全帶，所以雖然車頭撞毀，擋風玻璃也碎落一大半，但她們還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傷害。

那輛大型房車也已損毀了，但大車撼小車，加上對方是「主動」地位，駕駛汽車的人幾乎可說是全無受傷。

白雲裳吸了口氣，問貝莉：「妳怎樣啦？」

貝莉怒氣冲冲的說：「這傢伙簡直是是在謀殺！」

她這句話才說完，已最少有三柄手槍同時指着她和白雲裳。

不久，那個駕駛汽車撞過來的人也走了過來，他大概三十七八歲年紀，身材普通，雖然面型看來瘦削一點，但却目露凶芒，就像是一頭殘酷的餓狼。

這人正是佟學彪。

「把東西拿來！」佟學彪粗聲粗氣的說。

貝莉冷冷一笑，看了他一眼，又再看看另外三個手裏握着手槍的漢子。

「幾個大男人來欺負我們兩個女人，眞是不知害臊！」貝莉沒有問那是甚麼東西，却把話題扯到十萬八千里外去。

這也是貝莉聰明之處，雖然她知道對方是不會讓自己拖延時間得太久，但在這種情況下，能够多點拖延時間，總是好一點的。

佟學彪冷冷一笑，打開車門，目光不斷的在車廂裏搜掠。

他要的是甚麼東西？

白雲裳和貝莉都不知道，但這時候，兩人都不期然地想起了那幾袋從百貨公司裏所購買的的貨品。

貝莉當然記得，那只不過是化粧品，案頭飾物，牛仔褲，睡裙和餐具之類的東西，就算全部給他們拿走，也只不過是損失幾千塊而已。

世間上當然不會有這種笨賊，以幾個大漢加上幾柄手槍，來搶掠這些貨品。

但她們却實在無法明白，佟學彪想要的究竟是甚麼東西。

佟學彪在車廂裏找不到甚麼，這時喝道：「把車尾廂的鑰匙拿出來！」

貝莉冷冷一笑，道：「車尾廂沒有鎖上，你要搜，隨便好了。」

佟學彪立刻繞到車後用力掀開尾廂。但他却怎樣也掀不開。

他臉色驟變，疾標回來，怒道：「妳不想活了，快把車尾廂的匙鑰拿出來。」

這時候，他也握着了一柄手槍，槍管已對準着貝莉的臉龐。

貝莉剛才是在故意撒謊，又把時間拖延了十幾秒。

白雲裳眨着眼睛，望着貝莉說：「是我把車尾廂鎖了。」

貝莉故意嘆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人家打不開了。」

白雲裳微微一笑，鎮定地說道：「沒關係，鑰匙在這裏，交給這位先生罷。」

她從汽車錶板下的一個暗格拿出了鑰匙，遞給貝莉。

貝莉也不敢再弄甚麼花樣了，她們畢竟處於極險的劣勢下。

佟學彪用粗暴的手法，從貝莉的掌心裏取過鑰匙，然後迅速地打開了車尾廂。

這裏是公衆場所，經過這麼一鬧，早已驚動了停車場的管理人員，但他們一看見這幾個歹徒手裏有槍，自然不敢接近，立刻遠遠離去。

佟學彪等自然知道，他們一定會儘快通知警方的，是以他們不敢慢條斯理行事，當佟學彪和另一個歹徒從車尾廂搶走那幾袋貨品後，立刻就折回那輛大型房車，準備衝出這座停車場。

佟學彪行動最快，他挽着四個大膠袋，閃電般登上房車，並已迅速把車子向後駛，以便取得較大的角度，可以從貝莉車子旁邊直駛出去。

佟學彪的行動不可謂不快速了，但貝莉却沒有放過他們，當那輛大型房車正要開動的時候，貝莉毫不遲疑，也開動了車子，猛力向它衝撞過去。

這時候，其中一個歹徒還沒有完全登上車子，左後方那扇車門仍然是打開着的，貝莉這麼一撞，那歹徒險些給拋落在地上，好不容易才爬回車子裏。

但其中一個膠袋，却已滑落在地上。

佟學彪不敢再逗留，甚至無暇拾回那個膠袋，因爲他已看見，有兩個警員已拔出了配槍，直奔過來。

「停車，停車！」其中一個警員大聲叫喝。

但是佟學彪沒有把車子停下來，其中一個歹徒甚至還開火向警員射擊。

剎那間，槍聲卜卜，貝莉與白雲裳都有置身於戰場的感覺。

但她倆在槍林彈雨中的經歷也有不少次了，尤其是貝莉，她聽見槍聲不但沒有半點畏懼，反而更激發起她的戰意，繼續駕着車子窮追不捨。

可是，那幾個歹徒着實不是善男信女，見貝莉的車子追了上來，立刻向後開槍射擊。

貝莉的車子，早已碎掉大半邊風擋，這時候一顆子彈迎面向貝莉射了過來，幸而車子一陣顛簸，那顆子彈僅在貝莉的耳朵旁邊擦過去。

若是換了別人，一定嚇得手足酸軟，但貝莉却還是不顧一切地直追出去。

但在轉入第二層停車場的時候，歹徒又再開槍，把貝莉車子的一條輪胎射爆。

貝莉立刻剎停車掣，但車子已不受控制，「吱」的一聲，撞到停在旁邊的一輛小型跑車之上。

那輛跑車立刻被撞得像快要散裂開來，貝莉連忙下車，問白雲裳：「妳沒有事罷？」

白雲裳嘆了口氣，她抬起了左臂，只見肘骨之下，已是一片紅腫。

貝莉吃了一驚，立刻又說：「是不是手骨斷了？」

白雲裳搖搖頭：「沒這麼嚴重，只是撞傷了一點點而已。」

貝莉恨道：「這幾個簡直是瘋子！」

白雲裳又搖搖頭，道：「他們都已算是很冷靜，但他們想得到的是甚麼，我們却是莫名其妙！」

貝莉「哼」一聲，道：「他們太豈有此理了，連那半打法國……」

她本來是說「法國女裝內褲」的，但看見那兩個警員已追了上來，立時改口道：「那半打法國香水也給他們搶走了。」

白雲裳不禁失笑起來，道：「算啦，反正他們都用不着就是。」

那兩個警員見再也追不上歹徒，只好利用無綫電通話機與警官及附近的巡邏車聯絡，希望能够在街道上截獲那輛賊車。

白雲裳却忽然對貝莉說：「妳快跟我來。」

貝莉一怔，白雲裳却已循着車路，直向三樓奔跑上去。

她們很快就奔上了三樓，也看見了歹徒匆忙間跌落在地上的那一袋東西。

貝莉立時省悟，道：「妳是想看看歹徒要找的東西，是否就在這個膠袋裏？」

白雲裳點點頭，道：「雖然這機會並不大，但我們最少該看一看。」

她一面說，一面把這些膠袋裏的東西，逐一取了出來。

忽然間，貝莉失聲叫道：「瞧，那是甚麼東西？」

這時候，白雲裳也已看見那物事了，她看見在膠袋的底部，赫然有一隻血淋淋的耳朵！

在這隻耳朵的「耳珠」部位，給穿上了一條鋼綫，鋼綫下又吊着一個繡着骷髏頭的小皮袋。

貝莉的臉色不禁白了：「這耳朵是不是眞的？」

白雲裳看了一眼，才點了點頭沉聲說道：「這眞的是人耳，割下來大概還沒有十二個小時。」

貝莉是胆大包天的女郎，但這樣怪異的事情，她還是第一次遇上。

這膠袋本來是屬於她自己的，她挽着它從百貨公司裏走出來，但誰也想不到，這膠袋裏竟然會放着這樣恐怖的東西。

貝莉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那小皮袋裏裝着些甚麼東西？」

白雲裳緊蹙着眉，正想伸出手指搜一搜那小皮袋，忽然有人在旁邊沉聲喝道：「把這東西拋過來，否則我殺了他！」

白雲裳和貝莉同時楞住，兩人的目光同時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她們又同時再楞住了，因爲她們雖然盯着這人的臉，但却無法辨認出這人的眞面目。

原來這是一個男人，但他頭上戴着一頂鴨舌帽，臉上却用女人絲襪包裹着，他可以看見別人，但別人却很難看清楚他到底是怎樣的樣子。

然而，這還不足以令白雲裳和貝莉震駭，以她們兩人的胆色來說，就算在眼前出現的是吸血殭屍或者是午夜人狼，她們也絕不會給嚇倒。

但這時候，這個用絲襪蒙住面孔的神秘人，挾持着一個只有三四歲的男孩，他的手裏有槍，槍管正對準男孩的頭部。

白雲裳又已看見，在不遠處一輛黃色旅行房車內，一個婦人已經昏迷過去，而車門却還是打開着的。

顯然，這男孩是屬於那婦人的，而這可惡的蒙面人却「臨急生智」，把握着機會擄刼了男孩，然後再來威脅白雲裳。

白雲裳心念電轉，她已想到，這神秘蒙面人顯然知道耳朵下小皮袋的秘密，而他却比自己來遲一步，否則，他早已把那膠袋取走，又何必再花功夫，要利用小孩的性命來威脅自己？

但無論怎樣，這人確有「急智」，在這短短時間之內，已能够採用「最有效」的方法來威脅白雲裳和貝莉。

「我只給妳們三秒時間，再拖延，這可愛的小寶寶就算是給妳們害死了！」這蒙面人語氣嚴厲，說得很堅決、很絕情，他在數：「一！二！三！」

不等他數到「三」字，白雲裳已屈服下來，連忙說：「朋友，你贏了，你拿去罷！」

她把那隻耳朵和繡着骷髏頭的小皮袋拋給那人，然後說：「把孩子放下來！」

那蒙面人冷冷一笑，果然把那男孩放下，但手槍却指着白雲裳和貝莉。

他迅速地把那昏迷的婦人推出車外，然後駕駛着那輛黃色的旅行車直馳出去。

這時候，那兩個警員也已走了上來，他們甚至親眼看見這輛旅行車從身邊駛過，可是，他們却全然不知道，這輛車子裏有着一個如此危險的人物。

等到貝莉振臂高呼的時候，這輛旅行車已去得不知所踪。

貝莉生氣極了，忿怒大罵：「飯桶！飯桶！」

兩個警員面露駭然之色，其中一個甚至想發作了，但他們接着却聽見貝莉罵道：「我是世界上最沒用的大飯桶！」

兩個警員聽見她原來是在罵自己，不禁互望一眼，同時訕訕地笑了起來。

× × ×

停車場發生槍戰，本來也是一件很刺激的新聞，但跟大廈昇降機那樁駭人聽聞的爆炸案相比，却是變得微不足道。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停車場雖然發生槍戰，但却沒有傷人。（白雲裳那點小小皮外傷除外。）

但那幢商業大廈昇降機裏所發生的爆炸案，却炸死了十三個人。

而當時昇降機裏，也就只有十三個人而已，換而言之，這炸彈的爆炸力，已一舉毀滅了昇降機內每一個人的性命。

沒有任何人能在那樣猛烈的爆炸下生還，倘若白雲裳和貝莉也在這昇降機裏，自然同樣不會例外。

爲了這樁慘無人道的血案，狄浪忙得就像是一隻工蟻。

但當他知道白雲裳和貝莉遇襲後，還是儘量想辦法抽點時間，要見見她們。

然而，等到他勉强可以忙裏偷閒的時候，已是接近凌晨了。他駕駛着車子，來到了白雲裳和貝莉的住所。

他已在三十分鐘之前，和白雲裳通了電話，所以他的車子剛駛到，貝莉就已打開了鐵柵，讓他把車子駛進小花園外的泊車位上。

「大探長，你要吃甚麼喝甚麼，隨便囑咐下來便是！」貝莉招呼慇懃，倒是罕見。

狄浪嘆了口氣，緩緩地走過小花園，步入客廳中才說道：「我現在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兩碗即食麵，兩件豬扒，兩杯熱咖啡和兩塊三文治就够了！」

貝莉一呆，半晌才苦笑道：「這眞够妙，原來這就是『甚麼都不想要』嗎？」

一綫曙光的綫索

狄浪眞的很餓了，一碗特大的午餐肉煮麵，兩件豬扒，在不到五分鐘之內，就巳風捲殘雲般全部掃進他的肚子裏。

貝莉瞧着他，就像是在看猴子表演。

「還有三文治，每一塊差不多有半磅重！」貝莉唯恐狄浪吃不飽似的。

狄浪喝了一口咖啡，又拿起了一塊塞滿芝士、烟肉、番茄、鷄蛋和雀肉的三文治，吃得津津有味。

貝莉淡淡一笑：「還只有一塊，够不够飽？」

狄浪連忙點頭不迭，道：「够了够了，再多吃會胃痛。」

貝莉舌頭一伸，忽然拿起剩下來的一塊三文治，自己大嚼起來。

白雲裳望着她：「妳也很餓嗎？」

貝莉搖搖頭，道：「我不餓，但却不想狄浪吃得太多，因爲他吃得太多會胃痛，他胃痛本來是他自己的事，但連累雲裳姐心痛，那可不好意思。」

白雲裳瞪了她一眼，笑罵道：「老是沒規沒矩！」

貝莉吃吃一笑，特製的巨型三文治巳給她吃完。

狄浪也笑了笑，接着却打了個呵欠。

貝莉盯着他：「你很累嗎？」

狄浪道：「累是累不死人的，但那炸彈却炸死了十三個人。」

貝莉道：「警方可巳查出了這十三個人的身份？」

狄浪道：「巳有十一個死者的身份巳被確定，他們全是男性，但却還有一男一女，目前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白雲裳沉吟着，說道：「有甚麼頭緒嗎？」

狄浪道：「我們在商業大厦管理處的意見箱裏，發現了一封匿名的勒索信。」

白雲裳眉頭一皺，道：「勒索的對象是誰？」

狄浪道：「信上沒有明確指定，大概是勒索整幢大厦所有的業主。」

白雲裳道：「勒索的數目是多少？」

狄浪道：「五百萬，舊鈔！」

白雲裳道：「你認爲這眞的是勒索案嗎？」

狄浪搖搖頭，道：「不，這只是故弄玄虛，因爲這樣勒索，成功的機會可說是等於零，這大厦所有的業主絕不會付出五百萬。」

貝莉十分心急，道：「既不是勒索不遂而釀成爆炸案，那又是甚麼案件？是瘋子發神經？還是集體被人謀殺？」

狄浪道：「炸彈的威力異常强大，能够造成這種爆炸的人，恐怕不是一般神經病者。」

貝莉道：「那麼是集體被謀殺了？」

狄浪道：「說是謀殺，那似乎是比較接近事實，但遇害者總共有十三人，究竟誰是兇手要謀殺的對象，我們目前却無法知道。」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也許兇手要殺的只是其中一人，但他却選擇了昇降機這種公衆地方下手，結果，兇手的目的固然是達到了，但也令到其餘的無辜者同時遭殃！」

貝莉的面色變得十分憤怒，她忽然一拳擊在几子上，駡道：「這冷血兇手全無人性，倘若不把他繩諸於法，那十三個彈下亡魂眞是死不瞑目！」

白雲裳嘆了口氣，目注着狄浪道：「這若眞的是一樁謀殺案，警方眞是頭疼萬分了，別說是要抓兇手，就是想知道兇手主要的目標是誰，恐怕也要大費周章！」

貝莉冷冷一笑，說道：「這也未必是怎麼困難的事，照我推算，在這十三個死者之中，極可能有黑社會份子在內，只要查出這種人，他就一定是被兇手謀殺的對象。」

狄浪一怔，乾咳了兩聲，欲言又止。

白雲裳却巳老實不客氣地反駁貝莉的說話：「就算這十三個死者之中有黑社會人物，他也不一定就是這樁爆炸案的主要目標，我們絕不能先有固執的看法，否則很容易會走進岔道裏去！」

狄浪沉吟半晌，忽然道：「但這一次，我却認爲貝莉的看法也不無道理，尤其是妳們在停車場裏遇襲的事，我認爲更有蹺蹊。」

貝莉立時應聲道：「對了，連神槍大盗佟開勝的弟弟佟學彪也出現了，這件事恐怕會跟爆炸案大有關係。」

狄浪忙道：「當時的詳細情形到底怎樣？」

貝莉馬上眉飛色舞地一一說出，但當她說到耳朵和小皮袋給人搶走的時候，面色又變得很不好看了。

狄浪緊皺着雙眉，凝視着白雲裳道：「那隻繫着小皮袋的耳朵，到底是甚麼意思？」

白雲裳道：「能够讓四個持械大漢不惜冒險奪取的東西，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最少，在他們的眼中看來，一定是極其重要。」

貝莉嘆道：「我們本巳取回來了，但最後還是不免要落在佟學彪的手中。」

白雲裳却搖搖頭，說道：「那個用絲襪裹着面孔的人，並不一定是佟學彪的同黨！」

貝莉一楞：「不是佟學彪的同黨？那麼他又是何方神聖？」

白雲裳道：「我不知道。」

貝莉「唉」的一聲，攤了攤手道：「我們現在就像是『一舊雲』，甚麼都不知道，甚至連那隻耳朵從何而來，也是懵然不知……」

說到這裏，她忽然又一拍几子，大聲道：「我知道了，這耳朵一定是那個粗鹵的傢伙，在搶着進入昇降機的時候，出其不意掉進我挽着的膠袋裏！」

狄浪吸了一口氣，道：「妳敢肯定這一點嗎？」

貝莉用力的點點頭，道：「我敢肯定，一定是這樣的！」

狄浪又望着白雲裳，道：「妳呢？」

白雲裳緩緩地說道：「這是很有可能的。」

她只是說「很有可能」，但這却並不是絕對肯定的意思。

貝莉很不服氣，道：「除了他之外，

還有誰曾經如此接近我們？」

白雲裳道：「莉，我們整個上午，都在熙來攘往，繁盛人多的市區中心，若有人要把這東西丟進膠袋裏，那也並不是怎麼困難的事。」

貝莉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無論怎樣，這人的嫌疑最大，我們必須把這人的資料詳細加以分析，尤其是他手裏提着的公事包，說不定炸彈就是藏在裏面的！」

白雲裳道：「倘若妳想的都是事實，那麼這人是在自殺了？」

貝莉道：「也許在昇降機裏其餘十二人之中，有一個甚至是幾個人，都是他的仇家，所以他就利用這種方法，來跟對方拚個同歸於盡！」

白雲裳道：「但當時他在三樓，又怎知道仇家一定就在這部昇降機之內？」

貝莉怔了怔，答不上。

白雲裳却笑了笑，代替她回答下去：「也許他的仇家在上層乘搭昇降機的時候，巳有人用無綫通話機告知，所以他才匆忙地趕着要乘搭這昇降機的，對嗎？」

貝莉陡地用力點頭：「這一次，妳分析得很合理，也許事實眞的就是這樣！」

白雲裳笑了笑，望着狄浪道：「你認爲這種假設合理嗎？」

狄浪道：「那是絕對不合情理的，因爲這假設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貝莉道：「這又有甚麼漏洞？」

白雲裳不等狄浪答覆，巳把這漏洞說了出來：「他是在昇降機落到三樓的時候，才能進入昇降機的，倘若昇降機在上層巳載滿了人的話，到了三樓根本就不會停下來！」

狄浪點頭不迭：「除非兇手眞是愚笨得這樣離譜，而偏偏又那麼好運遇着昇降機還未載滿乘客，這假設是極不合理。」

貝莉鼓着腮瞪着狄浪，好像是想駡人，但又駡不出來的樣子。

因爲狄浪剛才說的第一句說話，不正是在取笑貝莉「愚笨得離譜」，也許他是無意的，但貝莉巳給氣得啼笑皆非。

白雲裳瞧着貝莉，道：「妳對那人起了疑心，那是因爲他曾經對妳無禮，但他却可能只是個無辜的受害者，正是死了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貝莉悻然道：「這兇手太可惡了，一下子就殺了那麼多人。」

狄浪在沉思着，顯然，這一連串的奇案，是令到警方十分頭疼的。

× × ×

翌日上午十一點三十五分，狄浪在警局的辦公室裏，捧着一大叠有關爆炸案的資料看得出神。直到有人敲門的時候，他才放下資料，應了一聲：「進來！」

辦公室的門被推開，進來的是白雲裳和貝莉。

「嗨，你昨晚一定是睡得不好，」貝莉一進來就指着狄浪說：「瞧，你的眼睛滿佈紅絲了。」

狄浪嘆了口氣，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又怎睡得着覺？只要一闔上眼睛，就會想起昇降機的死人，唉，眞可怕！」

白雲裳道：「警方對這件案的調查可有甚麼新進展？」

狄浪道：「據軍火專家調查所得到的結論，炸彈是在昇降機的底部爆炸的。」

白雲裳雙眉一揚，道：「是有人預早在昇降機的底部下放置炸彈？」

狄浪點點頭，道：「是的，軍火專家認爲，這極可能是利用無綫操縱的强力炸彈。」

貝莉說道：「那麼，這眞的是謀殺案了？」

狄浪道：「不錯，但這十三個死者，到底誰是兇手要謀害的對象，這却是一個謎。」

白雲裳道：「警方是否巳對這十三人的背景展開詳細的調查？」

狄浪道：「不錯，這十三個死者之中，還有兩人身世不明，而其餘十一人，我們巳有若干資料在手。」

白雲裳道：「你可曾認爲，在這十一個人之中，誰最有可能被人暗殺？」

狄浪道：「這十一個死者之中，有五個是白領職員，其餘六人，分別是銀行家，財務公司經理，體育用品店東，退休警長，還有兩人，是安聲堂的老大司徒河及心腹手下葉天海。」

白雲裳陡地一呆，道：「安聲堂？這不是專門設置天仙局來騙財騙色的老千集團嗎？」

狄浪點頭點，道：「妳說得不錯，司徒河現年五十八歲，早年曾經和『笑面千王』屠珍並稱『千中雙絕』。」

白雲裳道：「屠珍聽說巳經死了。」

狄浪道：「不錯，他是被仇家追殺，伏屍寓所門外身亡的。」

貝莉冷冷一笑，道：「我早就說過了，這是黑社會的仇殺案。」

白雲裳望着她，道：「妳又來了，爲甚麼總是喜歡在事情未經證實之前，就妄下判斷？」

貝莉道：「安聲堂以前騙過不少人的血汗錢，害得別人家散人亡，像司徒河這樣的人給人暗殺，那又有甚麼稀奇？」

白雲裳道：「可是，還有兩個身份尚未被確定的死者，他們是一男一女，同樣也可能會被人蓄意謀殺。」

狄浪道：「而且，那幾個銀行家，經理之類的人物，也不一定絕非兇手謀害的對象。」

貝莉道：「但無論怎樣，司徒河被人謀殺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狄浪道：「我們巳查過，司徒河和葉天海，昨天曾經到過那大厦的十八樓，那裏有一間律師行，司徒河到那裏，是要辦理出售一層樓宇的手續。」

白雲裳道：「司徒河爲何要賣樓？」

狄浪道：「據說是近來資金調動不靈，所以要賣樓來週轉。」

白雲裳道：「那層樓宇値多少？」

狄浪道：「那是位於近郊的一層豪華樓宇，面積超過二千五百方呎，售價是兩百多萬元。」

白雲裳道：「他把樓宇賣給誰？」

狄浪道：「就是這爆炸案中的一名死者尤萬富，他是一間規模異常宏大的體育用品公司的老闆。」

貝莉望着白雲裳：「這有値得懷疑的地方嗎？」

白雲裳道：「目前還不知道，但既然

我們想知道爆炸案的眞相，就必須從任何細節一一着手。」

狄浪道：「司徒河的經濟發生問題，這的確是一件很值得懷疑的事，我想先從這方面着手調查。」

白雲裳道：「他是『千中雙絕』之一，千術極爲到家，但經過律師樓出售樓宇，這一切是依足法例來進行的交易，所以，我們倒不必懷疑司徒河是在用甚麼手段來欺騙尤萬富，只是，司徒河早已是個千萬鉅富，他爲甚麼會在這時候售出樓宇，却是必須要知道的事情。」

貝莉咬着指甲，忽然說道：「我若是個大老千，而又手頭拮据的話，就一定會想辦法去找個『羊牯』！」

白雲裳道：「司徒河也可能會這麼想，但要佈置一個千局，並不是隨便都可以進行的，他們要騙的是大錢，騙大錢可不比那些在街頭騙騙無知婦孺的技倆，必須要有精密的佈局，和長時間的審愼安排，而且，要找一個有錢的『羊牯』，也並不是輕易的事。」

貝莉道：「但我總覺得，司徒河售賣樓宇，是頗有蹺蹊的，而且，他是黑社會中人，說不定和佟學彪那一方面的歹徒，大有瓜葛。」

說到這裏，她看了白雲裳一眼，道：「雲裳姐，妳認爲怎樣？」

白雲裳略爲沉吟，半晌才道：「司徒河和葉天海有不少仇家，那是必然的事，先從這一面着手，那也沒有甚麼不對。」

貝莉高興起來，道：「這樣好極了，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行動。」

白雲裳却對狄浪說：「但對於其他死者的背景，我們也切莫忽略，至於佟學彪，希望警方能及早把他逮捕回來。」

狄浪點點頭，道：「這是當然的，佟學彪也未免是太倒霉了，他怎麼也想不到，妳會知道他就是佟開勝的弟弟。」

白雲裳道：「佟開勝被捕的時候，他曾經到警局想把佟開勝保釋出來，剛好那一天我也在警局裏和你在一起，所以，他的樣貌，我是認得的，但他却一定以爲我不知道他是誰。」

貝莉哼的一聲，說道：「這些壞蛋胡作胡爲，總有一天他們會知道雲裳姐的厲害！」

白雲裳笑道：「說到厲害，又有誰比得上妳這朵有刺的玫瑰？」

貝莉乾笑一聲，扮了個怪笑臉：「好說！好說！」

白雲裳忽然望着狄浪，道：「那十三個死者的照片，可否讓我們瞧瞧。」

狄浪忙道：「當然可以。」

接着，他把一叠資料遞給白雲裳。

貝莉也在聚精會神地看。

她忽然指着一張照片，道：「就是他！他在三樓進入昇降機！」

白雲裳拿起這張照片，看了一會，也點點頭道：「妳沒有認錯，確是這人。」

狄浪皺了皺眉，取過照片看了整整半分鐘之久。

照片上人，在拍攝的時候已經遇害了，他被炸斷手脚，但臉孔却沒有被炸得血肉模糊。

狄浪良久才道：「妳們肯定是他？」

白雲裳和貝莉同時點點頭，道：「不錯，他是誰？」

狄浪聳了聳肩，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在十三個遇害者之中，只有兩個人是身份仍然未明的，他就是其中之一。」

白雲裳道：「昨天我們從一間扒房裏走出來的，當我們在等昇降機的時候，他還沒有出現，直至昇降機門打開的時候，他才突然從貝莉的身旁擦過去，進入了昇降機之內。」

狄浪緩緩地說道：「昨天我也曾到三樓現場視察過，那裏除了有一間扒房之外，還有兩間精品店，一間玩具公司。」

白雲裳道：「他從甚麼地方走出來却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隻吊着小皮袋的耳朶，是不是他放在貝莉的膠袋裏的。」

狄浪嘆了口氣，忽然說：「妳們可以肯定，那隻耳朶，眞的是人耳朶嗎？」

白雲裳道：「我認爲那不是模型玩具，而是一隻有血有肉的人耳。」

狄浪道：「這樣看來，眞是案中有案，而且是接二連三，神秘莫測的連環奇案了。」

白雲裳道：「這幾件事，看來很複雜，但我們絕不能因爲案情複雜，而被分散了注意力。」

貝莉立時道：「不錯，最重要的，還是把放置炸彈的兇手抓出來。」

狄浪苦笑了一下，道：「但這也是最困難的一點。」

白雲裳道：「那又不然。」

狄浪一怔，道：「難道妳有把握？」

白雲裳道：「在現階段來說，我談不上有甚麼把握，但最少，我們可以從最基層的地方着手調查。」

狄浪道：「妳的意思，是說那炸彈的來源？」

白雲裳點了點頭，道：「不錯，除非那炸彈是那十三個死者自己帶進昇降機裏的，否則，安裝炸彈的兇手，一定對昇降機這種機械，有着相當的認識。」

貝莉立時明白過來：「據軍火專家調查的結果，炸彈是在昇降機底部爆炸的，換而言之，必定有人事前做了手脚！」

白雲裳道：「而且，能够在昇降機底部做手脚的，絕非尋常人能够辦到，除非是一些專業人仕，例如負責保養昇降機的技師！」

狄浪嘆了口氣，道：「我們也並不是沒有顧及到這一點，但我們已查過了，這幾天內保養公司並未派任何技師到這大厦，就算是每星期的例行檢查，也要今天才到期，除非那炸彈是在上星期已放置的，但我們却沒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那公司的技師曾經這樣做。」

白雲裳却說：「無論怎樣，炸彈總是有人放置的，我沒有說一定是昇降機保養公司的技師從中作祟，但炸彈既然是安裝在昇降機的底部，那麼，就一定有人秘密做了手脚！」

狄浪道：「我也同意這一點。」

白雲裳「唔」一聲，道：「既然你也同意這一點，那麼，我認爲我們現在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這個放置炸彈的人抓出來！」

狄浪吸了口氣，道：「不錯，我會派

人暗中監視那保養公司的技師，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貝莉皺着眉，很久沒有說話。

白雲裳瞧着她，道：「妳怎麼啦？是不是餓了？」

貝莉這才點點頭，道：「眞的有點餓了，現在該是吃飯時候嘛。」

白雲裳笑了笑，對狄浪說：「你大概不會忙得連吃飯也不想吃罷？」

狄浪嘆了一聲：「妳說對了，我現在眞的不想吃飯。」

貝莉「呸」一聲，道：「雲裳姐叫你陪我們去吃飯，你居然在擺架子，不想吃飯，想吃甚麼？」

白雲裳笑道：「妳何必這樣生氣，我知道他想吃甚麼。」

貝莉道：「是不是想吃王母娘娘的蟠桃？」

白雲裳搖搖頭，道：「甚麼都不是，是那放炸彈的兇手。」

貝莉一伸舌頭，看着狄浪：「你不會眞的想吃人肉罷？」

狄浪捏着拳頭，咬牙道：「只要能抓着這個冷血兇手，腐屍我也可以吃進肚子裏！」

貝莉嚇了一跳，不敢再說，連忙拉着白雲裳走了出去。

× × ×

在午飯的時候，貝莉一面吃，一面在想。她也並不是個不肯動腦筋的人，而這一連串的案件，却已可把她的腦袋忙碌透頂。

白雲裳却反而好像沒有想着些甚麼，吃完飯之後就看報章。

貝莉忽然放下碗筷，說：「算來算去，昇降機保養公司的技工一定是在說謊，他們隱瞞了事實，不肯把那放炸彈的人供說出來，而且，甚至他們可能就是放置炸彈的兇手！」

白雲裳的目光仍然停留在報章上：「爲甚麼這樣肯定？」

貝莉道：「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誰能公然弄開這部昇降機？」

白雲裳道：「那可不一定，若有管理處的人員協助，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未嘗不可以鑽進昇降機的底部放置炸彈。」

貝莉陡地一呆，過了半晌才道：「不錯，放置這炸彈的人，必然對機械方面有相當的認識，只要管理處的人不加干涉，在凌晨之後一段時間放置炸彈，那可是輕而易舉的事！」

白雲裳道：「所以，我們不妨對這大厦的管理人員加以調查。」

貝莉陡地興奮起來，道：「我現在已經吃飽了，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行動！」

× × ×

黃昏，六點零五分，池六叔從那幢商業大厦裏走了出來。

他是這幢商業大厦四個管理員之一。

現在，他下班了。

他是一個孤寂的老人，在十五年前曾經離婚，兒子雖然跟隨着他，但長大成人之後，就去如黃鶴，除了間中寄些錢給池六叔之外，已三年不見踪影。

自此之後，池六叔開始喝酒，而且酒癮越來越大，初時在夜間當值的時候才喝一點點，現在連大白天也喝個不亦樂乎。

這時候，他又最少已有七分酒意，走路的姿勢左搖右幌，好像隨時都會摔在地上。

就在他要橫過馬路之際，忽然一輛脚踏車駛了過來，雖然沒有把他撞個正着，但他却已因爲忙着閃避而失却平衡，眼看就要跌倒在渠邊。

幸好這時候，忽然有人伸手扶穩他。

池六叔驚魂稍定，連忙說：「先生，你眞是個好人。」

那人立刻更正：「對不起，我是個女人。」

池六叔定睛一看，才知是自己醉眼昏花，連對方是男是女也沒看清楚。

「對不起，小姐，對不起！」

「沒關係，你是不是池六叔？」

「是呀，妳認識我嗎？」

「在大厦出入多了，誰不知道六叔是個好人？」

「這個妳可說對啦！」池六叔高興起來，眉開眼笑地說：「小姐，你叫甚麼名字？」

那女郎說：「白雲裳。」

「噢，原來是白小姐，妳也很好心腸，好心總是會有好報的。」池六叔忽然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世間上好人太少了，正是豺狼當道，誰來講甚麼正義？講甚麼公理？」

他在大發牢騷。

白雲裳拖着他：「你喝了酒？」

池六叔道：「我沒有醉，妳不必怕，來，我帶妳到爽記飯店去吃燒鵝，保證皮脆肉滑，絕不比任何地方稍差！」

白雲裳沒有拒絕，因爲就算池六叔不開口，她也很想和這老人吃一頓飯。

十五分鐘後，白雲裳已在爽記飯店內嚐試這裏的燒鵝。

池六叔又在捧着一杯酒，道：「還不錯吧？」

白雲裳點點頭，說：「眞不錯，很好吃。」

池六叔深深的呷了一口酒，嘆道：「過了明天，我就很難有機會再在這裏吃飯了。」

白雲裳道：「爲甚麼？」

池六叔道：「我住在郊外嘛，若不是在這地區上班，又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吃燒鵝？」

白雲裳一怔，道：「難道你以後不再上班嗎？」

池六叔嘆了口氣，道：「這口飯，我這副老骨頭是吃不下的了，倒不如回大姐的農場裏，養幾頭豬，種幾畝菜渡過殘年也罷。」

白雲裳道：「甚麼事令你不如意？」

池六叔忽然壓低了嗓子，說道：「昨天大厦的昇降機爆炸，死了十三個人，這件事妳該知道罷？」

白雲裳皺了皺眉，道：「這和你有甚麼關係？」

池六叔道：「跟我當然沒關係，但這地方炸死了十幾人，正是寃魂不散，再躭下去，下星期就輪到我當夜班，嘿嘿，那可不好玩！」

他把杯裏的酒喝完，接道：「我可比

不上別人，我是看更，人家也是看更，我當值冷冷清清，但人家當值的時候，管理處却熱鬧無比，聚賭、打情罵俏、吸食大蔴，甚麼勾當都幹得出來。」

白雲裳心中一動，忙道：「你是說今天夜班當值的兩人？」

池六叔道：「今天夜班當值的兩個，只有一個是混蛋，另一個却是呆鳥。」

白雲裳道：「混蛋是誰？那呆鳥又是誰？」

池六叔忽然哈哈一笑：「妳就是混蛋，而且妳一定以爲我是個呆鳥！」

白雲裳心中一凜，但面上却若無其事的說：「六叔休取笑了。」

「不！我不是喝醉了，也不是個老糊塗，」他瞇着眼睛，醉態可掬地說：「我早就看出，妳一定是警方派來的！」

白雲裳忙道：「你誤會了。」

池六叔揮了揮手，笑道：「妳不必解釋，我心裏有數，但妳也不必憂慮，反正我已決定不幹了，妳要知道甚麼事情，我一定知無不言。」

白雲裳吸了口氣，也不再解釋自己的身份，只是問：「管理處怎麼出現這種烏烟瘴氣的事情來？」

「是丁雷攪出來的！他是混蛋！他本來是個甚麼流行樂隊的鼓手，但他的鼓打得不好，却到處打架，惹事生非，結果樂隊解散了，不久就成爲這大厦管理員。」

「丁雷？這幾天晚上，都是由他當值夜班嗎？」白雲裳問。

池六叔道：「不錯，我們是輪流看守日夜班的，他看守夜班已四天。」

白雲裳道：「除了他之外，與他一起看守的是誰？」

池六叔道：「他叫楊天生，是個呆鳥，是個笨蟲，雖然年紀比丁雷大，但却是渾渾噩噩的，除了喜歡看足球比賽之外，就好像無人生樂趣。」

白雲裳望着他，由衷地說：「六叔，眞的很感謝你。」

池六叔笑了笑，道：「沒關係，沒關係，就算有人要怪責下來，我也只不過是酒後胡言而已，誰奈得我何，呃……」

白雲裳道：「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池六叔搖搖頭，道：「不必，不必！妳有要辦事的，速去！速去！」

白雲裳暗暗嘆了口氣，然後放下一百塊在桌上，才離開爽記飯店。

× × ×

這一天晚上，丁雷很規矩，沒有聚賭，沒有和女孩子打得火熱，也沒有偷偷的在吸食大蔴。因爲發生了爆炸案後，這大厦已成爲警方所注視的地方。

白雲裳把池六叔的說話，都說給貝莉知道，讓她來分析這是不是有可疑之處。

貝莉聽完之後，冷冷一笑，道：「這樣說，那姓丁的傢伙，大有嫌疑！」

白雲裳點點頭，說道：「這一點我也同意，他和三教九流中人有來往，很可能會被兇手收買，讓兇手在昇降機裏暗中放置炸彈。」

貝莉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辦？」

白雲裳道：「在目前風聲鶴唳的情況下，我們是不宜打草驚蛇的。」

貝莉道：「妳是說，我們暗中監視丁雷？」

白雲裳道：「不錯。」

貝莉苦着臉，道：「這可不有趣，誰知道他在甚麼時候才會跟兇手聯絡？」

白雲裳微微一笑，道：「他若會和兇手聯絡，而又給我們發現的話，那麼我們的運氣實在好得離譜了。」

貝莉的眉頭皺得更緊：「那麼，我們暗中監視丁雷又有甚麼用？豈不是比守株待兔還更渺茫嗎？」

白雲裳道：「這是要碰一碰運氣的，妳若不願意的話，可以……」

「不……我願意！」貝莉連忙說：「千萬不要叫我回家睡覺，睡得太多是會胖起來的。」

白雲裳笑道：「肥人自有肥福份，總比面無四兩肉好得多了。」

貝莉「唉」的一聲：「妳別再提那個『肥』字好不定，只要看見那些『肥嘟嘟』，我就爲她們難受。」

白雲裳又笑了笑，道：「算啦，別人是肥是瘦，跟妳可沒有甚麼相干，總之，我們現在要密切注視丁雷，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疑兇突然死去

凌晨一點十五分，一個大厦管理員行藏閃縮地，離開了這座曾經發生爆炸案的商業大厦。

他就是丁雷。

他左顧右盼，等到一輛的士駛過來之際，他連忙截停車子，然後迅速地跳入車子之中。

的士接着向市區西方行走，丁雷在車廂裏有點神不守舍的樣子。

不久，的士停下來，丁雷進入一幢古老樓宇之中，

兩小時後，他離開了這幢樓宇，脚步很輕快。但他走不了多遠，就已給兩個人攔住了去路。

丁雷初時給嚇了一跳，但等到他定睛一看，發現攔住自己的原來是兩個美麗的女郎，臉上就不禁露出了淫邪的笑容。

「怎麼啦？兩姐妹一起去接客嗎？」

他涎着笑臉，上上下下打量這兩個女郎。

但他這句話剛說完，左邊那個頭髮較短的女郎已給他賞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丁雷挨了這一記耳光，臉色變了。

「妳這婊子！」話猶未了，嘴角又再挨了一記鳳眼拳，立刻滿口都是鮮血。

丁雷這才知道對方雖然是女人，却並不好惹。

可是，他也是個練過武功的人，豈肯就此甘心認輸，而且在連挨一拳一掌後，甚麼憐香惜玉之心也蕩然無存了。

他立刻施展出羅漢拳，北派譚腿，甚至連泰國拳的招式也搬了出來。

他向來自詡「功夫路數廣博」、「身兼數家之長」，平時在友人面前，總是以「武林高手」身份自居。

然而，這一天他遇上尅星了。

無論他用甚麼拳，用甚麼脚法，竟然連對方的衣衫也沒沾着，等到他發覺眞的不妙之際，已給那短髮女郎用柔道功夫，把他摔得頭暈轉向，不辨東西。

這女郎正是專打惡人的「紅玫瑰」貝莉。

她從地上揪起丁雷，冷冷笑道：「你再敢嘴裏不乾不淨，就閹了你。」

白雲裳站在她旁邊，聽到後面那句說話，不禁蹙着眉，瞪了貝莉一眼。

貝莉心中在暗笑，却裝作看不見的樣子。

她也並不是喜歡說這些齷齪之辭，但她認爲，要對付丁雷這種人，太斯文太客氣是沒有用的。

給貝莉打敗後，丁雷再也兇不起來。

他瞪着白雲裳和貝莉，嘆道：「算我倒霉，原來妳們是師姐。」

貝莉暗暗失笑，忖道：「給我摔得七葷八素，就以爲我們是女警了。」

只聽得丁雷又說：「我雖然是擅離職守，可沒有犯甚麼罪，妳們不信，可以搜一搜我的身子。」

貝莉「呸」一聲，冷冷道：「誰說要搜你的身子？」

丁雷道：「我是一等良民，除了偶然跟無賴打架，爲民除害之外，可說是全無犯罪紀錄。」

貝莉冷冷說道：「剛才你去過甚麼地方？」

丁雷吸了口氣，沒有回答。

貝莉的拳頭又在他眼前幌來幌去：「你以爲我不敢把你的眼珠挖出來嗎？」

說到後面那幾個字，她的拳頭已化成「二龍爭珠」之勢，好像眞的要把丁雷的眼睛挖了出來。

丁雷却全然不懼，冷冷道：「妳若動丁雷日露詫異之色，問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白雲裳冷笑道：「我的鼻子很靈，可從你身上的氣味嗅得出來。」

丁雷半信半疑，却沒有反駁。

貝莉在旁邊，不禁心中焦躁，怎麼問來問去，還不說及正題。」

若換上了她，必然已經會單刀直入地質問：「你曾經協助過甚麼人，把炸彈放在昇降機之下？」

但白雲裳却並不如此。

她又在問丁雷：「你在這毒窟吸食大蔴已多久了？」

丁雷遲疑了五秒鐘，才說：「快將一個月了。」

白雲裳目注着他：「每天都是凌晨一點左右來到這裏的？」

丁雷點點頭，道：「是的。」

白雲裳道：「每次都是逗留兩小時才回到大厦管理處嗎？」

丁雷搖搖頭，道：「不，有時候只逗留四五十分鐘便回去。」

白雲裳道：「你的夥伴不反對嗎？」

丁雷道：「他怕了我，就算我天亮才回去，他也不敢告我一狀！」

白雲裳沉聲道：「你看守的大厦發生了爆炸案，你可有甚麼感想？」

丁雷道：「爆炸時我正在家裏蒙頭大睡，甚麼都不清楚。」

白雲裳道：「難道你不知道，那炸彈是有人預先把它裝置在昇降機之下嗎？」

丁雷一呆：「我怎會知道？」

白雲裳道：「你可能是不知道的，但曾有甚麼人，要求你協助他，在半夜無人的時候，弄開大厦裏的昇降機？」

丁雷完全怔住了，過了很久，他才怒聲道：「妳在開甚麼玩笑，我承認自己是個癮君子，但却絕對沒有幹過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妳們爲甚麼要懷疑我，爲甚麼不去懷疑楊天生？」

貝莉忍不住冷笑道：「楊天生是個正人君子，他……」

「放屁，誰說他是個正人君子，在兩個月前，他就差點沒給自己的伯父抓進警局裏……」丁雷氣憤憤的說。

白雲裳一怔：「是爲了甚麼事？」

丁雷冷冷說道：「盜取存摺，冒名提款兩萬元！這罪名說大不大，說小不算小，若不是有人代爲求情，他現在已在監獄裏？」

白雲裳望着他，沉聲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你若揑造事實，誹謗他人，可也是一條不大不小的罪狀。」

丁雷一拍胸膛，冷冷道：「如有半字虛言，我就是隻烏龜。」

白雲裳道：「他爲甚麼要盜取這兩萬元！」

丁雷道：「是爲了賭！」

白雲裳道：「賭？賭甚麼？」

丁雷道：「賭足球，他賭的是世界盃那一場決賽，他對自己的眼光很有信心，但結果却輸了。」

白雲裳神情嚴肅地說：「那麼，他是欠了伯父兩萬元了？」

丁雷道：「這個還用說嗎？他是一定要償還的，那是他伯父的棺材本！」

丁雷冒露詫異之色，問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白雲裳冷笑道：「我的鼻子很靈，可從你身上的氣味嗅得出來。」

丁雷半信半疑，却沒有反駁。

貝莉在旁邊，不禁心中焦躁，怎麼問來問去，還不說及正題。」

若換上了她，必然已經會單刀直入地質問：「你曾經協助過甚麼人，把炸彈放在昇降機之下？」

但白雲裳却並不如此。

她又在問丁雷：「你在這毒窟吸食大蔴已多久了？」

丁雷遲疑了五秒鐘，才說：「快將一個月了。」

白雲裳目注着他：「每天都是凌晨一點左右來到這裏的？」

丁雷點點頭，道：「是的。」

白雲裳道：「每次都是逗留兩小時才回到大厦管理處嗎？」

丁雷搖搖頭，道：「不，有時候只逗留四五十分鐘便回去。」

白雲裳道：「你的夥伴不反對嗎？」

丁雷道：「他怕了我，就算我天亮才回去，他也不敢告我一狀！」

白雲裳沉聲道：「你看守的大厦發生了爆炸案，你可有甚麼感想？」

丁雷道：「爆炸時我正在家裏蒙頭大睡，甚麼都不清楚。」

白雲裳道：「難道你不知道，那炸彈是有人預先把它裝置在昇降機之下嗎？」

丁雷一呆：「我怎會知道？」

白雲裳道：「你可能是不知道的，但私刑，傷殘他人身體，對妳來說，可也不是一件很過癮的事。」

貝莉氣得又想揍他，白雲裳却把她拉開，淡淡道：「他說得很對，我們是不能隨便傷害他人身體的，既然他甚麼都不肯說，把他帶回警局慢慢再問好了。」

聽見「警局」這兩個字，丁雷的臉色立刻變了，他怒叫起來：「妳們憑甚麼把我帶回警局裏？」

白雲裳冷道：「我們現在也不知道該用甚麼罪名來控告你，但到了警局，我們總有辦法的。」

她這些說話，已跡近乎橫蠻無理，但對丁雷這種人來說，也無疑是一種很有效的手段。

丁雷忙道：「帶我回警局，我不喜歡到那種地方。」

白雲裳道：「那麼，你必須要和我們合作，把眞相說出來。」

丁雷吸了一口氣，道：「妳們想知道甚麼事情？」

白雲裳沉聲問道：「在一點十五分的時候，你爲甚麼要擅自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

丁雷的臉又在發白。

白雲裳又冷冷道：「是不是毒癮發作了？」

丁雷的臉色更難看，過了很久，他才說：「是的。」

白雲裳冷道：「你剛才去的那個地方，就是毒窟？」

丁雷又點點頭：「是的。」

白雲裳道：「你吸食的是大蔴？」

白雲裳陡地吸口凉氣，凝視着貝莉。

貝莉並不是個愚蠢的人，這時候，她當然也已明白到，楊天生比丁雷更加值得懷疑！

× × ×

當白雲裳和貝莉目送丁雷進入那幢商業大厦的時候，已是凌晨三點五十六分。

但丁雷在兩分鐘後，便立刻面無人色地走了出來。

白雲裳立刻迎了上前：「甚麼事？」

丁雷氣喘不休地說：「楊天生……他……他死了！」

白雲裳吸了口凉氣，道：「我們錯了，兇手却比我們更快一步！」

柳暗花明又一村

楊天生被一根柔韌的鋼絲勒死的。

據警方調查初步結果，兇手極可能早已潛伏在大厦之內，等到夜深人靜之際才動手行兇。

一個大厦的管理員，身上並無任何值錢的東西，而行兇者的目的，也並不是因爲要進行爆竊、偷盜之類的活動，那麼，剩下來的理由，就只有兩種，第一是仇家，第二是滅口。

但楊天生有甚麼對頭人要殺他洩忿？這可能性看來也並不大。

所以，狄浪和白雲裳都認爲，他們是走漏了楊天生這個管理員，而兇手却先走一着，把楊天生殺掉滅口。

狄浪很生氣，但光火並不能破案，只會使自己的腦筋更加紊亂。

他跑到洗手間去，讓冷水把整個頭都淋濕了，然後又回到兇案現場。

警方人員看見他這副樣子，心中都是大感奇怪，但却沒有人敢問他爲甚麼頭髮都濕了。

楊天生是在大厦地下一條走廊裏遇害的。兇手幹得乾淨俐落，不留半點痕跡。

警員又在大厦後面的走火通道，發現其中一扇大門有被開動過的痕跡，這種門，是只能從裏面開，而開門之後若要閂上，也只能從裏面下閂的。

但這扇大門却被推開了，雖然被推回去，但却沒有閂好。根據大厦平時的情況，這種門是不會不閂好的。

這顯然是兇手殺人之後，就從這裏逃之夭夭。

警方立刻展開全面性的調查工作，楊天生的伯父也被警方加以查詢。

丁雷沒有說謊，楊天生果然曾經盜取伯父的存摺，冒簽名字提取了兩萬元。

但楊天生却已在三天之前，把這兩萬元存入伯父的戶口中！

× × ×

下午六點，池六叔已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可以下班休息了。

今天也沒有喝太多的酒，因爲警方人員不斷的在向他提出詢問，他認爲煩透了，連喝酒也提不起勁來。

好不容易才挨到六點，他立刻離開這幢「死得人多」的大厦。

但他沒走多遠，又遇上了白雲裳。

「六叔，你今天精神好多了。」她微笑着向池六叔說。

池六叔嘆了口氣：「白小姐，妳莫再來麻煩我，警方已問得够了，妳再問長問短，明天也許要去找問米婆問米才找得着我啦！」

白雲裳「唷」的一聲：「別說得這樣不吉利，你眞的很討厭我嗎？」

白雲裳本來並不是個怎麼俏皮的女郎，但這時候她這副表情，恐怕連淘氣的貝莉也裝不出來。

池六叔忍不住呵呵的笑了。

老人一笑，事情就容易辦了，結果，他們又在爽記飯店裏吃燒鵝。

兩杯白蘭地到肚，池六叔的嘴巴又合不攏了，他搖頭嘆息地說：「楊天生那一次盜取兩萬元的事，我也知道，那一次，他是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白雲裳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池六叔把一塊燒鵝差點連骨頭吞下，又喝了一口白蘭地，才慢慢的說：「世界盃決賽那一場賽事，有人放出盤口，熱門那一隊讓一球，楊天生認爲賭得過，於是就賭了兩萬元，誰知道，這兩萬元竟然是他伯父的，結果輸了，冒名盜欵的事也東窗事發，若不是我代爲求情，他早就被關進牢裏！」

白雲裳道：「他是個賭徒？經常賭大錢嗎？」

池六叔搖搖頭，道：「他是個窮光蛋，能賭甚麼大錢？別的不說，丁雷那小子經常聚着幾個貓貓狗狗般的朋友在管理處裏賭錢，賭的只是十元八塊小注碼，他却連一塊錢也不下注。」

白雲裳奇道：「一個連小錢也不賭的人，怎會忽然一賭就是兩萬塊？而且還要冒險盜取伯父的錢來賭？是甚麼緣故？」

池六叔嘆息着，道：「他在鄉下有個兒子，說要結婚了，想蓋一間新的房子，但楊天生每個月的薪水，都已寄回去供養父母，孝敬兒子，那裏有多餘的錢？他也曾經向伯父借，但伯父只肯借三千，三千塊又有甚麼用？結果就種下了這禍事的根由啦！」

白雲裳也嘆了口氣，道：「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是錯不了的，怕只怕錯了第一次之後，還更再錯第二次，那才是最不可原諒！」

池六叔道：「他是個笨人，本來人笨並不可惡，但又笨又貪財，那就該死得很了，雖然，他這樣幹是爲了兒子的婚事，但終究是法無可恕的罪行，只是沒想到，他輸了兩萬塊之後，接着連性命也給賠上了。」

白雲裳道：「贏了楊天生兩萬塊的人是誰？」

池六叔道：「這個不能說。」

白雲裳道：「爲甚麼不能說？」

池六叔道：「那人是誰，我是知道的，但楊天生却千叮萬囑，叫我這個老人家不要說出來，免生是非云云……」

白雲裳皺了皺眉，她知道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個關節，但池六叔不肯說，那可要花一番功夫說服他了。

誰知池六叔喝了兩口酒之後，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人死如燈滅，楊天生都已撒手塵寰啦，又還該守甚麼秘密？甚麼免生是非，現在可不是連命都丟掉了？

唉，人生在世，本來就是南柯一夢，是非多多……」

喝了酒的人，廢話特別多，那是很正常的現象，池六叔也不例外。

若是換上了貝莉，早就已經大不耐煩了。

但白雲裳的耐性却是第一流的，她若生長在日本，而又早生幾百年的話，一定會是個出色的忍者。

她沒有催促池六叔，任由他自己繼續說下去。

「楊天生輸了兩萬塊，自然是一件嚴重透頂的大事，但贏了他兩萬塊的人，就好像是大莊家殺入了一注小籌碼，根本就不當作怎麼一回事。」

白雲裳這才搭腔：「這大莊家是甚麼人？」

池六叔瞇着眼睛，道：「說到這人，厲害極了，他是黑道上的大人物，是安聲堂的老千王司徒河！」

白雲裳心中怦然一動：「司徒河？」

池六叔道：「妳也該聽過他的名字罷？他可是一個風雲人物。」

白雲裳吸了口氣，道：「司徒河總算是個很有地位的人物，怎會和楊天生賭錢的？」

池六叔道：「楊天生當然不配跟司徒河面對面的賭錢，但司徒河可有不少手下，楊天生是跟司徒河的手下接觸的。」

白雲裳道：「可知道那人是誰？」

池六叔道：「他有個渾號，叫『君子刀』，姓名嘛，好像是……是……對了，是簡昆！」

白雲裳呆了半晌，同時把「君子刀」簡昆的名字緊緊記在心裏。

× × ×

翌日上午，大雨滂沱。

貝莉在八點二十五分才起床，那是因爲電視機縛住了她，直到凌晨兩點她才入睡。

這樣遲才起床，是白雲裳最不贊成的。「早睡早起身體好」，這是小學一年級學生也知道的格言。

貝莉匆匆梳洗，唯恐白雲裳會責罵自己。

但等到她梳洗完畢後，才發現白雲裳早已出門了。

她有點不高興，但也同時鬆了口氣。

她在想：「雲裳姐去了甚麼地方？是不是去找狄浪了？」

就在她正想也出門去找狄浪的時候，忽然有人按動門鈴。

貝莉怔了一怔。

是誰這麼早就登門造訪了？

她撐着雨傘走出廳子，穿過廳外的小花園，就看見鐵柵外站着了一個穿着雨衣的警員。

貝莉又是一怔：「有甚麼事？」

這警員的神情有點緊張，他說：「剛才這裏附近發生了一宗搶刼案，有人目擊匪徒潛入了府上。」

貝莉吃了一驚：「是眞的？」

這警員苦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是眞還是假，但爲了小姐府上安全起見，我是有責任到府上巡視巡視的。」

貝莉連忙打開了鐵柵，道：「你快進來，倘若那匪徒順手牽羊，連我的家也搜刼一番，那可阿彌陀佛，大吉利是啦！」

警員匆匆走了進來，同時立刻拔出配槍。

但他的配槍剛拔出，貝莉的右掌已在他腕上疾切下去。

警員面色一變，怒喝道：「妳瘋了？竟然敢襲擊警務人員！」

貝莉冷冷一笑，也喝叫起來：「你這套警察制服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

原來這警員是僞冒的，但貝莉平時對軍裝警察的服裝十分留意，一眼就已看出了破綻來。

這人既非警員，自然是不法之徒了。以貝莉的身手，要對付這人可說是易如反掌。

可是，她却忘了一件事——沒有及時把鐵柵關了起來。

當她把這冒充警員的歹徒擊倒在地之際，背上也已同時有三柄手槍瞄準了她。

「貝小姐，」一個人冰冷的嗓子慢條斯理地說道：「只要妳一動，妳以後就再也看不見那美麗的海鷗了。」

貝莉心中陡地冒出了一股寒意。

她並不是在担心自己，而是以爲白雲裳已落在了匪徒的手中。

但她回頭一望，却沒看見白雲裳，只是看見了三個面目猙獰的漢子。

其中一人，赫然正是佟學彪！

× × ×

佟學彪顯然是這一羣人的首領。

他向那僞裝警員的歹徒瞪了一眼，道：「飯桶！還不快站起來！」

那歹徒面露慚愧之色，而當他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面上又是一塊青一塊腫，狼狽之極。

佟學彪冷冷的望着貝莉，道：「我們在不久之前，已經交過手了，妳的駕駛技術雖然不算太好，但是胆色却着實令人佩服。」

貝莉却還是大不服氣：「你說我的駕駛技術不行？我們現在馬上比試比試！」

佟學彪陡地大笑起來，道：「妳的確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可是，我就算再愚蠢，也絕不會讓妳有機會可以駕駛着車子找狄浪的。」

貝莉哼的一聲：「你以爲狄浪是甚麼人？是我的裸姆還是我的監護人？我爲甚麼要去找他？」

「說得好！」佟學彪哈哈一笑，道：「我就是最欣賞妳這種高傲不羣的骨氣，只要妳把東西交出來，我絕不會對貝小姐無禮的。」

貝莉冷笑道：「閣下絃外之音，是說我若不把東西交給你，你就要對我不客氣了？」

佟學彪道：「其實，那東西對妳們來說，並不是怎樣有用的，這又何苦跟我們這羣手足爲難？」

貝莉道：「你說得太荒謬了，我甚至不知道你要的是甚麼東西。」

佟學彪冷冷一笑，道：「大家都是明白人，妳何必刁難我們？那小皮袋裏面的木頭人，妳還是快點拿出來罷！」

貝莉吸了口氣，直到現在，她才總算知道，在那小皮袋裏的東西，原來只是一

個木頭人。

但那是一個怎樣的木頭人？貝莉不知道。

木頭人有甚麼重要的秘密？貝莉更不知道。

她是一個好奇心極强烈的人，心念一轉，道：「也罷，反正那東西並不怎樣好玩，送給你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佟學彪面露喜色，但瞬即又沉着臉，說道：「這才是聰明的做法。」

貝莉道：「但我却有個條件。」

佟學彪有點不耐煩：「妳又想玩弄甚麼花樣？」

貝莉道：「那木頭人究竟有甚麼秘密，值得你們這樣重視？」

佟學彪惱怒起來，道：「這個與妳無關，妳最好不要問！」

貝莉擺出了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我可以不問，但是你們也休想得到那木頭人。」

佟學彪臉上露出了憤怒的神情：「小妮子，妳若以爲我們不敢殺人，那可是錯了！」

貝莉哼了一聲，道：「那麼，你們爲甚麼還不開槍？」

佟學彪寒着臉，道：「妳以爲自己死了，我們就一定找不着那東西嗎？」

貝莉冷然一笑，道：「只要是本小姐親自收藏的東西，就算是狄浪再加上白雲裳，也休想找得出來。」

佟學彪皺着眉，忽然冷笑着說道：「那東西絕不會由妳自己收藏起來的，妳若知道，白雲裳也一定知道。」

貝莉的臉色忽然變了，她怒聲喝道：「你們可別胡來，本小姐可不好欺負！」

佟學彪陡地笑了起來：「小姐裝腔作勢，倒是姿態可人。」

說到這裏，他突然開槍。

那是麻醉槍！

「颯」的一聲，一支麻醉針射在貝莉的右臂上，不到五秒鐘，貝莉就已天旋地轉，然後在十秒鐘之內倒了下去。

× × ×

司徒河與葉天海的葬禮，就在大雨中進行。

參加葬禮的人不算多，場面比預料中清冷。

葬禮完畢後，簡昆陪着司徒河的遺孀，還有司徒河的女兒，登上一輛黑色的豪華房車。

但他很快又走了出來。

他只是在車廂裏說了一些慰藉之辭，並不是要跟着她們回家。

他也有車子，那是一輛深灰色跑車。

參加葬禮的人都離開了，簡昆也準備離去。

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旁邊來了一個人。

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女郎，她有雨傘，但雨點却打橫飛來。

簡昆有點意外，因爲這女郎似乎是衝着他而來的。

她居然敲了敲車門，說：「我可以進這輛車子裏嗎？」

簡昆揚了揚眉，微笑着說：「這輛車子很小器，只能坐兩個人。」

女郎嫣然一笑，道：「除了你之外，第二個人是誰？」

簡昆打開了左邊的車門，說：「妳再不進來，快要變成落湯鷄了。」

女郎進入了車子，收了雨傘，立刻就有一把五吋長的刀子架在她的脖子上。

簡昆的面色已在剎那間變得比冰還更寒冷：「你就是那個多事的海鷗小姐？」

女郎淡淡一笑：「你是不是在自我介紹？我看不必了，『君子刀』簡先生的大名，在道上那是人盡皆知的。」

簡昆冷冷一笑，道：「明人不說暗話，妳到底想打甚麼主意？」

這女郎正是白雲裳，她神情鎮定地望着簡昆，道：「我不喜歡在利刃指嚇之下說話。」

簡昆道：「只要妳有本領，又有誰能用刀子指嚇得了白小姐？」

他這句話才說完，右腕已給白雲裳的五指輕輕抬起。

她用的也並不是甚麼厲害的招式，但說話却像是一柄無形的刀子：「你是君子，君子不欺暗室，也不會對手無寸鐵者動武，而且，君子動口不動手，所以，你這柄刀雖然精巧漂亮，但却未免是大煞風景了。」

簡昆凝視着她瞧了半晌，終於把刀子收回。

「司徒老大死了，葉天海也死了，妳是不是認爲我也很該死？」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我不想任何人死亡，因爲死亡的本身，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簡昆道：「妳在懷疑我是爆炸案的兇手？」

白雲裳道：「爆炸案裏總共有十三人遇害，而且，我們已可以肯定，這是一件有計劃的謀殺案。」

簡昆道：「妳認爲司徒河及葉天海被謀殺的可能最大？」

白雲裳道：「的確如此。」

簡昆冷笑道：「而且，妳還認爲，我就是爆炸案的主謀者？」

白雲裳道：「我若否認，恐怕連你自己都不會相信。」

簡昆陡地怒叫起來：「這實在是太荒謬了，我爲甚麼要這樣做？司徒河和葉天海死了，對我有甚麼好處？」

白雲裳道：「你是安聲堂的第三把交椅人物，這兩人一死……」

「胡說！」簡昆突然把刀子插在白雲裳坐着的椅背上，「還有兩個星期，我就要到美國定居了，妳若以爲我會稀罕安聲堂這檔爛攤子，那眞是荒天下之大謬！」

白雲裳一呆：「你要到美國定居？」

簡昆道：「這有甚麼值得奇怪？我喜歡美國，喜歡紐約、三藩市，也喜歡洛杉磯。」

白雲裳冷笑道：「你總不成會在這幾個地方同時定居罷？」

簡昆冷冷道：「我知道妳怎樣想，也知道安聲堂的人怎樣想，你們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總是把我當作是個忘恩負義的叛徒！」

白雲裳道：「楊天生已經被殺滅口，想找到放置炸彈的兇手，可不容易。」

簡昆道：「我不知道兇手是誰？也不知道兇手是不是要殺司徒老大和葉天海，但我會證實，君子刀簡昆沒有叛變。」

說到最後兩句，他的表情好像很激動，連聲音也在顫抖。

車子裏一陣沉默。

外面的雨點漸漸細小了，簡昆忽然開動跑車，以極快的速度駛離墳場。

白雲裳沒有再問甚麼，她隱隱覺得，案情非但沒有逐漸明朗，反而越來越是一片迷糊了。

× × ×

白雲裳在正午十二點回家。

但她的家變了。

她是個喜歡整齊和清潔的人，但這時候她的房子，却好像曾經給一營士兵闖進來大鬧了七八天似的，一切都變得亂七八糟。

這裏顯然曾經被搜掠過，而且是極嚴重的破壞式搜掠。

爲了要找尋某一件物事，有人不惜大舉破壞任何可以收藏東西的傢俬、器皿，甚至是裝飾品。

白雲裳呆住了，這是誰幹的？

但她最担心的，却還是貝莉。

貝莉不見了。

她當然不見了，她若在這裏，又怎會容忍別人這樣蹂躪自己的房子？

任何人看見自己的家給人弄成這副樣子，都一定會十分生氣。

白雲裳也不例外，但她却還是十分沉着。

生氣是一回事，但若給怒火燒毀了理智，那只會弄得更加一塌糊塗。

她已打算報警。

但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喂！」白雲裳抓起聽筒。

「是白小姐嗎？」對方傳來了一個男人低沉的聲音。

「你是誰？」白雲裳很不客氣地問。

那人冷冷一笑，道：「妳不必知道我是誰，但却必須知道，妳若不肯跟我們合作的話，貝小姐的性命就很危險了。」

白雲裳陡地一驚，但聲音却還是十分平靜：「你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擄人勒索，胆子也着實不小。」

那人道：「逼虎跳牆，事非得已！」

白雲裳冷冷一笑：「佟學彪先生，你把貝莉抓了回去，對你恐怕是有百弊而無一利。」

她忽然叫出了「佟學彪」這三個字，那人似是愣住了，半晌還答不上話來。

白雲裳知道，對方忽然聽見自己說出他的名字，是感到一陣震動的。

過了整整一分鐘之久，那人的聲音才再度從聽筒裏傳出來：「那小皮袋裏的東西，妳收藏得很好，也許妳是一直都把它帶在身上，但妳若想再看見貝小姐，就必須把那東西交出來。」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閣下是誤會了，我們沒有得到那小皮袋，因爲當你們離開停車場之後，又有另一個人，出其不意的把它搶走。」

那人嘿嘿一笑：「白小姐，妳不用說謊了，沒人會對這種東西發生興趣的。」

白雲裳沉聲道：「那小皮袋裏裝着的是甚麼東西，我可不知道，但我說的都是事實，你若不信，我也沒有甚麼辦法。」

那人怒聲道：「貝小姐的死活，就在妳的掌握裏，妳不肯把東西交出來，恐怕會噬臍莫及！」

白雲裳吸了口氣，道：「我們可以面對面談談嗎？」

那人道：「三十分鐘後，把那小皮袋的東西拿來，地點是摩天停車場地牢！」

他沒有再說甚麼，就擱斷了電話。

白雲裳呆住了。

她根本就沒有得到那小皮袋，但佟學彪却不相信。

她曾經聽過佟學彪的聲音，她可以肯定這人一定就是他。

小皮袋到底有甚麼秘密？

但現在，白雲裳已無暇理會這一點了，最重要的，是把貝莉救回來。

她考慮了半分鐘，終於搖了一個電話，把事情通知狄浪。

× × ×

三十分鐘後，白雲裳已來到了摩天停車場的地庫，這裏也是停泊車輛的地方。

她把車子停泊在最接近昇降機的位置，而當她剛離開車子的時候，就有一個男人走了過來。

這男人穿着筆挺西裝，頭髮梳理整齊，皮鞋擦得很光亮。

無論怎樣看來，他是一個很斯文的年青人。

但白雲裳一看見他，就知道他是佟學彪派來的，因爲他目不轉睛的望着白雲裳，然後直接向她走了過來。

「是白小姐嗎？」

「不錯，我就是白雲裳。」

「我叫詹艮，是個職業舞男，只要有人肯付代價，我可以陪任何人上床。」

白雲裳的臉色變了。

但她仍然沉住氣，只是冷冷的說：「男女都可以嗎？」

詹艮面不改容，很有禮貌地說：「不錯，男女老幼都可以，爲了錢，我可以做世界上最卑下的事。」

白雲裳冷冷一笑，道：「你爲甚麼要把自己的事向我說出來？」

詹艮道：「我這樣做，是因爲妳必須相信，我只是一個被人用金錢收買的小卒子。」

白雲裳道：「我不懂是甚麼意思。」

詹艮道：「貝小姐不在這裏，她已回家去了。」

白雲裳眼色一變：「你在說甚麼？」

詹艮淡淡地一笑，道：「不必驚慌，她是回家，並不是『回老家』去。」

白雲裳沉聲道：「是佟學彪派你來的嗎？」

詹艮道：「他給了我一千塊，甚麼事情都不用我做，只是把這訊息傳給妳知道就行了，我是個唯利是圖的小人，這又何樂而不爲？」

白雲裳道：「他還有甚麼話要你傳遞的？」

詹艮道：「他要我代表他，向妳和貝小姐致萬二分的歉意，這裏還有五萬元的支票，務請白小姐收下來。」

說着，果然掏出了一張支票，遞給了

白雲裳。

那是一張五萬元的支票。

「這是甚麼意思?」白雲裳寒着臉：「這算是施捨還是賄賂?」

「都不是，是賠償。」詹艮緩緩道：「佟先生說，府上被搗毀之事，原出誤會，所以，這張支票，他懇請白小姐一定要收下來。」

白雲裳冷冷一笑，道：「他不想我張揚這件事，那可難了，就算我肯，紅玫瑰也一定不肯。」

詹艮微微一笑道：「妳們怎樣處置這件事，我是局外人，可管不了，再見。」

白雲裳說：「詹先生，你等一等。」

詹艮道：「白小姐有甚麼賜教?」

白雲裳沒有開口說話，只是在詹艮的面前，把那張支票撕成粉碎。

詹艮聳了聳肩，嘆道：「難怪有人說，這是一個遍地黃金的世界，我若要賺五萬元，可不知道要……」

「你別說了，我有點事情，要請閣下協助調查。」忽然間，有人從一輛汽車旁邊閃身走了出來，神情嚴肅地望着詹艮。這人同時亮出了他的證件。

他是狄浪。

詹艮的臉色變了，他望了望白雲裳，然後又瞧着狄浪：「我犯了甚麼罪?」

狄浪道：「我沒有說你犯罪，只是請你回警局裏協助調查。」

詹艮沒話說了。

白雲裳吸了口氣，對狄浪說：「我現在要回去看看貝莉。」

狄浪道：「希望他說的是事實。」

但帶走了詹艮，但白雲裳却知道，那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誠如詹艮形容自己，他只不過是給人用金錢收買的小卒子而已。

× × ×

白雲裳還沒進入客廳，就已在小花園外聽見貝莉在大發脾氣的聲音。

「雲裳姐，他們都是雜種狗，瞧，這還成甚麼世界?」

「是瘋狂世界。」白雲裳笑了起來。

「笑!笑!笑!」貝莉氣得直跺脚，「我現在眞的佩服妳啦，到了這時候，虧妳還笑得出來。」

白雲裳道：「不笑又怎樣?難道要放聲大哭嗎?」

貝莉哼一聲：「我現在可是欲哭無淚，欲笑無聲了，爲了找甚麼木頭人，竟然把這裏弄的天翻地覆，這還有法律嗎?」

白雲裳道：「別在這裏咬牙切齒了，像佟學彪那樣的人，遲早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貝莉悻悻然道：「眞是無妄之災!」

白雲裳皺了皺眉，道：「妳剛才說甚麼木頭人?」

貝莉道：「佟學彪說，那小皮袋裏裝着的是個木頭人，他要我們交出來!」

「木頭人!」白雲裳沉思着，喃喃道：「一個小小的木頭人，爲甚麼對佟學彪那樣重要?」

貝莉道：「從今天發生的事情看來，那天在停車場搶走人耳和小皮袋的蒙面人，的確不是佟學彪的同黨。」

白雲裳道：「還有，佟學彪爲甚麼忽然會把妳釋放?」

「對了，他在攪甚麼把戲?」

「他並不是在故弄玄虛，而是當他撥電話給我之後，忽然知道，我們的確沒有得到那木頭人。」

「妳怎會知道?」

「這是常理推測，但相信和事實不會相差得太遠，」白雲裳緩緩地說道：「當他知道木頭人根本不在我們手上之際，自然不會再對我們採取任何行動，相反地，他希望沒有激怒我們，所以剛才還派人送了一張五萬元的支票給我。」

貝莉道：「我才不要他們的臭錢!」

白雲裳道：「我已把支票撕掉了。」

「對!」貝莉磨拳擦掌，憤怒地說：「我們絕不能和惡勢力妥協!」

白雲裳道：「我若沒有估計錯誤，那蒙面人現在已和佟學彪展開了接觸。」

貝莉想了想，點點頭道：「不錯，一定是他向佟學彪說出，木頭人已被他搶走，所以佟學彪才會把我釋放出來。」

白雲裳說道：「現在最令人想不通的，就是這宗人耳案和爆炸案，是否有所關連?」

貝莉道：「我看一定大有關連!」

白雲裳道：「何以如此肯定?」

貝莉道：「那人耳小皮袋，準是那個粗鹵像伙丟進我挽着的膠袋裏的，現在，這像伙也給炸死了，推斷下來，兩案自然是息息相關。」

白雲裳沒有反駁，只是說：「我們的房子沒有一起炸掉，已算是人家手下留情，妳也別太生氣了。」

貝莉忽然格格的怪笑了起來。

白雲裳問她：「妳在發甚麼神經?」

貝莉扮了個鬼臉，又怪笑了兩聲：「我現在不生氣啦，妳看我不是笑得很愉快嗎?」

君子刀剖腹澄清白

破壞容易建設難，這七個字無論何時何地永遠都是錯不了的。

貝莉已點算過了，最少有五百件傢具、器皿和飾物被毀壞。

「五萬元!」貝莉忽然怒氣沖沖嚷叫道：「若眞的要賠償，最少該賠五億!」

白雲裳笑着說：「妳不是說過，不要人家的臭錢嗎?」

貝莉叉着腰，哼一聲道：「若眞的有五億元，那可大有用處，我們每人只要一億就够了，剩下來的三億，全都損到慈善機關去!」

白雲裳「哦」的一聲：「想不到貝小姐這麼偉大，我在這裏先爲貧苦大衆多謝妳了。」

貝莉皺着臉：「看見家裏亂七八糟的，眞是悶死人啦。」

白雲裳道：「解除煩悶的最佳方法，就是工作。」

「工作?」

「不錯，是工作，不停的工作，直至煩悶給工作擠死爲止!」

貝莉苦笑道：「我現在該先做些甚麼呢?」

「柔軟體操!」忽然間有人插口說。

貝莉立刻跳了起來，瞪着這人：「狄浪，你來得正合時宜，快幫手爲我們重整家園!」

狄浪四週打量着，也不禁眉頭大皺：「近來妳們眞是損失慘重，車子給撞爛了，家中却有如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看來，妳們也該買一隻大金豬去拜神，求祂保祐保祐了。」

貝莉「嗄」的一聲：「你敢在這時候說風涼話?雲裳姐，對付這種人不必客氣，我們揍他!」

狄浪無可奈何地一笑，道：「妳們若眞的要揍我，我絕不還手，打死了樂得一身清閒。」

白雲裳皺了皺眉，說：「這些說話，可不像是你這種人口裏說出來的。」

狄浪嘆了口氣，道：「接二連三鬧出命案，越查越是矇查查，有時候，我眞的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塊探長的材料。」

貝莉望了狄浪一眼，道：「看你可憐兮兮的，要不要雲裳姐親你一下，以振士氣?」

狄浪立時笑了起來：「那是最好不過的。」

白雲裳眨了眨眼睛，微笑着說：「要我親一親，那也不是難事，你過來罷。」

狄浪連忙走過去，把面頰輕輕送前。

白雲裳也靠了過去，但却不是吻他的臉，而是咬他的耳朵。

「唷!痛死我啦!」狄浪陡地怪叫起來。

貝莉却在鼓掌大聲笑道：「精采!精采極了!難道你沒聽過，在快樂的時候有點痛楚也是樂趣嗎?」

狄浪望着她：「我幾時說過現在很快樂了?」

貝莉指着白雲裳，道：「雲裳姐就在眼前，你也敢說自己不快樂?」

白雲裳笑一笑：「妳把我當作甚麼?是肥嘟嘟般的開心果嗎?」

狄浪忽然鞠了一個躬，好像一本正經的說：「我現在正式宣佈，我很快樂，雲裳小姐這麼一咬，激起了我的萬丈雄心，相信無論怎麼棘手的案件，最後必可迎刃而解!」

貝莉又在鼓掌：「這眞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演出!」

白雲裳微微一笑，道：「這才像是浪子神探不屈不撓的本色!」

狄浪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沒有被毀掉的木椅，他坐在椅上，然後拿出了兩張照片。

「這兩個人的身份已查出，當日從三樓進入昇降機的男人，是個前推銷員。」

「前推銷員?這算是甚麼字眼?」貝莉有點詫異地。

「這就是說，他從前是個推銷員，現在已不是了。」狄浪解釋說。

「他現在是個甚麼東西?」貝莉說。

白雲裳瞪了她一眼：「他現在已經是個死人，妳講話別太尖酸刻薄好不好?」

貝莉舌頭一伸，知道自己錯了，不敢駁嘴。

狄浪嘆了口氣，半晌才道：「他有神經病，脾氣暴躁，動輒得罪別人。」

「瘋子!他果然是個瘋子!」貝莉忍不住又嚷了起來，「他爲甚麼會有神經病的?」

狄浪沉聲說：「他是層壓式推銷術之下的犧牲者，他被騙了三萬多元。」

貝莉一呆：「爲了三萬多元，他就變成神經漢了?」

狄浪道：「他這三萬元，有一半是工作八年才積蓄得來的，而另外一半，是向親戚朋友到處伸手，才借回來的。」

貝莉「哦」的一聲：「那可眞是血汗錢!」

狄浪道：「但他給人欺騙了，他以爲可以憑着這點本錢平步青雲，一朝發達，但結果發達的不是他，而是處心積慮的騙子。」

貝莉難過地說：「就是這樣，他就瘋了?」

狄浪道：「金錢上的損失雖然慘重，但更嚴重的是：他那萬多元，本來是準備用來結婚的，倘若不是爲了這件事，只要再過一兩年，他就可以和女朋友結爲夫婦了，但經過這一次失敗，女朋友認爲他是個又愚蠢又貧苦的人，就和他分了手，不再理睬他，半年後，她更嫁作商人婦，使他完全絕了望。」

「層壓式推銷術!」貝莉忽然道：「這種騙人的技倆眞是害人不淺。」

狄浪道：「雖然他已不再是推銷員，但他仍然提着公事包，經常到處遊蕩，據親友說，他的行動往往是突如其來的，比方進厠所，人家不去，他不去，人家要入厠所，他却會像『攝青鬼』也似的搶先一步，捷足先疴。」

天比一天老，容貌自然會變。」

狄浪搖搖頭，道：「不，根據法醫官的判斷，她是曾經動過整容手術的。」

貝莉道：「那也不是奇事，愛美本來就是人類的天性，我若是個醜八怪，也會去整容一番。」

狄浪嘆了口氣，道：「這恐怕不是眞正的理由。」

貝莉一呆：「女爲悅己者容，就算再加一個字，變成女爲悅己者整容，那也不是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狄浪道：「但她整容的時候，她已四十五歲了。」

貝莉道：「四十五歲又怎樣？她也許想返老還童。」

狄浪搖頭，說：「但她的整容，却並不是使自己變得更青春美麗。」

貝莉一怔：「你的意思是說，她整容是爲了要改頭換面，使別人認不出她本來是甚麼人？」

狄浪吸了口氣，道：「雖然我們現在還未能證實這一點，但從在她寓所裏搜到的照片顯示，她易容之前的容貌，比易容後還好看得多，而且看起來，簡直完全就像是兩個人一樣。」

白雲裳陡地揚了揚眉，道：「這倒是大有蹺蹊了，除非她也是個神經病者，否則絕無花錢讓自己變得更醜陋之理。」

貝莉道：「也許是手術失敗，亦未可料罷？」

狄浪道：「不，她是由本市最著名的整容師古仕顏博士爲她整容的，古博士在這方面確有驕人的成就，影壇上不少年華老去的明星，都曾經讓他動過手術，結果相當令人滿意。」

白雲裳沉吟着，問道：「她的背景怎樣？」

狄浪道：「她曾經結婚，但丈夫已在十二年前，在一宗交通意外中死亡。」

白雲裳道：「那她是個寡婦了？」

「不錯，這十二年來她並未再婚。」

「她的丈夫是個怎樣的人？」

「她的丈夫，是間貿易公司老闆，生意並不怎樣好，每年報稅都說要虧本。」

「當時他倆夫婦的經濟狀況如何？」

「頗佳。」

「頗佳？如何頗佳法？」

「她的丈夫曾在兩年之內，購下五層超過千呎的樓宇，在賭場上的贏輸數字，動輒以十萬計算。」

「他本來很有錢嗎？」

「不清楚，但其父只是個公務員。」

白雲裳道：「這樣看來，死者的丈夫，也可能是個問題人物。」

貝莉道：「那一宗交通意外是怎樣發生的？」

狄浪道：「在十二年前的一個深夜，他駕駛着的車子，忽然失去控制，掉落在一個超過二百呎的深坑裏。」

貝莉道：「這有可疑之處嗎？」

狄浪道：「可疑之處不是沒有，但却沒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這宗交通意外是人爲的。」

貝莉道：「你的意思是說，這可能是謀殺案？」

狄浪苦笑了一下，道：「這已經是十二年前的案件，現在才去懷疑，未免是太遲一點了。」

白雲裳却立刻否定他這種見解：「對於一宗被錯誤判決的案件，我們絕不能因爲年代久遠而任由它一直錯誤下去，這若是謀殺案，我們就必需正視它，同時儘量想辦法尋找出當年肇事的眞相。」

狄浪呆了一呆，過了十五秒鐘，他才抽了一口冷氣，道：「妳說得很對，剛才我的論調，未免是太消極，也太不負責任了。」

貝莉「喈」的一聲，望着狄浪說道：「你別老是還就着雲裳姐好不好，她說東，你總是不敢說西，有時候我眞爲你感到不公平！」

狄浪笑了笑，道：「我倒不是覺得這件事有甚麼不公平之處。」

貝莉道：「那人已死了十二年，當時你根本還沒有在警界服務，又怎能說要由你來負責？」

白雲裳淡淡一笑，道：「責任的問題，我想暫時沒有討論的必要，我們現在要抓的，是爆炸案的兇手，對不？」

「這當然很對，」貝莉完全同意，她凝視着白雲裳，「所以，就算十二年前那宗交通意外是謀殺案，但對於前兩天發生的爆炸案，也是全然沒關係的，對不？」

「錯！而且是大錯！」白雲裳搖搖頭，道：「倘若十二年前的交通意外是謀殺案的話，那麼，這極可能會是導致昇降機爆炸的潛伏因素！」

貝莉道：「我不懂。」

白雲裳道：「這女人爲甚麼要改變自己的容貌？在昇降機裏的其他十二個死者，是否有人本來認識這位女死者，但却由於她的容貌的變了，而不認得她本來是甚麼人？」

狄浪陡地長長的吸了口氣，道：「難道這女死者竟然和這爆炸案有着很重要的關連？」

白雲裳道：「在現時來說，我只能憑空想像，這也許會很接近事實，但也許會和事情的眞相相差十萬八千里。」

狄浪道：「所以，妳必須要有更多的資料來幫助調查？」

白雲裳點點頭，道：「不錯，而且，我還有一種無法用言語解釋的直覺，這極可能會是整個爆炸案的關鍵所在。」

狄浪嘆了口氣，道：「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貝莉吃吃一笑，道：「眞聽話，處處唯命是從。」

白雲裳忽然嘿嘿一笑，道：「比起妳的唐倫，他又算得上甚麼？」

貝莉嚷了起來：「怎麼扯到唐倫身上啦？」

白雲裳悠然一笑道：「提起唐倫，我們的貝小姐居然連臉都紅啦。」

「不跟妳說，妳是越來越不講理了。」貝莉賭氣地扭轉臉孔，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喂！」貝莉抓起聽筒，粗聲粗氣的說：「找誰？」

「白小姐在嗎？」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你是甚麼人？」

「簡昆。」

「甚麼？簡……簡昆？」貝莉曾聽白雲裳提過這人的名字。

白雲裳心中一動，接過聽筒：「喂，我是白雲裳。」

「還認得我的聲音嗎？」聽筒裏傳出來的聲音，十分之低沉。

「認得，你是簡先生。」

「不錯，是我。」

「有甚麼事？」

「妳能在我前往美國之前，見一見我嗎？」

「有這個需要嗎？」

「在我來說，我認爲很有這個需要，而且很衷誠希望妳會來。」

白雲裳道：「只是我單獨一個人？」

「不，妳可以和兩個人一起來。」

「這兩人是誰？」

「是妳的表妹貝莉小姐，還有狄浪先生。」

「狄浪？」白雲裳微感意外，「你歡迎他嗎？」

「當然歡迎，就只怕他貴人事忙，不肯賞這個臉。」簡昆說。

白雲裳沉默了一會，道：「他們來不來，我現在不能答應你，但我會見你。」

簡昆的聲音還是那末低沉，他彷彿笑了笑，道：「那很好，今晚十點鐘，妳到東區海岸碼頭，我會在那裏等候三位，再見。」

「再見，我們今晚一定會再見。」白雲裳沉聲回答說。

接着，簡昆掛斷了電話。

貝莉道：「他有甚麼花樣？」

白雲裳道：「他要見我。」

貝莉道：「只怕是宴無好宴。」

白雲裳又道：「他同時也邀請你們兩人。」

貝莉望着白雲裳，道：「妳若去，我們也一定會跟着去。」

狄浪問道：「簡昆是不是司徒河的手下？」

白雲裳點點頭，道：「是的，他又叫『君子刀』。」

狄浪道：「這人在黑道上很有點名氣，據說，他頗有江湖道義。」

貝莉道：「就只怕他這一次邀請我們，其實是不懷好意。」

白雲裳道：「這也是不足爲奇的，所以，妳最好還是留在這裏，好好執拾房子裏的東西。」

「我抗議，嚴重的抗議！」貝莉舉起了一隻手，嚷道：「就算是虎穴龍潭，我也不怕。」

狄浪微微一笑，道：「貝小姐當然甚麼都不怕。」

「不，我怕寂寞。」貝莉眨眨眼睛。

白雲裳道：「他約我們的時間，是在晚上十點。」

狄浪道：「我可以抽時間出來的。」

白雲裳忽然看着他：「你已多久沒睡覺了？」

狄浪苦笑了一下，說道：「連我也記不起啦，大概……大概是四十八小時左右罷。」

白雲裳道：「昨天晚上，我曾經和警司通了一個電話。」

狄浪一怔：「他有甚麼話說？」

白雲裳道：「他命令我，在必要時，用武功把你制服，然後餵你吃一兩顆安眠藥。」

狄浪笑了笑：「他眞有趣。」

白雲裳道：「我不知道他這人有趣還是沒趣，但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上司，他負責，他關心屬下的健康，他說曾經看見你在洗手間裏也差點睡着了覺。」

狄浪忙道：「沒這回事，我的精神一直都很好。」

「不必自欺欺人了，」白雲裳嘆了口氣，道：「彭警司說得對，這是你的老毛病，每逢遇上了重大的案子，就會兩三天不睡覺，這算是甚麼？你以爲自己是超人嗎？今天晚上我們會見簡昆的地方是在東區海岸碼頭，你若睡眼惺忪的，說不定一陣風就已把你吹進大海裏。」

狄浪訕訕一笑，終於說：「其實，現在本來是我休息的時間，彭警司也叫我回家好好睡一覺。」

貝莉「唉」的一聲：「那麼你還在等甚麼？」

白雲裳道：「回去睡覺吧！今天晚上十點前，我們在海岸碼頭聚集好了。」

× × ×

在黑夜裏，海港並不寂寞。

本來漆黑的海水，被陸上四方八面投射而來的霓虹燈映照得色彩繽紛，海面上的交通依然川流不息，大大小小的船隻東來西往，相當熱鬧。

東區海岸碼頭上，也相當熱鬧。

也許是由於天氣太翳熱了，不少市民跑到海濱吹吹海風，看看這海港聞名遐邇的夜景。

十點鐘了，白雲裳、貝莉和狄浪都已在這碼頭上。

他們看不見簡昆，也沒有發現特別可疑的人物。

十五分鐘過去了，簡昆還是沒有來。

貝莉有點不耐煩了，但在白雲裳面前，却也不敢胡亂發作。

而且，就算她要發作，也沒有可以給她洩憤的對象，所以，她只好耐着性子等下去。

直到十點二十分的時候，忽然有一艘超過八十呎長的豪華遊艇，駛近碼頭。

直到這時候，才有一個看來是拾荒者，身世相當可憐的破衣老人走了出來，對白雲裳說：「簡先生就在這遊艇上，你們可以上船了。」

貝莉陡地沉聲道：「你是誰？」

破衣老人嘆了口氣，喃喃自語，却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

他走了，而且一面走，一面又在地上檢起空瓶子，汽水罐之類的東西。

白雲裳道：「我們不必理會他，上船再說。」

這時候，遊艇已停泊妥當。

在甲板上，有個穿着白色制服的，模樣像是艇長的大鬍子，不斷的向白雲裳微笑招手。

「歡迎，歡迎，簡先生就在艙裏等候着三位。」

狄浪首先登上遊艇。

「在下姓狄，狄淚。」

「久仰，久仰！我是潘達，是這艘遊艇的艇長。」這大翳子很有禮貌地說。

他帶着狄淚等三人，來到了這遊艇舒適寬敞的船艙裏。

那簡直就像是一座豪華的客廳。

在船艙的尾端，盤膝坐着了一個人，他穿着一襲淺黃色的日本道袍，額上紮着一條白色的布巾，布巾上却繡着三個猩紅的大字。

這三個字是：「中國人」。

這人也正是「君子刀」簡昆。

× × ×

遊艇很快就已駛離了海岸碼頭。

今天晚上，海面平靜如鏡，遊艇行駛的速度雖然不慢，但却四平八穩，絕無顛簸搖幌的感覺。

看見簡昆這副樣子，狄淚和貝莉都是大感奇怪。

——一個穿着日式道袍的中國人，這是甚麼意思？

他倆百思不得其解，白雲裳也是不明所以。

這和在墳場上的簡昆，看來就判若兩人。

簡昆沒有說話，他沉默着。

忽然間，遊艇的速度緩慢下來。

貝莉終於忍不住叫道：「夠了夠了，這是甚麼把戲？」

外面傳來了潘達的聲音，「小姐，這裏是西區碼頭，有幾位貴　來了。」

貝莉臉色一變，用法語對白雲裳說：「會不會是派人來對付我們？」

白雲裳也用法語回答說：「他們若要伏擊，早就在遊艇裏暗藏殺手，鎮定點，簡昆看來並不像是有甚麼惡意。」

不久，遊艇停泊在一個碼頭上。

但只是兩三分鐘後，遊艇又駛離了碼頭，接着，有五個高矮肥瘦各自不同的男人，也進入了船艙之內。

當他們看見了狄淚後，其中一個矮子臉上驟變，厲聲對簡昆說：「姓簡的，怎麼連狄大探長也請來了？」

「狄大探長？」矮子左側的瘦子也臉色一變：「是淚子神探狄淚嗎？」

矮子冷冷一笑：「我早就說過，老簡邀請我們到這裏，絕不會是一件好事。」

那瘦子正想搭腔，一個左手無名指上戴着大鑽戒的胖子已沉聲道：「你們都少開口，聽聽簡昆怎麼說。」

他一開口，其餘幾人立時噤若寒蟬，顯見這胖子在五人之中，身份最是尊崇。

遊艇又已恢復了全速向前行駛。

那胖子目注簡昆，冷冷道：「你穿着日本人的服裝請我們，這是甚麼玩意？」

簡昆終於開口，說道：「我是這遊艇的主人，我有權穿着任何服裝。」

胖子嘿嘿一笑，道：「你當然有權，而且權力是越來越大了。」

簡昆冷冷道：「我現在召集各位到此，就是要當着大家面前，澄清一件極重要的事。」

胖子道：「你要澄清甚麼事情，現在的確是很好的時機。」

他一面說，一面冷冷的盯着狄淚，言下之意，分明是說：「你連狄探長也請來了，要說甚麼，又還有誰能管得着。」

簡昆的神情，既不惱怒，也不尷尬，他只是緩緩地說道：「我要說的，只是一件既簡單而又眞實的事：我沒有背叛老大，炸彈不是我放的！」

胖子冷笑道：「放炸彈這種危險的勾當，當然不會是你自己親手去幹的，跟着老大這許多年，你得到的益處也着實不少了，花點錢，讓人家去幹，那眞是輕而易舉的事。」

他的人雖胖，聲音却尖銳得像個女子，令人聽來，十分刺耳。

而他的說話，也像是尖針，鋒銳惡毒無比。

簡昆臉色終於一沉，冷冷盯着這胖子，道：「巢八叔，我若是存心獨攬大權，第一個要殺的人，絕不會是老大和葉二哥，而是你……」

這胖子正是安聲堂的元老份子，人稱「麻將王」的巢八叔。

別看他人胖指粗，在麻將桌上，他可是藝高人胆大，千術連司徒河也自愧不如的大行家。

簡昆這番說話，直把巢八叔氣得連肺都炸了：「好哇，你現在才動手也不遲，有種的就把我們五個都一起殺了！」

簡昆冷笑道：「我若眞的是叛徒，這還用八叔來提點嗎？」

巢八叔哼的一聲，道：「你胆子再大，諒也不敢如此公然行事！」

簡昆道：「說來說去，簡某還是那一句，殺人者，不是簡昆！」

巢八叔問道：「你能拿出有力的證據嗎？」

簡昆道：「沒有殺人就是沒有殺人，這有甚麼證據可言？」

巢八叔冷冷道：「這分明是一派胡言，就算我們不追究，狄探長也會把你這種血腥罪行揭破，把你繩諸於法！」

簡昆搖搖頭：「不必了，要澄清這件事，我自有我的方法。」

說到這裏，他忽然從道袍下抽出兩把東洋刀來。

刀一長一短，他把長刀放在身邊，短刀却已破鞘而出，刀尖直指着自己胸腹之間。

「簡昆！」白雲裳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飛撲上前伸手奪刀。

「退開去，」簡昆立刻疾喝道：「妳敢沾手過來，我立刻切腹！」

白雲裳的手，本來距離簡昆的手只有不足半呎了，但他這麼一喝，她再也不敢貿然奪刀。

因爲只要簡昆雙手稍爲用力向下一沉，鋒利的刀鋒就會立時貫穿過他的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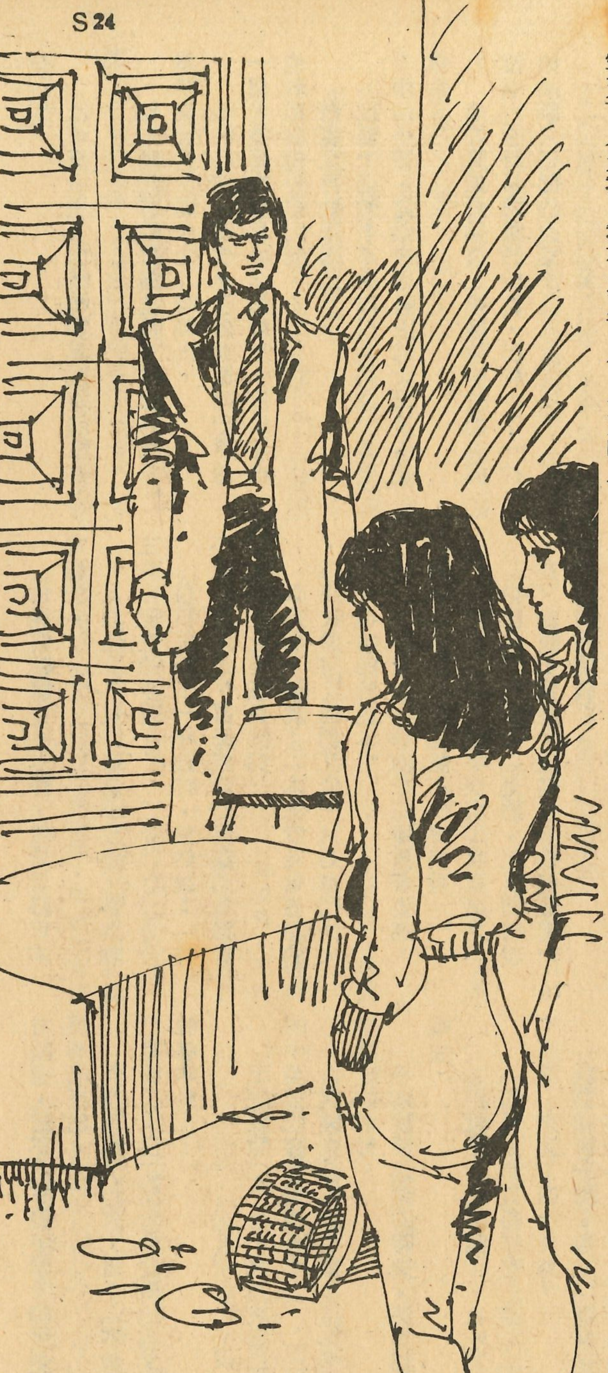
這一陣急劇的變化，連巢八叔的眼光也變了。

但不到半分鐘，他便已冷笑起來，道：「誰都不必緊張，他現在怎捨得死？」

狄淚陡地怒叫道：「閉上你的嘴！」

他這一喝果然有效，只見巢八叔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顯然是十分惱怒，但終於還是沉默下來，不敢再說一個字。

只見簡昆仍然雙手握着鋒利的東洋刀，聲音激動地說：「我知道，老大給炸死了，你們都以爲是我從中作祟，謀奪大權



白雲裳和貝莉望着那凌亂不堪的大廳，感到憤怒不已。

，我承認，大小姐對我很好，我們也許會結婚，但我跟大小姐好，絕不是因爲她父親是司徒河，老大對我恩重如山，我若知道昇降機裏有炸彈！我寧願代替他給炸彈炸死！」

巢八叔乾咳一聲，還是不敢再說話。

只有白雲裳點點頭，柔聲說道：「我們都相信你的說話，而且，你已決定到美國定居了，是不是？」

「美國？」簡昆忽然狂笑起來，道：「我不去美國了，我若離開了這裏，你們更加會認爲，我是在畏罪潛逃，說不定還會派人到美國向我展開追殺。」

白雲裳道：「怎會有這種事？」

「會的，你們一定會這樣想，一定會這樣做！」簡昆怒聲說道：「簡某爲人，寧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澄清事實，我沒背叛老大！」

白雲裳道：「你已澄清了，別再胡思亂想，把刀給我。」

簡昆用力地搖頭。

「不！用說話來澄清，那是沒有用的，你們都不會相信，我要用血來證明，簡昆沒有忘恩負義！」

「不！你聽我說！」白雲裳急叫，右手同時閃電般抓了出去。

但她才抓出去，她的心就向下沉了。

她抓了個空！

簡昆的雙手比她更快！

一陣恐怖的利刄切腹聲响起，簡昆已把利刀深深插入身體裏。

「八叔……」簡昆痛苦地叫喊：「快殺了我……別讓我這樣下去……」

白雲裳呆住了，她手足冰冷，彷佛這一刀是揷在她肚子裏。

她的手甚至已經觸摸到簡昆的手，但却還是太遲了。

簡昆的手在顫抖，白雲裳的手也同樣在顫抖。

刀子已穿過簡昆的背，沒有人能在這種傷勢之下還能活着。

忽然間，一個人像瘋狗般撲了過來，一下子就把白雲裳撞了開去。

若在平時，以白雲裳敏捷的身手，怎樣也不會給這人撞倒的。

但此際她目睹一個人，就在自己咫尺距離之間剖腹自盡，而自己又未能及時把這人的性命挽救過來，她心頭之震駭，那是不難想像的。

而這人撞過來的力量，也實在是大得出奇，一撞之下，連白雲裳那樣的人，也不禁爲之給撞得險些昏倒過去。

刹那間，她的視綫模糊起來，但她仍然感覺得到，一股冷厲逼人的殺氣，正從自己的身邊升起。

只聽得「嗆啷」一聲，這人已把那柄長刀從刀鞘中抽了出來，接着一聲大吼，刀光疾閃間，簡昆的人頭已然應聲滾落在地。

白雲裳雖然給撞得神智不清，但她還是已經知道，這瞬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每個人都驚得呆了。

巢八叔也不例外，雖然，撞倒白雲裳的人是他，抽刀砍掉簡昆人頭的也是他。

但他還是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 × ×

遊艇仍在行駛中，但它的主人却是身首異處。

沒有人出聲。

只有巢八叔忽然哭了起來。

他頹然地望着簡昆的無頭屍體，淚流滿面地說：「是我錯了，是我錯了，你不是兇手，你沒有背叛老大！」

貝莉是胆大包天的女郎，但這種恐怖駭人的場面，她還是第一次遇上。

本來，她對簡昆的印象，是極其惡劣的，尤其是當她看見他穿着日本道袍，頭上紮着布巾的時候，她就想起了電影裏的大漢奸。

但這時候，她明白了。

簡昆其實一早已說明：「我是中國人，但現在要進行日本武士道式的切腹！」

現在，每個人都明白了，但這時候誰也無法可以制止這種既激壯，又愚蠢的自

殺行爲。

狄浪沒有哭，但他也和巢八叔同樣難過。

他本是優秀的警務人員，但却只能目睹慘案發生，而未能及時制止。

他的心情，就像是消防員眼巴巴看着一個人被困在火焰中活活燒死，而未能把他救離險境一樣沉痛。

遊艇又再駛回碼頭了。

碼頭上仍然有不少市民在納涼，甚至有兩個小孩，向站在甲板上的大鬍子潘達招手。

他們又怎會知道，這艘遊艇駛出去還沒有一小時，回來的時候，已發生了一件如此駭人聽聞的血案？

× × ×

這一天晚上，他們是在警局裏渡過的。巢八叔被警方扣押，他畢竟是把簡昆腦袋砍下來的人。

他沒有埋怨任何人，只是埋怨自己。

他也不是埋怨自己不該砍那一刀，而是埋怨自己寬枉了簡昆。

但這時候才後悔，已太遲了。

他是否會被判罪？一時之間倒是誰都說不上來。

爆炸主兇自殺墳前

第二天早上，白雲裳沖好一壺咖啡，手裏捧着一疊報章，一面看，一面嘆氣。

貝莉忽然走了過來，也嘆息着，說：「唉，眞是人生如朝露，爲甚麼他會是一個這麼愚蠢的人？」

白雲裳嘆道：「也許，他是看得日本電影太多了。」

貝莉道：「也許他是小說迷，喜歡看三島由紀夫的小說。」

白雲裳喝了一杯咖啡，忽然說：「妳不是一直認爲，昇降機爆炸案跟司徒河和葉天海是大有關係的嗎？」

貝莉聳了聳肩：「本來我是這麼想的，但現在看來，他們又似乎只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角色。」

白雲裳道：「那個在三樓搶着要進入昇降機的人，似乎也並不值得懷疑。」

貝莉道：「妳是在懷疑那女死者？」

白雲裳點點頭：「是的，但目前來說，我只能說是懷疑，但却沒有任何更進一步可供證明的資料。」

貝莉道：「妳有甚麼好主意？」

白雲裳道：「從女死者方面着手。」

貝莉一呆，道：「她已死了，怎樣着手去查？」

白雲裳道：「儘量找尋她生前最接近的人。」

貝莉苦笑道：「但我們現在却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白雲裳道：「這事狄浪自會辦妥。」

貝莉道：「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白雲裳搖搖頭，道：「不是現在，是今晚。」

貝莉道：「我們現在又該做甚麼事情才對？」

白雲裳道：「到酒店好好睡一覺。」

貝莉一楞，白雲裳又笑着說：「家裏太亂，連腦筋也給弄亂了，我們已整晚沒有睡覺，總不成好的不學，却去犯上了狄浪的老毛病。」

貝莉也笑了起來，道：「不錯，我們已累够了，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睡個够本爲止！」

× × ×

下午五點三十分，貝莉在碧洋灣酒店的中菜部吃薑葱焗蟹。

白雲裳在剝吃白灼蝦，這都是她們最喜歡吃的海鮮。

等到狄浪趕到的時候，滿桌都是蟹壳蝦壳。

「兩位是大快朶頤了，我吃甚麼？」

「貓麵！」貝莉吃吃一笑，「誰叫你不準時，來遲了四十分鐘？」

狄浪嘆息一聲，道：「這裏是碧洋灣，距離市區二十哩，加上這時候郊區道路，例必塞車，我……」

「不必你我他啦，」貝莉捉狹地一笑，「雲裳姐知道你是龍蝦大王，已親自揀了五斤十二兩，你自己慢慢享受好了。」

這時候，侍者已把龍蝦端了過來。

「嘩，好大碟！」狄浪滿意地笑，「幸好來早一步，否則只好吃龍蝦壳啦。」

只吃龍蝦，當然不飽。

但再加上烤乳鴿、葡汁焗四蔬和蟹黃翅，那就差不多了。

在甜品生果奉上時，白雲裳忽然望着狄浪的眼睛：「你今天好像睡眠充足。」

「是彭警司命令我睡覺的。」狄浪得意洋洋地說。

「那麼，你睡了多久？」

「太久了，整整三小時。」

對於狄浪來說，三小時的睡眠，似已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貝莉笑笑說：「我若每天睡三小時，一定可以減肥成功。」

「減肥？減甚麼肥？妳肥在哪裏？」狄浪盯着她。

「比標準的磅數重了三磅！」

「甚麼叫最標準的磅數？」狄浪嘿嘿一笑，「天時暑熱，若吃幾磅西瓜豈非也會使體重變得不標準了？」

「爲了保持身段窈窕，吃喝要講究，吃得太多了，就會發胖。」

「對了，我已查過，戚翠娥的體重，在五年之內，最少增加了五十磅。」狄浪忽然說。

貝莉「呸」的一聲：「你在發甚麼神經？戚翠娥是甚麼人？」

白雲裳却已醒悟，道：「是那個女死者嗎？」

狄浪點點頭，道：「不錯，她似乎是要把自己的形狀和容貌完全改變過來。」

白雲裳陡地長長的吸了口氣，道：「那是爲了甚麼？」

狄浪道：「這可不知道。」

白雲裳道：「她丈夫叫甚麼名字？」

「范中村。」

「夫婦兩人感情如何？」

「那可不得而知了。」

「她這幾年來最接近的人是誰？」

「韓五嫂。」

「韓五嫂又是個甚麼人？」

「是戚翠娥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知己朋友，她的丈夫是海員，經常逾載不歸，是以她們共同居住在一間大概六百方呎的樓宇內。」狄浪說：「戚翠娥被炸身亡，也是韓五嫂前往殮房辨認遺體的。」

白雲裳神情凝重，說道：「也許我的看法會錯，但我認爲，戚翠娥的一切，是值得我們花時間去徹底瞭解的。」

狄浪說：「我也認爲戚翠娥的行動，十分怪異，妳的意見，我完全贊同。」

貝莉道：「既然這樣，我們現在就去找韓五嫂好不好？」

白雲裳道：「別太着急，這種事，要慢慢來，我認爲，今天晚上，我們還可以享受一下這裏優美的風光，明天一早才着手還不算遲。」

貝莉聳聳肩，嘆道：「就只怕太慢了，甚麼事情都查不出來。」

白雲裳微笑道：「妳怕韓五嫂會飛上了太空嗎？與其貿然行事，倒不如舒暢一下身心，今天晚上再想清楚細節，然後才把計劃付諸實行。」

貝莉嘆道：「想不到妳是越來越老謀深算了，佩服！佩服！」

這一天晚上，他們玩得很愉快，但等到夜深人靜後，白雲裳又在把案情詳細研究，和加以愼密的推測。

狄浪是大忙人，他在九點五十分就跟白雲裳分手，回到警局裏去。

× × ×

又天亮了。

韓五嫂有晨運和喝早茶的習慣，這一天也不例外，天還沒亮她就在公園裏，天色亮了不久，她已在一間茶樓裏喝茶，吃早點。

貝莉想了想，不禁點頭不迭：「對！這的確是好辦法。」

× × ×

下午五點二十分，天帝廟外的橫街上，十分熱鬧。

這裏不但香火旺盛，而且還有「劈劈拍拍」之聲，「大罵衰人」之語。

甚麼事？打架嗎？

打是打了，但却不能算是打架，而是有幾個老婦人，在這裏「打小人」。

「打小人」這種風俗習慣從何而來，已難稽考，但不少善男信女，都認爲這是很有效的。

這時候韓五嫂也在這裏「打小人」。

她打得很起勁，用鞋子不斷敲打着一個紙小人，她一面打，一面罵：「死老尤！衰老尤！打死你個死鬼尤萬富！打到你死落十八層地獄！打到你死後重要一仆一碌……」

她不斷的在打罵，而且打罵的對象是已經被炸身亡的尤萬富！

× × ×

翌日，差不多又是這個時候，韓五嫂又來了。

她又要再打小人，再罵尤萬富。

但她還未曾「開工」，就已聽見有人在打罵着一個小紙人，口中不斷的說：「打死尤萬富，打到你永不超生，死人尤萬富……」

那是一個看來大概四十多歲的婦人。

韓五嫂大感奇怪，心想：「怎麼又有人要打尤萬富這個死鬼小人？」

但她是個頭腦簡單的婦人，只是想了一想，就不再想下去。

唯一不同的，就是她少了一個伴兒。從前，戚翠娥總會陪着她，除了有雷暴警告，或者是風球高懸外，這兩人每天清晨的生活習慣，可以說是從來沒有改變過。

但現在，戚翠娥已不再可以陪伴韓五嫂了。

想起了「娥嫂」，韓五嫂連茶都喝不下去，只是捧着杯子在發呆。

貝莉就在這時候藉故親近她。

由於白雲裳親近池六叔「成績斐然」，貝莉這一次也要顯顯本領，要在韓五嫂的身上知道更多關於戚翠娥的秘密。

可是，韓五嫂根本就不理睬貝莉，甚至面露憎惡之色。

貝莉告訴她，自己是個女記者……

但韓五嫂最怕的就是記者問長問短，不等貝莉發問，就已匆匆離去。

貝莉碰了這個釘子，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讓自己鑽了進去。

她對白雲裳說：「她是個老古董，不近人情，極難對付！」

白雲裳笑笑，沒有答腔。

貝莉急了起來，道：「雲裳姐，妳說，該怎樣對付這種人？」

白雲裳這才嘆了口氣，道：「事情已給妳弄僵了，急也急不來，照我看，要對付這種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暫時不去對付她。」

貝莉一呆，道：「這是甚麼意思？」

白雲裳道：「我們不對付她，可以跟踪着她，看看她有甚麼弱點，然後才再想辦法，保證萬無一失！」

其實，尤萬富已經死了，但她却連死人也不放過，照罵可也，照打如儀，也可算是「仇深如海」了。

初時，是韓五嫂用奇怪的眼光瞧着那婦人，但等到韓五嫂也在打罵尤萬富之際，那婦人却用同樣詫異的眼光看着她了。

「這位大嬸，對不起，我想問……妳是不是在打罵尤萬富？」

韓五嫂把鞋子用力地敲打紙人，道：「妳說對了，尤萬富是個該死的東西，不打他不罵他，心中一口窩氣怎消得了？」

「天下間同名同姓的人不少，我在打罵的小人也叫尤萬富，就是幾天前給炸彈炸死的那一個……」

「對極了，我要打的小人也就是他，雖然他死了，我還是要打衰他，把他打得永不超生！」韓五嫂氣得憤憤的說。

「唷，怎麼會這麼巧？我姓歐，人人都叫我歐大嬸。」

「我是韓五嫂，我們眞正不打不相識，」韓五嫂笑了笑說：「別誤會，我們可不是用打架而相識，打小人也是打呀！」

歐大嬸看着她，說：「妳打尤萬富這個死人，好像比我還落力得多，他連人都死了，妳爲甚麼還這麼恨他？」

韓五嫂哼一聲：「他是個害人精，混世魔王，嗯，歐大嬸，妳又爲甚麼這樣恨他？」

歐大嬸咳嗽兩聲，忽然壓低了嗓子，

才說：「這種事，說出來眞是有辱門楣了，這裏人多，不方便談話。」

韓五嫂忙道：「到我家裏坐，我們慢慢的談。」

歐大嫂皺了皺眉：「不好意思罷，打擾妳啦。」

「不怕！不怕！就只怕妳不肯賞臉。」韓五嫂說道：「我家裏就只有我一個人，唉，本來不是的，但現在……」說到這裏，悲從中來，掉下了幾粒眼淚。

歐大嬸連忙拿出一條手帕爲她抹乾眼淚：「別傷心了，我們回家好好的談。」

韓五嫂說：「妳眞是個好人，怎會遇上尤萬富這種害人精？」

歐大嬸陪着她一面走，一面說：「我已快五十歲啦，尤萬富怎會對我怎樣，他是汚辱了我的女兒……」

韓五嫂悻然道：「這人貪財好色，眞是死得不冤枉！」

兩人邊談邊走，不久已來到了韓五嫂的家。

韓五嫂的家也就是戚翠娥的家，只見屋子裏燃着香火，兩根白蠟燭已燒掉了一大半，廳中供奉着戚翠娥的靈位。

歐大嬸恭恭敬敬的在戚翠娥靈前鞠了三個躬，奉上了三支香，然後才對韓五嫂說：「她是妳的甚麼人？」

韓五嫂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們自幼一起長大，是青梅竹馬的好姐妹，幾十年了，我們從來沒有吵罵過一次，她是個好人，但却給炸彈炸死了。」

歐大嬸道：「她叫甚麼名字？」

韓五嫂道：「她姓戚，叫翠娥，早年嫁了人，本來環境是比我强勝千百倍的，可是，好景不常，她的丈夫忽然給人害死了。」

「給人害死？」歐大嬸吃了一驚：「那豈不是謀殺嗎？」

「對了，是謀殺！」韓五嫂咬牙道：「但兇手的手段，十分高明，我們明明知道，她丈夫老范是給人謀殺而死的，但警方查來查去，還是斷定，她丈夫范中村是死於交通意外！」

歐大嬸「啊呀」一聲叫了起來：「這還有王法嗎？」

韓五嫂道：「世事本來就是這樣，好人死得早，壞人嘛，升官發財，平步青雲，還要兒孫滿堂，一家富貴！」

歐大嬸面上也露出了激憤之色：「妳說得不錯，就像那該死的尤萬富……」

「正是那該死的尤萬富！」韓五嫂冷冷的說：「范中村就是給這可惡的傢伙害死的！」

歐大嬸又吃了一驚：「又是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爲甚麼要謀害范中村？」

韓五嫂望着戚翠娥的遺照，怔怔的看了很久才說：「范中村和尤萬富本是同鄉，兩人都是很能幹的，唉，老范和娥姑若還活着，這些話我是不該說的，但現在，說了也無妨……」

歐大嬸道：「妳慢慢說，我在聽。」

韓五嫂道：「十幾年前，范尤兩人聯手合作，發誓要成爲鉅富。」

歐大嬸道：「他們合作甚麼生意？」

韓五嫂道：「他們表面上每人都有正當的生意，但實際上，暗中却幹着種種不法的勾當。」

歐大嬸道：「是甚麼勾當？」

韓五嫂道：「爆竊，出老千騙人，甚至印製僞鈔。」

歐大嬸道：「那眞是太豈有此理。」

韓五嫂道：「范中村雖然也很不對，但其實大多數主意，都是尤萬富想出來的，老范爲人生性比較隨便，老是給尤萬富牽着鼻子走，這是他的最大缺點。」

歐大嬸道：「就算這樣，尤萬富也不必殺害范中村呀。」

韓五嫂道：「兩人合作時間長久了，就漸漸發生衝突，原因是范中村不滿意尤萬富的手段太毒辣，處處不留餘地。」

歐大嬸道：「那眞可怕，就是這樣，引起了尤萬富的殺機？」

韓五嫂道：「不錯，尤萬富看出范中村已有異心，想擺脫他自立門戶，一怒之下，就派人幹了老范，那一宗交通意外，佈置得天衣無縫，連警方也查不出，這竟然是謀殺案。」

歐大嬸道：「連警方也查不出來的事，妳們又怎會知道？」

韓五嫂道：「娥姑自有她的一套，她畢竟也是個江湖兒女，有甚麼事情可以瞞得過她？」

歐大嬸道：「她是范中村的妻子，她查出了眞相，尤萬富會放過她嗎？」

「當然不會，」韓五嫂道：「尤萬富知道娥姑也是個很厲害的女人，自然不會對她手下留情，但娥姑很乖巧，不等尤萬富的殺手找上門，已先溜掉了。」

「她去了甚麼地方？」

「還在本市，但她隱藏得十分秘密，尤萬富怎樣也找不着她。」

「後來怎樣？」

「後來，她就和我住在一起，她花了不少錢，把自己的容貌改變了，而且不斷的吃喝，雖然每天早上陪我晨運，但身體還是一天一天的胖起來，現在，她已和十二年前完全判若兩人，不要說是尤萬富，就算是范中村復活，也一定不會認得出她就是他的妻子。」

韓五嫂說到這裏，又嘆息一聲，道：「現在，他倆都安息啦，尤萬富也死了，甚麼恩恩怨怨，都已盡付流水，唉，人生如夢，眞是一點也不錯的。」

歐大嬸道：「尤萬富怎麼會和娥姑一起在那昇降機裏？」

韓五嫂搖搖頭，道：「這個我可不知道，那昇降機忽然爆炸，說不定就是范中村的鬼魂，要向尤萬富索命！」

歐大嬸道：「不，我看，這一定是有計劃的。」

韓五嫂道：「計劃，誰的計劃？」

歐大嬸道：「會不會是娥姑？」

「娥姑？」

「不錯，她要爲丈夫報仇嘛！」

「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她很痛恨尤萬富，常對我說：『總有一天，我會跟這惡賊拚了！』」韓五嫂茫然地說道：「眞可怕，她會這樣做嗎？」

歐大嬸道：「除了她自己之外，恐怕就沒有人知道了。」

「不！她若眞的要殺尤萬富，最少會跟一個人商量。」

「這人是誰？」歐大嬸連忙追問。

韓五嫂忽然沉默下來，沒再說下去。

「五嫂，這是很重要的，那爆炸案死了這許多人……」歐大嬸說到這裏，突然也住口，好像發現自己說錯了話似的。

韓五嫂望着她，沉聲說道：「妳是警方派來的？」

歐大嬸搖搖頭。

「不是警方，是我自己想知道這件事的眞相。」

「妳是誰？妳的臉好像曾經化裝……」韓五嫂的面色漸漸變了。

歐大嬸吁了口氣，說道：「對不起，是我不對，用這種方法來欺騙妳，其實我只有二十多歲，姓白，叫白雲裳，我不是甚麼歐大嬸，但却叫『海鷗』。」

「海鷗白雲裳？」

「是的。」

「我聽過妳的名字，是娥姑生前對我說的，她還向我說過不少有關妳的事跡，妳是個很勇敢的女人。」

「過獎了，其實我只是個普通人而已。」白雲裳謙遜地說。

「妳不要再問下去了，娥姑已死，那昇降機怎樣會爆炸，我也全不知情。」

「但我必須知道，娥姑若要殺尤萬富，會跟甚麼人商量。」

「這又何苦由來？人都已死了，就讓活着的人少點麻煩罷。」韓五嫂堅不肯說。白雲裳無奈，只好告辭。

× × ×

翌日上午，韓五嫂來到了戚翠娥的墳前拜祭。

她很悲傷，伏在墳前痛哭。

忽然間，一條長長的影子投射到墓碑上，一個人神情呆滯地，把一束鮮花放在碑前。

那是一個穿着黑色西裝，結上蝴蝶結的中年人。

「范北島！」韓五嫂望着他，失聲說道：「你怎可以來這裏？」

范北島沉聲道：「我爲甚麼不能來？她是我的大嫂，她死了，我不來看她，誰來看她？」

韓五嫂忽然踢了他一脚：「你快離開這裏，警方可能已有人在附近埋伏着。」

這范北島原來竟是范中村的弟弟。

他冷冷一笑：「他們若要抓我，就由得他們抓好了，我不怕！」

「不愧是條好漢子。」背後忽然有人在喝采。

范北島猛然回頭。

他看見了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

男的高大英俊，女的美麗大方，但兩人此刻的神情，都是同樣嚴肅。

「我是狄浪探長。」男的示出了一張證件，說：「我現在要拘捕你！」

韓五嫂尖叫起來：「他是好人，他沒有犯罪，你爲甚麼要拘捕他？」

狄浪神情肅穆，沉聲說道：「他自己會知道。」

范北島倏地發出一陣狂笑：「狄探長威名遠播，范某早已知道的了，不錯，你今天總算是找對了門路，炸彈是我放的，楊天生也是由我賄賂，然後又給我殺掉滅口的。」

韓五嫂怪叫起來：「北島你瘋了？」

「我沒有瘋！我說的都是事實！」范北島哈哈大笑，道：「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大嫂這十二年來的心願，是要親眼看見尤萬富死，她要跟尤萬富同歸於盡，爲大哥報仇，現在，她是得償所願了，但也死了，我爲甚麼一定要偷生於人世！」

狄浪臉上陡地湧現出一股怒意：「你們要報仇，只管找尤萬富，爲甚麼要濫殺無辜？」

范北島道：「除了用這種方法，又怎能一下子就把尤萬富和司徒河都一併炸成粉碎？」

狄浪眼神一變：「你要殺司徒河？」

范北島嘿嘿一笑，說道：「當年大哥被謀殺，是司徒河在從旁推波助瀾的，他要勾結尤萬富，但大哥却極力排斥，結果，他開罪了司徒河，也惹起了尤萬富的殺機！」

狄浪道：「所以，這兩人都是你和戚翠娥要報復的對象？」

范北島道：「這又有甚麼不對？剝人頭者，人亦剝其頭！」

狄浪道：「你怎知道他們會在那幢大廈出現？」

范北島道：「司徒河要在美國發展業務，把一幢豪華樓宇賣給了尤萬富，他們是必須要到律師樓辦理手續的。」

狄浪道：「所以，你們就預先在他們會到的律師樓大廈裏安裝炸彈？」

范北島道：「這是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狄浪道：「戚翠娥可是早已在律師樓等待着尤萬富和司徒河兩人？」

范北島道：「這還用說嗎？那操縱炸彈的搖控器，也就在她的掌握中，當炸彈爆炸前，她一定會對尤萬富和司徒河兩人說：『我就是范中村的遺孀，你們現在馬上就要粉身碎骨了！』」

狄浪道：「對於司徒河和尤萬富的行踪，你怎能瞭如指掌？」

范北島嘿嘿一笑：「這是財可通神，我們不但花錢，也利用安聲堂最大的弱點使司徒河的行藏在我們眼中無所遁形。」

狄浪身邊的女郎突然問道：「是葉天海？」

她是白雲裳，她在這裏已站立了很久，現在才第一次開口。

范北島哈哈笑道：「是白小姐嗎？」

「不錯，我就是白雲裳。」

「妳果然是個很聰明的女人，范某很佩服！不錯，我們是在利用葉天海，他這人既貪財，也野心勃勃，早就想司徒河一命嗚呼，然後取其位而代之，他知道我們要殺司徒河，就處處協助我們，以爲我們爲他打江山！」

「他協助了你們，但却不知道，竟然會有一顆炸彈，同時把戚翠娥、司徒河、尤萬富和他自己，一齊炸個同歸於盡。」白雲裳神情嚴肅地說。

范北島一切都直認不諱：「不錯，這就是我們的復仇大計！够壯烈罷？」

狄浪冷冷道：「的確够壯烈了，尤其是那些無辜者，眞是人人死不瞑目。」

范北島道：「這只好怪他們運氣太壞，在這時候進入昇降機裏。」

狄浪怒道：「你們簡直是冷血兇手，全無半點人性！」

范北島道：「誰說我們沒人性？我們有夫婦之情，手足之義，我們是替社會除害！」

「瘋子！瘋子！」狄浪怒不可遏：「無論怎樣，你們的行爲是無可饒恕的！」

范北島說道：「你現在不是要拘捕我嗎？」

狄浪道：「這個自然。」

范北島道：「不必了，反正我現在已沒有活下去的打算。」

狄浪搖搖頭，道：「不，你現在必須活着，你要接受法律的裁判。」

他拿出了一副手銬，大步向范北島走了過去。

范北島却突然一聲猛喝，身形急速向後倒退。

狄浪大喝道：「你是跑不掉的……」

話猶未了，他的臉色忽然變得一片蒼白。

范北島並不是逃跑，而是用盡全身氣力，一頭撞向戚翠娥的墓碑上。

韓五嫂尖叫起來，接着兩眼一翻，立時便昏倒過去。

白雲裳急扶着她。

狄浪也扶起了范北島：「你怎麼笨得這麼可以，竟然一錯再錯？」

范北島沒有回答。他的額角在大量流血，呼吸却已在瞬息間完全中絕。

他這一撞之力眞厲害，果然是立下決心自盡身亡的。

狄浪傻住了。

他已抓着了兇手，但那又有甚麼用？炸彈已害死了不少人，而這兇手也同時死在墳前。

他忽然一聲浩嘆，對白雲裳說：「仇恨太可怕了，它可以毀滅一切！」

白雲裳也幽幽的嘆息一聲：「仇恨之所以可怕，是因爲它最先毀滅的，就是人類的理智。」

天際陽光漸更燦爛，墳場中却仍然是一片死寂的世界。

賀爵士的女婿

駭人聽聞的爆炸案，元凶已畏罪自戕身亡。

這是轟動全市的頭條新聞，但白雲裳却連報章也不看一眼。她不願再提這件事，甚至不願再想起它。

這一樁慘案，自始至終，她彷彿都親身經歷其中，就只差在沒有和貝莉一起在昇降機裏陪葬而已。

從昇降機爆炸那一刹那間開始，直至范北島一頭撞死爲止，其間的過程，都是那麼令人震慄，令人難以想像。

楊天生被殺滅口，簡昆切腹以求清白，放置炸彈的兇手血洒墳場，這一切一切，都是觸目驚心，恐怖而殘酷的。

現在白雲裳甚麼都不想，只想尋求「寧靜」二字。

她沒有回家。

她的家還是亂七八糟的，她不想置身其間，暫時也沒有情緒來修理、執拾。

她只是帶着一些很簡單的旅行用品，和貝莉來到了郊區近海的一座別墅裏，靜靜的渡過一天。

這座別墅是屬於貝莉的朋友的。

他就是唐倫。

唐倫沒有來，不是他不想來，而是貝莉不讓他在這別墅裏。

別墅是唐倫的，他是這裏的主人，但貝莉警告他不要騷擾她和白雲裳，他就眞的不敢來了。

白雲裳在沙灘上游泳，又在樹蔭下繪畫，晚上夜靜無人，她輕輕地彈奏鋼琴。

一切都是那麼完美，那麼寧靜。

第二天，白雲裳的心情好多了，一早就親自下厨，煮了兩份早餐。

但等到她煮好之後，就發覺兩份早餐是太少了。

狄浪已在別墅外的小涼亭下等着她。

× × ×

精美的早餐已擺在狄浪面前。

「你先吃，我再去煮一份。」她是柔和的、體貼入微的。

但狄浪却搖搖頭，道：「不必了。」

「你在外面已吃了早餐？」

「沒有。」

「不餓嗎？」

「是心緒不寧，不想吃。」

白雲裳笑了笑：「甚麼事，又在鬧孩子脾氣了？」

狄浪皺着眉，嘆了一聲：「凌晨兩點左右，發生了一宗兇殺案。」

白雲裳一怔，也嘆了口氣。

她來到這裏，就是想離開那些充滿血腥的新聞。

但才大清早，狄浪帶來的又是這種可怕的消息。

但她沒有怪狄浪，她知道，狄浪雖然在警界裏幹了好幾年，而且也破獲了不少兇案，但他最不想遇上的案件，仍然是兇殺案。

他並不是害怕，而是憎厭。

也正因爲憎厭兇殺案，每遇命案，他必然全力以赴，而在破案之前，情緒總是很不穩定的。

白雲裳瞭解他。

所以，她沒有怪責狄浪，反而要盡力讓他不再感到煩惱。

「死者是甚麼人？」

「一個曾經被警方視爲獨行大盜的刼匪，他叫駱烈。」

「兇手可知道是甚麼人？」

「駱烈被硬物擊傷頭部，昏迷不醒，被送進醫院後，不到兩個小時就斷氣了，但他臨死前却突然清醒了幾分鐘，他不斷的說着一個人的名字。」

白雲裳道：「他說的名字是誰？」

狄浪道：「戚鷹。」

「戚鷹？那是甚麼人？」

「是戚翠娥的弟弟！」狄浪沉聲說道：「這件兇案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兇案現場，我們發現了一隻已開始腐爛的人耳。」

白雲裳陡地一呆：「駱烈難道就是在停車場搶走小皮袋的蒙面人？」

狄浪嘆息一聲，道：「只可惜他已死了，除了戚鷹這兩個字之外，我們再也無法在他的口中知道更詳細的資料。」

白雲裳道：「但我們已知道，兇手極可能就是戚鷹，而那小皮袋裏的木頭人，恐怕也已落在了他的手中。」

狄浪道：「戚翠娥和范北島已先後斃命，但却還有這戚鷹，只是，他在整件事情裏，到底扮演甚麼角色？」

白雲裳道：「對於戚鷹這個人，你知道的事有多少？有沒有他的照片？」

狄浪點點頭，道：「在戚翠娥遇害後，我們在她的住所裏，發現了一個暗格，在暗格之中，有着戚鷹的照片。」

說着，把一張照片拿了出來。

在照片中的人，看來相當健碩，他的眉毛很濃，鼻子如鷹，雖然在拍照的時候面露笑容，但仍然掩蓋不住眉宇間那股驃悍之色。

白雲裳拿着這張照片看了半晌，才吸了口氣，說道：「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人找出來，最少，我們必需知道，那隻人耳是屬於誰的，同時，我們更加必須把這人救出來！」

狄浪道：「妳是認爲，這個被割掉耳朵的人，仍然被歹徒羈留着？」

白雲裳苦笑了一下，道：「這已是最樂觀的想法，倘若事情更糟一點，那麼，這人可能已經遭遇到了毒手。」

狄浪道：「只可惜那天在摩天停車場裏，那小皮袋給蒙面人搶走了，否則小皮袋裏裝着的物事，也許可解答這啞謎。」

這時候，貝莉忽然在背後大聲說道：「不管怎樣，我們不能老是歇在這裏享清福，先把戚鷹抓出來，然後再說！」

狄浪微微一笑，道：「妳有甚麼好計劃，可以把戚鷹抓出來？」

貝莉道：「要找戚鷹，先要知道駱烈和他有甚麼關係，戚鷹何以要殺了他！」

她說完之後，就左望望白雲裳，右望望狄浪，臉上的表情就像個在課室裏發表議論的學生，在議論發表完畢後，再看着老師們的反應怎樣。

結果，反應很好，白雲裳和狄浪都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

貝莉高興地說道：「既然大家都同意了，我們就該坐言起行！」

白雲裳笑了笑，道：「在離開這裏之前，妳必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貝莉道：「把厨房清潔妥當？」

白雲裳道：「妳答對了。」

貝莉却搖頭不迭，道：「這種事何必由本小姐親自動手？撥個電話給唐倫，他自有分寸！」

白雲裳嘆了口氣，瞪着眼望着貝莉：「像妳這種德性，將來能不能嫁得出去，實在是大有疑問。」

貝莉哈哈一笑，道：「我是嫁不出去的了，所以，就算妳將來結婚，我也一定跟着妳賴着不走！」

狄浪哼一聲，忽然拔出了手鎗，作勢向貝莉一指：「妳敢賴着不走，我就轟掉妳的鼻子！」

貝莉沒有生氣，却望着白雲裳吃吃地在笑。

白雲裳橫了狄浪一眼：「誰說過要嫁給你？眞是不知害臊！」

狄浪聳肩一笑，道：「妳不嫁給我，那也沒有問題，只要妳一輩子不嫁人就行了。」

貝莉尖起鼻子冷笑一聲：「好自私的男人，要不得！要不得！」

狄浪咧嘴一笑，但他笑不了多久，神情又已沉重起來。

× × ×

在郊區西北一條小村的橫巷裏，有一座已相當古舊的平房。

這房子不但古舊，而且已開始破爛，屋頂上的瓦片東歪西缺，大門甚至已經要霉得穿出十幾個破洞來。

這是姓武的住宅，主人武獨夫，是個已經退休的老教頭。

在八年抗戰裏，他打了五年仗，在槍林彈雨中屢次險死還生，戰後曾做過大生意，但最後却給一個女人騙得血本無歸，只好在街頭賣武爲生。

他是有眞功夫的高手，過了幾年走江湖的生涯，就設武館授徒爲生，生活總算慢慢安定下來。

他有四個兒子，現在都已長大成人，孫兒也有八個，但他却寧願在這古老的舊屋裏，過着清淡樸素的生活。

武獨夫並不窮，在銀行的戶口有好幾十萬塊，但他並不打算讓自己的生活過得舒服些，他認爲，越簡單的生活，對自己就越是適合。

一個兒孫滿堂，弟子逾千的武學大師，居然甘願躲在這種地方裏渡過餘年，也未嘗不是一件奇事。

就在這一天的下午，武宅門外，忽來一位不速之客。

武獨夫打開了門，就看見了一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

「閣下是誰？」武獨夫瞧着他。

「武師傅。」

「哦！我就是武獨夫，請問先生高姓大名？」

「狄浪。」

「狄浪？我們似乎素未謀面，未知有何見教？」

「你還記得駱烈嗎？」

「駱烈？」武獨夫用一種奇特的眼光望着狄浪，「你認識他？」

狄浪道：「我不認識他，但我却見過他。」

武獨夫盯着狄浪：「他怎樣了？」

狄浪道：「死了。」

「甚麼？駱烈死了，」武獨夫的神情一陣震動，「他怎麼會死的？」

狄浪道：「給人謀殺。」

武獨夫呆了很久，才長長的嘆了口氣：「喜歡惹事生非的人，果然會招來殺身之禍。」

狄浪道：「你是駱烈的師父？」

武獨夫道：「我的弟子多如天上之星，而他却是最不聽話的一個。」

狄浪道：「你很討厭他？」

「那又不是，」武獨夫搖搖頭：「聽話的弟子，我未必喜歡，不聽話的弟子，往往却反而很討人歡喜。」

狄浪道：「我想知道，駱烈平時和甚麼人來往得最密切。」

武獨夫「呵呵」一聲笑了起來：「我怎麼知道？」

狄浪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武獨夫沉吟了一會，道：「你何不去找他的老婆？」

狄浪一怔，「駱烈已婚？」

武獨夫一瞪眼睛，道：「何止已婚，兒女都有啦。」

狄浪暗暗奇怪，他對駱烈的底細已調查過一番，但却從未知道，駱烈原來已婚，而且已爲人父。

武獨夫忽然嘆了口氣，又道：「是，這個妻子，是沒有經過正式註册成親的，外面的人，知之者甚少甚少。」

狄浪這才恍然。

「她叫甚麼名字？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她！」

武獨夫道：「她住在甚麼地方？我可不知道。」

狄浪道：「她的名字呢？」

武獨夫搖搖頭：「也不知道。」

狄浪不由一陣失望，他以爲可以找到一條綫索了，但一個沒有名字，也沒有住址的人，叫自己往哪裏去找？

「武師傅，你再想想。」

「想甚麼？根本就是不知道嘛。」武獨夫咕噥着，但接着又道：「他妻子的父親是誰，我倒知道。」

狄浪道：「請說。」

武獨夫道：「賀甘泉！」

「賀甘泉？是不是地產業鉅子賀爵士？」狄浪吃了一驚。

但他這句話中才間出口，就知道自己一定是會錯意了。

賀甘泉是億萬鉅富，他的女兒怎會和駱烈這種亡命之徒胡混在一起？

但武獨夫却居然點點頭，道：「就是那個賀爵士！」

狄浪呆住了，他幾乎以爲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武獨夫瞧着他，忽然「呵呵」一笑：「你一定以爲我這個老糊塗在胡說八道，你等一等，我給你證據。」

他立刻往房子裏走了一遭，出來的時候，手裏捧着一本又厚又笨重的相簿。

相簿已很殘舊，他把相簿一頁一頁的翻掀，終於找到了一張彩色的照片。

「瞧，這是五年前駱烈在這裏拍攝的照片，在他身旁的女人，就是賀甘泉的女兒。」武獨夫幾乎把相片遞到狄浪的鼻尖上。

狄浪看了一會，道：「這張照片能否給了我？」

武獨夫瞧着他，半晌才道：「你若有用處，拿去不妨。」

狄浪連聲多謝，武獨夫又嘆了口氣：「小駱本來是個很聰明的人，就是不肯學好，結果如此這般慘淡收場，眞是可悲，可嘆！可憐！」

× × ×

狄浪來到賀公館的時候，公館的大門正開敞着，一輛銀灰色的豪華轎車正駛了出來。

狄浪的目光銳利，一眼就已看見轎車後排座位上的人，就是這巨宅的主人賀甘泉。

他毫不猶疑，立刻就站在大門面前，把這輛轎車截停下來。

開車的是個穿着制服的汽車司機，他把車子停下來之後，立刻就打開車門，用一種極不友善的態度瞧着狄浪。

「甚麼人？」

「我是狄探長，想跟賀先生談幾句，」狄浪示出了證件。

「狄探長，發生了甚麼事？」那司機的臉色微微一變。

「對不起，這件事我只能跟賀先生談談。」

那司機回頭望了賀甘泉一眼，只聽得賀甘泉沉聲說道：「告訴他，我沒空，叫他滾開去。」

他比司機更不客氣。

有了主人壯胆，這汽車司機的態度更惡劣了，他呸喝着說：「不管你是誰，賀先生不想接見任何人。」

狄浪沒有生氣。

有財有勢的人，往往就是這副樣子。

狄浪擺了擺手，聳聳肩：「既然這樣，我不會勉强賀先生的，但這裏有一點東西，請你交給賀先生過目。」

說着，把一個信封遞給司機。

司機遲疑了半晌，狄浪又微笑着說：「你放心好了，這絕不會是藏着炸彈的死亡郵遞。」

司機冷冷一笑，這才接過信封。

「拿來！」賀甘泉的說話，往往都是命令式的。

司機把信封遞了過去，賀甘泉立刻就把信封拆開。

信封裏裝着的是一張照片。

看見這張照片，賀甘泉楞住了，兩隻手甚至有點發抖。

那司機望着他，正想說話，賀甘泉已然打開了車門，神情怪異地對狄浪說：「狄探長，我想，我們實在應該好好的談一談。」

那司機呆住了。

狄浪已望着他微微一笑，輕鬆地進入這輛豪華的轎車裏。

司機不敢再說甚麼。

「載我們到桑雅俱樂部，我要射箭！」賀甘泉說。

桑雅俱樂部是貴族化的俱樂部。

這裏佔地逾五萬平方呎，有泳池，高爾夫球場，練靶場，當然還有其他種種豪華的設備。

這裏的會員，可說全是非富則貴的人物。

賀甘泉是會員之一。

雖然他年紀已不輕了，但他喜歡射箭，這是年青人近年來趨之若鶩的運動。

嗖！

一箭命中紅心。

「好箭法！」狄浪輕輕鼓掌。

賀甘泉把弓箭交給他：「你也來試一試。」

狄浪搖搖頭：「我找你並不是爲了要射箭，我要射的紅心並不在這俱樂部。」

賀甘泉凝視着他：「你要射的紅心是甚麼？」

狄浪道：「駱烈死了，你不會不知道罷？」

賀甘泉哼的一聲：「這人是死是活，和我有甚麼關係。」

狄浪道：「他是你的女婿！」

「胡說！」賀甘泉臉色一寒，冷然道「我不承認，法律也不承認。」

狄浪道：「但無論怎樣，令嫒曾經和他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不算短淺的日子，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賀甘泉冷冷一笑，道：「我女兒年少無知，給他欺騙了，這種事，你爲甚麼偏還要向我這個老人提起？」

說到這裏，彎弓搭箭，「嗖」一聲响，第二箭沖天飛起，射得無影無踪。

狄浪聳着肩，道：「我知道，令嫒對駱烈的事，一定會知道不少。」

賀甘泉道：「他們已分開了兩年，關於駱烈的事情，她已甚麼都不知道，也不想再提起。」

狄浪道：「可是，她現在的兒女，他們身體裏流着的血，也就是駱烈的血。」

賀甘泉瞪大了眼睛，直望着狄浪：「你這樣追查，對自己有甚麼好處，對別人又有甚麼好處？駱烈已死了，誰都不可能令他復活，你又何必讓活着的人爲這件事而難過？」

「賀先生，這種觀點可不對！」狄浪沉聲地說道：「也許，我現在所做的事，對你對我對令嫒對駱烈都沒有好處，但最少，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遏止罪案的發生。」

賀甘泉冷笑一聲：「你是負責警民關係的？」

狄浪道：「我是負責把兇手抓上法庭讓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的人！」

賀甘泉沉默下來。過了很久很久，他才說：「我現在並不要求甚麼，只要求一件事。」

狄浪道：「請說，只要能力所及，我一定答允。」

賀甘泉道：「這對你來說，是易如反掌的事，我請求閣下別麻煩我的女兒，她已受够了，你又何苦把她再拖下水裏？」

「不！」狄浪道：「我一定要見一見令嫒。」

賀甘泉道：「你是以探長的身份來說這句說話？」

狄浪搖搖頭，道：「不，我若秉公辦理，今天來拜會閣下的，就絕不會只是我一個人！」

賀甘泉忽然仰天長嘆：「也罷，紙總包不住火，甚麼家醜不出外傳，都是自欺欺人的說話，看來我這張老臉，早就已經註定該擱在神枱上去！」

「令嫒芳名怎樣稱呼？」

「她叫麗碧。」

「住址呢？」

「大水灣南段二十二號！」

狄浪把這地址迅速地抄寫下，然後伸手向賀甘泉說：「謝謝你的合作。」

賀甘泉沒有跟他握手，却又再射了一箭。

這一箭又是一飛沖天，離靶萬丈。

戚鷹落網元兇就擒

麗碧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她曾經發誓要離開家財億萬的父親。

她說：「不自由，毋寧死。」

她又說：「我要遠離滿身銅臭的市儈商人。」

她有自己崇高的理想，就像是每一個追求美麗的藝術家。

她曾經得到了愛情，又得到了愛情的結晶品。

而現在，戀人不再理會她，甚至不再理會兩個兒女。

於是，麗碧所有的夢想，都已在空氣中幻滅，她只能變成一個平凡的小婦人。

幸而，她的「市儈父親」畢竟還沒有把她忘掉。

他給她買了一幢兩百多萬的房子，又每個月在她的銀行戶口裏存入兩萬塊。

她現在只能安安份份，做兩個小孩子的母親。

× × ×

向賀甘泉查出麗碧地址的是狄浪，但到訪大水灣南段二十二號的却是白雲裳。

貝莉也想一起去，但狄浪反對。

「現在不是去打架，人多反而碍事。」這就是他的理由。

貝莉自然抗議，但抗議無效，白雲裳也認爲在這情況下是不適宜讓她參與的。

麗碧瘦了，和五年前最少瘦了二十磅。本來女人經過生育後，通常都很容易胖起來的，但她却是例外，反而消瘦了不少，看來就像是在落後國家裏營養不足的婦女。

她的神情也很憔悴，好像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

但她仍然保持着很好的禮貌，來欵待白雲裳。

「對不起，」白雲裳說：「請恕我今天太冒昧，打擾了妳。」

「沒關係，」麗碧淡漠地一笑：「我曾經聽過妳的英勇事蹟，與其悶在家裏，倒不如聽聽妳有甚麼話要跟我說。」

白雲裳望着她，神情沉肅地道：「駱烈死了。」

麗碧的身子似乎一陣震蕩，但她撥了撥頭髮，立時便說：「我和他，早已沒有甚麼相干，他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我都不在乎！」

白雲裳暗暗的嘆了口氣。

她也是個女人，她明白女人的心情。

麗碧並不是眞的不在乎駱烈，而是駱烈早已令到她完全絕望。

若是換上貝莉，她可能會疏忽了一個問題。

麗碧是億萬富翁的女兒，駱烈若和她在一起，必將會得到金錢的利益，但駱烈却爲甚麼放棄了她？

當然，要提出這一類的問題，言語上的技巧是相當重要的，她不能太刺激麗碧的情緒。

她只好用比較含蓄的說話，來引帶出這一個疑點。

麗碧本是很聰明的女人，白雲裳只是旁敲側擊幾句，她就已明白對方的意思。

她幽幽的嘆了口氣，似乎在沉緬着昔日一段美麗的日子。說：「我知道，駱烈曾經眞心眞意的喜歡我，願意和我共同在一起生活，那時候，他需要的只是我這個人，而絕非因爲我是賀甘泉的女兒。」

白雲裳沒有打擾她，讓她慢慢地繼續講下去。

麗碧在拿起了一包香烟，把其中一支燃點着，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接着說：「我們不顧一切，在外面建立了一個二人世界，現在回想起來，那就像是一場夢，但這場夢好美，沒有任何事情能比它令我感到更愉快，更幸福。」

白雲裳仍然沉默着，但心裏却已在暗暗地嘆氣。

因爲她知道，這種愉快和幸福，並不能維持得太長久。

只聽得麗碧又繼續說：「我爲他生下了兩個孩子，是雙胞胎的，一男一女，我很高興，爲了兒女們將來的幸福設想，我催促他和我正式註册結婚，可是，他却拒絕了，而且逐漸對我冷淡下來。」

白雲裳皺了皺眉，道：「是他不喜歡孩子？」

麗碧搖了搖頭，說道：「這不是眞正的理由，原來他在外面，還有另外一個女人。」

「她是甚麼人？」

「她是個紅舞女，樣子很端莊秀麗，但兇起來的時候却像是一條吃了媚藥的母狗！」麗碧的聲音忽然充滿了怨毒之意。

白雲裳道：「她叫甚麼名字？」

「艾絲。」

「是她令到妳和駱烈之間產生不可彌補的裂痕？」

「是的。」麗碧咬着牙，忿然地說：「我眞想殺了她，但我的事，已令到父親很不愉快，若再鬧出人命，我的罪孽就更深重了。」

白雲裳點點頭，道：「暴力並不是解決任何問題的好方法，就算妳不理會父親，也不能放棄爲人之母的責任，妳若給關進牢裏，這對小寶貝又給誰來照料？」

麗碧長長的嘆息一聲：「再說，艾絲其實也是個可憐的女人，若不是她父親在股市暴瀉那一年破了產，欠下外債纍纍，她也不必披上舞衣，在慾海火坑裏浮沉煎熬着。」

白雲裳道：「就是爲了艾絲的介入，你和駱烈的感情就完全破裂了？」

麗碧道：「一個艾絲，已很足够。」

白雲裳道：「對於艾絲的事，妳知道多少？」

麗碧道：「她有個義兄，叫戚鷹。」

「戚鷹？」白雲裳雙眉陡地一揚。

「不錯，他是一個冷血殺手，道上傳言，幾年前蝙蝠別墅的一宗無頭命案，就是戚鷹的傑作。」

「戚鷹和駱烈也很熟悉嗎？」

「這一點，艾絲會比我清楚得多。」

「艾絲在甚麼地方上班？」

「曼舞舞廳。」

白雲裳吸了口氣，忙道：「我想現在該告辭了。」

麗碧撇了撇咀：「妳急着要見她？」

白雲裳點點頭，道：「倘若我沒有料錯，她是駱烈被殺一案的重要人物。」

麗碧呆了片刻，道：「妳認爲，她會是謀殺駱烈的兇手？」

白雲裳這次搖搖頭，道：「我現在不知道，只希望能儘早找到她。」

麗碧不再說話，打開了門，目送着白雲裳離去。

×　×　×

曼舞舞廳是一間格調較高尚的舞廳。

這次負責去找艾絲的，却又不是白雲裳，而是狄浪。

「但當他來到這舞廳的時候，大班告訴狄浪，艾絲沒有上班。

狄浪把大班拉到一旁，沉聲說：「我很想見她，能不能幫幫忙？」

大班面有難色，但當狄浪把一疊百元鈔票塞進他手裏的時候，他的態度立刻就改變過來。

他賠笑不迭，道：「艾絲雖然沒有上班，但我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她在哪裏？」

「金貓酒廊，就在這條街的背後。」

狄浪皺了皺眉，因爲他根本從未見過艾絲這個女人。

大班看見他在發呆，立刻說：「有甚麼事情可以讓我爲你效勞嗎？」

狄浪立刻又給了他一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道：「你能否陪我到金貓酒廊？」

大班沉吟了一會：「只要時間不太久，那是沒問題的。」

狄浪道：「只要幾分鐘就可以了。」

大班道：「那很容易，我陪你去走一遭。」

他立刻帶着狄浪來到金貓酒廊，狄浪沒有進去，只是叫大班把艾絲從酒廊裏帶出來。大班進入酒廊三分鐘後，就帶着一短頭髮大眼睛，衣着十分新潮的女郎走了出來。

大班對這女郎說：「艾絲，這位先生很想見妳。」

艾絲的臉很紅，而且脚步踉蹌不定，看來最少已有了七八分酒意。

她乜斜着眼，瞟着狄浪看了一會，對大班說：「他是不是小森美戴維斯？還是馬勒當拿？」

狄浪微微一笑，道：「我是個護花使者，只要妳高興，我可以陪妳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艾絲吃吃一笑：「我若去跳樓呢？你是不是也願意奉陪？」

狄浪瞧了大班一眼。

大班忙道：「這裏大概沒有我的事情了？」

狄浪笑了笑，說：「謝謝你，你可以回去了。」

艾絲却已纏了上來：「怎麼了？聽見跳樓這種事，就害怕啦？」

狄浪摟着她的腰，問：「妳喝了多少酒？」

艾絲說道：「不算多，還不够一瓶，呃——」

狄浪道：「能陪我吃飯嗎？」

艾絲道：「我可以陪任何人吃飯，甚至陪他上床，但目的都只有一個，那是爲了錢。」

狄浪道：「妳要多少？」

艾絲道：「你若只是個普通的白領職員，那麼你在我身上花錢，每個月只够花一次！」

狄浪道：「妳說對了，我只是個很普通的小職員，但我願意以一個月的薪金，來換取這一個美麗的晚上。」

說着，他給了她三千塊。

艾絲接過鈔票，笑了。

她的笑並不是代表高興，而是覺得酸苦。

「錢！錢！錢！錢！眞的是那麼重要嗎？」艾絲的手在顫抖。

她忽然把這些錢塞進狄浪的口袋裏，尖聲說：「放你媽的狗屁！你以爲有了錢就可以侮辱女人？這裏不是舞廳，我現在也許比聖女還更貞潔千萬倍！」

這些都是醉話，狄浪當然不會生氣。

但要對付一個喝醉了的女人，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的車子就在不遠，我們去兜兜風怎樣？」

「兜風有甚麼好玩？」

「那麼妳想玩甚麼？」

「男人。」

狄浪一呆：「甚麼男人？」

「當然像是你這麼漂亮的男人，」她忽然打開了手袋，把一大叠鈔票塞進狄浪的手裏：「我們可以做任何事，可以在床上儘情享受，但今天，我是主動，你是被動，你是男妓，懂不懂？」

狄浪聽得呆住了。

堂堂探長，今晚居然要變成男妓了，這眞不好玩。

他遲疑了半分鐘，才說：「不管怎樣，先上車子再說。」

「不，我要緩步跑，你現在必需聽從我的命令，跟着我跑！」

她說完之後，又再「呃」的一聲，然後眞的開始在街上奔跑起來。

她說是緩步跑，但跑得比兔子還快。

狄浪無可奈何，也只好跟着她在街上奔跑。

幸好艾絲雖然跑得快，持續力却並不長久，沒跑多遠，已力弱下來。

狄浪也減慢了速度，但就在這時候，背後居然也有人在奔跑着。

這人跑得甚至比他們剛才跑得更快。

狄浪忽然有種不祥的感覺，他陡地大喝：「艾絲，快躲開。」

他本想拉開她的，但他們之間的距離却有十二三呎，而在這霎眼間，自背後狂奔而來的人，已像一頭豹子般撲向艾絲。

狄浪又驚又怒，立刻拔出配槍，而且立刻向天鳴放一响，喝道：「停止！」

但那人又已遠離艾絲，繼續以飛快的速度向前奔跑出去，而艾絲却已倒下去。

兩個警員恰巧在現場附近，他們都是認識狄浪的。

狄浪連忙大聲道：「照顧這女人！」

他一面說，一面窮追不捨。

那是一個身型和他不相上下的男人。

但這人的腿很長，似乎跑得特別快。

由於這裏是市區繁鬧地點，行人不少，狄浪雖已拔槍在手，却不敢隨便放槍。

那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不斷往人叢中猛鑽，好讓狄浪投鼠忌器。

雖然狄浪不敢放槍，但兩人這樣追逐，也已撞跌了好幾個途人。

那人跑得眞快，但狄浪也不慢，兩人的距離終於漸漸縮短。

倏地，那人轉入了一條偏僻一點的橫街中。

狄浪才轉入巷中，突然一塊硬物迎面擊來，那是一塊有生銹釘子的破木板。

這塊破木板，本該是巷中的垃圾，但這時候却已成爲了一件厲害的武器。

狄浪若閃避不及，給這塊釘子木板迎面擊中，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幸而狄浪反應極快，及時偏身閃了開去。

那人不由分說，又已接着一刀刺向他的胸膛。

狄浪無須再閃避了，因爲他已被逼入死角中。他只好開槍。

「砰」然一聲，那人面上的表情忽然完全僵硬，手裏一鬆，利刀跌落在地上。

狄浪的臉色也在發白。因爲那人就是他想盡辦法要找尋的兇徒戚鷹！

×　×　×

戚鷹要殺人滅口，但最後却中槍倒了下去。雖然他還沒有立刻死掉，但情況却是十分危殆。

他腹部中彈，流了很多血。

他被送進醫院的特別羈留病房裏，由幾位醫生展開急救。

在救護車上，狄浪曾希望從戚鷹口中知道一些事情，但戚鷹甚麼也沒有說，後來還昏迷過去。

狄浪知道，案情還沒完全解決，但眞相到底如何，他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

他只好找白雲裳，問她有甚麼意見。

白雲裳搖頭道：「到了這種階段，沒有人會比你對這件案情知道得更多，除非是直接和這件事情有關係的歹徒。」

狄浪嘆了口氣，道：「可惜我那一槍把戚鷹傷害得太嚴重了，否則……」

「你怎能這樣埋怨自己？」貝莉急忙爲他分辯：「你純粹是自衞殺人，他不死，你就沒命了。」

白雲裳道：「戚鷹雖然還沒死，但我認爲，一定有人希望他現在早點死去。」

貝莉道：「這人會是誰？」

白雲裳道：「當然是戚鷹的同黨！」

狄浪道：「妳認爲戚鷹一定會有同黨嗎？」

白雲裳道：「他若是個獨行殺手，早已遠走高飛，不必再冒險殺人滅口。」

狄浪猛然點頭道：「不錯，他這一次冒險，並不是爲了自己。」

貝莉道：「在這冷血兇手的背後，還有甚麼幕後人物？」

白雲裳沉吟着，很久才緩緩地說：「我看，這可能會和佟學彪的事有關。」

「那人耳……」貝莉補上了一句，但却又不知該從何說起。

白雲裳點點頭，接道：「那人耳自然也是相當重要的綫索，但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機會可以知道，有甚麼人曾經被擄刦。」

貝莉哼了一聲，道：「無論怎樣，我們不能讓這些殘忍的兇徒逍遙法外。」

白雲裳忽然目注着狄浪，道：「對於佟學彪的家庭背景，你可有甚麼資料？」

狄浪道：「他已婚，但却經常搬遷，我們無法知道他最後的住址。」

白雲裳道：「他的妻子是甚麼人？」

狄浪道：「神偷的女兒。」

白雲裳一怔：「神偷？甚麼神偷？」

「他叫韋灼，在三十年前，本市著名的小偷幾乎有一半都是他的徒弟。」

「這樣說來，他可算是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可是，要找他並不容易，他早已洗手不幹，和道上的人斷絕了來往。」

「能想想辦法嗎？」白雲裳說。

「妳認爲這事也重要？」狄浪不禁有點懷疑。

「這也許會白費功夫，但却總比疏忽好一點。」

狄浪目露欽佩之色：「妳說得好，我們不該放棄追查任何細微的綫索。」

就在這時候，他身上的無綫電通話機响了起來。

彭警司要他馬上回到警局裏去。

× × ×

兩小時後，狄浪搖了一個電話給白雲裳。

「有沒有韋灼的消息？」白雲裳還沒有開口，旁邊的貝莉就已搶着問。

白雲裳笑了笑，道：「才一兩個小時，怎會這麼快就找到韋灼？」

誰知狄浪却在電話裏說：「這又錯了，剛才我正和韋灼談了很久。」

「你這麼快就找到了他？」白雲裳不禁爲之一陣錯愕。

狄浪道：「不是我找到了他，而是他親自來到了警局。」

白雲裳陡地吸了一口氣：「發生了甚麼事？」

狄浪嘆息了一聲，道：「妳的推測沒有錯誤，韋灼的女兒眞的出了事。」

「那隻耳朵是她的？」

「不錯，有人要威脅佟學彪，所以就把他的妻子綁走，後來又把她的一隻耳朵割了下來，連同小皮袋裏的東西，一起放進妳們的膠袋裏！」

「那皮袋裏的是甚麼東西？」

「是佟學彪的犯罪證據，那是一種微型菲林，憑着這菲林裏的資料，最少可讓佟學彪和他的同黨判處二三十年徒刑。」

「是誰放進膠袋裏的？」

「是威鷹。」

「難怪佟學彪拚命也要把它搶回。」

「可是，當日在摩天停車場裏最後得到那微型菲林的人，却是駱烈。」

白雲裳道：「駱烈爲甚麼這樣做？」

狄浪道：「駱烈本來是和威鷹一夥的，可是，他也和佟學彪有點交情，他一直都不主張威鷹幹得太絕，要求他不要把佟學彪的犯罪證據交給警方。」

白雲裳道：「威鷹有沒有答應？」

狄浪道：「他答應了，但却只是敷衍性質，他到底還是要把佟學彪害得鷄犬不寧，終於身陷牢獄爲止。」

白雲裳恍然道：「我明白了，他不把那微型菲林交給警方，却給了我和貝莉，這是個借刀殺人之計，因爲到最後，我們必然還是會把佟學彪的犯罪證據，交給警方。」

「不錯，但威鷹這就可以强辭奪理，對駱烈說自己並無食言，因爲舉報佟學彪的，只是白雲裳和貝莉而已。」

「但這種手段，駱烈會接受嗎？」

「威鷹是個不擇手段的人，駱烈就算反對，那時候已太遲了，可是，威鷹也未曾料到，自己悄悄把人耳小皮袋放進妳們購物的膠袋裏，居然會給背後暗中跟着的駱烈發現，於是，停車場那一場爭奪戰，就接二連三地展開。」

「當時跟踪着威鷹的，恐怕還有佟學彪的人罷？」

「嗯，妳怎會知道？」

「佟學彪若非接獲到這消息，又怎會親自在停車場裏向我們動手？」

「唉，事情正是這樣，所以才會弄得天翻地覆！」

「這些事，妳怎會知道？」

「是韋灼說的。」狄浪道：「他是著名的神偷，爲了女兒被綁架的事，已花盡不少腦筋，才把其中內情查出來。」

白雲裳道：「你認爲這可靠嗎？」

狄浪道：「他沒有理由在這時候來欺騙警方。」

白雲裳道：「佟學彪的妻子現在怎樣了？」

狄浪道：「威鷹一直挾持着她，但現在他又身受重傷，想從他口中知道箇中情況，也甚是困難。」

白雲裳道：「韋灼到警局求助，可還有提供甚麼資料嗎？」

狄浪道：「他曾經提及，威鷹和安聲堂有所往來。」

「安聲堂？」白雲裳雙眉一蹙，「他和甚麼人來往最密？」

狄浪道：「這可不知道了。」

白雲裳道：「這是很重要的一環，說不定和昇降機爆炸案也有重大的關連。」

狄浪道：「難道威鷹、戚翠娥這一次的爆炸計劃，他們還不是主謀人嗎？」

白雲裳道：「他們要報仇，那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其中恐怕還大有文章。」

狄浪沉默了一會，才道：「妳是在懷疑，有人利用他們的仇恨，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白雲裳道：「這種可能性，是不能抹煞的。」

狄浪道：「妳認爲誰最值得懷疑？」

白雲裳道：「我們不妨從安聲堂方面想一想，司徒河死了，最得益的是誰？」

狄浪道：「本該是葉天海，但他却也被炸死在昇降機裏。」

白雲裳道：「再數下去呢？」

狄浪道：「是簡昆！」

白雲裳道：「但他也死了，而且是自盡求清白的，所以，他也絕對不必備受懷疑。」

狄浪忽然失聲道：「難道是…他？」

白雲裳微微一笑，道：「不錯，就是他！」

「他」是誰？狄浪沒說，白雲裳也沒說，但他們彼此都知道「他」是甚麼人！

× × ×

十五分鐘後，醫院裏傳出了一個消息，說戚鷹已渡過危險時期。

消息很快就傳到了一個人的耳朵裏。

這人大驚，立刻派人去找海潛王。

海潛王究竟是個綽號，還是這人姓海名潛王，一般人都不甚了了。

但道上的人，都知道這位海潛王，是安排走投無路者逃離本市的專家。

這人一定要走，而且絕不能從機場離去，他知道，警方可能已在那裏恭候他。

所以，他只好求助於海潛王。

海潛王沒有拒絕，但開出來的價錢却貴了一點。

但這人不計較了，而且這種生意，本來就沒有甚麼公道的價錢標準。

只要海潛王說一句：「風聲太緊。」那麼就算他開天殺價，你就很難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翌日凌晨一點三十五分，在西郊一座荒涼的碼頭上，出現了一輛黑色的車子。

車子沒有亮燈，車廂內也一片漆黑。

大海也是一片沉靜，只有一彎新月，斜斜掛在遠方羣山之上。

車子裏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司機，另一個人赫然竟是巢八。

巢八要走了。

他不能不走，因爲戚鷹已落網，雖然中槍，但却又已渡過了危險時期。

他當然知道，一旦戚鷹向警方供出自己的陰謀，會有甚麼後果。

戚鷹和戚翠娥要報仇，那是不錯的。

但巢八同樣要除掉司徒河和葉天海。

他一直認爲，自己是安聲堂的大功臣，沒有他，很多計劃都不能順利成功。

可是，他在安聲堂裏的地位，却是不如理想。司徒河是龍頭老大，那還沒話說，葉天海是甚麼人？居然也已跨在老子頭上來了？

還有那簡昆！他居然也是組織裏的大紅人，地位，權力猶在自己之上，那就眞是混帳之又混帳！

巢八不能忍受！

他要把安聲堂澈底改變過來，司徒河的江山，也該讓老子來分享分享了。

他並不認爲自己是在獨佔，最少他會把安聲堂的利益，分給自己的親信手下。

他一直都在物色一個適當的人選，來進行自己的計劃。

巢八是老江湖，老江湖就算本來並不怎樣聰明，但經過無數風浪和江湖閱歷後，人也自然會變得幹練老辣起來。

殺人的方法有很多種，但他認爲，最聰明的方法，就是借刀殺人。

司徒河並不能算是他的仇人，他沒有「手刃仇人」的必要。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認識了戚鷹。

那時候，戚鷹醉了，說了很多平時絕不會衝口而出的說話。

巢八覷準了他的弱點，就用盡辦法攏絡他，並說一定可以讓他伸雪大仇。

戚鷹也知道，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所以就索性與巢八聯合起來，籌劃這一次駭人聽聞的暗殺計劃。

他們也利用了葉天海。

葉天海也是個野心勃勃的人，可是，他其實只是給巢八玩弄於股掌之中。

巢八把形勢看得很準，他知道簡昆早已厭倦了黑社會，他是唯一不必自己對付的人。

誰知簡昆居然一死求清白，那更是巢八暗暗歡喜的事，當然，在外表上，他是極其悲慟的。

巢八又和佟學彪有私怨，所以暗使戚鷹加以逼害。

一切計劃本來都很順利，只要把戚鷹殺掉滅口，就可大功告成。

可是，戚鷹還未中伏，就已給警方抓了去！戚鷹渡過危險時期，也就是巢八極爲危險的時候。

所以，他必需離開本市！

× × ×

茫茫大海裏，忽然駛來了一艘機動漁船。漁船很快就泊近了碼頭，有人打出訊號燈光，那是三短三長。

巢八不禁長嘆一聲，對汽車司機說：「阿根，我要走了。」

阿根神情黯然。「八叔，你甚麼時候才回來？」這本已是「多此一問」。

巢八嘆道：「能回來的時候，一定回來。」說完，提起了一個旅行袋，就向碼頭方面急步走了過去。

他跑得很快。

但他却聽不見，這時候阿根正在喃喃地說：「對不起，你完了。」

巢八已飛奔到漁船旁。

漁船內一片漆黑，但他忽然看見船艙內外人頭湧湧。

「糟了！」他暗叫一聲，知道不妙。

這艘船，怎會有這許多人？

驀地，漆黑的漁船忽然大放光明，十幾個警探蜂湧而上！

「巢八，你被捕了！」一人宏聲大喝，正是浪子神探的聲音！

巢八面如土色，想掉頭飛奔，但却已雙腿酸軟，跪倒下來！

× × ×

案情終於大白。白雲裳和貝莉的心情都開始漸漸輕鬆起來。

這天晚上，白雲裳又在看那本「幽靈的探討」，當她正在看得入神的時候，貝莉忽然走過來，說：「其實鬼魂再可怕，也比不上萬惡的人類！」

白雲裳放下了書本，微笑道：「妳自己難道不是人類嗎？」

貝莉鼓起了腮，道：「我說的是那些壞人嘛，爲了要達到目的，他們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好像割掉別人耳朵這種事，既無聊又恐怖，眞虧他們下得了手！」

白雲裳微微一笑，拿起了一份報章：「妳看過今天的新聞沒有？」

貝莉嘿嘿一笑：「妳是說那個心理變態，肢解女乘客的的士司機？」

白雲裳道：「這是繼爆炸案之後的又一哄動大新聞。」

貝莉嘆了口氣，道：「瘋子！瘋子！都是瘋子，我們是活在瘋子羣裏了。」

白雲裳道：「給割掉耳朵的，是佟學彪的妻子，她總算比那些的士女乘客幸運，只是給割掉了一隻耳朵，現在已給警方人員救了出來。」

「佟學彪呢？」

「警方已掌握了他的犯罪證據，他是逃不了的。」

貝莉興奮起叫了起來，道：「一切都順利解決了，眞好。」

白雲裳微微一笑：「但有一件事還未解決。」

貝莉一怔：「甚麼事？」

白雲裳道：「我們的肚子是不是已經餓了？」

貝莉立時笑了起來：「眞的很餓了，哈哈！」

（全文完）

一朵孤雲亂江湖（上）

侠情傳奇故事

三期完

高皐·文
可飛·圖

置身溫柔鄉　疑幻又似眞

有人說，人生如夢。

如果你原本姓王，別人硬說你姓張，你原本是個窮小子，別人硬要你依紅偎翠，學那走馬王孫、慘綠少年的模樣。那麽，這夢不僅脫離現實，也有點怪誕不經了。然而，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何高飛此時正有此種奇詭的感覺。

×　　×　　×

羅帳高懸，被翻紅浪，一張雕龍繪鳳的牙床之上，坐着一個睡眼惺忪的英挺少年，他目光流轉，瞧着房中的陳設，兩頰之上，流露着一片惶惑與訝異，這是一個陌生的環境，陌生得令人難以想像。

他不明白自己爲什麽會置身在這麽豪華的所在，卻知道他決不是這陌生環境的主人。

他想出去瞧看一個究竟，但又舉步踟躕起來，因爲他只穿着一身褻衣，行動實在有點不便。他正待尋找他的衣衫，珠簾輕響，走來一個頭梳雙辮，額前覆着劉海的青衣小環。

她手中托着一隻朱漆木盤，柳腰欵擺，搖曳生姿，向着他走過來嫣然一笑道：「少主人，你就起來了，病體初愈，千萬不可着涼，快睡着吧。」

他果眞縮進被中，但不是爲了怕着涼，只是衣冠不整，避免尷尬而已。

青衣小環走近床前，將木盤放於矮榥之上，道：「少主人，這是少夫人爲你做的銀耳湯，請少主人快趁熱吃了吧。」

青衣小環的聲音像珠走玉盤一般的悅耳，只是他聽起來却迷迷糊糊，有如墜在五里霧中的感覺。

因而，他雙目一張道：「咳，姑娘，我幾時病過了？那少夫人又是誰？」

青衣小環咭咭一笑道：「又犯老毛病了，連你自己是誰八成都忘了，是嗎？」

英俊少年道：「我自己？妳眞會說笑話，我叫何高飛，怎會忘記我自已呢？」

青衣小環一蹦而起，揚聲叫道：「少夫人，快來呀，少主人他又在胡說了。」

珠簾一幌，應聲奔進來一個長髮披肩，一身紫衣的清麗女郎，她行走的速度十分快捷，脚步却比落葉還要輕巧幾分，顯然，這位紫衣女郎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她奔到床前，伸出纖纖玉手，去撫摸那自稱名叫何高飛的額頭，親切之狀，就像一個賢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

何高飛認爲他雖然也是武林中人，但門衰祚薄，貧無立錐，要是當眞讓那纖纖玉手撫摸一下，他不短去兩年陽壽才怪，因而頭部一偏，意欲避讓開去。

但那隻玉手就像裝了彈簧一般，他雖已扭轉頭部，那溫香四溢的手心，仍不偏不倚的覆到他額頭之上，最難消受美人恩，他醉了，四肢百骸，都在發着一股激蕩不安的熱浪。

紫衣女郎嬌媚的一笑，那隻玉手也跟着縮了回去，道：「還有一點點發燒，大體上總算痊癒了，香姑，快將少主人的衣衫取來，拿那件狐裘吧，大病初愈之人，穿多一點總是對的。」

青衣小環名叫香姑，她應了一聲，立即取來一包華麗無比的衣衫送到床前矮榥之上，道：「少夫人，要小婢替少主人穿着麽？」

少夫人道：「妳將銀耳湯拿去熱一下，這裏不必妳伺候了。」

香姑道：「是。」即捧着木盤，靜靜的退了下去。

少夫人目送香姑離去，才回頭嫣然一笑道：「來，相公，我替你穿衣……」她說話之際，已伸手扶向何高飛的肩頭，粉頰之上有一股令人難以拒絕的誠摯之色。

如果那何高飛眞是個窮小子，這飛來的艷福，他能够接受麽？

有些人是會接受的，縱使對方發現認錯人，他並沒有什麽吃虧之處。

只是何高飛却是滿腔忠義，一身傲骨，要他接受非份之事，比要他搶刦，同樣的困難。因而，他向床內一滚，同時大喝一聲道：「請妳住手！」

少夫人愕然縮手道：「相公，你怎麽啦？」

何高飛道：「妳弄錯了，我不認識妳們。」

少夫人面色微變，跟着幽幽一嘆道：「你每次將惡夢當做事實，這一場大病連我也視同陌路了。待會娘會來看你，如果你連娘也不認識，她老人家該多傷心。」

她話說之時，語聲哽咽，晶瑩的淚水，沿粉頰滚滚而下。

那份凄楚之情，是鐵石人也會一掬同情之淚的。

何高飛迷惑了，這到底是眞是假，他實在無法分個明白，於是，他惑然道：「那麽，我是誰？」

少夫人破啼一笑道．「你是誰？渤海世家的少主人高非。唉，你這個健忘症可害苦咱們婆媳了，還要我告訴你，你是誰麽？」

何高飛錯愕良久道：「原來我姓高名非，我却記爲何高飛了，對不起，少夫人，也許我當眞的患上健忘症了。」

少夫人櫻唇一撅道：「又來了，咱們是夫妻，你怎麽叫我少夫人呢？」

高非一呆道：「此話當眞？」

少夫人道：「這是何等重大之事，我還能騙你不成？唉，咱們結褵已經三年了，你從來就沒有……」

這位少夫人不僅麗質天生，美絶塵俗，神態之間，更是温婉柔順，我見猶憐。

只要你瞧她一眼，你就會生出同情之心，縱然明知她在說謊，你絕對沒有拆穿她的勇氣。

現在，她的語氣是柔如春水，她的神態是深閨怨婦，在無比惶惑之中，高非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實。

長長一嘆，高非悽惜的向她瞧了一眼，道：「原諒我的已往，將來我會好好待妳的。」

少夫人柳眉一揚，抛給他一瞥甜甜的媚笑，道：「有你這句話，咱們婆媳總算出了頭了，娘就要來看你，快起來吧。」

穿衣着覆，梳頭淨面，全都由少夫人親自服伺，高非感到他掉進温柔鄉中去了，但內心之中，仍有一股徬徨的感覺。

着好衣履，少夫人向他一打量，道：「相公屢經病魔，英俊依然不減當年，咱們到書房吃早點去。」

她挽着高非，依偎着跨出房外，一陣冷風吹來，高非忍不住連打兩個寒噤。

少夫人關切的道：「冷麽？相公。」

高非道：「也許是病體初愈吧，但此地的氣候似乎冷得出奇。」

少夫人道：「陝北孤山，原本就是寒冷地區，目前正值隆冬季節，久困床榻之人，自然是要感到寒風如刃了。」

高非道：「咱們是住在陝北孤山？」

少夫人幽幽一嘆道：「相公連家也忘了，當眞是家門不幸！」

高非面現愧色道：「這是健忘症害人，妳可不能怨我。」

少夫人道：「我沒有怨你，不過你既然將往事忘得如此乾淨，我不得不再費一番唇舌。」

語音一頓，接道：「咱們渤海世家，原居住於直隸南皮縣境，在武林之中，算得是一個譽滿江湖的門派……」

高非大惑不解道：「咱們爲什麽要離鄉背井，移居孤山呢？」

少夫人道：「十五年前，公公高沐隻身訪友，那知竟成永訣……」

高非愕然道：「她說我爹在十五年前，便已離家未返？」

少夫人黯然道：「是的。」

高非道：「我娘沒有找他？」

少夫人道：「娘要不是爲了尋找公公，你也不會得那健忘之症了。」

高非道：「此話怎講？」

少夫人道：「說來話長，咱們先吃了早點慢慢的聊。」

原來他們已經到達書房，香姑面含微笑，正在門前立候。

這間書房，陳設簡單而古樸，高非一脚跨入，便被一幅立軸所吸引。

那是一幅人畫像，男女二人，栩栩如生，最令高非感到興趣的，是那畫中二人他全都似曾相識。

瞧着半晌，他回顧俏立身側、面含嬌笑的少夫人道：「是妳？」

少夫人點頭道：「不錯，還有你。」

高非一怔道：「是咱們兩人？」

少夫人微微一嘆道：「三年時光，彈指而過，那時咱們剛剛結褵……」

畫像之側，有一面青銅大鏡，高非瞧瞧自己，再看看畫像，良久，才由衷的讚嘆，大聲道：「是那一個丹青妙手畫的，竟如此傳神？」

少夫人低迴一笑道：「不敢當，賤妾初學塗鴉，還望相公包涵則個。」

高非一把握住她的玉手道：「愛卿允文允武，高非是幾生修來。」

少夫人拋給他一記白眼道：「香姑在笑呢，老實一點。」

他們笑着，吃着，這一頓早餐，爲他們帶來無限歡愉。早餐之後，高非忍不住舊話重提道：「咱們言歸正傳吧，妳說說我娘找爹的情形。」

少夫人清了一下嗓門道：「娘櫛風沐雨，餐風露宿，跑遍了大半個河山，總算打聽到了爹的下落，但……」

高非急道：「發生了甚麼意外麼？」

少夫人道：「是的，那般自命爲俠義道的名門正派，竟以數十名高手，對娘加以無情的圍攻，那時你不過剛滿五歲，娘雖然揹着你逃出魔掌，你却因此而得下那可惡的健忘之症……」

高非憤然道：「他們爲什麼要圍攻我娘？」

少夫人道：「娘當時也百思不解，後來才知道他們是阻止娘尋覓爹的骸骨。」

高非長身而起，怒目圓睜道：「爹死了，八成都是那般惡賊所下的毒手。」

少夫人道：「那倒不是，聽娘說，爹在捕捉一種嵐鳶異蛇之時不愼中毒，他老人家無法趕返南皮，就在鳳山白雲洞運功祛毒，但已中毒過深，終於不治……」

高非道：「這與那般名門正派，圍攻我娘，有何牽連？」

少夫人道：「自然有牽連了，本門孤雲秘笈，爲武林無雙寶典，服食嵐鳶蛇珠，可增加一甲子的功力，這兩樣異寶都在爹的身上，任誰獲其一即可名震天下，稱霸武林。」

高非道：「後來呢？」

少夫人道：「後來娘被迫隱居孤山，一般進入白雲洞尋寶之人，竟也有去無回，十五年悠悠歲月，情況絲毫未改。」

高非道：「沒人知道到白雲洞有去無回的原因？」

少夫人道：「既是有去無回，自然無人知道它的原因了。」

高非道：「娘就任由爹的骸骨，留在那白雲山洞之中麼？」

少夫人道道：「不，但以相公舊病時，娘往探險怎能放心得下。」

高非毅然道：「我去。」

少夫人道：「相公身體既已復原，白雲探險自然勢在必行，不過……」

她語音未落，一位白髮皤皤，手扶鳩杖的黑衣老婦，忽然跨進門來。

黑衣老婦身後，隨着兩名年約四旬的青衣婦人，由她們那銳利的目光，及沉穩的神韻推斷，她們武功之高，只怕已臻爐火純青的地步。

少夫人瞧見黑衣老婦，立即牽着高非道：「娘來看你了，咱們一齊參拜吧。」

兒女是母親身上掉下的一塊肉，應該是何等的親切！然而，高非瞅着那目光如電，滿臉皺紋的老夫人，竟有陌生得如同路人的感覺。不過，適才的經過是那麼眞切，老夫人就是他的生母，是無可置疑之事，因而，他隨着少夫人跪拜下去，激動而親切的叫了一聲娘。

老夫人伸出顫抖的左手，在高非的頭頂撫摸着，激動得老淚縱橫，咽哽有聲。

良久，老夫人才長長一嘆道：「你好了，是你爹泉下有靈，小雅扶妳丈夫起來吧，他病體初愈，妳要多辛苦些兒。」

小雅就是少夫人，她應了一聲，隨即將高非扶了起來，道：「媳婦知道，娘，妳老人家請坐。」

老夫人道：「非兒要多休養，娘不打擾你們了。」

高非道：「娘……」

老夫人慈愛的一笑道：「有事麼？非兒。」

高非道：「我想到鳳山找爹骸骨。」

老夫人身軀一震，半晌才嘆息一聲道「是的，咱們該去找你爹了，否則咱們母子死難瞑目！」

高非熱血奔騰的大叫道：「咱們還等什麼？娘。」

老夫人淚洒衣襟，無限悲痛的一嘆道：「那些所謂名門正派會放過咱們麼？咱們渤海世家領袖武林數十年，也就成爲他們的眼中釘，說不定你爹就是被他們所暗害，他們會讓咱們找到你爹，尋回本門的孤雲秘笈？」

高非沉聲道：「娘，非兒並不怕死，咱們跟他們拚了。」

老夫人道：「你以爲娘怕死麼？十年來，娘無數次去到鳳山，每一次都是遍體鱗傷，失敗而回，近三年來，娘爲了你的病，也爲高氏香烟，替你討了一房媳婦，這些，都使娘無法分身，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精研本門武功，才能對付那些喪心病狂的惡人，三年來娘幸有小成，你的病也復原了，總算沒辜負娘一番苦心。現在你既已復原，娘就不能獨自去找你爹了。」

高非道：「非兒就是這個意思，要跟娘一齊去找爹！」

老夫人道：「可是你的武功……唉，多年病魔纏身，本門武功你全未學習，本門敵人如此之多，你怎能應付那些人？」

高非大急道：「那怎麼辦呢？娘。」

老夫人道：「咱們只好再等一年了，我想一年之內，娘會將你造成一個武林奇材的。小雅，妳先傳非兒內功心法，及一些入門功夫，娘要去歇一會兒。」

老夫人走了，高非對自己的武功却感

到非常着急，小雅勸慰道：「你着急是沒有用的，你只是努力用功就成。」

渤海世家的武功，果然像孤雲一般令人難以捉摸，無論掌、指、身法、劍術，全以孤雲爲名，一招使出，無不立竿見影，沒有浪費，沒有花招，全是出人意表，而又絕對實用的武學。

小雅及老夫人都是良師，加上高非刻苦自勵，又是一個天生的練武奇材，那麼他的武功焉能不突飛猛進，一日千里。

眨眨眼，一年過去了，高非已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

他對目前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滿意，惟一的缺憾，就是他與小雅夫婦之間。

小雅是個可人兒，是個好妻子，對他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

但爲了練武，爲了尋回高沐的骸骨，這雙恩恩愛愛的小夫婦，竟然無分房而居，扮演着假鳳虛凰。

× × ×

山巒起伏，一峯獨秀，如果與隣近的山峯相比，孤山確有形單影隻的感覺。

此時冰雪滿山，孤山應該更孤獨了，但那冰天雪地之中，却時常發現人類的足印。這些神秘的足印，竟也影响到渤海世家。夜色深沉了，渤海世家的廳堂之上，還燃着幾枝粗大的巨燭。

老夫人、高非小雅夫婦，香姑，還有高非曾經瞧見過的兩名年約四旬的中年婦人「田嫂桑嫂」，他們全部揹着包裹及兵刃，聚集在燈火通明的廳堂之上。

渤海世家的主僕到齊了，只有田老大，桑老二另有要事，還沒有趕來會合。

小雅迅速取出一張人皮面具，遞給高非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你是渤海世家惟一的一條命根子，不得不多加謹愼，快戴上，記住，除了完成你的責任，今後任何時間都不得以眞面目示人。」

高非剛剛戴好面具，兩條人影已如飛隼，由屋簷急穿而下。

田桑二人大喝一聲，雙雙向那人影撲去，他們一交上手，便打得難解難分。

老夫人鋼拐一橫，向高非夫婦喝道：「由秘道退，快走。」

高非還在猶疑，已被小雅拉着躍入地窖，他們順秘道直驅後山，跟着來的只有香姑一人。

此時的夜色十分迷濛，鵝毛般的雪花，還在不停的飛揚着，寒風虎虎，不時送來前山激鬥之聲。

高非向前山瞥了一眼，道：「小雅！咱們回去。」

小雅一怔道：「爲什麼？」

高非道：「我不放心娘。」

小雅道：「娘功力深厚，當年獨闖鳳山，仍能全身而退，如今功力更勝當年，你不必爲她老人家担憂，何況娘是掩護咱們安全撤走，咱們如果自投羅網，豈不違背了她老人家的初衷！」

高非無可奈何的一嘆道：「咱們何去何從？」

小雅道：「自然去鳳山了，鳳山在鴈門關之南，咱們由此向東，約莫走一個月可達。」

高非道：「娘會來麼？」

小雅道：「也許娘要引開敵人，暫時不會前來，不管娘來不來，咱們自行前往就是。」

高非道：「也只好如此了。」

冰雪四佈，加上崎嶇不平的山道，他們雖有一身超人的武功，行動依然不能太過快捷。

兩個時辰之後，東方已現出一絲曙光，在一處山坳之上，高非忽地面色一變，脚步也同時一窒。

原來山坳之前，正有六男一女攔住他們的去路，看情形可能是四大門派部屬。

小雅悄聲說道：「不要理他們，咱們走。」

高非點點頭，邁開大步，順山道向那七人的身側走去。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既不生事，也毫無畏懼之心，但一名年約五旬的藍衣老者，一擺掌中的鐵算，道：「站住，朋友！咱們有點事向閣下請教。」

高非冷冷道：「什麼事？」

藍衣老者道：「你們從那裏來？」

高非說道：「咱們從那裏來關你什麼事？」

藍衣老者一怔道：「啊，你倒是兇得很！知道咱們是誰？」

高非冷哼一聲道：「那還用問，你們既敢攔路截徑，不是匪人就是盜賊。」

藍衣老者怒喝一聲道：「哼！你如果不交待明白，老夫就讓你嚐嚐攔路截徑的滋味。」

別看此人活了一大把年紀，脾氣之燥，比年青人還要火爆幾分，他語音甫落，右臂疾吐，鐵算挾着勁風，猛點高非的玄

璣重穴，出手一招，便是要命的絕着。

高非哼了一聲，雙脚凝立如山，並未作半分移動，只是一股凌人的煞氣，却由他每一根毛孔中奔放而出。

藍衣老者莊士庭，是神風堡銀符武士的領隊，掌中一對鐵筆已達爐火純青，在江湖道上，算得是一個頗有份量的人物。

他一筆點出，變化萬端，任憑何等功力之人，也不敢小覷於他。

但他招出一半，竟然停頓下來，似乎全身眞力在倏忽之間一齊消失，全身上下每一處都滲出了汗水。

一招未完，便落得如此境地，難道高非會使什麼魔法不成？

這不是魔法，而是一種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煞氣，莊士庭的六名同伴雖然遠在丈外，也同時被那股煞氣所鎭懾。

莊士庭的汗水在不斷的滲出，藍衣抖動，如同篩糠一般，他深深的感覺到，這一招前進既不可，退後也不能，只要他稍作移動，後果必然濺血橫屍。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搏鬥，沒有人作任何動作，而緊張的氣氛却控制全場。

良久，莊士庭的兩名同伴忍受不了這等詭異的壓力，他們一聲怒吼，一左一右同時撲了出來。

他們撲出未及五步，便一起仆倒下去，一條斷臂，一枝鐵筆，分別插在他們胸膛之上，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斷臂鐵筆，自然是莊士庭的了，這位神風堡的銀符領隊，已震駭得面無人色。

高非的煞氣收斂了，他向莊士庭瞥了一眼，發出一聲如扣人心弦的冷哼，道：

「你們是四大門派的？」

莊士庭道：「是的。」

高非道：「那一派？」

莊士庭道：「神風堡。」

高非道：「閣下呢？」

莊士庭道：「銀符領隊莊士庭。」

高非道：「告訴你們堡主，殺父毀家之仇，高某誓在必報！」

莊士庭雙唇微動，欲言又止，終於身形一轉，率衆急馳而去。

敵人撤走了，除了一些斷梗殘枝，斑斑血跡，與往常沒有什麼不同。

如果硬要找出不同之處，那是高非的心情了，莊士庭等已經走得無影無踪，他還在呆呆的遙望着。

他的眼神，再也找不出半點兇煞之氣，眼中含蘊的，是一股迷惘不安之情。

也許是爲了初次殺人而後悔，也許是爲了什麼別的難言之隱……

自然，他的任何表現，都瞞不過小雅的觀察，她一聲親切的呼喚，又將他由迷惘中拉回現實。

「相公！恭喜你……」

高非一怔道：「什麼？恭喜我，我有什麼好恭喜的呢？」

小雅道：「自然是你的武功了，神風堡的銀符領隊，竟不堪你隨手一擊！」

高非咳了一聲道：「我正在後悔，適才出手爲甚麼要如此毒惡？」

小雅神色微愕，道：「那還用說，父仇不共戴天，如果換了別人，只怕他們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其實，我不殺人，人必殺我，咱們的處境是四面楚歌，今後千萬慈悲不得！」

高非道：「妳說的對，我適才就沒有想到這些。」

小雅嫣然一笑，道：「相公一點就透，果然聰明得很。」

× × ×

他們迎着朝日向東方急走，飢餐乾糧，渴飲山泉，直待暮色蒼蒼，山西邊境的小鎭「河曲」已遙遙在望。

離鎭還有幾里，小雅在一棵大樹之下停了下來，道：「相公！歇歇好嗎？」

高非說道：「妳累了就歇會兒吧，其實小鎭在望，到鎭上安歇比這兒要舒服多了。」

小雅道：「咱們不到鎭上……」

高非怔道：「不到鎭上？爲什麼？」

小雅道：「是娘臨走時交待的，在山神廟中她老人家已有安排。」

高非道：「山神廟在那裏？」

小雅道：「就在這座山脊之上，咱們走吧。」

高非不明白爲什麼不到鎭上而住山神廟裏，他想詢問，小雅已緩緩立起，嫣然一笑道：「娘是怕在鎭上會遇到四大門派之人，咱們雖是不怕，總以避免他們的糾纏爲宜。」

高非啊一聲道：「娘想的眞週到。」

小雅微微一笑，放步一陣急馳，片刻之後，他們已到達一片斷瓦殘垣之前。

這確是一座山神廟，但却破蔽不堪，久絕人跡。

小雅脚步一停，回顧香姑道：「去瞧瞧……」

香姑應了一聲，嬌軀一彈而起，一閃之間，便已撲進殘垣之內。

高非瞧着她那捷如猿猱身形，由衷的讚賞一聲道：「小丫頭這身輕功，實在叫人羨慕。」

小雅道：「香姑是娘親手調教出來的，那還錯得了麼？」

他們說話之際，香姑已去而復返，她手中揚着一張紙條，像彩蝶般飛了過來。

小雅目光如電，已由香姑匆促的神情裏瞧出事有蹊蹺，她接過香姑手中的紙條，瞥了一眼便交給高非道：「你看……」

那是一紙便箋，寥寥數語，一眼便可以瞧看明白，但以小雅主婢那份凝重之神色，高非不得不仔細瞧看一遍。

紙，是一般常用的信箋，決無半點出奇之處，字，是這樣寫着：

「桑老二拒敵負傷，娘暫時不能與你們同行，前途艱險重重，速照第二步計劃實施，娘字。」

除了第二步計劃無法瞭解，這張便箋並沒有什麼突出之處，但高飛却神色數變，終於現出一股激怒之色。

桑老二負傷，是他們的一件不太如意之事，有老夫人爲他安排，並無礙於高非尋找父親骸骨的原定大計，那麼這張信箋之上，還有什麼花招不成？

不錯，它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在緩緩的散發着。

信箋原本無香，老夫人年逾知命，久已與香粉絕緣，那麼信箋留香，自然大有蹊蹺。

還有，信箋之上，有一些痕跡，如非

目力過人的武林高手，那些痕跡決難瞧看出來。

高非瞧出來了，還知道它是一句譏誚之言，也是一句耐人尋味的警語「白費心機」。

便箋上面黑色的字跡，自然是老夫人所寫，那刻劃的痕跡，又是何人所留？

老夫人不會刻劃那句警語，也不會信箋留香，那刻痕示警之人，必然是敵非友了。

高非揉碎了那張素箋，冷冷道：「咱們一切行動，似乎都在敵方掌握之中。」

小雅黛眉微皺，淡淡一笑道：「敵人如此狡猾，前途實在艱險，不過，他們仍然百密一疏……」

高非道：「妳指咱們第二步計劃？」

小雅搖搖頭道：「我是說他們忽略了咱們渤海子孫的性格……」

高非一呆道：「性格……」

是的，性格是每一個人，甚至每一件事物都有的，它們不盡相同也有些獨特而具有傳統性的。

高非是渤海世家的少主人，但他對渤海子孫的性格却茫然不解，他漲紅着臉，一副不知所措的尷尬神情。

小雅神色一肅，道：「不要怪我，相公！我只是提醒你一下罷了，咱們渤海世家所以能名震武林，就是因爲咱們不畏強梁，不怕危險，不管敵人如何兇狠，也不能屈服咱們的意志。」

高非道：「妳說的是，我不會怪妳的。但咱們第二步計劃……」

小雅悄聲道：「此處既被敵人偵知，咱們已不能再留，走吧，先找一個寄身之處，咱們再作詳談。」

高非道：「好的。」

他們翻山越嶺，在亂山之中奔馳，幾乎走了兩個更次，才找到一個十分隱蔽的山洞。

在確信無人跟踪之後，他們才到洞中歇息，小雅要香姑到洞口守望，嘆息一聲道：「娘費盡苦心，依然未能擺脫敵人，看來咱們不得不實行第二步計劃了。」

高非道：「第二步計劃是什麼？我從來沒有聽娘說過。」

小雅道：「娘是怕你練武分心，才沒有告訴你的，其實第二步計劃也沒有什麼巧妙，只是要咱們重行改扮罷了。」

她由包裹之中，取出兩副人皮面具，及兩套形式古樸的服裝，面具是一男一女，男的紫面赤髮，形貌獰惡無比，女的白髮鳩面，貌如夜叉，是一對天生的怪物。

小雅見高非現出訝異之色，遂微微一笑道：「知道他們是誰麼？」

高非道：「不知道。」

小雅道：「這是兩個大有來歷之人，聽到黎母雙妖沒有？」

高非道：「沒有。」

小雅道：「這兩人名氣雖大，江湖上却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姓名，因爲他們不與任何人來往，除了他們的徒弟聶英，再也沒有一個親近之人。」

高非道：「果然是兩個怪物。」

小雅道：「他們夫妻男啞女聾，但武功却高得出奇，而且生性乖僻，動輒殺人，娘要咱們改扮黎母雙妖，目的在避免四大門派的糾纏。」

高非道：「計劃是好，只是萬一當眞碰到黎母雙妖怎麼辦？」

小雅說道：「黎母雙妖師徒三人已死在娘的手中，他們再也不會在江湖上出現了。」

高非道：「娘殺了他們就沒有人知道麼？」

小雅道：「絕對沒有，否則娘就不會要咱們改扮他們了。」

× × ×

鳳山在鷹門關以南，唐代名爲嘉瑞山，相傳是劉海蟾棲眞之所，由眞人谷入山，經半山的釣魚台，泉水淙淙，景物如畫，再上爲十八盤，青龍嶺，及飛門，直達佩劍峯。

白雲洞在佩劍峯之北，經白虎池約莫十里即達該洞。本山岩穴雄奇，長松如蓋，在月夜之中白雲洞常有音樂傳出。

這片超凡逸俗的神仙境地，此時已成爲羣雄逐鹿之處，鳳山附近一帶，也是現着風雨欲來之勢。

在一個曙光初現的凌晨時分，白雲洞前來了三名形貌怪異武林中人，他們正是高非夫婦及香姑所改扮。

當今武林的四大門派，正以全力守護鳳山，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難以踏入眞人谷半步，高非等竟能悄悄直達白雲洞，豈不是一項令人無法相信的奇跡！

這自然要歸功於高老夫人了，當河曲敵人示警之後，小雅按第二步計劃實施，老夫人已由香姑留下的暗號得知詳情，她立即派人化裝高非等三人，吸引四大門派的注意，並現身同行，直闖前山。

四大門派似乎對高老夫人一行特別重視，竟撥出守山人手，全力予以攔截，對龐大的鳳山，防守上就顯得大爲疏忽了。

高非等由西北極端險峻的會仙峯攀緣而上，使守洞之人大吃一驚。十名四大門派的高手，立即圍了上來。這十名高手之中，以少林長慈大師輩份最高，其次就算飛龍莊主的拜弟古毅了，另外是神風堡鐵符武士八名，僅負責守望而已。

長慈大師喧聲佛號道：「三位施主何來？」

香姑櫻唇一噘道：「大和尚好生奇怪，咱們何來何往，於你什麼相干？」

長慈大師道：「施主說的不錯，只是此處已然封山，任何人不得擅自往來，貧僧負有守山之責，不得不有此一問。」

香姑哼了一聲道：「封山？這鳳山是你大和尚的私產麼？」

長慈大師道：「施主好伶俐的口舌，這兩位是施主的尊長吧，恕貧僧眼拙，施主何不與貧僧引見一下。」

香姑道：「大和尚久走江湖，連黎母雙仙都不知道麼？聶瑛後生晚輩，更不在大和尚的眼下。」

長慈大師及四大門派在場之人，無不神色一懍。

他們沒有人見過黎母雙妖，但對雙妖之名，却早已如雷貫耳，所謂先聲奪人，一上來高非等就已收到嚇阻敵人的功效。

長慈佛門高僧，氣度果然異於常人，他面色一整，道：「原來是海南黎母山的兩位大施主，貧僧眞箇失敬了。」

語音一頓，接道：「四大門派聯合決議，暫時封閉鳳山禁止遊客往來，貧僧負有嚴命，還望賢師徒予以諒解。」

香姑冷冷一哼道：「你們封山不關咱們的事，我師徒既已來此，說甚麼也得尋幽探勝，欣賞一下本山的景物。」

古毅說道：「姑娘當眞只是爲了遊山麼？」

香姑道：「你說咱們是爲了甚麼？」

古毅陪着笑臉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妨來個權宜之計……」

香姑道：「這才奇怪了，遊山就是遊山，還有什麼權宜不權宜的。」

古毅說道：「姑娘有所不知，這個白雲古洞之中，近年來出了一件駭人聽聞之事。」

秀姑故作訝異之色，道：「哦，洞中出了怪物？」

古毅道：「差不多，凡是入洞之人，全都有去無回，我等奉令封山，就是爲了要保護四方遊客，避免枉送生命。」

香姑冷道：「如若果眞如此，一紙警告已足，四大門派勞師動衆，豈不是掩耳盜鈴，欲蓋彌彰了！」

古毅面色一變道：「咱們是一番善意，姑娘怎能口出惡言。」

香姑櫻唇一噘道：「不管你說得天花亂墜，咱們非要到白雲洞中去瞧瞧不可，師父！咱們走。」

他們說走就走，眞箇旁若無人，其實高非小雅全都提足了全身功力，只要對方出手攔截，一場惡鬥，必然一觸即發。

長慈大師喧聲佛號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三位施主世外高人，何苦作那不智之舉。」

他說話之間，已同時推出一股掌力，只見罡風急湧，暗勁像浪潮般向高非等三人捲去。

他展出的是佛門至高絕學，小須彌芥子神功，他希望名震天南的黎母雙妖，能知難而退。

但對方三人，在驚濤駭浪之中，依然臉含輕笑，像山岳般屹立着，除了衣衫飄動，身形沒有半分幌搖。

自然，長慈大師意在示警，芥子神功只展出五成功力，縱然如此，威力絕倫的佛門絕藝，仍非一般高手所能承受的了，因而，十名守洞的四派門下，全都神色一變。

裝扮雙妖之一的小雅故作神色一愕道：「英兒，怎麼回事，他們要打架麼？」

香姑大聲道：「他們說白雲洞中有怪物，進去的人全是有去無回，所以要咱們不要進去。」

小雅伸手扶着耳根，面現茫然之色道：「妳這小丫頭，明知師母耳朵不靈，妳不能說大聲一點麼？」

香姑攤攤手，作出一副無可奈何之狀，再拉開嗓門，又將適才所說重複一遍。

小雅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和尚是好心人，咱們不要跟他過不去，老頭子，咱們到別處去遊玩吧，你說好麼？」

她挽着高非的左臂，緩緩擰轉身形，動作雖然緩慢，接受勸告，準備離去的狀態，已然完全表達出來。

黎母雙妖是怎樣的人物，守洞的十名高手全都明白，當眞翻臉動手，他們人數雖多，八成不會討得好去，現在黎母雙妖既已準備離去，他們不僅一塊石頭落了地，戒備的狀態也就全部鬆弛了下來。

但，就在那一瞬之間，忽見晶芒耀眼，四週響起一片慘嚎之聲，三條人影像彩燕穿簾一般，向白雲洞一閃而沒。

奇變陡生，沒有人能有如此急遽的應變之能，小雅的計劃成功了，她一把喂毒鋼針，還傷了五名神風門下守洞之人。

不過，長慈大師說的不錯，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他們千方百計進入白雲洞，又焉知這個險惡的山洞，不是他們埋骨之所！

因而，小雅向那白雲縹緲，深不可測之處瞥一眼，目光一垂，道：「他們不會追進洞來，咱們暫時是安全的，但，茫茫前途，禍福難知，唉……」

高非哈哈一陣長笑道：「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咱們走吧！」

小雅精神一振道：「好。」

高非當先開道，向白雲深處勇往直前，約莫盞茶時分，他的腳步緩慢下來。

原來此處白雲不懂厚如重絮，而白雲之中，還滲有一些極爲怪異的暗紫之色。

他們的視綫已無法及遠，那白雲之中還有一股極端難聞的辛辣氣味。

此時洞右側壁之上，出現一道縫隙，小雅伸手一推，吱呀一聲輕響，現出一間石室。

小雅道：「相公，咱們先歇息一會兒吧！」

高非頷首同意，伴着小雅及香姑，進入那間石室。

石室中除一張石桌四個石凳，別無他物，但那石桌之上，却堆集着一些乾糧及衣物，顯然，這是已往探洞者所遺留，有去無回之說，看來絕非子虛。

他們在石榻之上坐下，半晌，小雅幽幽一聲長嘆道：「相公……」

高非道：「什麼事。」

小雅道：「這白雲古洞，果然險惡無比。」

高非道：「看來是的。」

小雅吶吶半晌，又道：「你似乎並不害怕？」

高非道：「臨危而懼，是人之常情，不過，咱們既已入洞，縱然害怕，也只有義無返顧了。」

小雅一嘆道：「男人胸襟，果然豪氣干雲，只是……唉……我的心房却跳動得很厲害。」

高非執着她纖纖玉手，無限憐惜的安慰道：「這樣吧，洞中已無敵人，人多於事無補，你與香姑就在此處歇息，讓我一人前往就是。」

小雅道：「你一人前往，我怎能放心得下。」

高非微微一笑道：「請不必爲我担憂，我會照顧自己的。」

小雅沉思良久，才由懷中掏出一隻白色瓷瓶道：「洞中紫氣十分異於尋常，可能是一種含有劇毒的瘴氣，瓶中丸藥是娘特製的解毒靈丹，相公含一粒在口內即可百毒不侵。」

高非接過瓷瓶道：「妳們在這兒等

待，我進去瞧瞧。」

小雅道：「好的，但有一點賤妾要告知相公。」

高非道：「什麼事？」

小雅道：「相公如果覓得孤雲秘笈，千萬不可擅自翻閱，娘並不是怕咱們偷習本門武功，只是怕咱們未經指點而誤入岐途。」

高非道：「妳有那祛毒的藥油麼？」

小雅道：「好，我不翻閱就是。」

他向小雅深深一瞥，然後猛一回頭，向室外急馳而去。

他馳出未及五步，身後一聲嬌呼，小雅及香姑竟雙雙跟來，他神色一愕道：「怎麼啦？小雅。」

小雅螓首一垂，道：「我……還是放心不下……」

是的，她確是放心不下，夫婦一體，禍福相連，她怎能讓自己丈夫單獨冒險？其實，他們當眞是夫婦一體，禍福相連麼？要說是，那就要歸功於高非適才那深深的一瞥了。

高非英朗拔俗，氣質超人，應該是異性追求最佳人選，但他這位渤海世家的少主人，却從未享受到閨房的眞正樂趣。

適才臨別一瞥，如同一記春雷，小雅的心房震動了，她再顧不得老夫人的囑咐，不顧一切的衝了出去。

香姑與小雅名雖主僕，情同姊妹，何況小妮子春心已動，她自然惟小雅的馬首是瞻了。

感到詫異的倒是高非，他神色一呆，道：「怎麼，妳不怕了？不過，妳還是回石室待着吧，人多了並沒有什麼好處。」

小雅櫻唇一噘道：「我不管，咱們一道多少總有個照應。」

高非道：「妳既然如此堅決，我也不便反對，咱們走吧！」

他們摸索着向洞內深入，感到白雲逐漸減少，紫霧却越來越濃，不僅辛辣之味令人欲嘔，熱度也在逐漸增加，有如入火山的感覺。

小雅要高非分給每人一粒祛毒靈丹，才能適應那辛辣之氣，但却汗流浹背，忍不住發着喘息之聲。

這座白雲古洞，當眞怪得出奇，他們走了幾乎一個多時辰，好像長途漫漫，無邊無盡似的。

此時山洞之內，飄來一股奇特的氣流，它像是風，却又旋轉不定，毫無方向可循。

他們前進的速度更加緩慢了，必須運用眞力，步步爲營，才能拔足前進。

忽地，香姑一聲嬌呼，道：「好癢啊，癢到心裏去了。」

小雅與高非也與香姑有着同感，只是在強行忍耐而已，經香姑這麼一聲嬌呼，他們再也忍受不住了，感無數毛虫，在向毛孔猛鑽一般。

小雅停下脚步，道：「相公，咱們得止住這令人難以忍耐的奇癢，否則只怕寸步難行了。」

高非揚眉道：「話是不錯，但如何才能止住這種奇癢。」

小雅道：「依賤妾猜想，必是那紫色毒霧所造成，只要全身塗上一層祛毒藥油，我想奇癢必會減輕。」

高非道：「妳有那祛毒的藥油麼？」

小雅及香姑竟雙雙跟來，他神色一愕道：「怎麼啦？小雅。」

小雅螓首一垂，道：「我……還是放心不下……」

是的，她確是放心不下，夫婦一體，禍福相連，她怎能讓自己丈夫單獨冒險？其實，他們當眞是夫婦一體，禍福相連麼？要說是，那就要歸功於高非適才那深深的一瞥了。

高非英朗拔俗，氣質超人，應該是異性追求最佳人選，但他這位渤海世家的少主人，却從未享受到閨房的眞正樂趣。

適才臨別一瞥，如同一記春雷，小雅的心房震動了，她再顧不得老夫人的囑咐，不顧一切的衝了出去。

香姑與小雅名雖主僕，情同姊妹，何況小妮子春心已動，她自然惟小雅的馬首是瞻了。

感到詫異的倒是高非，他神色一呆，道：「怎麼，妳不怕了？不過，妳還是回石室待着吧，人多了並沒有什麼好處。」

高非道：「妳有那祛毒的藥油麼？」

小雅及香姑竟雙雙跟來，他神色一愕道：「怎麼啦？小雅。」

小雅螓首一垂，道：「我……還是放心不下……」

是的，她確是放心不下，夫婦一體，禍福相連，她怎能讓自己丈夫單獨冒險？其實，他們當眞是夫婦一體，禍福相連麼？要說是，那就要歸功於高非適才那深深的一瞥了。

高非英朗拔俗，氣質超人，應該是異性追求最佳人選，但他這位渤海世家的少主人，却從未享受到閨房的眞正樂趣。

適才臨別一瞥，如同一記春雷，小雅的心房震動了，她再顧不得老夫人的囑咐，不顧一切的衝了出去。

香姑與小雅名雖主僕，情同姊妹，何況小妮子春心已動，她自然惟小雅的馬首是瞻了。

感到詫異的倒是高非，他神色一呆，道：「怎麼，妳不怕了？不過，妳還是回石室待着吧，人多了並沒有什麼好處。」

份艷，縱然是七情皆絕之人，也難免要古井興波，何況高非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少之人。

但她面色穆肅，一臉懍然難犯的神態，高非與她目光一觸，不由將心猿意馬收起來。

擦完藥油，高非輕咳一聲，說道：「小雅……」

小雅道：「什麼事？相公。」

高非道：「咱們還要繼續前進麼？」

小雅道：「自然要繼續前進了，否則咱們不僅無法對娘交待，這一身赤條條又怎能走出這座洞府！」

高非道：「好的，不過前途不知道會碰到什麼危險，咱們決不能因害羞而分得太開。」

小雅道：「咱們聽你的，走吧！」

走，是一件十分容易之事，只要有脚，誰都可以辦到。

可是小雅那雙又白又嫩的纖足，好像壓上了一塊重鉛，挪動一步，就得費去不少氣力。

更糟的是她混身上下，都有一股蹩蹩扭扭的感覺。不管她怎樣鎮定心神，還是氣喘心促，舉步維艱。

如果要一個少女寸縷不掛，置身於一名陌生男子之前，她那壓迫的感受，必然不會比小雅更爲難堪。

但小雅曾經滄海，已經不是一個毫無經驗的少女，而她面對的，只是她最親近的丈夫，那麼她那過於羞澀的表情，就有點耐人尋味了。

好在洞內的紫氣十分之濃，熱力也在不斷的增加，面對難以預測的險惡前途，窘迫之態，自然大爲減低。

又是一個時辰，洞壁逐漸寬敞，紫氣變做了紅光，熱度已高得令人難以忍受。

他們像浸在浴缸裏，全身都是汗水，在奇熱浸襲之下，神智也逐漸陷於模糊。

終於噗噗兩聲，小雅及香姑雙雙倒了下去，她們像是睡着了 這一睡，也許永遠沒有重醒之日。

高非先是一怔，然後瞥瞧那兩具玲瓏無比的嬌軀，有着手足無措的感覺。

最後，他想到了手中的藥油，這是他們除了一身之外惟一存有之物，這一只小小的瓷瓶，說不定會使他們渡過難關。

他在她們鼻端塗上藥油，再在她們靈台穴上輕輕拍了一掌，這兩個可愛的姑娘，終於醒了過來。

小雅向高非投下感激的一瞥，說道：「相公，看來我不行了，只怕會辜負你的重託……」

高非掀着她的臂膀，將她扶起來，道：「不要灰心，小雅，妳瞧，咱們不是就要過難關了麼？」

高非說的不錯，他們已經到達熱力發源之處，只要能够勉力通過，熱力必會逐漸減退。

那是四個井口大小的潭水，水色深紅，在不斷的噴着熱氣，顯然，白雲洞中帶着奇毒的熱力，都是由那兒造成。

小雅瞅着那觸目驚心的潭水，幽幽一嘆道：「可是我眞力盡散，寸步難移……」

高非道：「振作一點，我扶着妳。」

在如此情形之下，小雅除非眞不想活，她就不得不收起羞澀之心，讓高非扶着她渡過險地。

於是，這位渤海世家的少夫人，面色一肅，又慨然一嘆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相公，咱們走。」

高非似乎不明白小雅爲什麼會如此多愁善感，只是微微一笑道：「好的，但，香姑，妳呢？還能走麼？」

香姑櫻唇一噘道：「我還不是寸步難移！不過我是下人，你們不必管我了。」

高非道：「這是什麼話？咱們風雨同舟，怎樣丟下妳不管？我扶着妳。」

這下倒好，右面掛着一個，左面貼着一人，而這兩位美勝天仙的少女，都是春色無邊，寸縷皆無。

這是人生難得一遇的機會，但高非却沒有心情去領受，他要集中全部心力，去接受死神的挑戰。終於，他闖過了潭水，走出了奇熱無比地帶，在精神鬆懈之際，他力竭的倒了下去。

幾乎過了半個時辰，他們的精神才逐漸恢復過來，小雅仍然依傍着高非，長長的睫毛眨了兩下，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高非關切的扶住她的酥肩道：「小雅，妳還好吧？」

小雅道：「謝謝你，相公，咱們終於逃過了一次刼難了。」

高非道：「是的，但我們前途，依然禍福難知，如果妳已經恢復，咱們還是走吧。」

小雅道：「不，相公！咱們再歇息一會，我還要跟你聊聊。」

× × ×

何高飛道：「咱們來日方長，此時還是辦正事要緊。」

小雅神情一怔道：「來日方長？那你承認我是你的妻子了？」

何高飛道：「妳本來就是我的妻子，還有什麼承不承認的。」

小雅幽幽一嘆道：「我說過，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我本來應該是你的妻子，但如果……」

何高飛微微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如果我不再姓何，如果我不是渤海世家的少主人，如果……哈哈……」原來他已自知身世。

小雅雙目大睜，美麗無雙的嬌靨之上！顯出一種駭異之色，良久，她螓首一垂道：「原來你什麼都知道……」

何高飛面色一沉道：「顯赫的世家，豪華的生活，再加上一個溫柔體貼，美絕人寰的妻子，哈哈……妳認爲就可使男兒奪志，丈夫低頭麼？」

小雅道：「這是娘的主意，你可不能怪我。」

何高飛道：「妳們究竟打的什麼主意？說說看。」

小雅道：「渤海世家……」

何高飛哼了一聲道：「又是渤海世家，妳還將我當作白痴麼？」

小雅柔順地道：「相公，你聽我說，話總要從頭說起嘛。」

何高飛冷冷道：「不要再稱我相公了，姑娘！何高飛是個窮小子，是個流浪老頭的徒兒，我只有一個要飯的師父，妳再要如此稱呼，豈不是增加何某的罪過！」

小雅呼的一聲站起來，雙目圓睜，大聲道：「甚麼？你不承認是我的丈夫？我什麼都給你了，縱然我娘騙了你，可是，你瞧瞧，我這樣……除了你我還能够再嫁給別人麼？你說，你說呀！」

何高飛不必再看，也不必再說，他雖然沒跟小雅眞個消魂，小雅現在已無法再嫁他人。

一個少女的身體是何等珍貴？縱然是生她養她的父母也不能這麼毫無保留。

但，何飛飛却哼了一聲道：「我有一點還不太明白……」

小雅惶急道：「什麼事？你說吧。」

何高飛道：「妳娘施展這套欺騙鄉愚的手法，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吧？」

小雅道：「不錯，你是第三個受騙之人。」

何高飛不屑的一哼道：「那麼姑娘的相好已有三人之多了，如若那兩位可憐虫還在人世，請問姑娘應該如何選擇？」

小雅怒喝一聲道：「住口！」

她身形一轉，掩面嬌啼道：「你將我看做何等之人，香姑，你告訴他！」

香姑咳了一聲道：「少主人，事情是這樣的……」

何高飛笑笑道：「妳叫何高飛就是，這少主人三字，實在使人難以消受。」

香姑一哼道：「你是姑娘的丈夫，我自然叫你少主人了。」一頓接道：「咱們姑娘千金之體，豈能像你說的那麼隨便，頭兩次前來白雲洞的，是夏荷秋菊兩個丫頭。」

何高飛道：「這麼說來，我倒是一個幸運兒了，妳們老夫人一再騙人前來送死，甚至不惜賠上自己的女兒，到底爲了甚麼？」

香姑道：「姑娘不是對你說過麼，要不是爲孤雲秘笈，咱們何必來此賣命！」

何高飛道：「那是說孤雲秘笈是確有其事，而妳們老夫人爲了想稱霸武林，才不惜做那不近情理之事。但，妳們究竟是誰？」

小雅幽幽一嘆接道：「先父姓蕭名沐，世居渤海，在武林之中，也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老人家當年行道江湖，活人無算，却不幸因細故開罪神風堡主，竟被暗下毒手，予以殺害，那衞伯玉並不因此而甘心，還硬指我們是魔道遺孽，四海雖大，竟沒有咱們娘兒容身之處……」

她語音悲切，婉轉低訴，縱然是鐵石心腸之人，也會爲之熱血沸騰，聳然動容的，何高飛究竟與她有着不太平凡的關係，焉能不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爲了報復親仇，動機還算純正，不過妳娘那種騙人的手法，却幼稚得令人難以想像。」

小雅撇撇嘴道：「你不是來替咱們賣命了麼？如果我娘的手法再高一點，只怕你早已忘記姓何了。」

何高飛神色一愕道：「不錯，一個貧窮之人，一旦掉進幸福之中，他是不會放棄幸福的，而且妳們主婢都是最好的演員，何某雖然明知不對，又幾乎不得不信。」他語音一頓，又微微一笑道：「我自然也貪圖一時的享受，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好奇。」

（未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兩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蓋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98-04-43-04

收據號碼： 局號：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兩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光瀛）年五管保（模）（60P.）

武俠倫理故事

馬千里・文
可　飛・圖

劍紅顏（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崑崙派龍舌劍江雪心和夜貓子徐元平爲師父崑崙派掌門人盧南平報仇，江雪心拿兇手留下的紅銹斷劍押給劉大麻子，劉大麻子將銹斷劍賣給酒瘋子怪老頭，江、徐二人藉此想引出殺師的仇人，追踪酒瘋子下落，却被酒瘋子先後把他們二人捉住，並將當年他們師父和北芒盲叟金靈子打賭說服八卦教改邪歸正之事，懷疑是金靈子殺害他們師父，另一個原因就是嵩山雙俠和他們師父死之前在一起，酒瘋子承認斷劍是他的，要追查此事，並將他們推落山洞之內，江、徐二人逃出來，徐元平趁酒瘋子喝醉把他殺死，江雪心心有不忍，拂袖離去……

弒師逆徒　被虎所噬

陽光照着神秘的山嶺，化開了夜來的霧露。

嵩山雙俠奔走在酒瘋子居住的山嶺間，儘管他們在全力的疾走，從他們遲緩的步履上，已不難看出他們長途跋涉的疲態。

黃雲度先到懸崖下，住脚仰望。

麥羅德蹤踪而至，喘息着道：「眞是倒霉，想不到跟盧南平聊聊天，會惹出這樣大的麻煩。咱們要不把這件事弄清楚，說不定武林中還眞的把這筆賬記在咱們哥兒倆頭上呢！唉！」

黃雲度道：「所以這回我們冒死也得來。」

麥羅德道：「來有何用？咱們哥倆招呼不了酒瘋子，要救江姑娘，不是件容易的事。」

黃雲度道：「咱們趁他無備，救出江姑娘，然後再找酒瘋子！他要是英雄好漢，就該自己出面向武林交代清楚，敢做敢當。他要是一味的想賴，咱們哥兒倆也只有認命，跟他作個生死約會了。」

麥羅德半開玩笑的道：「早知有今日，當年就不該留在中原的。」

黃雲度道：「現在知道已太晚了。」

麥羅德道：「唉！我一輩子到底還是傷在朋友的身上。」

說着，一跺脚，人已拔身掠起。黃雲度微笑着搖搖頭，跟着拔身而起。掠到懸崖中間，在石苞上一點，輕輕翻上懸崖。

嵩山雙俠乃是武林道上一對可愛的朋友，不只是武功深厚，他們義氣相交的精神，爲武林所標榜，所以武林中無人不知嵩山雙俠，却很少有人單獨提出黃雲度和麥羅德。

春天的早晨是可愛的，而春天的山林却更可愛；如春天的早晨你站在山林裏，生的氣息，清新的景象，將會使你忘記一切。嵩山雙俠在這妙境中，他們却什麼也沒感到；二人同時在四處張望着。

麥羅德道：「還記得路徑嗎？」

黃雲度打量着四週，道：「錯不了，跟我走。」

黃雲度在前，麥羅德在後，在閃耀着金光的山林裏，向死洞疾掠而去。剎時已到洞前。兩人逼近洞口向下望，黑沉沉的，看不到什麼。

麥羅德輕喝道：「江姑娘。」

洞裏無人應聲。嵩山雙俠彼此望了一眼，心中已感到不安。黃雲度伏在洞口喊道：「江姑娘！江姑娘！」

洞裏反射出黃雲度的廻聲。

麥羅德拾起一塊土，道：「說不定她睡着了，我扔塊土下去，驚醒她。」

黃雲度道：「扔個小塊的，別打痛了她。」

麥羅德道：「就是打着她，也不會有多痛！那裏還要你來這樣的憐惜。」

一時倒說得黃雲度老臉紅了起來。這塊土扔下去，他們靜聽着，只有落地聲傳上來，却仍沒聽到江雪心答話。

麥羅德驚喝道：「不好。」

黃雲度道：「怎麼啦？」

麥羅德道：「一定是酒瘋子又擄了徐元平，連紅姑娘一起帶着離開這裏了。」

黃雲度道：「對，快到茅屋去。」

兩人抖擻精神，縱掠疾行，剎時已到小茅屋前。小茅屋仍是靜靜的在森林裏。

麥羅德毫不猶疑，掠身已到茅屋前，隔着半掩的門向裏邊一瞧，空空洞洞的，他抬腿踹倒了門，放聲喝道：「酒瘋子，你在哪裏？」

茅屋裏無人應聲。麥羅德飄身竄進小茅屋，黃雲度立即跟了進去。

四處搜尋，不見人影，只有門後的地上一片濕漉漉的痕跡，散發着強烈的酒味。陽光射進小窗，一道強烈的光綫，照出

完期二

斷

他二人驚起的塵埃。

麥羅德道：「果然走啦！」

黃雲度道：「追！」

兩人衝出茅屋，向着回程路上急奔。

嵩山雙俠追出山林，入了平坦大道，一路且探聽且走，也有說見過，也有說沒看見的，沿着黃河西行，不覺追下百十多里，太陽偏西時到了一處十字路口。

一家茶亭，門口挑着個茶字，却不見一個人。這時嵩山雙俠被一個茶字引起一個飯字來，突然感到飢餓難當。兩人全沒說話，齊齊的走進茶亭。

一個梳着長辮子的大姑娘，從裏邊走出來，向着嵩山雙俠嫣然一笑，道：「二位大爺，喝什麼茶？」

麥羅德道：「姑娘，我們不喝茶，吃飯。」

大姑娘仍是陪着笑，道：「大爺，我們這是茶亭，只賣茶，不賣飯的。」

黃雲度道：「勞煩姑娘，多給妳錢就是。」

大姑娘道：「我們實在是不賣飯。」

麥羅德道：「就把妳們吃的飯菜，賣一點給我們吃吧！」

大姑娘羞垂粉面，道：「鄉下人菜粗飯淡……」

麥羅德道：「成，成，成！塡飽肚子就成。」

大姑娘道：「二位大爺稍坐，我進去瞧瞧。」

她回身剛走兩步，黃雲度喝住道：「姑娘慢走。」

大姑娘回過身，臉上仍帶着動人的笑容。

黃雲度道：「請問姑娘，可見到有三個人打這條路過去？」

大姑娘道：「什麼樣子的人？」

黃雲度道：「一個紅鼻子的老酒鬼，帶着一個青衣少年，一個黃衣少女。」

大姑娘道：「這三個人我好像都見過，可沒記得他們一塊兒走。」

黃雲度道：「今天見過嗎？」

姑娘搖頭道：「今天？今天一個也沒見到過。」

黃雲度擺擺手。大姑娘把胸前的辮子甩在背脊上，扭着腰肢，活潑的蹦跳着，走進裏邊去。

黃雲度道：「恐怕那老東西沒有走這條路。」

麥羅德道：「那也未必，她這茶亭裏經常沒人兒，來往的人不進茶亭喝茶，壓根兒她就看不到，既然上邊有人見他們朝這邊走，咱們還是追下去。」

× × ×

黃昏。大辮子姑娘在茶亭裏收拾東西，這條路太陽一落黑，人烟就稀少了。因爲離着黃河渡口遠些，下邊既趕不上去，上邊的也趕不下來。

這時却見古道遠處，一男一女，急速的奔來。金黃色的夕陽，照映着那奔馳而來的少女的黃色衣裳，看起來像泛着金光，不過一會兒的工夫，已到眼前。

大辮子姑娘認識那黃衣少女，她正是江雪心，前幾天來過的！她曾向大辮子姑娘打聽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

大辮子姑娘衝着江雪心一笑，道：「

姑娘，您回來啦！」

江雪心輕揩着額角上滲出的汗珠兒，微笑着道：「嗯，有吃的嗎？」

大辮子姑娘打量着江雪心，又打量着她身邊的徐元平，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徐元平詫異道：「姑娘妳笑什麼？」

大辮子姑娘道：「我笑我們開錯了店，我們開着茶亭，却沒人來吃茶，倒都是來吃飯的；趕明兒，我跟我奶奶說，乾脆改開飯舖吧！」

江雪心道：「倒是有飯菜沒有？」

大辮子姑娘回答道：「有，客人吃剩的。」

徐元平大踏步闖進店去，道：「好吧！就煩姑娘快端出來。」

大辮子姑娘應着聲往裏走。突然，她站住了身，回眸一笑，道：「那兩位大爺還問起你們兩人呢！」

徐元平道：「是誰？」

大辮子姑娘道：「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不過他們在找你們兩人和酒瘋子。」

江雪心向徐元平道：「那一定是嵩山雙俠。」

又向大辮子姑娘道：「妳可知道他去哪裏了？」

大辮子姑娘道：「他們沒說，是朝西邊走的。」

江雪心道：「一定是他們，吃過飯往下追。」

徐元平道：「何必追他們呢！師門大仇已報，我倆不如遠走邊陲，另創我們的天地；也許師父傳授的崑崙劍譜，我們可以從苦練中悟出來。」

江雪心道：「那是夢想。」

徐元平道：「如何說是夢想，歷代祖師創下的劍譜，又有那個不是從苦練中悟出來的呢？」

江雪心白了徐元平一眼，道：「你我怎敢妄與歷代師祖相比擬。」

徐元平道：「也不能太妄自菲薄。」

大辮子姑娘突然又走回來，向江雪心笑盈盈的道：「姑娘，妳不是要找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兒嗎？」

江雪心粉頸微垂，低聲道：「現在不找了。」

大辮子姑娘伸手朝暗淡的屋角裏一指，道：「哪！他就在那裏。」他兩人驚愕的望去。

果然，暗沉沉的角落裏，一個白髮蓬蓬的老頭兒，伏在茶桌上，桌角上倒放着一隻紅得發紫的大酒葫蘆，老頭兒打着輕微的酒鼾。看他的背影還眞像酒瘋子。可是，人死不能復生啊！

江雪心望着徐元平，徐元平也望着江雪心，兩人都流露着驚詫、疑惑的神情，同時轉望着伏在一角的老頭兒。

大辮子姑娘可不理會他們，只管走了進去。

徐元平終於忍不住的站起來，徐徐向老頭兒走去，走到老頭兒身邊，伏身一瞧，可不是，竟然眞的是死了的酒瘋子。

不禁驚訝道：「啊！」

酒瘋子抬起頭，醉眼模糊的望着徐元平道：「啊！你啊什麼？你趁着我喝醉酒，睡着了，打我一巴掌，也就罷了，不該撕破我的衣服呀！」

徐元平當眞駭出一身冷汗來，崑崙派的五龍鎖穴，乃是追命絕招，明明看到酒瘋子跌下地來的，明明他連氣息都斷盡了的，如今可怎麼又活起來了呢？

酒瘋子站起身，指着敞胸處，血門商曲穴上的一個黑掌印，道：「小伙子，下手可眞辣呀！快賠我衣服來吧！」

徐元平喝道：「師妹，快走！」話聲未落，人已飄出茶亭之外。

江雪心掠身越出窗去。兩人無暇答話，望着西去的黃昏古道，斂氣疾走。

酒瘋子手裏提着葫蘆，緊跟着追出茶亭，在十字街口張望一眼，拔起葫蘆嘴喝了一大口酒，向着他二人的身影遙喝道：「小伙子，你別跑，快賠我衣服。」撒開大步追了下去。

在艷麗晚霞下，綺麗光彩照着這一老兩少，古道上揚起的塵埃，倒像瀰漫的雲霧，剎時間三條身影都消逝在雲天遠處。

大辮子姑娘端菜飯出來時，茶亭裏空無一人。她訝異、迷惘的四處瞧望着，自語道：「咦！眞是奇怪，難道遇到大仙爺啦！」

× × ×

一場晚春的大雪，飄落得滿坑滿谷。

徐元平，江雪心被酒瘋子追得走投無路，疲於奔命。在這深山野嶺間，東奔西竄，也不知置身何處，看看不遠處有座廟宇的影子。

江雪心道：「我們到前邊的廟裏歇會兒吧！」

徐元平不安的道：「不知那酒瘋子是不是又先一步到了？」

江雪心白他一眼，道：「他既不是仙，又不是狐，那能就那麼方便的來去？」

徐元平道：「可是，我們却逃到哪裏都遇到他。」

江雪心道：「不過碰巧罷了。」

徐元平肅然的道：「不，不是碰巧。我覺得這老東西在趕我們進一個圈套。」

江雪心道：「怎見得？」

徐元平道：「因爲他如果眞的想抓我們，早已抓到我們了；也許……」

江雪心道：「也許什麼？」

徐元平道：「連逃出死洞，都是他設的圈套。」

江雪心道：「目的何在？」

徐元平搖搖頭，默然不語。他的眼神癡望着漫山風雪，却又像什麼也沒看，只是在癡想。總之，他對江雪心的問題是有答案的，但是，却默默的埋藏在自己心的深處。

江雪心道：「別發楞了，走吧！」

兩人踏着白皚皚的雪，到了廟前。廟不大，却整理得很乾淨，四週花木扶疏，在這深山大嶺中，令人有超越塵俗之感。

廟門緊閉着，雪已掩過了門檻。廟門口的積雪，平平整整，顯然是沒人踏過的。他二人相望着，露出微笑。

徐元平伸手敲着廟門上的大鐵環，響聲傳遍了整個山野。少時，廟門開了，錯開的門縫裏，露出一位鬚髮銀白的老人，一個梳着歪歪小辮的小孩，站在老人身後，瞪着好奇的眼，望着他二人。

老人合十道：「阿彌陀佛，二位施主辛苦。」

徐元平道：「打擾老法師，在下和師妹在這山裏迷失了道路，天晚露寒之夜，想借寶剎小憩。」

老人敞開廟門，道：「請進，老朽不是僧人，這是老朽的家廟。」

又指着身後的小孩，道：「這是小僮鹿友。」

他二人進了廟，老人把他們引進院內道：「山深閉境，少有客來，只有一間家人來時歇脚的房子，二位就委屈點吧！」

江雪心道：「請教老丈尊姓？」

老人含着慈祥的笑，道：「蕭——蕭何的蕭。」

他兩人彼此相望了一眼，不禁同時想起一個人。乃崑崙派掌門盧南平數十年前的好友——江湖客蕭敖。

老人接着道：「單名一個月字。」

他們二人也各人報出姓名。蕭月道：「二位請稍坐，老朽備飯。」

江雪心道：「怎敢勞老丈的駕。」

蕭月含笑道：「說那裏話，只是山野飲食粗劣，還要請二位將就些。」

徐元平，低聲問道：「師哥，你看這老頭兒，會不會是江湖客蕭敖？」

徐元平道：「那可眞是意外啦！」

江雪心道：「意外的事常有，我們崑崙派的五龍鎖穴是武林知名的追魂掌法，可是，就有那打不死的酒瘋子，豈不是意外。」

徐元平道：「是太意外啦！」

江雪心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情，黑亮的眼珠一轉，道：「師哥，這五龍鎖穴的掌法，師父沒傳授，你是怎麼學來的？」

徐元平露齒一笑，道：「我早想到妳會有這一問。本不該告訴妳的，因爲師父已經去世了，我就老實給妳說了吧！師父在世時，已經偷偷的傳授了我五龍鎖穴，不過，他不讓我告訴妳。」

江雪心詫異的道：「眞的？」

徐元平正色道：「可不是眞的麼！師父還說要傳授我崑崙劍譜呢！」

江雪心道：「奇怪！師父也說過要傳授我的。」

徐元平道：「那不會是眞的，師父暗示我說：妳的資質遲鈍些，恐怕領會不了！他老人家反對我們婚事，就在於此。」

江雪心道：「不會吧！師父倒有一次和我提起你，說你聰明有餘仁厚不足。」

徐元平微笑道：「那裏會呢，實際上他老人家已經傳我幾招崑崙劍法了。可惜，他老人家慘遭殺害，此後，只有靠我自己領會了。」

江雪心很敬重師父盧南平，却沒想到他竟是這樣反覆的人，一時倒從心底昇起一層迷惘的傷感。鹿友送飯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這天他們歇在這深山的小廟裏。

江雪心睏倦已極，斜倚在床角上假寐。徐元平本是坐在一張靠椅上養神，這時，站起身緩緩的走到江雪心跟前，望着她小睡的美態，臉上露出羨愛的微笑，低喚道：「師妹。」

江雪心睡眼惺忪的道：「什麼事？」

徐元平道：「我思慮再三，我們還是即刻離開中原的好。」

江雪心道：「爲什麼？」

徐元平道：「現在我們也不知殺死師父的仇人究竟是誰！就是知道了，這幾個人我們都對付不了，也沒奈何，不若遠走邊陲，苦練功夫，日後再來報仇。」

江雪心瞥了他一眼，道：「你就是這個意思嗎？」

徐元平微笑着道：「當然，還有我們的事。」

江雪心道：「我們沒什麼事。」

徐元平眉心微皺道：「師妹，難道我對妳的感情，妳眞的不知道？」

江雪心淡淡的道：「我們的情感，只止於師兄妹。」

徐元平道：「我不會灰心。」

江雪心白他一眼道：「我也不會。」

突然，一陣急促的叩門聲，接着又是一陣。他兩人驚愕的忙站起身，這樣深山荒野，雪地孤寺，哪來的人？

院裏響起蕭月的脚步聲。他兩人隔着窗櫺往院子一瞧，蕭月披着一件棉袍走過雪地，到了廟門，悄聲道：「什麼人？」

門外道：「過路的，打擾、避避風寒。」

蕭月打開了門，門外走進兩條漢子；身上沾滿了雪花，彷彿披着一身白色的皮毛衣裳！蕭月掩上門，合十道：「二位施主，辛苦。阿彌陀佛。」

江雪心意外欣喜的道：「是他們？」

徐元平驚愕道：「啊！嵩山雙俠。」

嵩山雙俠何以黑夜到此？

江雪心興奮的奔了出去！徐元平也跟了出去。

黃雲度見他們二人已在廟中，眞是喜出望外，道：「你們二位怎麼到這裏？」

徐元平道：「慢慢再談吧！二位前輩怎麼雪夜到這孤廟來？」

麥羅德道：「唉！不用提啦！被那酒瘋子逼得走投無路，才溜到這裏的。」

徐元平、江雪心齊聲驚愕的道：「是他？」

蕭月合十道：「各位施主，請裏邊坐。」雙手掩上了廟門。突然，那門像被一陣強風鼓着，又開了。蕭月再伸手掩門時，門外白花花的擁進來一堆。蕭月一瞧，原來是個老人，身上本就沾滿了雪花，配上一頭亂蓬蓬的白髮，在雪地裏竟看不出人樣兒。

徐元平先就驚喝道：「啊！是他！」

麥羅德也吃驚地道：「酒瘋子！」

酒瘋子露齒一笑，彈着身上的積雪，道：「可不是我麼！你們全在這裏啦！眞巧哇！」

四人飄的全扯出了武器，一陣旋風似的移動，分伺四週，把酒瘋子困在核心。蕭月早已驚恐得閃到一邊。酒瘋子站在四人當中，前後左右看了一眼，噗哧笑了。

蕭月陪笑道：「各位施主息怒，有話好說。」

酒瘋子笑着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就是要怎麼着，也不好在人家廟裏，打壞了東西誰賠？再說，風雪深夜，外面挺冷的，咱們取個暖，如何？」

四人彼此望着不敢深信。酒瘋子衝着他們四個人一笑，道：「那麼就請四位稍候，我進去歇會兒。」果然，酒瘋子走進

院裏去了。

蕭月跟着酒瘋子走了幾步，回頭道：「四位請裏邊坐吧！」

四個人彼此望着，却沒一個人說話。

蕭月說了聲：「失陪！」

跟着酒瘋子走進院裏去。他們四個人在酒瘋子和蕭月進去之後，趁着廟門未關，先後衝出廟去，看着四顧茫茫的白雪山野，一陣風的向山野遠遠奔去。

× × ×

深夜。

白皚皚的銀雪，映着黑沉沉的山林。

四條人影前前後後的奔馳到一帶松林前。前面的嵩山雙俠住下身，後面徐元平、江雪心接踵而至；他們面對着這一帶神秘的松林，置身於這樣風雪悽冷的寒夜，每個人的心裏都充滿着惶恐的感覺。黃雲度環顧他三人，道：「我們往那裏去？」

三人彼此望着，然後把視綫集中在黃雲度臉上，希望他提出的這個問題，他自己能說出答案。

黃雲度搖搖頭，道：「這老東西究竟是何用心？」

徐元平道：「他沒有加害於我們的心，他是在造成我們之間的猜疑、恐懼，使我們走進他設好的圈套。」

麥羅德道：「什麽圈套？」

徐元平道：「這我可說不上來，就跟他害死家師一樣，猜不透他是何用心。」

江雪心道：「還不是爲那本劍譜。」

黃雲度道：「我看未必。以酒瘋子本身武功造詣之高，他應該不必去殺死盧南平，奪取劍譜的。」

麥羅德道：「那只有說他對武林有野心、陰謀。」

江雪心道：「可我們對付不了他。」

徐元平道：「先不談對付酒瘋子，我們該弄清這是什麽地方好決定去處啊。」

麥羅德道：「北芒山。」

江雪心道：「北芒山？那太好了。我們何不去找北芒盲叟金靈子，請他出來，共同對付酒瘋子。」

黃雲度道：「那個老頭兒人瞎心也瞎，誰也拖不出他來；不過，他的武功倒眞可以跟酒瘋子較個高下。」

江雪心道：「我們大夥去，也許能够說服他也不一定。」

徐元平道：「我看未必。」

江雪心怫然的道：「爲什麽？」

徐元平道：「爲別的事猶可，爲師的事他絕不會出手的；因爲，他不會忘記他失去的雙眼，也不會忘記鐵雲姑留給他的情恨。」

江雪心道：「這些事你怎麽知道？」

徐元平道：「酒瘋子說的，妳只問嵩山雙俠是不是有這段故事。」

江雪心轉望着嵩山雙俠要求答案。

黃雲度道：「故事是眞，但這並無損於金靈子和盧南平的私誼。正像江湖客蕭敖和盧南平一樣，一個主張結伴遨遊天下，一個却要自立門戶，立身武林；結果，他們各走各的路！武林却無人不知，他們仍是道義之交的朋友。」

徐元平道：「可是，酒瘋子說北芒盲叟金靈子才是最可能殺死師父的人。」

麥羅德道：「嗯！這就對了。」

三人齊望着他所發現的驚異神情，也等着聽他下面的話文。

麥羅德沉思片刻，又含笑自語，道：「呀！就是這樣。」

黃雲度不耐煩的道：「有話就說出來，別盡在自己肚子裏打轉兒。」

江雪心也忍不住的道：「是啊！說出來大家聽聽。」

麥羅德道：「那酒瘋子逼我們到這裏，就是要我們走進淨心園，他要當着我們大家，跟北芒盲叟金靈子了斷這件事。」

黃雲度道：「既是如此，他何不明說呢？」

麥羅德說道：「各人有各人行事的方法。」

這個看法，解開了他們心底的謎，越想越覺得不錯，酒瘋子各種做作，都是在引誘，逼迫他們走進北芒盲叟金靈子的淨心園。

江雪心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去淨心園等待情勢發展吧！」

四人沉默片刻。

黃雲度喝聲道：「走！」人如流矢，踏雪無痕，瞬間已在百步之遙。麥羅德掠身隨後緊追。

徐元平兀自癡立着。

江雪心道：「師哥，走哇！」

徐元平道：「師妹，我們不能去。」

江雪心道：「爲什麽？」

徐元平道：「依我看，這是酒瘋子的陰謀，他要把我們聚在一起，一網打盡，以絕後患。」

江雪心道：「未必。他要是眞的想殺我們，早把我們一個個的殺死了。」

嵩山雙俠的人影已去遠了，在銀白的山嶺間，只剩下兩個黑點。

江雪心拖着徐元平道：「快走吧，遲了就跟不上他們了。」

徐元平終於被江雪心拖着，朝着嵩山雙俠遙遠微小的身影追去。

嵩山雙俠的身影，在起伏蜿蜒的山嶺間，時隱時現，他二人追過半個時辰，在一個山谷入口的陡岩下，嵩山雙俠停下身來，遙望着銀色的山谷。

江雪心趕到身邊，問道：「怎麽不走啦？」

黃雲度用手指着谷內，道：「那不就到了嗎？」

江雪心道：「那就去呀！」

黃雲度道：「那個瞎老頭兒，這幾年脾氣越來越怪，你們進去可要當心點。」

麥羅德說道：「別嚕囌，都聽你的就是。」

四個人掠身奔向山谷去。

× × ×

淨心園的影子，露在深夜的風雪裏，奇怪的是莊外的一株大樹上，高挑着一盞引路的風燈。北芒盲叟金靈子是一個多年與世隔絕的人，任何人到淨心園來，都像是侵害到他平靜的心靈。

他是個絕世的孤獨者。當然，他不會高懸風燈引路。那麽他招引誰呢？難道這樣深夜，這樣風雪的山嶺間，還有着行走的人？

難道人間還有值得他戀念的人？沒有，沒有，一個也沒有。因爲只有一個鐵雲

姑，她已經不在人間；還有一個他尊重的人江湖客蕭敖，也已數十年沒有消息了。

四人的身形剎時已到莊前。站住身，四人仰望着風燈，黃雲度道：「這瞎老頭兒，他在等誰呢？」

沒有人能回答他這句話。却有人回答了。

在他們身後不遠處，一個低沉冷酷的人聲，簡短有力的道：「等你們。」

他們回頭一瞧，正是北芒盲叟金靈子，他披着一件白色皮毛的氅衣，把身體緊裹在白色皮毛裏，頭戴一頂拖着長尾的風帽。他不曾面對着他們，却在側耳聽着他們的動靜。

麥羅德問道：「瞎子，你知道是誰來啦？」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不知道我會掛着風燈等你們？四位，請進吧！」

聽他說話的口氣，看他站的位置，是有想走也走不了的意思。

四人彼此望着，走進了淨心園。

北芒盲叟金靈子屹立着，靜聽他們的動靜，直待他們全部走進莊裏，才徐徐的跟進莊去，掩上柴扉，打開了獸柙，關在柙裏的虎豹，立刻吼嘯着走出來。

牠們馴服的圍在北芒盲叟金靈子四週，有的用頭在他身上擦磨，有的仰望着他吼叫！北芒盲叟金靈子一一的撫摸着牠們，低聲道：「看好門，一個也別讓他們出去。」

果然，那些虎豹一一的散開來，緊守着淨心園的各處，眈視着園裏的房舍，一個個勝過無敵的壯士。

他們四人看在眼裏，全楞住了。

想不到他們沒進酒瘋子的圈套，倒掉入北芒盲叟金靈子的陷阱了。這樣看來，這一切並不是酒瘋子的安排，而是北芒盲叟金靈子的預謀。

北芒盲叟金靈子淡然道：「請吧！」

四個人只得魚貫走進屋裏去。

黃雲度激憤的道：「瞎子，我們是好意來看你，有事跟你商量，你這算是什麽意思？」

北芒盲叟金靈子淡然的道：「你們來不是爲的找殺盧南平的兇手嗎？」

四人道：「是啊！」

北芒盲叟金靈子說道：「我已經找到了。」

四人齊聲道：「誰？」

北芒盲叟金靈子肅容道：「就在你們四個人當中。」

他的話說得很認眞，他四人不由的面面相覷。

這時，突然一個人聲道：「不，你……們五個人……人。」

北芒盲叟金靈子對這句話頗爲驚愕。

他四個人循聲望去，這才發現酒瘋子躺在黑暗的牆角裏。燈光本來够昏暗的，酒瘋子又縮成一堆，就難怪他們進來時未看到了。

酒瘋子身勢不穩的站起來，醉眼朦朧的望着他們五個人，把酒葫蘆嘴對着嘴喝了一大口，倒有一半酒流在衣衫上，身軀不停的搖幌着。

北芒盲叟金靈子不服的道：「我盲目多年，不問世事，怎麽會是我呢？」

徐元平、江雪心同聲道：「應該只有他們三個人，我們師兄妹怎會謀害自己師父呢？」

麥羅德冷然的道：「那可不一定。你們師父死的前晚，我們促膝長談，他就曾說徐元平心術不正，所以才反對你們兩人的婚事，而且準備把劍譜獨傳江雪心。這欺師滅祖的事，也並非不可能。」

徐元平一陣朗笑，道：「麥老前輩，照說你是我的師執輩，我不好反駁你；不過，這件事很嚴重，晚輩担待不起，不能不加說明。」

酒瘋子扶着牆，喝着酒，道：「有話……就直截……了當的說，別……別繞彎子。」

徐元平道：「師父反對我們的婚事，乃是因爲我們還年輕。若說他老人家鄙棄我，那可是天大的笑話！不講別的，就講本派的五龍鎖穴掌法，就獨傳了我，而沒有傳給師妹。」

江雪心白嫩的臉蛋，登時紅了起來，鼓着香腮，微慍的道：「師哥，你這話的意思，暗示我會妒忌，不滿，而謀害師父洩憤，盜取了劍譜嗎？」

徐元平陪笑道：「師妹千萬不可多心，要盜劍譜，也是別人盜的，師父遲早會傳遞給我們，我們又何必盜取呢？這不是很明顯嗎？」

黃雲度瞟了衆人一眼，道：「如果說盧南平是爲劍譜喪命的，自然我們嵩山雙俠涉嫌重大；不過，要是我們眞想殺死盧南平而盜取劍譜，就不會在他死的前夕公然過訪，自己先踩進漩渦裏。」

麥羅德立即幫腔道：「說得對。我們一定作出隱遁不聞世事的姿態，然後，暗中下手，那才叫神不知、鬼不覺，人不猜疑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聽了，憤恨的道：「你這番話是暗示老夫嗎？」

麥羅德含笑答道：「我不過是說理而已。」

北芒盲叟金靈子大怒，擧掌一拍，一張桌子擊得粉碎，四座皆驚。

黃雲度勸阻道：「瞎子，有話慢慢說，何必動這麽大的氣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他說理？說個屁！我連自己的眼睛都不愛惜，還希罕盧南平的什麽劍譜，你這理說到野人國裏去，也是不通。」

麥羅德笑道：「瞎子，你是有點心虛吧？」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爲何心虛？」

麥羅德道：「我說話又沒指着你，你怎麽硬往身上攬呢？」

酒瘋子陡然放聲喝道：「別吵！」

大夥忽然靜下來注視着他。他却又捧着葫蘆自管自的喝酒了。許久，他放下了葫蘆，道：「你們別鬧嚷，誰殺死盧南……平的，我……知道。我有證……據，我把他……指出來……要他當……當着咱們……大夥兒，自個處……置謝……罪……怎麽樣？」

黃雲度道：「你們瞧他醉得話都說不出來了，那裏還能指認？」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他是人醉心不醉，正跟我眼瞎心不瞎是一樣的。」

徐元平道：「家師遇害，復仇二字本是我們師兄妹義不容辭的事，今竟勞駕各位前輩出面，我們師兄妹由衷感激。」

他指着酒瘋子道：「這位前輩要指出殺害家師的人，再好也不過，可是，這位前輩究竟是何許人？我們在座的各位還沒人知道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我知道。」這句話使酒瘋子的酒醒了三成，詫異的道：「你知道，你當眞知道？」稍頓，酒瘋子又道：「好，你若說對了，我一口氣喝下這一葫蘆酒，怎麼樣？」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我要是不知道你是誰，我淨心園會任你擺佈嗎？」

酒瘋子不以爲然的道：「說呀！」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你便是江湖客蕭敖。」

舉座愕然的望着酒瘋子。

酒瘋子木然的楞在那裏，像被點中了穴道。

黃雲度仔細打量酒瘋子，說道：「我數十年前與蕭敖也有一面之緣，英俊瀟洒，飄逸不羣。瞎子，你可別把我也當成瞎子。」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我看不到他的面貌，可是，我聽得出他那聲音。不會錯，他確是江湖客蕭敖。」

座中人全注視着酒瘋子，期待他證實或否認。

酒瘋子一句也沒有，捧起酒葫蘆咕咚咕咚的一口氣把葫蘆裏的喝酒得乾乾淨淨，然後把葫蘆朝下空了空，放在一邊。他竟眞的是江湖客蕭敖，舉座莫不肅然。

他本已說話不清，醉了的人，喝下這一葫蘆酒，打了兩個酒噎，伸手抹着口邊的酒漬，發着一種淒絕的、痛苦的冷笑，道：「武林中……誰都……知道，我和……盧南平是……生死……之交。雖然……我們已幾十……年……沒在一……起，可是……我們還……是生死……之交啊！所以，要謀害……盧南平之前，就該知道……我江湖客蕭……敖，不會放過你。」

他說出一個你字，伸手指着面前的五個人。

可是，他的手在顫抖，他的身體在不停的幌搖，他所指的是誰？沒人看得出來，每一人都彷彿覺得他在指責自己；彼此面面相覷。

北芒盲叟金靈子趨前扶持，道：「蕭大俠，你醉了。明天再說吧！」

江湖客蕭敖道：「我是……人醉心……不醉，我有充份證據……我要……把他指出……來，給你……們看。我要他……死，死得……比盧南平……更慘。」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蕭大俠，還是待酒醒再說吧！」

他伸手扶着江湖客蕭敖的手，江湖客蕭敖陡的把手一揮，北芒盲叟金靈子被震出跌倒在十步外的屋角裏。

江湖客蕭敖憤然的叫道：「你……站開。」

衆人都驚訝於江湖客蕭敖的功力深厚，竟然能震動北芒盲叟金靈子。同時却也感到惶恐，因爲他酒醉智昏，心裏又充滿仇恨憤怨，萬一他要渾然出手，恐怕哪一個也招架不住他。

酒加上仇恨的怒火，江湖客蕭敖兩眼泛着恐怖的紅色，逼視着每一個人，他的嘴唇似乎在顫抖，身軀仍在不停的搖幌着，他怒視每一　人，顫聲道：「你……就是你……你……你……」他的手緩緩的抬起，但却顫抖得厲害。

每個人的眼都盯着他的手，想看他顫抖的手所指的究竟是誰？想知道這些人之中，究竟那一個是殺死盧南平的兇手？因爲他們都是最關心盧南平的人，兩個是盧南平的弟子，兩個是盧南平最好的朋友，一個是絕世數十年的孤獨者。

江湖客蕭敖剛剛把手抬起，狠狠說出一個你字，人便已搖幌不定的倒下了，他是醉了，而且醉得很厲害，他竟然呼呼的大睡起來，衆人立刻偎近去，看個究竟。

北芒盲叟金靈子起身喝阻，道：「大家都不要動。」

衆人止住步，回望北芒盲叟金靈子。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這個謎在他心裏，我們有共同保護他的責任，明天他酒醒了，我們就會知道誰是殺死盧南平的人，否則，我們都背着嫌疑。」

黃雲度道：「說得對，我們大家來看着他。」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不，我們不看他！」

徐元平詫異的道：「不看他，那怎麼辦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如果擺在這裏看着，長夜漫漫，保不住要打個盹！那時有心人乘機出手，殺人滅口，我們豈不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江雪心道：「前輩顧慮甚是，但又該怎麼辦呢？」

麥羅德道：「對呀，你這瞎老頭又有什麼好辦法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從容的道：「有。」

麥羅德道：「有，就快說，還賣什麼關子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這隔壁有間鶴房，現在空着，我們把他抬到鶴房去，然後我們坐在這間房裏，誰也不許出去。等到天亮他酒醒了，他自然會指出誰是殺害盧南平的人。」

徐元平欣喜的道：「果然是好主意，只是有一點不妥當。」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有何不妥？」

徐元平道：「如果他是殺死我師父的人，他酒醒後，豈不就偷偷的溜走了。」

黃雲度道：「他如果要走，他根本不會來。」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他就是眞的要走，你們也攔不住，用不於偷偷的溜，當作他不是殺死盧南平的人算啦，這樣也替朋友二字留點面子。」

麥羅德道：「既然這樣就動手吧！」

大家應聲：「是。」

正要偎近前去，動手抬江湖客蕭敖，北芒盲叟金靈子突然喝道：「慢着。」

江雪心詫異的道：「又怎麼啦？」

北芒盲叟金靈子舉步走近去，穆健從容，完全不像一個雙目失明的人，這一則因爲是住了幾十年的地方，自然熟習，同時也表現了他輕功的絕頂，他已可以靠着脚上的感覺行動，無須眼睛了。他排開衆

人，走到江湖客蕭敖身邊，道：「諸位請站開，要由我把他抬過去。」

徐元平道：「爲什麼？」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因爲我不相信你們。」

麥羅德憤然的道：「難道我們相信你嗎？」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你們已陷在我的手裏　走你們是走不了的，要是動手，我想你們中間沒有那麼傻的人，剩下一條路——只有相信我。」

徐元平道：「這還有什麼公理可說？一個借酒裝瘋，硬指別人兇手，而他不是，一個稱霸，只有你能不相信我們，我們則非相信你不可。」

北芒盲叟金靈子把江湖客蕭敖放在屋子中間，道：「各位請吧！」

衆人都退出鶴房，北芒盲叟金靈子小心地帶上屋門。

江雪心道：「何不鎖起來？」

北芒盲叟金靈子冷冷道：「鎖？鎖誰？鎖不住你我中間任何人，更鎖不住江湖客蕭敖，又何必鎖呢！」

衆人回到屋裏，北芒盲叟金靈子掩上屋門，衆人彼此面面相覷。

北芒盲叟冷然道：「咱們大家好好的坐在這裏，誰也不許出去走動，如果有人妄想動什麼腦筋，可別怪我金靈子手下無情。」

麥羅德道：「瞎老頭，這該包括你在內的吧！」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當然。」

麥羅德合十作僧狀，道：「阿彌陀佛！今天總算還有一件公道事。」

× × ×

黑夜沉沉，鶴房裏鼾聲大起，這房裏也默然無聲。

北芒盲叟金靈子在瞑目靜坐，調息養神，麥羅德倒地酣睡，鼾聲高漲，黃雲度依牆假寐。

江雪心在瞑目養神。徐元平就在她身畔，盤膝打坐，不時的睜開雙眼，瞟着屋裏的人。

突然，麥羅德的鼾聲止了，衆人因這突然靜止下來的氣氛而驚醒，齊望着麥羅德，當然，北芒盲叟金靈子除外，因爲他是看不見的，可是從他微震的神情看來，顯然，他也在靜靜看麥羅德鼾聲止停後的動靜。

麥羅德猛的站起身，撒望衆人一眼，若無其事的便向屋外走，衆人臉上現出驚疑之色。

他剛到門外，北芒盲叟金靈子突然喝道：「站住。」

麥羅德回身道：「幹什麼？」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我已經說過，誰也不准離開這屋子。」

麥哈德憤然的道：「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我要去撒尿。」

北芒盲叟金靈子手在地上輕輕一按，身體凌空而起，颼的掠過麥羅德頭頂，堵在門口，沉聲道：「請吧！」

麥羅德瞟了屋裏一眼，嚷道：「你這瞎老頭兒就看準我了，屋裏還有三個人，你不管啦！要是他們去把江湖客蕭敖弄死，你可怎麼交代。」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只要不是他們三個人一起害死盧南平的，他們便不可能聯手去害江湖客蕭敖。」

麥羅德道：「我看你別太相信江湖客蕭敖。」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爲什麼？」

麥羅德道：「他已經不是幾十年前的江湖客蕭敖了，不過是個酒瘋子而已。」

北芒盲叟金靈子冷然道：「少廢話！要方便就快去，不然就坐好。」

麥羅德憤然的走出屋去。北芒盲叟金靈子緊隨在他身後。少頃，他兩人從外面回來，屋裏的三個人果然不曾動一動。

麥羅德憤恨的倒在地上，不到一刻工夫，便已鼾聲大起，酣然入夢。

北芒盲叟金靈子正在靜坐，突然，江雪心嬌聲的道：「金老前輩，我要出去一下，你不至於跟着吧！」

北芒盲叟金靈子爲難道：「這……」

麥羅德從夢中驚醒，哈哈一陣狂笑，道：「別這、那的啦，非得你去不可，因爲，你是沒有眼睛的人，最多聽到點聲響，却看不到什麼，我們可就不方便了。」

北芒盲叟金靈子肅然的道：「我雖然沒有眼睛，却也有男女之別的。」

黃雲度道：「那你放心讓她一個人出去嗎？」

北芒盲叟金靈子泰然的道：「二位不必爭吵。你們師兄妹出去就是了，我……我很相信你們。」

麥羅德道：「你憑什麼相信他們？」

北芒盲叟金靈子淡然一笑，道：「我是眼睛，你是心瞎。如果盧南平是他們師兄妹所害的，他們早該遠走高飛了，怎麼還會身背鐵劍，天涯追兇呢？」

麥羅德恍然道：「可也對呀！」

他們師兄妹雙雙走出屋去。

黃雲度突的站起身，指着麥羅德道：「你還說對呢？對個屁。照這樣說　他們師兄妹不是殺害盧南平的人，江湖客蕭敖也不是殺害盧南平的人，瞎老頭又自信他不是殺害盧南平的人，那豈不是就剩下咱哥兒倆啦？」

麥羅德道：「是呀！」

黃雲度憤怒的指着北芒盲叟金靈子道：「瞎老頭兒，你是誠心要栽我們哥兒倆的贓吧！」

（以下轉入第八十頁）

沈勝衣傳奇故事

屠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是天殘門的人，又見一個老瞎子攔住去路，經過互相答話，知道貴妃是天殘門門主，投靠在金龍堂門下，沈勝衣趁機和紅綾離開桃花林，向西而去……金龍堂主押住查四也趕來，知道沈勝衣和自己女兒紅綾同去取花名册，便再發出金龍令要將紅綾殺掉，花名册不能落在沈勝衣手裏，他最怕沈勝衣將花名册和紅綾送到粉侯白玉樓那裏，金龍堂雖然作奸犯科，但不敢與朝廷爲敵，更怕這位文武狀元，而且貴爲駙馬的白玉樓，故趁沈勝衣離去不久，便催騎加緊追殺……

前文書至紅綾見貴妃逃去想追上前，被沈勝衣攔阻，看出她

殺手中殺手

金龍堂主目光一轉，揚眉道：「看來有消息了。」

潘玉道：「否則也不會趕得這麼急，只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

「有消息總好過沒有消息。」貴妃伸手輕拍查四的面頰。「看你運氣怎樣。」

× × ×

「黑狗回來了。」胡來這個消息到底怎樣，却是要看金龍堂主他們的感受。

「好消息！」金龍堂主的反應異常興奮。

潘玉和貴妃却打了一個寒噤，貴妃笑接道：「雖然是好消息，聽到這個人我還是有些心寒。」

未雨先綢繆

潘玉道：「我也是的。」

貴妃接問道：「他現在那裏去了。」

胡來道：「已進了黑森林去了。」

「很好。」金龍堂主捋鬚一笑。「沈勝衣就是怎樣隱藏行踪，也難以逃得過我的眼睛。」

他說得很肯定，貴妃他們也絕不懷疑他的話，好像他們這種人居然也會爲之心寒，黑狗當然有他可怕的地方。

有時他們甚至懷疑這個人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頭野獸。

× × ×

黑狗的身材並不高大，既不胖，也不瘦，只是身上沒有一分多餘的肌肉，一張臉就像泥塑木雕的，難得有變化，看到他這張臉，不難就令人懷疑，這個人是否還有感情。

他穿的是一襲黑色的衣服，裏頭是一件皮革子背心，還有皮革護手護膝，那不是一般的皮革，是取自他獵殺的一條老鱷，再經過藥物的處理，堅靱的程度增強，而且非常柔軟，對他的動作一些影响也沒有。那之上有不少袋子，藏放着很多殺人的以及有助他行動的工具，那都是累積殺人的經驗添置的，每一樣都經過多次改良，已接近完善。

他的武功也隨着不住改進，已沒有多餘的招式，就是他的一切動作也改變得非常實用，以適合每一種的環境，有些雖然難看，却非獨省力，而且能發揮倍於正常的作用。

正如現在，他手足並用，就像是一條野狗的奔竄在森林中，非獨迅速，而且避免了許多障碍，更方便的就是他可以清楚看見沈勝衣紅綾留下來的脚印痕跡，也許他甚至能够準確嗅到二人留下來的氣味，一面奔竄他的鼻子一面已嗅索着。

看見一個這樣的人無論誰相信也難免爲之心寒，這個人簡直已獸化。

森林中樹木參天，濃蔭蔽日，舉頭難得看見青天，往前望彷彿就永無休止，要分辨方向，並不是一件易事，難怪金龍堂的人看見沈勝衣紅綾走進去，齊皆慌亂起來，不知如何是好。

黑狗却是毫不猶疑的走進去，惟一需要別人帮助的只是確定沈勝衣紅綾走入的地方。

在他來說，這座黑森林並沒有什麼，更兇險更難走的地方他也曾走過，在追踪方面他也有一套，只要確定起點他便能够追下去。

他只是在沈勝衣紅綾進入之後兩個時辰便到來，只差那兩個時辰，他絕對有信心追上去。

令他傷腦筋的却是追上去之後又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在他的心中藏着一個也許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他喜歡紅綾！

他沒有對別人說，甚至金龍堂主，但他又有一種感覺，金龍堂主似乎已經知道了這件事，而且默許，只是他不敢肯定，也提不起勇氣問。

他一樣提不起勇氣對紅綾作出表示，雖然他做其他事是那麼果斷勇敢，在感情上却是一個懦夫，到底是出身的影响，自感高攀不起，還是他習慣了成功，受不了任何的挫折失敗？連他自己也不明白。

這也是他唯一缺乏信心去做的事情，他實在希望金龍堂主眞的能够明白，不用他開口，替他解決這件事，却怎也想不到，竟然發生這種事。

紅綾偷去了花名册，直接影响金龍堂的命運，等如背叛金龍堂，他不明白紅綾爲什麼要這樣做，在他的眼中金龍堂主以及金龍堂屬下所做的一切並沒有什麼不妥，不對，這當然是因爲他乃由金龍堂主教出來，耳濡目染，都是邪惡的事情，而在他抱着那條黑狗到處流浪的時候，一般所謂善良無辜的人對他是怎樣一種態度，他也是記得很清楚，那給他的大都是輕蔑鄙視，相反在金龍堂中他得到的是關懷與愛護。

紅綾這樣做是不對的，也許是受了什麼人的誘惑，總要想辦法看如何勸止她。黑狗想着的是這件事，然後是考慮先殺了沈勝衣。

再想到沈勝衣在江湖上的名氣，他體內的血液更不由沸騰起來，殺沈勝衣的意念也就更堅決了。

× × ×

夜漸深，沈勝衣紅綾終於走出了黑森林，走進了一個小山谷。

他們燒起了一堆火，烤熟了兩隻在林中獵殺的野兔，沈勝衣已習慣了這種生活，路上還採了一些調味用的椒子，混着兔肉，烤來非常可口。

走過了這一段路，二人也熟落了很多，紅綾提出了好些問題，都是有關沈勝衣的傳說，都被沈勝衣一一證實。

沈勝衣也說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目的只是要開解這個善良的少女，生長在金龍堂這樣的地方，仍然能够有一顆如此善良的心，除了與生俱來之外，沈勝衣實在找不到其他解釋，也因此更覺可貴。

看着紅綾將一隻兔子完全吃下，沈勝衣放下心來。

紅綾好像明白沈勝衣的心意，抬手擦去嘴角的油膩，忽然一笑道：「你現在可以放心了。」

沈勝衣頷首，道：「尤其看到你這一笑。」

紅綾道：「你應該看出我不是那種女孩子。」

沈勝衣道：「那種雖然大義滅親，最後仍不免要一死才心安的？」

紅綾咬咬嘴唇，道：「要死我也要死得有價值。」

沈勝衣道：「應該這樣。」

紅綾道：「你眞的一些也不認爲我做得太過份？」

沈勝衣道：「到現在爲止你所做的非獨沒有危害令尊的安全，反而救了他的命，怎能說過份？」一頓接道：「若非你，查四已將他送到大牢處決，你將花名册交出來，也只是要他就此罷手，安度晚年，他的武功雖然好，這樣下去，難保有一天死於非命。」

紅綾道：「我也是這樣想，金龍堂已犯了衆怒，在江湖上已根本沒有立足的地方，上下一直都是藏起來，惟恐被人知道，揭破身份，可是天下間又那有絕對的秘密，何況他們一直又都還在幹着壞事？」

沈勝衣道：「也許他被迫歸隱之後，反省下來，發覺以前的所爲都是錯誤，明白你的苦心。」

「這種可能雖然不大，我仍然希望能够成爲事實，那就是他殺了我，我也會瞑目。」

沈勝衣微笑道：「到那個時候，他又怎會殺你？」

紅綾看着沈勝衣，忽又問：「我這樣做是有我的目的，做了對我有好處，但你呢？」

沈勝衣道：「一個人做什麼也好，只要有意義，認爲值得去做就是了，不一定要對自己有好處的。」

紅綾又問道：「你不覺得這樣做有些

傻氣？」

「有時也會的，但再想想，若非很多人都有這種傻氣，天下也不知變成怎樣子了。」

紅綾點頭道：「不知其他人是不是有這種感覺，我總是覺得每一個人有時都有一種要去做壞事的念頭，若不是有你們這種人，讓我們有所警惕，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說不定眞的會做出來。」

沈勝衣又笑笑，道：「我也是的，做好事既難又沒趣，不似做壞事的痛快，但只是做的時候，事後便會覺得很不舒服，再看到那些傻氣的朋友，更就難免抬頭不起了。」

紅綾奇怪道：「你也曾做過壞事？」

沈勝衣輕歎一聲。「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紅綾道：「你到底也是一個人。」

「不錯，人總難免有迷失的時候，譬如爲了滿足某個人的歡心，爲了要得到某些好處，難免就會做出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特別是年青人。」沈勝衣目光一遠。「年青人對於好壞往往認識得不够深，又不太懂得控制感情。」

紅綾忽然一笑道：「你看來還很年青，這番話却說得老氣橫秋的。」

沈勝衣目光落在手中那半隻兔子上，笑問道：「還食一點兒怎樣？」

紅綾搖頭，接問道：「你不喜歡吃這東西？」

沈勝衣道：「能够吃得慢一些的時候我就會吃得慢一些。」

紅綾又問道：「也可以吃得很快，必要時甚至幾天不吃。」

沈勝衣道：「其實很少地方是完全沒有東西吃的。」

紅綾道：「譬如說這兔子，沒有時間烤熟就吃生的？」

沈勝衣道：「那雖然有些難下咽，但補充體力吃生的更快。」

「若那個地方連飛禽走獸也沒有。」

沈勝衣又笑笑道：「草根樹皮總會有的。」

「那些東西眞的也能吃？」紅綾吃驚地望着沈勝衣。

「人有時就像畜牲一樣，畜牲能吃的東西，人爲什麼不能吃？」沈勝衣一點也不像在說笑。

紅綾道：「你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生命的寶貴。」沈勝衣緩緩地道：「除非自己也認爲該死，否則怎樣也應該提起勇氣活下去。」

「我明白——」紅綾垂下頭。「死亡是一種解脫，生存有時比死亡更困難。」

「只要能够生存便還有將來，還有希望。」沈勝衣笑笑接道：「我就是這樣活到現在。」

紅綾問：「草根樹皮的味兒怎樣？」

「要吃的時候覺得很苦，吃下去之後便發覺沒有想像中的難吃，但能够不吃的時候還是不吃的好。」

紅綾道：「你若是做殺手，一定也是一個很成功的殺手。」

沈勝衣笑了，笑得有些苦澀，認識他的人雖然很多，但知道他曾經做過殺手的人却很少，紅綾接道：「你不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吃過草根樹皮的人。」

「第一個是黑狗？」

「他告訴我的却是一種與畜牲無異的感覺，平日有時他也會拿來吃，我不知道他那是要訓練自己適應的能力還是那些東西在他來說也很可口。」紅綾似乎又想起了什麼，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沈勝衣沉吟道：「這個人很可怕。」

紅綾道：「有時我却覺得他很可憐，我時常覺得，收養他的若是另一些善心人，以他的資質，應該會有一番大作爲。」

沈勝衣問道：「以你看，現在是否已太遲？」

紅綾道：「應該是，十年前，家父要他殺一個人就是一個人，這十年以來，他往往將在場的人也殺掉，據說，只要看見血他便會變得有些瘋狂，就是自己人，一句令他感到不舒服的話，也會激發他的殺機，所以近三年，已沒有人願意追隨他左右，但無論如何，對家父的說話他却是絕對服從。」

沈勝衣微微頷首。「這是一個眞正的殺手。」

「金龍堂中這是你必須小心的人。」

紅綾歎息道：「我也許看錯，家父却相信不會，他曾經表示，若他是黑狗的仇人，將他們關在一起，能够活着出來的，一定是黑狗。」

沈勝衣沉吟不語，紅綾接又道：「他甚至認爲，黑狗已無懈可擊。」

「天下間沒有毫無破綻的招式，也沒有毫無弱點的人。」沈勝衣沉吟着道：「或者他隱藏得很好，沒有顯露出來，令尊或者亦已經看見，只是沒有說出來。」

紅綾輕「嗯」一聲，她雖然相信金龍堂主的話，但也不否認沈勝衣說的亦很有道理，事實到目前爲止，江湖上也沒有一個人是無敵的。

沈勝衣接道：「我會小心這個人。」

紅綾道：「說不定我們在路上會遇上他的，除了殺人之外，追踪方面他也有一套。」

她當然不知道黑狗已經追到來，這時候正在東面的山坡上監視着他們，沈勝衣亦毫無發現。

以黑狗的經驗，又怎會不懂得選擇怎樣的地方監視才能避免被發現，怎樣的距離才安全？

他選擇逆風的方向，那他在行動中縱然發出聲響，也不會隨風聲飄進沈勝衣耳中，相反，只要有風，便不難聽到沈勝衣紅綾的說話聲。

今夜的風並不急，有一陣沒一陣的，依賴這風吹，就是風來的時候聽得很清楚，也聽得很不舒服，黑狗的手中，却還有一根竹子，那與天殘門下蝙蝠羣用的並無分別，他也事實從蝙蝠羣學來這本領，只不過他並不是瞎子，不用將竹子帶在身上，只要看見竹樹，隨時隨地可以弄出這樣的一根竹子來，而經過他的改良，造出來的竹子當然也遠較那些蝙蝠所用的爲佳。

這也是他的優點，只要有用，他就會去學，不管這本領來自何人何處，那怕是來自他憎恨的人。

他的耐性也很可怕，相連起來差不多十丈長的竹子一寸寸的好一會才伸到他認

爲最適合的位置，而快慢始終不變，也是到最後才輕輕的落在山縫中。

沈勝衣紅綾並無所覺，他們的說話也就經由竹子清楚傳到黑狗耳裏。

他的神態一直都非常平靜，到紅綾提及他才發生變化，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紅綾對他的感想，聽到最後，他突然覺得很衝動，很想衝下去，殺掉沈勝衣。

這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衝動。

沈勝衣並沒有說過什麼衝撞他的話，他所以這樣衝動，完全是因爲紅綾，這麼多年了，紅綾從來就沒有跟他說那些話，偶然聚在一起都是靜靜的，難得說上一句話，也難得一笑。

雖然對金龍堂別的人，甚至對金龍堂主也是這樣，但在黑狗的感覺，紅綾對他已非常好，他看出紅綾對別人的冷淡，却看不出對他的，這主要的原因，乃在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紅綾是惟一喜歡與他接近的一個，其他的小孩子，看見他大都遠遠避開。

紅綾也不知多少次替他包紮傷口，然後不知怎的，整個人忽的就變了，變得那樣沉默寡言，那樣憂鬱，很多時都躲起來，他很想知道那到底是爲了什麼，可是到現在爲止，仍然打聽不出什麼來，不知道金龍堂中，十九都是壞得可以，那些丫環也難得接近紅綾，又怎知道紅綾的心情，而看見大家都難免有一種恐懼的感覺，有話也是揀好的說。

連金龍堂主也不了解，何況其他人，黑狗亦曾經多次動過念頭，直接問紅綾，可是一看見紅綾，不知怎的便緊張得很，退出了老遠，他才繞開去，然後往西走，一雙手不時抓着那頭亂髮，抓得亂糟糟的，風一吹齊皆揚起來，使他看來更像條野獸，却不是野狗，是怒獅！

一定是沈勝衣弄鬼，不知怎的騙服了紅綾，使她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來，黑狗也不由自主的將所有的責任推到沈勝衣身上，然後他的心情變得更惡劣，思想也變得更混亂。

難道沈勝衣給了紅綾什麼藥，使她迷失了本性，這個姓沈的沽名釣譽，早知道不是什麼好人，憤怒之下黑狗却也不由担心起來，他幾乎要回頭走的了，就在這時候，看到了一隻鹿。

那隻鹿在一條小溪裏喝着水，悠然自得，一些也沒有發覺危險已迫近，到牠突然警覺，發現黑狗走來，要逃走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黑狗那剎那變得一頭野豹也似，凌空一下撲在那隻鹿背上，人與鹿「嘩啦」聲中一齊掉進水裏，激起了連串水花。

鹿在翻滾，人在翻滾，黑狗瘋狂地怪叫，亂拳痛擊在鹿身上，也不知打了多少拳，到他的拳頭停下時，那隻鹿看來已只像一堆泥。

黑狗隨又將之捧起來，用力的摔下再撲上，一口咬上鹿脖子，狂吸鹿血，一面吸一面悶吼，那裏還有半點兒人的樣子。

那隻鹿已毫無反應，黑狗却一些也不在乎，他所以殺那隻鹿到底是爲了洩憤還是爲了吸血，連他自己也都不清楚。

血吸够了他才爬起身子，隨又仰倒了下去，整個身子都浸在溪水裏。

溪水很淺，流得很緩慢，鹿屍與人都沒有給溪水帶走，黑狗也就死屍一樣，一動也不動。

冷月却隨着溪水而去，時間亦隨着消逝。

× × ×

沈勝衣紅綾沒有等到天亮，便動身了，經過四個時辰的歇息，他們都神采飛揚，絲毫疲態也沒有，顯然，都能够睡得很好。」

天亮的時候，他們來到了一條峽道之前，峽道兩側峭壁插天，有如刀削，沈勝衣不由停下，仰首看了看，道：「這條峽道不好走。」

紅綾道：「幸好走進黑森林，擾亂了他們的注意，否則在峭壁上設伏，我們要走過去並不容易。」

沈勝衣道：「不過這條峽道雖然容易設伏，也不是十來二十個人能够守得住，若不是早已知道我們的去向，預先作好了準備，難不了我們。」

紅綾道：「西行有三條路，這條路比較崎嶇，又不是捷徑，他們應該不會注意到，正如你說的，除非早就已知道我們一定會從這裏經過。」

沈勝衣道：「爲防萬一，我們還是保持一段距離，發現有什麼不妥，便分兩邊走。」

紅綾點頭道：「那一個安全就那一個去取花名冊，若是我取回，便到京師白大人那兒等候。」

沈勝衣亦是點頭，在路上，紅綾顯然已把握機會，告訴他收藏花名冊的地方。

紅綾接道：「那我先走……」

沈勝衣截道：「該是我，令尊雖然已下了金龍七殺令，金龍堂主的人對你仍然有所顧慮，有什麼埋伏，看見我一個人走過，當然會集中襲擊我，你就趁那個機會離開好了。」

紅綾一笑道：「這條峽道我是認爲絕對沒有問題的，給你這一說，不由有些担心了。」

沈勝衣已經走了進去，走了十多丈，才示意紅綾進來，紅綾也已準備進去的了，立時舉步，也許就是沈勝衣的說話影响，一面走他不由一面抬頭望去。

峭壁直立，抬頭望去天只一綫，很難看到那之上是否藏着人，紅綾看着走着，不覺已深入三四十丈，仍然是一些發現也沒有，在他前面的沈勝衣，也一樣毫無發現。

峭壁上事實已埋伏了金龍堂的人，不是二三十個，是百多二百個，而且已經作好了準備，在峽道兩旁的峭壁邊緣堆滿了大石，兩邊出口之上也準備了稻草堆，只等一聲令下，便將稻草堆燃着推下去，燒斷峽道兩邊的出口，然後將亂石推下。

負責指揮的是金龍堂外三堂的堂主仇鐵虎，這時候已將一面紅色的三角小旗舉起來，這面小旗一落之下，所有的行動便會立即開始，他絕對有信心將沈勝衣紅綾埋葬在這條峽道內。

他守在這附近閒着無事就叫手下堆石塊，却已經準備撤走，往另一個方向搜截的了，却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手下發現了沈勝衣紅綾的行踪，才又忙起來，貪夜將這個埋伏弄得更完善。

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所有的視綫都集中在他身上，他高高的立在一塊大石上，每一個人都能够清楚看見他，也看見在他後面出現的黑狗。

他們更加興奮，只等紅旗一落，齊聲歡呼將亂石推下去，却就在這時候，一件令他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就在仇鐵虎要將紅旗揮下的剎那，黑狗突然撲上，一手抓住那面紅旗，那面紅旗被他的左手抓成了一團，他的右拳緊接痛擊在仇鐵虎的小腹上，仇鐵虎一聲悶哼，腰身立時蝦米般弓起來，黑狗接將他按翻在石上。

所有人都目定口呆，却沒有人敢作聲，他們都清楚黑狗的脾氣，黑狗也沒有進一步行動，只是瞪着仇鐵虎。

「你瘋了——」仇鐵虎脫口叫了聲。

黑狗發出粗重的喘息聲，一字字的道：「是你瘋了！」

「我？」仇鐵虎掙扎着要挺起身子，却是挺不起來。

黑狗接道：「那下面走過的是什麼人，難道你不知道？」

「是沈勝衣跟紅綾……」

「紅綾是堂主的女兒，你將石塊推下去，萬一傷了她，你負得起這個責任？」

黑狗握着紅旗的手在仇鐵虎面前揮舞着。

仇鐵虎搖頭道：「你不知道那個臭婊子——」

「什麼？」黑狗一拳痛擊下去，只擊得仇鐵虎一個身子不由得抽搐起來。

「你叫紅綾做什麼？」黑狗接問，却不等仇鐵虎回答拳頭又擊下，接連幾拳，直擊得仇鐵虎痛得死去活來。

旁邊金龍堂的人沒有一個敢上前阻止，仇鐵虎却已給擊出了怒火來，雙手疾落在腰帶上，才摸上那之上的一對雙鋒筆，一個身子已給黑狗扔上了半空。

黑狗的反應如此敏銳，雖然在這種激動情緒下，並沒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仇鐵虎若是有金龍堂主那種身手，說不定能够在這剎那抓住黑狗的弱點，予致命的一擊，可惜他沒有，但他人在半空，一個身子仍然迅速的扭轉，一對雙鋒筆插向黑狗的要害。

也就在此際，一道寒光從黑狗的手中飛出，射入了他的咽喉，迅速而準確。

仇鐵虎悶哼一聲，整個身子半空中又蝦米般弓起來，直墮在地上，雙鋒筆齊皆脫手，一雙手下意識摸向咽喉，還未摸上便已氣絕，弓起身子一下子伸直，直挺挺的倒斃在黑狗面前。

黑狗眼角的肌肉抽搐一下，眼睛突然亮起來，好像到現在才看清楚殺的人是仇鐵虎。

所有人都怔住，呆望着黑狗，全都不知如何是好，也沒有一個省起在峽道下走過的沈勝衣紅綾。

黑狗亦怔在那裏。

× × ×

沈勝衣紅綾不知道峭壁上發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已經在鬼門關前打了一個轉，繼續往前走。

峽道狹窄，急風吹進來，發出來的聲响尤其懊厲，令人有鬼哭神號的感覺，峭壁的聲音又不大，當然傳不到沈勝衣紅綾的耳朵。

不過片刻，他們已出了峽道，紅綾快步追上來，這才鬆一口氣，道：「這條路可眞走的令人驚心動魄。」

沈勝衣道：「還好風不大，否則就是這風聲已够嚇人的了。」

紅綾回頭一看，道：「堂裏的人若是知道我們走的是這個方向，一定不會錯過這地方的。」

沈勝衣點頭道：「到現在我才放心，我們現在也大可以放心趕去拿那花名册的了。」

紅綾道：「還是沈大哥好本領，總算擺脫了他們的追踪。」

「還有好些路要走呢。」沈勝衣若無其事，繼續往前行。

紅綾不由奇怪地問道：「沈大哥一些也不高興。」

沈勝衣道：「只是怕太高興，引致疏忽大意，最後還是墮進陷阱裏去。」

也就因爲這樣，時刻保持警惕，好幾次他都能够逢凶化吉，這一次，他當然知道所以能够走過這峽道，並不是金龍堂的人沒有設埋伏，只是給黑狗闖到來搗亂了一切，未能够及時發動。

× × ×

黑狗所以跑到這裏來，其實是省起這條峽道適合襲擊，一心要在這條峽道襲擊沈勝衣，解決沈勝衣，將紅綾搶回來，那知道却發現了金龍堂的埋伏。

這埋伏若是發動，以沈勝衣的身手或者可以逃出生天，但紅綾則非死不可，所以他一直都非常小心教導，將黑狗教導成一個不辨是非黑白，唯命是從的殺手。

這當然也是因爲他看出黑狗的體內潛伏着一般人所沒有的獸性，那若是自幼加以訓練，並不太難使之收斂，他却沒有這樣做，反而加以培養使之不斷的滋長，到現在連他也不以爲還有人能够將之消去。

與之同時，他還培養黑狗對他的服從，當然恩威並重，甚至在看出黑狗對紅綾的愛意之後考慮將紅綾許配給黑狗。

這他已有意無意的示意，讓黑狗知道，黑狗的反應也自是盡在他意料之中。

他只要黑狗死心塌地，爲他做任何事，也是說，他不能失去黑狗這個助手，因爲黑狗的武功，也因爲黑狗是他唯一不須防備而且能够完全信託的人，還有就是感情了，他有時覺得黑狗就像他的兒子。

可是他總覺得好像欠缺了一些什麼，大概就是因爲這個原因他樂於撮合紅綾黑狗這一段姻緣。

對一個外人來說，還有什麼比這種關係更密切。

當然他怎也想不到他這個準女婿還沒有背叛他，他的女兒却先背叛他了，這在他來說也是一種刺激。

前所未有的刺激，也所以他毫不考慮的立即下金龍七殺令！

這種心情並不難理解，所以他的屬下都沒有一個敢胆對紅綾怎樣，也許他們都明白他是一個怎樣的人，而他們雖然都是窮兇極惡之輩，對自己的兒女都極盡愛護，並不懷疑金龍堂主最後仍然會收回成命，原諒紅綾的一切，他們若是傷害了紅綾

以他必須加以阻止。

他原以爲仇鐵虎要襲擊的只是沈勝衣，但細看之下，又不像，才着急起來，要制止這埋伏發動只有截下仇鐵虎的訊號，也總算他身手敏捷，在仇鐵虎出訊號之前，將仇鐵虎手中的紅旗奪去。

雖然他殺人無算，也不是胡亂殺人的人，也原就準備在奪下紅旗之後，問清楚仇鐵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知道仇鐵虎一急之下，衝口而出，竟然叫出「臭婊子」這三個字來。

在黑狗的心目中，除了金龍堂主，沒有比紅綾更重要的了，沈勝衣只是跟紅綾談話他也爲之大動殺機，如何忍受得住仇鐵虎對紅綾那種稱呼。

他却也只是要狠狠的打仇鐵虎一頓，那知道仇鐵虎却也不是善男信女，而且如何在下手之前丟得了這個臉，便動了殺機，這也是他做錯的第二件事。

他忘了黑狗是一個殺手中的殺手，對兵器的反應比任何人都要敏銳。

以殺止殺，是殺手的戒條之一，爲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一個殺手往往先將對方殺掉，不給對方任何的機會，這方面，黑狗一直都做得非常徹底，也所以，他受傷的機會，近年來已減至最低。

那剎那他的反應完全出於本能，仇鐵虎已只是一個要殺他的人，他必須全力將之解決，一直到仇鐵虎倒下他才想到該給仇鐵虎一個解釋的機會，也想到那可能只是一個誤會。

他到底也是一個江湖人，很明白江湖人的脾氣，明白仇鐵虎那句話只是情急之下衝口而出，並沒有特別的意思，可是他一些也不後悔。

在他的心中，也從來沒有「後悔」，這兩個字，所以他的手到現在仍然是那麼鎮定。

雖然他在詫異中，他仍然像一隻刺蝟般，混身佈滿了尖刺，仇鐵虎的手下這時候若是對他有什麼行動，所得到的結果必是死亡。

好一會，他才喃喃地說出一句話：「任何人拿那種字眼用在她身上都得死。」

旁邊仇鐵虎的兩個心腹不敢作聲，黑狗也沒有看他們，緩緩蹲下身，從仇鐵虎咽喉上拔出了半尺長的一支沒有柄的飛刀，也就在仇鐵虎身上將血拭掉，插回腰間的皮囊內。

好像這樣的飛刀他一共有十二柄，每一柄都已染滿了血腥，一柄不中，第二柄第三柄就會擲出，這種事情却並不多，能够要他用到第二柄飛刀的敵人已很少，他也永遠不會忘記一件事。

——絕不能給敵人任何機會，一擊必須致命。那也是他從實際經驗得來的教訓，所以他能够好好的活到現在，面對要殺他的人，他除非不出手，否則沒有一招是多餘。

看見他將刀插回皮鞬，仇鐵虎那兩個心腹才鬆過一口氣，黑狗也就在此際轉過頭來，問他們：「在這裏設伏，是誰的主意？」

「是仇堂主。」兩個仇鐵虎的心腹忙回答。

黑狗再問：「那殺小姐呢？」

「是……是……」那兩個人囁嚅着不敢說。

「是誰？說！」黑狗斷喝！

「是堂主——」一個大胆地回答。

黑狗厲聲道：「胡說，堂主怎會下令殺自己的女兒？」

「堂主已下了金龍七殺令……」

「那只是一時生氣，氣過了便會收回，那一個敢不服氣。」黑狗厲聲問。

「可……可是還有這命令。」另一個取出一卷紙條。「是我們昨天收到的。」

黑狗接過來抖開，那個人接道：「堂主昨天再下令，殺小姐，誰若不盡力，讓小姐走脫，拿頭去見他……」

「住口！」黑狗喝住了那個人，胸膛不住起伏，他已經看清楚那字條，也知道絕沒有人敢假借堂主的名義下命令。

——爲什麼要這樣做？黑狗的心情變得很惡劣，那卷字條隨被他握碎，那兩個仇鐵虎的心腹看在眼內，那裏還敢再說什麼。

黑狗隨即繞着仇鐵虎的屍體打起轉來，他是一個聰明人，却想不透這件事，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對於善惡認識得實在太少，甚至可以說他根本不懂得分辨善惡，這當然是金龍堂主的教導有方。

在他的眼中，金龍堂主甚至金龍堂的所爲並沒有什麼不好，有些事他雖然不喜歡做却也不反對金龍堂的人做，他也樂意替金龍堂主完成任何的事情。

金龍堂主要黑狗主要做的也只是殺人，其實他非常明白，黑狗的本性並不太壞，只因爲自幼飽受欺凌，變得非常偏激，

，到時候只怕非獨杜作小人，還難免殺身之禍。

一直到金龍堂主再下命令，他們才重新考慮，雖然他們仍然摸不透金龍堂主的心情，到底是性命要緊。

看了那張字條黑狗總算明白仇鐵虎的心情，却是不明白金龍堂主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並不以爲金龍堂主有必須這樣做，也不以爲這是惟一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也是他第一次懷疑金龍堂主的決定，而且對金龍堂的決定產生反感。

他沒有在意，突然在意，心頭不由得一震，脚步同時停下來，那兩個仇鐵虎的心腹立即倒退了一步。

黑狗也立即察覺，目光一轉，道：「什麼事？」

他當然不知道那剎那他的表情實在是那麼激烈，在別人的感覺，就像是他要殺人滅口。

那兩個仇鐵虎的心腹接觸黑狗的目光才鬆過一口氣，齊聲道：「沒什麼。」

黑狗也沒有追問，接說道：「堂主已經知道你們在這裏設伏？」

「還未知道，但信鴿已經放出，相信不久便會收到這個消息。」

「堂主就在這附近。」

「相信不過三四個時辰路程。」

黑狗輕「嗯」一聲，沉吟着接道：「我這就追下去，你們再發信鴿，報告堂主這裏發生的事。」

「我們知道怎樣寫的了。」

黑狗面色一寒，道：「據實報告，若是有一句不確的話，讓我知道，有你們好看的。」

「可……可是……」

「一切責任原就是應該由我承担。」

黑狗接一聲冷笑。「仇鐵虎一向待你們不薄，你們難道連替他討一個公道的勇氣也沒有？」

一個仇鐵虎的心腹歎了一口氣，道：「我們一字不漏，將整件事發生的經過詳詳細細的報告上去便是。」

黑狗點點頭，轉身往沈勝衣紅綾的方向追下去，在山石間跳躍如飛。

那片刻他的神態已完全回復正常，當然誰也看不出他的心情仍然波瀾般洶湧。

× × ×

金龍堂主果然在三個時辰後收到有關峽道變故的報告，在收到第一次飛鴿傳書他便已上路，匆匆向峽道趕來，路上難得說一句話，一直到現在。

「黑狗果然追上了他們，不枉我一番教導。」一說就是兩句話，金龍堂主的面色却並沒有隨之發生任何變化。

貴妃潘玉旁邊看得清楚，他們在收到第一次飛鴿傳書後便開始替仇鐵虎担心，只看金龍堂主的反應他們便已經知道他雖然下了金龍七殺令，又再次嚴令擊殺紅綾，到底仍然有一點父女親情，有些兒不忍心，仇鐵虎若是眞的將紅綾殺掉，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但易地而處，他們只怕一樣會採取仇鐵虎那種行動，萬一不依金龍堂主指示，讓紅綾走脫，花名册失落，金龍堂主遷怒下來，一樣是死路一條。

這簡直就是賭運氣，那一個遇上紅綾就是那一個倒霉。

潘玉貴妃所以都沒有作聲，金龍堂主却仍是沒有放過他們，接問道：「你們看怎樣？」

貴妃無可奈何的應道：「黑狗不知道堂主又下了命令，情有可原。」

潘玉接道：「仇鐵虎不該那麼說。」

金龍堂主點點頭道：「我的女兒雖然該死，但還不是一個臭婊子，但這句話雖然難聽，却可以肯定絕非有意，情急之下，任何人都難免說出一些難聽的話來。」

潘玉貴妃只有點頭，金龍堂主接道：「你們也明白黑狗爲什麼那樣衝動？」

潘玉貴妃又點頭，金龍堂主歎了口氣，道：「我以爲他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殺手，原來一樣有弱點，一個要命的弱點。」

貴妃道：「堂主不是有意思將紅綾許配給……」

金龍堂主截道：「這是不能混在一起說的，紅綾現在已只是金龍堂的叛徒，誰要維護她，是跟金龍堂作對。」

貴妃歎息說道：「只怕他給紅綾說服了。」

「不會的。」金龍堂主說得很肯定，「絕對不會的，黑狗對我的忠心是絕不會因爲別人改變，這一次他只是不明白，接下來他應該知道怎樣做的了。」

貴妃試探道：「若是仍然不知道。」

「他是這樣笨的人？」金龍堂主冷笑：「再維護紅綾，那是有意背叛我。」

貴妃看看潘玉，沒有作聲，金龍堂主接道：「金龍堂下不容許有叛徒，誰要背叛金龍堂，都得死，除非我死了。」

貴妃連忙岔開話題，道：「這報告寫得非常詳細，想必是黑狗的意思。」

金龍堂主道：「若不是他這樣吩咐，仇鐵虎的人一定會盡可能替祂掩飾。」

潘玉插口道：「他們到底還是往西走了。」

金龍堂主道：「這當然是沈勝衣的主意紅綾是想不到的，她畢竟還欠經驗。」

潘玉道：「經驗再加上運氣，黑狗便是追上去，也未許樂觀。」

貴妃道：「他殺人的經驗不是也非常豐富，運氣也一直不錯。」

潘玉道：「與沈勝衣一比起來，却是總覺得仍然欠缺一些什麼，何況紅綾在沈勝衣的身旁？」

貴妃頷首道：「高手過招，任何的疏忽都足以導致死亡，看到了紅綾，我不以爲黑狗能够保持冷靜，心神完全不會受紅綾影响。」

這其實都是說給金龍堂主聽，金龍堂主也聽到這裏才問：「以你們看黑狗會不會一旁監視，等我們趕去會合才動手？」

貴妃道：「這是最聰明的做法。」

潘玉接道：「黑狗應該這樣做的，這一來，我們要解決沈勝衣當眞是易如反掌了。」

金龍堂主淡然一笑道：「你們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貴妃潘玉相顧一眼，還是貴妃輕歎道：「黑狗是怎樣的一個人，堂主不是比我們清楚得多？」

金龍堂主道：「以我看，沒有紅綾在

沈勝衣身旁，他是會等下去的。」

貴妃道：「他要出手，能否成功，得看他的第一擊能否找到適當的地方時機，一擊若是不中，只怕再沒有機會的了。」

金龍堂主道：「襲擊的若是別人，我們根本不用考慮，但，是沈勝衣却不能不考慮清楚了。」一頓接問道：「我們若是能够在他要出手之前趕到去，事情是不是簡單得多。」

貴妃道：「可惜我們不知道黑狗準備在什麼時候出手。」

潘玉道：「他似乎應該在沈勝衣取到花名册的那剎那。」

金龍堂主點頭，吩咐道：「傳令所有人全力北上，在百里之外排成一條直綫，每隔五丈便要有一個我們的人，不分日夜守候。」

貴妃一怔道：「這我們的力量不是分得很散？」

「難道你寄望他們對付沈勝衣？」金龍堂主反問。

貴妃歎息道：「在少數某種環境，他們也會有些作用的，正如那邊的峽道。」

金龍堂主道：「可惜就只有那條峽道，過百里就便是一個緊接一個的大城鎭，人太多聚在一起，難免會驚動官府，說不定沈勝衣亦會與官府取得聯繫。」

潘玉接道：「也所以我們必須在他們二人進入大城鎭之前，將之截下來，那當然必須找到確定他們的所在。」

金龍堂主道：「這個方法雖然笨一些，却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貴妃道：「那我們也不能聚在一起的了。」

「只是也不能離開太遠，沈勝衣應該知道繞得太遠並無好處，我們守在必經之路十里範圍之內大概可以了。」金龍堂主一聲冷笑才接道：「若是這也不能够將他們截下，也只好認命了。」

貴妃道：「黑狗那邊當然也得派個人去看看到底是怎樣情形。」

金龍堂主打了一個「哈哈」，道：「也許會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黑狗竟然能够一舉殺掉沈勝衣，就此將事情解決。」

貴妃潘玉都沒有作聲，却也不以爲會有這種情形發生，黑狗一直以來的表現事實是非常特出，一直都沒有失敗，令他們失望。

這一次又如何？

× × ×

花名册終於到了沈勝衣手上，收藏的地方說秘密並不怎樣秘密，但紅綾若不說出來，別人一定找不到，也不知那年那日，才會被發現，也是說，在桃花庵那兒她若是被殺掉，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金龍堂主大可以繼續擴充金龍堂的勢力，爲所欲爲，當然，還是看見花名册才能安心。

那是藏在一條古道旁邊的一株古樹上，好像那樣的參天古樹，古道兩旁多的是，却是左數第十株，在接近樹梢的一個樹椏，用油布包裹着，還用繩子縛上。

古樹枝葉濃茂，樹幹却是筆直插天，紅綾爬到那之上，顯然也花了不少氣力。

「總是覺得越高越安全，雖然當時我已經看清楚周圍只有我一個人。」這是紅綾說的，沈勝衣也很明白她當時的心情，這株古樹當然也難不了沈勝衣，樹雖然又直又高，横枝却也非常密，他的輕功又是那麼好。

紅綾也當然放心得很，只是等候在樹下。

在上樹之前，沈勝衣已經小心看過，周圍沒有人，上了樹，居高臨下，看得更清楚，也一樣並無發現，連他也這樣，紅綾更就不用說了。

黑狗果然是一個一流殺手，非獨知道什麼距離最安全，不易被發現，而且知道在什麼時候接近，由那個角度才能够避開沈勝衣的耳目。

他以手代步，在旁邊的一株古樹後停下，隨即往上攀去，動作亦是與一般人有異，有如一隻猴子，很快便已攀到與沈勝衣同樣的角度。

粗大的樹幹遮去了他的身子，他也就在五丈高處的一個樹椏停下，到現在他的兵器仍然沒有在手，那是他知道，兵器在手殺機便會動，好像沈勝衣那種高手，絕不難感覺到殺氣的存在。

他也就等在那裏，等沈勝衣下來，憑他的經驗，當然不會選錯出擊的地方，也絕對有信心掌握適當的時機，予以沈勝衣致命一擊。

沈勝衣也沒有要他等上多久便下來，手抓着那册油布裹着的花名册，他上去的時候小心翼翼，下來的時候也一樣，一直到將要落到地面，心神才鬆弛下來。

一般人都是這樣，每當做完一件事，在接近完成的時候總會不由得鬆一口氣，沈勝衣若是有所發現，當然會小心，現在却完全沒有，在樹下等着他的紅綾也仍是一臉笑容。

紅綾隨即叫一聲：「沈大哥——」

這一聲並無特殊意義，只是出於看見花名册沒有失去，一種難以言喻的興奮。

黑狗就在這個時候出手，入耳不由混身一震，也震動了一旁的枝葉。

沈勝衣立即發覺，目光及處，正好看見黑狗閃電般襲來，三種九枚暗器之外，還有一柄長只二尺七的劍！

九枚暗器分打九處要害，二尺七的劍閃電一樣，足以截擊沈勝衣身形的任何變化。

沈勝衣的身形間髮之差沒有給截下，一閃到了古樹的後面，九枚暗器剎那都打在樹幹上，直沒入樹幹內，黑狗的劍却硬硬收住，雙脚往樹幹上一蹴倒翻了出去。

他的身形變化非常迅速，一翻一落，雙脚蹴在另一株大樹的幹上，身形再倒翻了出去。

這一次，他落在一叢矮樹上，一隻猴子般飛舞在枝葉間，然後，在一株樹旁落下，後背往樹幹一靠，横劍，轉身。

（未完・五）

「七大寇」故事

悽慘的刀口

惡賊闖來 衆俠伏擊

溫涼玉・文
可飛・圖

伏殺一名惡賊

皓月當空，冰輪如鏡，小鎮上清光如晝，一片安詳。小鎮雖然不大，但就附近數十里而言，算是一個較爲像樣的市鎮，居民多爲莊稼漢、獵戶、販夫等，雖然較爲貧寒，但淳樸安寧。

誰會料到這地方忽然之間變得殺氣騰騰？

這天本是小鎮每月一度趕集的日子，但此刻經已入夜，大部份攤販已收檔，跟在絡繹返家的隊伍裏，分別鞭着驢子呱喝着馬匹，趁道上還不太荒涼趕同隣近更小的村落去，只剩下十七、八家本來就原屬這小鎮的攤販，點起油燈，聊着掌故，不時省起自己是在賣東西，才特別起勁的叫賣幾聲。

捲起袖子或翹起二郎腿抽烟桿子聊東家長、西家短的，賣的不外是皮貨、鮮菓、蜜餞、瓷器、臘肉和女人家用的粉粧香盒等，當然還有不少獵戶扛出山來兜售的貂毛虎皮等貨色。

攤販們辛苦了一天，抽着烟絲，話匣子一打開，聊個沒完，也不在乎貨物能再賣出多少。

只有一對又老又駝的啞巴夫婦，無法講話，但他們也用手勢傳情意達，在兩人洋溢着安份平靜而佈滿皺紋的臉容裏，比會講話的人不時爆出連串粗話還自得自樂。

却在這時，一輪快馬如密鼓一樣，由遠而近，擊碎了小鎮的平靜。

攤販們和街上的鄉民面面相覷，顧盼失措，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二十餘匹快馬，已風捲殘雲般的簇擁而進小鎮。

在鐵騎迎風急嘶下，大部份的攤子都被打翻，行人走避不迭，驚惶退聚，一時間，小鎮中沙塵激揚，鷄飛狗走，一個垂髫小孩，正在玩着陀螺，廻避不及，哇地仆倒，眼看一匹馬就要把他踐踏於蹄下。

這時其中一匹快馬上，「嗖」地飛出一條纖巧的影子，像箭一般急射到地，抄起小孩，又像燕子巧穿簾一般飛向馬背上。

鄉民只覺眼前一花，那小孩的胖姐姐眼見小弟要遭不幸，下禁掩目悽叫：「三毛、三毛！」睜眼時，馬蹄下並沒有血肉淋漓，小孩却已不見了。

小孩好端端的在一匹棗紅色的馬背上，在一個女子的懷裏。

那小孩只五歲，嚇得忘記了哭，烏溜溜的一雙大眼，正往上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只知道自己忽然會飛，飛到一個好舒服的懷抱裏。

那小孩子是在一個女子的懷裏。

鄉民都張大了口，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既沒有見過這樣飛來飛去的身手，也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仙女。

這個女子穿着紫色綢亮勁裝，披翠綠色紗羅雲肩，羅襪珠履，美得像烟花乍亮的流綠采金一般，不是仙子是什麽？

鄉民都不敢多看，怕褻瀆了仙女下凡。

那女子却說話了：「你們怎麽這樣不小心，踩死了人怎麽辦？」

她的聲音如出谷黃鶯，十分清脆好聽，但有一種刁蠻嬌憨之氣。

那二十餘匹健馬都齊整的排在兩匹驃馬之後，這兩匹驃馬全身墨黑，比後面的健馬都高壯一個頭。

馬上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虎面豹頭，金睛金瞳，鬚髮蜷張，形似山魈，十分威壯。

女的身着薄薄的輕紗，腰圍粉紅色蓮花短裙，坐在馬上，自有一種艷媚入骨的少婦風姿。

那女子正是對這一男一女發話。

×　×　×

那對男女分別怔了一怔，男的打個哈哈笑道：「温女俠，你是來抓強盜的，還是來布施行善的？」

那少婦也妖冶的笑着道：「今夜我們是來抓罪無可追的惡賊，自然要用非常手段，這些無知鄉人都是他的爪牙黨羽，那賊子刦到金銀，就往他們身上塞，這些人自然爲他効命了，踩死一兩個，意在立威，有什麽要緊？」

那女子秀眉一蹙，看了看懷抱裏的孩子，道：「不會吧……」

男的沒好氣的說：「温女俠，你出道不久，江湖閱歷尚淺，別把大家的正經事攪砸了。」

說着揚聲呼喝：「『俠義堂』門人聽喻：清理場地，佈陣包圍，遇有阻擋，殺無赦！」

二十快騎上的標悍漢子，翻身下馬，有些抽出利刃，埋伏四周，有些潛匿樹上，張弩搭箭，一觸即發，其餘的漢子，將呆如木鷄的鄉民，趕豬回攔一般踢打着呱喝着趕他們回屋裏去。

前後不過頃刻，場地已清理出來。

那女子也把小孩，交回給那肥姐姐，敎她帶回屋裏去。

虎面豹頭的大漢躍下馬來，揚聲道：「聽着，我們是武林大俠，代表江湖正義，前來捉拿惡盜沈虎禪，誰要是通風報訊，發出一點聲响，格殺勿論！」

說到這裏，一脚蹬去，一隻又老又癱的老狗，無力走避，登時「汪」地一聲，頭壳被踏破而死。

那女子忍不住在後加了一句道：「殺狗的是大俠魯山陰！」

魯山陰臉色一變，却不發作，道：「我們是『俠義堂』的人，將來爲鄉里鋤奸除害的！」他的聲音响若洪鐘，小鎮裏二三家人口聚居，竟無人不震得耳朵嗡嗡作响，禠褓裏的小孩以爲雷公劈打、惡人來了，張嘴要哭，都給大人戰戰兢兢的掩住口，有孩子的人家裏是故發出了小動物怕冷時候一般的低鳴。

家家戶戶的大人，都在破板隙縫裏恐懼的張望，有些正後悔自己爲何不把攤子上的貨物早早收拾，

以致血本無歸。

魯山陰語音一落，那少婦用一種微微沙嘎甜膩聲音接道：「魯大俠，除了『俠義堂』的人，除奸的可還有我丁三姑。」

魯山陰冷笑一聲，道：「少不了你的，待會要是由你殺得了那惡盜，自然是你的功勞！」

丁三姑媚笑道：「只怕是搶了俠義堂的大功！」

魯山陰道：「你搶得了，儘管搶去。」隨後又大聲道：「你們每家每戶，都要點燈，誰出聲張揚，誰就是賊黨！我們是爲民除害，擒拿惡盜，俠義堂作風，一向如此！」

這時一聲少女驚呼，傳入耳中。

魯山陰整個人跳了起來，喝道：「什麽事？」

他後面一名手下強笑道：「沒事沒事。」原來那手下見那位肥姐姐抱同小童，遲走一些，他趁沒人，便上下其手摸一把，沒料肥姐姐一聲呼叫，他覥着臉只有涎笑。

魯山陰還是不明白：「沒事又叫？」

那手下尷尬的指指那匆匆而去的肥女子：「不是我叫，是她叫。」

魯山陰瞪了他一眼：「諒你也叫不出這等聲音來！」

那手下唯唯諾諾道：「是，是……」情知師兄弟們嗤笑，尷尬地退了下去。

這時家家戶戶，各自點了油燈，却栓上了窗口門戶，黃昏昏的燈光自板隙一絲絲的滲了出來，門窻緊密，像在躲避煞星災害一般。

只見一個身着黃麻布長袍的中年人，生着三綹黃鬚，面如紙白，臉上似笑非笑，表情永遠一樣。

魯陰山一見，哇哈一聲，笑了出來：「我說就算別人不來，我的拜把子徐兄弟定然不爽約的！」

丁三姑心知來人便是魯山陰的拜把兄弟徐赤水，「俠義堂」近年崛起江湖，東支由「五雷天心」魯山陰掌管，西支則由「無音神雷」徐赤水主理，這兩大高手，都非同不可。

徐赤水陰森森地道：「我就說了，對付那小毛賊，用不着閑人來，沈虎禪那賊頭充其量不過有一個病弱書生方恨少臂助，有何可畏？簡直是蜻蜓撼樹，殺鷄焉用牛刀？雷大先生還爲他傳下來了『神火令』，實在小題大作了。」

丁三姑昵聲反問了一句：「怎麽？徐二俠覺得雷大先生令下錯了麽？」

徐赤水雖自負不凡，心高氣傲，但一聽仍是唬了一跳，忙道：「不是，不是，我可沒有這樣說過……我們此番來拿沈虎禪那惡賊，也只是替雷大先生出口惡氣而已。」

魯山陰也忙接道：「這個自然，二弟和我，對雷大先生都仰之彌高，心服口服，他老人家德高望重，我們怎敢胡說。」

那女人眨着眼睛問了一句：「要不德高望重，你們就胡說不忌了？」

魯山陰和徐赤水臉色都沉了一沉，就在這時，夜裏獵獵傳來衣袂破空之聲。

魯山陰變色道：「來了。」

徐赤水第二個說話，已看清來勢：「不是。」

丁三姑第三個接話，已望清來人：「是門捕頭和郝老怪。」

來人一共三十餘人，迅速掩近，其中半數是衙役差捕打扮，另外一半，則是披風大褂，一臉精悍之色，一看便知是久經戰陣的好手。

前面二人，其中一個是瘦骨嶙峋的清癯老者，猿臂鳶肩，兩道白眉，下垂及頰，但下巴光禿禿，額頂也是光禿禿的，相映成趣。

他們疾行而來，看似飄浮在半空，足跟不需沾地。

二人之間，拖着一個小孩。

小孩頭上紮着三根沖天小辮子，緊抿着唇，約莫七八歲，臂色蒼白，神情痴呆，由於二人挽着他疾行，小孩子雙脚離地，毫不費力　直似飛行一般。

二人率領三十餘人　掩至丁三姑、徐赤水、魯山陰近前，陡然停下，就像神仙馭着祥雲一般，說止就停，十分飄逸，小孩這時雙足才告沾地。

那老者開口就道：「都來了？」

丁三姑、魯山陰齊聲道：「恭候多時了。」

只聽一人沉聲道：「這次事情，全仗列位秉義挺身，在下代雷大先生謝過。」說罷頂禮作謝，這人說話極有份量，衆人一齊回禮。

這人長相也沒什麽特別，只是顴骨高高聳起，額勻有力，眉骨也高高揚起，甚是有勁，加上太陽穴也高高鼓起，額骨突起，使得別人乍看過去，像見着了殿堂裏一品大官一樣。

丁三姑和魯山陰一起行禮道：「門捕頭。」又向那老者見禮：「郝掌門。」

那白眉老者微微一笑，雙眉剔了一剔，道：「我郝不喜只喜人叫我郝老怪，你們又不是我雪山老魅的徒子徒孫，用不着當面就客氣稱呼我，背後老怪老怪的叫我不休。」

丁三姑和魯山陰知道郝不喜難惹，只變了變臉，沒有發作，徐赤水冷哼道：「我便叫你郝老怪。」

郝不喜雙眼發出迫人寒芒，一盛而斂，怪笑道：「如此最好。」

門大綸截道：「今日我們來，爲的是對付那萬惡的賊子，諸位大敵當前，誰也不許傷了和氣。」

他的話極有份量，郝不喜點了點頭，雙手一揮，那十多名披風大漢，各自匿伏在民房木屋，小徑荒草間，只見這些人衣袂間露出精鐵藍芒，顯然各自帶了箭弩流彈等淬毒暗器。

郝不喜佈置好，巡視一番後，露出滿意的神色向門大綸道：「就看你的了。」

門大綸點頭示意。那十幾個公差，立即卸除身上外衣，露出獵戶、乞丐、販夫、卒、屠工打扮，各自在野集上假扮起原來在小鎮上的鄉民，倒也像個十足。

門大綸看各人就位，回首向郝不喜道：「怎麽樣？」

郝不喜道：「像極了。」

丁三姑道：「這次不怕沈虎禪飛上了天。」

郝不喜冷哼道：「就算他插翅也飛不掉。」

那紫衣女子不禁問道：「門捕頭，究竟要活捉，還是……？」

門大綸目光注向那女子，微微笑道：「小寒山燕溫柔溫女俠也來臂助，自是再好也沒有，縱敎那賊子見機開蹓得早，以溫女俠『瞬息千里』的輕功，也一定保管他逃不掉……」

語音一頓，又道：「我是吃公家飯的，以我立場，當然是希望生擒……不過，這賊人作惡太多，雷大先生的『神火令』已下，只怕……」

郝不喜冷冷接道：「『神火令』已下，江湖上人人得而誅之，不必留活口。」

魯山陰也接道：「而且那賊子凶狠悍毒，下手不必容情。」

溫柔也學着他們的語氣，笑道：「而且對付這等惡人，不必講江湖道義，一上來就下殺手，對不對？」

丁三姑笑道：「對了。溫姑娘學得眞快。」

溫柔嘆了一口氣　道：「跟你們在一起　想不學得快一些也不行。」

她估量了一下目前自己這邊的情勢：「雪山老魅」郝不喜、六扇門名手門大綸、青螺峪丁三姑、「無音神雷」徐赤水、「五雷天心」魯山陰　連自己一共六大高手　還有埋伏，喬裝的五、六十名「雪山派」、「俠義堂」、六扇門的好手，沈虎禪這次可以說是死定了。

不知怎的，溫柔反而有點替沈虎禪担心起來。她也沒有見過惡盜沈虎禪，只知道正道傳聞中，沈虎禪是個惡貫滿盈的大飛賊，神刀魔。

現在該到的人都到了，只等沈虎禪來落網。

溫柔的江湖閱歷不多，這等陣仗，還是平生首次，不禁微微有些緊張起來，她一緊張，就全身發冷，那是因爲她自小就在酷寒的小寒山長大之故，在四季如冬的地方倒反不覺冷，出了小寒山倒容易生起陣陣寒慄。

丁三姑道：「那麽，我們該各自埋伏了罷？」

門大綸沉聲道：「等一等。」

他用一種出奇緩慢，但一字一句宛似鑿刻在磐石上的聲音道：「各位今天晚上來，是爲了武林正義，肅清江湖敗類，捉拿惡賊沈虎禪。」

徐赤水陰陰地道：「這個當然了，難道大家沒事聚在一起玩迷藏麽？」

門大綸道：「我知道除了這除奸鋤惡之外，諸位來此，還別有原故，倒要諸位親口說一說。」

衆下默然，誰也沒有作聲。

溫柔奇道：「抓惡賊就是抓惡賊，怎還有別情？」

門大綸嘴角一牽，算是笑了笑：「那是因爲溫女俠確是別無內情之故。」

月色下，又是一陣難堪的沉默。

等待沈虎禪

在月色下，一時爲之寂然的衆人，還是由郝不喜先以一陣狂笑打破緘默。「不錯，我恨不得剝沈虎禪的皮，拆沈虎禪之骨，因爲他使我的兩名孫　，一個斷臂，一個斷足！」

門大綸冷冷地道：「你的兩位孫子，在武林中也大有名頭，稱『雪山雙雄』，沈虎禪也敢挑上，明着是衝着你來的。」

郝不喜冷哼一聲，白眉一聳。

丁三姑流眄了不作聲的數人一眼，道：「沈虎禪是個賊，他連我的『紅慾袋』也敢偷竊……我不好好整治他，這口寃氣如何消好？」

門大綸道：「『紅慾袋』是妳的獨門兵器，昔年釣鼇磯一役，三姑的『紅慾袋』就收拾了五名年青劍手的性命，沈虎禪連這也敢打主意，也算難逃厄運了。」

魯山陰哈哈乾笑了兩聲，道：「既然人人都說，我也說了，昔年我替雁蕩派的宗老鏢師義務押一趟鏢，結果給沈虎禪同他的黨羽方恨少刦了，我這番是來討公道的。」

徐赤水接道：「我就是冲着沈虎禪來的！主要是瞧他沒順眼！先聞『血焰叉』戎飛虎敗在他刀下，又聽『子母陰魂』涂靜、涂動也在他刀下重傷，近來連黃山派『毒手摩什』布十耳也爲他所殺，我就不信他有這等厲害，偏要會會他不可。」

門大綸道：「好！大家來這裏，各爲其事，但目的都是要跟沈虎禪算賬！」

徐赤水冷陰陰的反問：「那末，門捕頭又是爲什麽而來？」

門大綸忽然用手一指，指着那蒼白孩童，一字一句地道：「諸位，可知這孩子是誰？」

衆人本都納悶門大綸怎麽在這等惡險場面携一孩童前來，都想知道原故。

門大綸的臉色像一塊打造了五官的鐵皮，目光瞧得各人心裏發毛：「你們知不知道雷大先生爲何頒下『神火令』？」

塲中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武林泰斗雷肅桐雷大先生德高望重，五湖四海黑白二道聽命於他的人自是不少，爲何竟爲沈虎禪而下「神火令」追拿格殺，這其中原委人人都想要問。

門大綸瞧衆人不作聲，雙目發出熠熠寒光，道：「因爲沈虎禪暗殺了『東天青帝』！」

此語一出，衆皆失色。

× × ×

「東天青帝」任古書是一代奇人。

一般人習武，都是先紮好基礎，按照秩序一直練上去，最後才是由動入靜，從外轉內，但是任古書練武功過程，不但向未投師，自闢一家，而且本末倒置，一開始就練成高深內功，他在十四歲的時候，已經以精湛的內家掌功把少林寺「鐵掌僧」取捨禪師敗得心服口服，但在那時候，他連一招半式武功也不會。

這人接下去的事情，更爲玄奇，他十七歲高中榜眼，但棄官修道，在峨嵋潛修，十一年後，改虔佛門，出家成了和尚，三年後，破戒出門，娶七個老婆，但又在一夕間棄之如蔽履，成了武林的一代宗主，創立「青帝門」。

那時候，任古書的武功已是高絕。單止他的掌、刀、棒三絕，連號稱「會盡天下兵器，訪遍武林高手」的天痴上人，也饗之爲「當今第一，天下無雙」；「東天青帝」這綽號，乃來自任古書與人對決時，喜穿青衫，位東而立，戰無不勝，敗者無不服——任古書一生名戰二百三十三，除了跟『長恨人』那一戰之外，從未殺錯一人，殺的都是罪大惡極的人，其餘敗在他手上的人，也無不化敵爲友。

「東天青帝」的年紀其實不大，不過四十出頭，但在七年前，他忽然喜歡上了作詩，在唐詩宋詞裏吟哦終日，在春日裏賞花，在夏夜裏觀荷，在秋風裏摘楓，在冬雪裏詠梅，極盡詩情畫意，孑然一身，對燕子飛入誰家戶、柳梢殘月、暗香浮動更甚於武功。

據說近七年來，東天青帝從未練過武，更不必說動武了。

他在十年前曾收了三個徒弟，其中一個徒弟，只學了三天，就被他逐出門牆，另外二位，年紀都比他老上好大一截。

這兩個徒弟，一個就是雷肅桐雷大先生，另外一個，便是佛門神僧，深仇大師。換句話說，雷肅桐正式在東天青帝門下學藝，不過二年半的時間，深仇大師入門要比雷肅桐早，但也只是三年，但在這短短三載光陰裏，已足以使雷肅桐和深仇大師的武功，在武林中臻一流高手之列。

富可敵國的東天青帝任古書近年來雖逸意行吟，皓首窮經，絕跡江湖，但因雷肅桐及深仇大師在武林中的聲名，使得他作爲師尊的地位更爲卓越。

深仇大師嫉惡如仇，黑道中人聞名喪胆，雷肅桐更是領袖羣倫，正邪綠林都對之景仰萬分，兩人既是「青帝門」的執行者，而且還是江南刀柄會六聖之一，他這次便是動用「青帝門」的「神火令」捕殺沈虎禪；其力量可想而見。東天青帝有這兩個高徒，就算他今後不再出手，地位也足以屹立不倒。

但東天青帝任古書居然死了！

而且竟是被人暗殺的！

暗殺的人竟然是沈虎禪！

衆人暗抽了一口涼氣，終於明白了雷肅桐爲何要下「神火令」追殺沈虎禪的原因了，可是仍不明白，跟這名臉色蒼白的孩子有什麼關係？

× × ×

他們還沒及問得出口，門大綸就說：「這個孩子，叫做任小時，他就是東天青帝的遺孤！」

衆人都明白了，門大綸帶任小時來，便是要目睹大家手刃他的殺父仇人，而且，這孩子也等於是各人爲東天青帝復仇的發起人，使得這一塲格鬥，門大綸這一邊完全是正義之師，復仇之軍。

溫柔却問：「東天青帝死的時候，門捕頭在塲麼？」

門大綸答：「不在。但這案，上頭發下來給我辦。」

溫柔又問：「那麼東天青帝死的時候，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師在不在現塲呢？」

門大綸道：「若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師在塲，東天青帝又怎會遭此不測？」

溫柔再問：「既然沒有旁人在塲，那又何以得知兇手是沈虎禪？」

「刀口；」門大綸用一種低沉的聲音道：「一道極慘慘的刀口。」

溫柔不解。

「你們可記得當年沈虎禪初出道時搏殺三大高手而成名的事嗎？」門大綸問。

魯山陰討好的搶着道：「記得。當年，傳說『海眼幫』的三大高手，省無名、革動地、江方寸洗刼辱殺了他的全家，那時候他還不諳高深武藝，但却能把三大對頭仇人一一殺死……」說到這裏，驀想到待會兒對敵的便是此人，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沒有再說下去。

門大綸冷冷地道：「據說，他殺『勾漏妖屍』革動地的時候，才十三歲，連革動地做夢也不相信會被一個才十三歲的小子殺死……」

徐赤水冷冷地問：「革動地的武功，遠在你我之上，怎會給他暗殺？」

門大綸道：「可怕的是：革動地並非死於暗殺，這十三歲的小孩子投書拜帖，道明挑戰，革動地一面打着呵欠一面揮手要門徒趕這小孩走，沒料一個呵欠沒打完，五個門徒全踣地不起，小孩瘋狂地衝向他，革動地的『陰屍爪』傷他二十八處，但沈虎禪仍然只攻不守，最後革動地挨了他一刀，就……」

郝不喜道：「那麼江方寸？這人武功雖不怎的，但門徒三百，謹愼小心，他要躲起來，沈虎禪絕殺不到他。」

門大綸嘆道：「可是到最後一樣逃不了。江方寸接到沈虎禪言明一個月之內取他首級書，逃遁三千里，連換十八行宮，調度四十九死士，終日夜鎮守兩側，結果，他連身邊的大劈刀尚未來得及抄起便死於非命……」

郝不喜雙眉一聳道：「怎麼說？」

門大綸道：「沈虎禪在宮外挖了一條

長達二里的遁道，破土而出的時候，把江方寸自胯內刺入，再從地道遁去。」

郝不喜白眉一麼：「這傢伙端的是刁辣……但省無名在『海眼幫』中武功極高，也是幹殺手出身的，斷沒理由也死在那小子手下。」

門大綸嘆了一口氣，道：「按理說便是如此。沈虎禪在十五歲時下挑戰書給四十二歲成名殺手省無名，原就是一件瘋狂的事。省無名終日等他來襲，有一日，省無名坐在轎子裏，前後七十七個護衛，過杉林溪的心月橋，結果轎下『砰』地一支銀槍，擲破轎底，刺入轎中——」

魯山陰叫道：「好厲害的沈虎禪！」

門大綸笑了一笑，繼續說下去：「轎底下的猝擊者的槍尚未抽回，假扮成護衛之一的省無名已躍落橋下，向水中殺到，那是一個高大勇壯神威凜凜幾近七尺的青年……結果，省無名還是死了！」

郝不喜目光閃動，禁不住問：「沈虎禪的武功有那末高？」

門大綸搖首道：「沈虎禪就算敵得過省無名，也不是那七十七名高手之敵……但省無名一躍入水中，就死了。那青年根本不是沈虎禪，他叫做唐寶牛，眞正的沈虎禪却像一條魚一般匿潛於水裏，一刀就要了省無名的命。……省無名一死，登時潰不成軍，不戰自敗了。」

郝不喜深深吸了一口氣。只見他白眉像雪峯一般皚白，目光像發亮的寒晶，熠熠四射，沒有再說話。

溫柔問：「唐寶牛又是沈虎禪的什麼人？」

門大綸緩緩道：「沈虎禪這個惡匪，除了死黨方恨少之外，跟唐寶牛時敵時友，平時在一起，易生爭執，吵到動武乃是常事，但一旦遇難遭危，唐寶牛一定不遠千里而來相助沈虎禪，很是古怪。」

他搖搖頭又說：「唐寶牛是昔年蜀中唐門之後，這個門派極爲神秘，我也不清楚他武功高低；『海眼幫』實在不該輕敵的。」

郝不喜陰陽怪氣地接道：「所以，不但革動地死了，省無名和江方寸也一樣逃不掉，他們三人，都死在刀下。」

門大綸道：「而三個人都留有極悽慘的刀口：凡中刀處，骨骼斷成鋸狀，肌肉反捲，被刀勁震成死肌，就算傷癒，那肌肉和骨骼也變成僵硬麻木，這便是沈虎禪的魔刀所致。」

郝不喜悲厲地道：「我兩個孫兒的傷口，服盡靈芝神藥，塗盡妙膏秘方，都不見好，便是拜那厮所賜！」

徐赤水也點頭道：「不錯，涂靜、涂動和布十耳的傷口，也都一樣。」

門大綸望定溫柔，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東天青帝死時，遺體上便有着這樣的傷口。」

衆人都靜了下來。溫柔還是問道：「只是……只是憑沈虎禪的武功，能殺得了東天青帝嗎？」

門大綸冷笑地掀了掀唇，道：「沈虎禪武功如何，不消片刻他就到來，你便可看到！」

他稍頓一頓，又道：「一個人若要暗殺另一個人，只要他够耐心、够狠、够絕、够機警，武功再高的人也防範不着。」

徐赤水冷冷地接了一句：「就像今天我們要殺他一樣。」

魯山陰道：「他快來了，我們伏起來吧。」

門大綸橫了他一眼，道：「魯兄如果害怕，何必要來？」

魯山陰給這一氣，氣得鼻子都白了，分辯道：「我那是怕？只不過佈下這許多埋伏，我們自己倒沒躲起來給他個出其不意，給他發現了那就……」

郝不喜冷冷地道：「給他發現了又怎樣？他不過單人匹馬，我們……嘿嘿。」

丁三姑忽道：「這個沈虎禪身邊兩個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傢伙，叫做唐寶牛和方恨少，陰鑽古怪，不易對付。……」

徐赤水陰陰地道：「剛才我們不是說了麼？妳又提來作甚？那只是一個文弱書生和一個莽漢，算得了什麼？跟殺鷄屠狗沒什麼兩樣。」

丁三姑臉色一變，正待發作，門大綸道：「我們現在却非要先把一件事情作好不可。」他那鐵鍋也似的高臉聳了一聳，算是笑容：「做好了這件事，沈虎禪不戰自敗，就算他逃得了也不敢多移一步，殺得了我們也不敢多傷一人。」

丁三姑問：「什麼事情？」

門大綸沉着臉，把手一招。

「砰」地一聲，一間小木屋的門陡然地打開，一燈如豆，背着昏暗燭影，兩個彪形的差役，押着兩個佝僂的老人，出現在破板門前。

衆人一看，原來是那對啞巴夫婦。

這對老夫婦白髮蒼蒼，臉皺如衣褶，兩人眼神對話，關切對方還甚於驚惶。

魯山陰道：「哦，這一對啞巴是賊黨麼？」

門大綸搖頭：「這對老夫婦，曾有恩於沈虎禪，是故沈虎禪方才常常回到此地，大派金銀，今晚是沈虎禪必至此地的日子，這對老夫妻，便是沈虎禪必見的人。

魯山陰拊掌道：「好！好極！挾持這兩個老不死，不愁沈虎禪不入彀！」

徐赤水却陰惻惻地道：「這對啞巴夫婦，不如殺了。」

門大綸道：「哦？」

徐赤水淡淡地道：「留着，是禍患；殺了，沈虎禪也不知道，照樣中計，何不先絕了後患？」

郝不喜道：「說得也是。這對老傢伙也七老八十了，又不會說話，賴活着痛苦，不如殺了。」

溫柔整張俏臉都寒煞了起來，搖手攔前道：「不行，不行，他們又沒犯罪，何故要殺了……」

丁三姑微嘆一口氣，對溫柔稍有些維護勸喻地說：「江湖上的好漢殺人，從來必爲了什麼理由原因的。」

郝不喜冷笑一聲，道：「要說原因，這對老廢物勾結惡賊，便該死至極！」

徐赤水也冷笑道：「而且，他們又聾又啞，不死幹什麼？替他們一刀了決，乾淨俐落，便是便宜了他們。」

那對老夫婦聽了，面容流露出恐慌哀求之色。

溫柔忽然道：「誰說他們聾？他們只

是不會說話而已！」

郝不喜右邊白眉一剔，乾咳一聲道：「溫少俠，你這樣婦人之仁，怎麼能成大事……」

丁三姑忽道：「門捕頭也在，你們若殺戮無辜，在門捕頭面前可過不去罷？」

徐赤水却補充了一句：「我們可以在他後面殺。」

門大綸道：「在我前面殺也好，後面宰也好，總之，只要我沒看見，便是沒看見，這不成問題？……不過，這二人，留着比死了有用多了。」

他揚聲又道：「只要有一兩位高手，伏在屋裏，制住這對老啞子，待沈虎禪一來，萬一攔不住，他也要先衝進屋裏救得二老才走，這一來……」

徐赤水冷冷道：「這叫自投羅網。」

魯山陰高興地接道：「也叫做甕中捉鼈。」

門大綸望向魯山陰，笑道：「這抓鼈的人嘛，我看魯兄是最適當的人選。」

魯山陰一愣，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

門大綸說話自有一股叫人難以抗拒的威力：「你跟我衙裏兩位好手，制住啞巴夫婦，一見有人衝入，立即放倒來人；不然，挾持啞巴，威脅來人。」

「那你們……」魯山陰在盤算自己這項工作是否太冒險，而領功機會又是否太少？

「我們伏在道中，與沈虎禪正面一拚。」門大綸彷彿瞧出他的心思，「你埋伏在屋裏，外面局勢大好，你便提這兩個老殘廢出來，如果不妙，你也可以在屋裏大聲說出二人已在你手上任聽宰割……便不愁沈虎禪不聽話了。」

郝不喜加了一句道：「總之今晚，你老多是不必動手，而且坐定等收賬，贏定了！」

魯山陰橫了他一眼，正要說話，門大綸道：「好了，時候也快到了，魯兄押二個老殘廢入屋，我們各自埋伏，溫女俠，丁三姑兼加保護任小時。」

魯山陰本待咕噜幾句，因不甘心剛才由他提出來要衆人各自埋伏的時候衆人根本不理，但見門大綸這一吩囑，各人自守崗位，如臨大敵，再無絲毫輕忽，魯山陰有話也心知不是抗辯的時候，便跟衙裏的兩名高手，將啞巴夫婦又打又踢的押了回去。

那兩名衙門高手，一個叫占飛虎，一個叫猿青雲，都是岷山派好手，投入六扇門中，建過殊功，今日是特助門大綸來緝拿惡匪沈虎禪的。

占飛虎和猿青雲也是武林人，雖身屬公門，但這碗飯必須要黑白二道出五嶽首肯下才吃得的安穩，緝殺沈虎禪，便是在公在私，官場江湖，都大大有利的事。

這種事，占飛虎和猿青雲也是江湖上厮混出來的人，自不後人。

這時，小鎮上已回復買賣場面，有老爹在門前抽烟桿上對着月亮噴白霧（其實便是郝不喜），姑娌二人正與一個看去混是橫氣的獵戶討價還價（便是丁三姑、温柔和門大綸三人），以及有個吃醉了酒的懶農夫在茶居桌上瞌睡（徐赤水），其餘的人，各司其職，一里之內，草木皆兵，樹上、草叢、木板屋裏，不知有多少雙精厲的眼睛盯着，豎起耳朵聽着。

市集酷似，但全無往日歡樂洋溢的氣氛。

每個人都是等着一個人來。

——這個人怎麼還沒有來？

× × ×

來的會是怎麼一個人？沈虎禪究竟是怎麼一個樣子？他的武功又如何？這個魔頭煞星在武林中傳聞極多，衆說紛紜，温柔一面等，一面心裏推測。

月漸偏西，等的人還未來。

温柔正忍不住要問門大綸，忽見門大綸臉色一沉。

就在這時，一輪快馬蹄聲如十指密擊在蟒皮鼓上一般陡响了起來。

白駒過隙　奇門步法

——來了！

徐赤水、温柔和丁三姑不禁一齊側首望去，郝不喜的兩道雪眉，陡地揚了一揚，只有門大綸紋風不動，神色不變。

只聽咯咯的蹄聲風馳電掣一般逼近，轉眼間叢林官道上現出一匹潑刺刺的驃馬，說時遲，那時快，已疾衝入鎮中，直逼市集，只見四蹄如風，馬匹矯威高大，通身墨亮，短毛如戟，馬背上一截黑披風，激揚起來，就似一面招風的黑色旗幟！

丁三姑和徐赤水百忙中望了門大綸一眼，門大綸神色沉着，並沒有發下攻擊令。——也就是因爲也沒有發下攻擊訊息，這馬如入無人之境，直闖了進來！

徐赤水再不打話，他的右臂陡然彈了一彈。就似彈了一彈之間，袖裏疾射出三點藍火，破空却毫無聲息地劃出三道燦黃的火花，打在馬背上！

同時間，丁三姑也已經出手。

她一低頭，後頸衣襟裏飛出一段碧光，像急電光炮一般「嘯」地迎擊在馬背的披風上。

捉拿捕殺沈虎禪是件大功，誰都願意比別人先立這個功。

只聽郝不喜大喝一聲：「不可！」但丁三姑的「碧血滅魂梭」及徐赤水的「無音神雷」已同時射入披風裏。

「蓬、拍拍拍」四聲連响，黑披風炸得四分五裂，激揚起來，火花及暗器濺射在馬背上，饒是神駿，也驚嘶一聲，放蹄狂奔，潑刺刺地風捲殘雲似的離去。

馬背上，並沒有人。

只剩下那張吃「無音神雷」及「碧血滅魂梭」炸得粉碎的黑緞子披風，冉冉的隨風落了下來。

每一片緞子，像一張嘲笑的臉孔，緩緩地飄降而下。

丁三姑倒不怎麼，徐赤水一張白臉刹地成了紫脹，彷彿被人訕笑似的。

然而眞的有訕笑的聲音。

披風當然不會笑，不管好披風碎披風都一樣——笑聲飄飄幌幌的，像浮在水面一般，不知道從那裏傳來。

郝不喜白眉一彈，却向着鎮前叢林的一株蒼鬱濃密的古樹，揚聲道：「沈虎禪，你弄什麼玄虛，滾下來吧！」

× × ×

只聽那聲音飄飄盪盪地道：「嘖，嘖，人生一雙脚，是用來走的，不是用來滾的，你這樣說話，眞有失斯文。」

又道：「這麼晚了諸位還在這裏做買賣，眞是樂此不疲，樂以忘倦，黃石鎮的市集，可從來沒開得那麼晚呢。」

郝不喜冷哼一聲道：「難怪你瞧出來了！我們這單買賣就是買你的狗命！」

語音一厲：「你再不爬下來，我揪你下來！」

那聲音作出一聲甚沒奈何的長嘆道：「你這人說話，怎麼粗俗不堪！」

話未說完，兩道藍芒疾地劃出黃火，迅雷一般打在樹幹上，轟地一聲，樹身轟然而倒。

出手的是徐赤水。他的「無音神雷」悄無聲息，迅比光速，令人防不勝防，就算防着了也無法擋。

樹坍倒的刹那，徐赤水的身子貼地掠出，似一隻水鳥一般，掠到了樹倒處，手中暗扣了七枚「無音神雷」，準備給樹上的人致命一擊！

就在他貼地掠出之際，旁邊一棵老榆樹，疾地落下一條白衣人影，手持摺扇一合，向下閃電般點戮下去。

這星馳電掣之間，配合得巧妙萬分，白衣人這由上而下的一戮，是可把徐赤水疾行的身體，穿心而過，串在地上。

但雪山老魅郝不喜這時却似脫弩之矢，飛彈而出，他的雙手也在此時才陡地從袖子翻掣出來，只見十指如勾，指比掌長，最奇的是指甲長及繞身數匝，色澤如玉，但指甲一加運勁，却直繃了起來，猶似十張利劍，中途有幾隻指甲又疾地勾捲，變作了鈎子！

白衣人如果要戮中徐赤水，難免就要給郝不喜的劍甲在身上刺穿幾個窟窿鈎破幾個血洞，但白衣人的身形遽沉再起。

他在一沉之間，足尖對徐赤水背上踩了踩，藉力彈起，摺扇變得迎向郝不喜。

兩人一合即分。

各退出丈遠。

「砰」地一聲，原來徐赤水被對方借力一踩，他本來已貼地掠行，一下收勢不及，砰地跪仆在地上塗了一臉泥！

衆裏看去，只見月色下，白衣人本來一塵不染乾淨如玉的白袍上，已掀翻了幾處，都是被刺穿或勾破的，却不見有血滲出。

可是白衣人摺扇裏却夾了一條亮幌幌的事物。

那是一片長達五尺餘的指甲。

這電馳星飛的瞬間交手裏，白衣人衣衫爲郝不喜劃破，但郝不喜十隻劍甲中也有一隻被白衣人以摺扇硬生生切了下來。

乍看兩人，似乎平分秋色，但衆人都知道，「雪山老魅」郝不喜的「劍甲」是留了四十多年，且天生異相才有這般長度，可說是他的隨身武器，如命寶貝，就像生長在他身上的十隻手指一般重要，而今却給人切了一隻，白衣人損失的不過是一件衣服，可以說是已經吃了大虧。

× × ×

郝不喜光禿禿的額頂與下巴，忽然赭也似的紫脹起來，更加光可鑑人，那白衣書生却「俯首翻着衣衫破處，甚爲痛惜地道：「哎呀，有道是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好端端的，你劃破我衣服幹什麼？快賠我！」

郝不喜深吸了一口氣，本來這時他九隻指甲中已一指曲，就在這深吸一口氣之際，指甲又陡伸，劍一般直挺：「好，好，你有本事，就過來，我賠給你。」

那書生上前半步，又稍有些遲疑，道：「君子言重如山，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哪你說過……我，不能騙我。」

衆人瞧去，只見這書生神丰氣朗，重瞳鳳目，髮上挽髻，髻插玉簪，左手五指斯文白淨，中指無名指戴了兩隻形狀古樸的指環，是罕見的美少年，而且在說話時的神態，時常呈現一種驕氣與稚氣。

只聽郝不喜氣極反笑道：「我騙你媽的……」

美書生面色一變：「三輩不讀書，不如一窩豬，你這般說話，敢情是連前世也沒過唸書，不知孔聖人之禮了。」

郝不喜雙眉陡地一揚，雙肩也同時一聳，他聳的是雙肩，動的却是全身，已到了美書生面前，驟然之間，在他身前身後，身左身右，身上身下，多了九道劍光。

那是他九隻「劍甲」所發出的劍氣。

劍氣縱橫，一下子罩住了美書生。

温柔眼見這美書生神態朗揚，純戇可愛，沒想到名聞天下的惡盜沈虎禪竟是這般模樣，心裏既納悶，但又替這書生微微担心起來。

忽聽了丁三姑道：「這傢伙會使『白駒過隙』身法。」

温柔轉首過去，只見丁三姑一雙水溜的眼睛不住往那書生看，連温柔是個女子，觸及這樣子的眼波，也不禁神迷恍惚了一下。

原來場中郝不喜的九道劍光，雖如波湧濤叠，驚濤駭浪一層復一層，一波復一波，但在劍鋒眼看要命中前的一髮間，書生總能及時避得開去。

而那避開去的身形，就像用拳掌打擊一張懸空的薄紙一般，所掠起的勁風反「吹」走了物體，又像用手指抓蜻蜓一般，眼看要拈着牠的尾部，就在空氣一震間牠就飛走了。

所以郝不喜的劍光始終傷不了他！

徐赤水這時，向門大綸看了過來。

門大綸全無表情。

徐赤水蹋足前迫了幾步，忽然間，好像背肌作癢左臂拗轉過去爬搔，這一動之間，三道藍光，夾着燦亮眩目的黃火，直射成團，分上、中、下三路，往書生身上打到！這下電掣星馳，霎眼之間，書生却移形換位，摺扇陡地一展。

郝不喜一驚：這是書生第一招反攻，而且上一回那書生就在摺扇一開一閤間，使他斷了一隻「劍甲」。

所以郝不喜身形錯步疾退！

這一下，徐赤水的「無音神雷」等於向郝不喜射到！

徐赤水的「無音神雷」也是非同小可，出襲時不帶一絲聲音，待郝不喜發覺時，三枚「無音神雷」已一枚近髮，一枚近襟，一枚近袂了！

徐赤水驚叫道：「郝老——！」

（未完・一）

事故篇中情奇義俠

劍江湖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歐陽虹和楚峻義助田府將矇面黑袍人及楊柏趕走，楚峻發現黑袍人使的是「鐵臂功」，想起三年前殺父母的仇人也有鐵臂功力，因此窮追不捨，可惜被他逃去，只遇上五行盟烈火堂的人掩護脫銀而去。歐陽虹楚峻二人轉往鄭州探望石中玉，他父親石九斗設宴款待　義兄弟共聚一堂，傾不盡千言萬語，互道離情，正在此時，丐幫姜長老到來拜訪，歐陽虹趁機謁見，告知本幫杜老四和羅漢光兩位堂主因爭奪幫主之位準備決鬥，姜長老連忙向石九斗辭行，準備前去排解，歐陽虹楚峻住了幾天，也去調查兩位堂主決鬥地點，石九斗派兒子石中玉陪行……

仇踪再現　窮追不捨

由於離杜老四及羅漢光決鬥的日子，只有十天，是故歐陽虹、石中玉及楚峻等人曉行夜宿，兼程趕去魯山。

正月十七日，天上還飄着雪花，一行人來至濟南城。入城歇了一夜，再度向東北前進。

一路上，一羣叫化子，加上兩個身穿錦衣的少年，而又都騎着馬，頗使途人爲之側目，黃昏已至袞州城郊，風雪更大，大地一片灰濛濛，一丈之外的景物已難以看清。

趙三在馬上道：「這鬼天氣眞會折磨人，今夜好歹也要買一壺酒，明日好禦禦寒！」

一個丐幫弟子笑道：「趙三哥，要喝酒何必拿天氣做文章？六月暑天，你還不是照喝不誤！」

趙三笑罵道：「他奶奶的，你眞是我肚子內的酒虫。」

那丐幫弟子道：「若不是趙三哥的武功差一點，說不定小弟還會推選你做幫主，說到喝酒，也只有你才可跟祖幫主拚一拚！」

趙三雙眼一瞪，道：「你道我未跟祖幫主拚過酒麼？拚過兩場啦！」

那位丐幫弟子笑嘻嘻地道：「那一定是你贏了！」

不料趙三正容地道：「祖幫主沒輸，我也沒贏！」

那弟子一怔道：「這樣說來，兩次都是平手的了？」

「也不是！」趙三道：「若論喝酒的眞功夫，我也未必會輸給祖幫主，只是他內功厲害，酒到了他肚子裏都變成了汗珠滴出來，結果……」

「結果你一定是大敗虧輸了！」

事後祖幫主也讚我是再世劉伶哩！可惜……現在本幫已無人是我對手了！」

歐陽虹聽見他倆提及師父，觸動心事，不由仰天嘆了一口氣。

嘆氣未息，前頭雪地上突然爆出一團團雪花，剎那間，但見雪花飛捲，眼前一片白濛濛，胯下的坐騎一齊驚嘶，人立而起。

就在這一瞬間，只見雪地之下，竄起幾個手持長劍的白衣人來！這些白衣人由頭至踵，全被白袍包裹着，只在頭部露出三個小洞，供雙眼視物及呼吸之用！

那幾個白衣矇面人竄出地洞，即揮劍斬向歐陽虹等人的馬足。歐陽虹在馬上看得分明，忙呼道：「兄弟們快下馬！提防對方還有埋伏！」

石中玉及楚峻等人都能及時甩鐙飛身下鞍，同時抽出佩劍，有幾個丐幫弟子反應稍慢，馬足被斬，便被拋落地上，那些白衣矇面人長劍立時刺下！

石中玉勇不可擋，一腳踢開一匹傷馬，長劍架開一柄刺向趙三的長劍，喝道：「鼠輩敢爾！」

歐陽虹更是怒不可遏，打狗棒施展絕招，手腕一圈，一記「惡狗纏住」，絆翻了一個矇面人，再飛起一腳，把其蹬飛！趙三死裏逃生，打狗棒亂揮，勇悍異常。對方人數雖然較多，但這邊因爲有歐陽虹三兄弟押陣，所以陣脚很快便站穩了。

歐陽虹剛舒了一口氣，石中玉已刺倒一個對方，而楚峻也緊接着得手，趙三立即喝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來路，是誰指使你們的？乖乖的招出來，便饒你們一條命！」

那些矇面人一聲不吭，歐陽虹正想施殺手，忽聽一道尖銳的竹哨聲傳來，接着附近雪地上的積雪又一陣飛揚，再跳上十幾個矇面白衣人。

歐陽虹見對方有十六七個，吃了一驚，忙道：「快結陣應付！」

磨

那些矇面白衣人團團把歐陽虹等人圍住。石中玉傲然道：「你們既然不知機，今日少爺便要大開殺戒了！三弟，咱們比一比，看看誰殺敵最多！」說罷長劍如狂風暴雨般望白衣矇面人攻去！

楚峻心中暗暗好笑。「原來二哥如此好勝！」嘴上却道：「二哥是虎父無犬子，這塲比賽，一定是你贏的了！」抬眼一望，見歐陽虹因爲要照顧手下，形勢頗爲不妙，便仗劍上前襄助。

趙三生怕落單，便斜走幾步，與石中玉並肩迎敵。石中玉的家傳「追風三十六劍」，以快取勝，長劍使至急處，但見白光繞體，如同一條小白龍迎風而舞般，眨眼間已殺一人又傷一人，劍勢更盛，喝道：「拋劍投降，饒你一命！」

一個白衣矇面人哈哈大笑：「姓石的，你在父親餘蔭下，不知天高地厚！這句話，正是老子們要警告你！」

石中玉大怒，手腕一移，長劍改刺那人的胸膛。「少爺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你自己知不知道！」

那人一聲長笑，長劍一橫，把石中玉的劍格開，石中玉吸了一口氣，攻勢更急，眨眼間，左七右六，已攻了十三劍！

那矇面人抵擋不住，連退幾步，石中玉貪功急進，欺前幾步，攻勢更不稍停。笑聲：「少爺的厲害，如今你大概已知道一二了吧！」

却不料他踏前幾步，失却趙三的掩護，旁邊兩個矇面人立即兜了過來，把他圍住。那矇面人笑道：「你的厲害我已知道，便是眼高手低，有勇無謀！」他得了同伴的幫助，攻勢漸盛，反把石中玉壓住。

趙三拚命上前，奈何他跟對手只能戰個平手，難越雷池半步。

歐陽虹見狀忙道：「趙三，快過來！」丐幫弟子佈了一個四方陣，雖然無甚奧妙，但以寡敵衆，採取守勢時，却頗有作用，楚峻武功比之那些丐幫弟子來說，無疑高了幾籌，奈何不知陣法，作用反而不大。

歐陽虹道：「三弟，愚兄這還抵擋得住，你快去助老二一臂之力！」

楚峻大發神威，一招「上善若水」，斬斷一個白衣矇面人的雙脚，再一招「正言若反」刺向另一個身裁極高的矇面人。

這矇面人見楚峻劍尖刺向自己的左胸，長劍急忙向上一格，不料楚峻這一劍十分奇妙，劍至一半，突然一偏！

高瘦矇面人吃了一驚，手臂暴長，把胸膛要害都封住了！却不知這「正言若反」，看似是攻上身，實際上要攻的却是下盤！

只見楚峻手腕一沉，劍尖改刺對方大腿，高瘦漢子要想後退，已來不及了，但覺大腿一痛，接着楚峻飛起一脚，把他踢飛！

歐陽虹讚道：「三弟好妙的一劍！」打狗棒趁對方因同伴先後受傷心神微分之際，突然點了一個矇面人的「紫府穴」！

那「紫府穴」是人身的死穴之一，矇面人不吭一聲，拋落地上。

楚峻見這邊的形勢又有好轉，一個轉身，向石中玉飛過去。石中玉已一敵五，形勢雖然危險，但憑他家傳絕學，竟然毫

無損傷。楚峻叫道：「二哥，小弟來也！」幾個箭步，已至跟前，長劍一揮，使了一招「玄之又玄」，望一個幪面人攻去！

這一劍是「無量劍法」的一招絕學，既玄且虛，那幪面人大驚，倉惶而逃，楚峻長劍乘勢變招，在另一個幪面人的後肩上添了一劍！

石中玉精神大振，道：「三弟，咱們並肩子，送他們上西天吧！」

那幾個幪面人見楚峻劍法玄妙，便分出幾個去對付他，歐陽虹知道楚峻心慈，怕他下不得殺手，忙呼道：「三弟，下手切勿留情，只怕對方尚有埋伏，咱們就算不被殺死，也會被累死！」

楚峻連聲答應，他學武雖然比歐陽虹及石中玉遲，但一來天賦高，二來，薛文鴻教得其法，其武功造詣，已不比兩位結義兄長低，只差在實際經驗而已，經過這個月來的幾番拚鬥，經驗大增，劍法的威力也更大了，對於虛實的變化，也漸能運用自如。此刻，雖然以一敵衆，但仍能應付自如。他似乎無意立刻下殺手，要借此良機考驗自己的劍法。

石中玉壓力稍減，他的「追風三十六劍」的威力，便再度顯露出來，三十二招一過，也刺傷了一個幪面人！於是說道：「三弟，我爹道對敵慈悲，便是對友殘忍，這些人既然毫無悔改之意，咱們便也不必留情了！」

「二哥說得是！」楚峻劍法一變，劍鋒過處，便斬殺了一人，那些幪面人見楚峻舉手之間，即斃了一個同伴，心頭吃驚，齊向一個身裁肥胖的幪面人望去。

楚峻大喝一聲道：「你們到底是什麽人？」

那身裁肥胖的幪面人叫道：「孩兒們退！」

刹那間，那些幪面人同時向後一退，但仍無離開之意。歐陽虹叫道：「在下丐幫飛鴿堂堂主，不知敝幫與汝等，有何恩怨？」

肥胖幪面人哈哈大笑。「在江湖上打滾過的人，沒有遠仇，也有近怨！」

「願聞其詳！」

肥胖幪面人沉聲，說道：「制出傢伙來！」

那些幪面人立即自懷中掏出一管尺餘長，粗逾拇指的鐵管來。

趙三見狀忙道：「堂主，這些傢伙好像是傳說中的『五行盟』！」

石中玉失聲道：「是五行盟中的白水堂？」

肥胖幪面人又哈哈一笑，「不錯！小子們乖乖認命吧！」

石中玉排衆而出，道：「小心一點，聽說白水堂的人善使『蝕骨水』，給這種毒水沾上身，肌肉立即腐爛，毒氣攻入心房，大羅神仙也難救！」

趙三冷哼一聲：「這種下三濫的手段，只有鷄鳴狗盜之輩肯做，閣下居然自鳴得意，那是豬狗也不如了！」

肥胖幪面人怒道：「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那就讓你們嚐嚐這種下三濫的厲害吧！」目光一掠，又道：「石少俠，這是咱們與丐幫的事，請你讓開！」

石中玉道：「誰不知石某與丐幫的飛鴿堂主是結義兄弟？」

肥胖幪面人身子一震，沉聲說道：「如此說來，石少俠是要與丐幫弟子共生死了？」

「不錯！」

「你不怕死麽？」

石中玉哈哈大笑：「怕死的便不會出來行走江湖！」

那肥胖幪面人似乎有點猶疑難決，歐陽虹見機不可失，忙道：「快闖！」

話音剛落，忽聽一道長嘯傳來，一棵大樹上忽然也射落一個肥胖的幪面人來！

「要走？那裏有這般容易？」這幪面人顯然便是這些人的首領，自幪面布的兩個小洞，露出來的目光，凌厲懾人。

石中玉道：「閣下莫非便是白水堂的堂主？」

「不錯！接招吧石少俠！」白水堂堂主身子一掠，兩管長袖，如剪刀般，分襲石中玉的雙腰！

歐陽虹年紀雖輕，但自少便在江湖上混，白水堂主的用意，他豈有不知之理？當下急道：「他們要射毒水，快纏住那堂主！」

楚峻怕石中玉敵不住那個堂主，不待歐陽虹吩咐，早已仗劍衝了過去！

白水堂堂主冷哼一聲：「小子找死！」右袖一拂，袖角拍向楚峻的臉門！

楚峻長劍一削，不料那堂主袖管忽然化剛爲柔，纏住楚峻的長劍，楚峻猛吃一驚，奮力一拉，只聽「嗤」的一聲，袖角竟被割開！

白水堂堂主驚咦一聲，手臂一縮，長袖翻起，手掌自袖中透出，一股凌厲的掌風應聲湧出，撞向楚峻的胸膛！

楚峻道：「二哥小心！」雙脚一錯，閃開七尺！

猛聽歐陽虹大聲叫道：「三弟快閃！毒水！」

楚峻一時之間，不知所措，雙脚一頓，躍空而起，却想不到，身在半空更加危險！

刹那間，只見兩道毒水衝天噴起，一齊射向凌空的楚峻！

楚峻大吃一驚，又來不及「移形換位」，只得嘆一聲，吾命休矣！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歐陽虹抓起一具白衣幪面人的屍體，脫手拋出！這具屍體來得十分及時，剛好把那兩股毒水擋住！

楚峻急使「千斤墜」落地，歐陽虹道：「快纏住他！」一語未畢，打狗棒刺向白水堂堂主！

眨眼間，歐陽虹，楚峻、石中玉、趙三以及三個丐幫弟子，團團把那個白水堂堂主困住，饒得那白水堂堂主武功高強，也立現險境，那些白水堂的弟子，因投鼠忌器，不敢再發射毒水。

白水堂堂主又驚又怒，喝道：「蠢材！還不快召集人手！」

只聽一道急勁的竹哨聲響起，那些白水堂的弟子，再度取出兵器殺了過來。

歐陽虹生怕對方尚有援兵，忙道：「快退！」羣豪虛幌一招，齊的向後退却，白水堂的弟子也不敢追殺。

白水堂堂主傳聲道：「歐陽小子，小心你一條狗命，乖乖的便離開魯境！」

羣豪找了一家小飯館，圍坐一桌，石中玉點了酒菜之後，楚峻立問：「大哥，剛才那個白水堂堂主的話，看來頗有奇怪之處！」

羣豪到了衮州城外，見後面已沒追兵才停了下來。石中玉急不及待地道：「大哥，貴幫跟『五行盟』到底有何仇恨？」

歐陽虹恨恨地道：「愚兄根本不知道！哼，不過現在即使沒有遠怨，也有新仇了，今日僥倖逃過一刼，日後可得小心防備！」

入了城，歐陽虹道：「趙三，你去買些吃的，填飽肚子之後，便漏夜趕路，此城料亦非安全之所！」

楚峻忙道：「不可！咱們還是在這裏過一夜吧！嗯，不如索性找個人多的地方，飽餐一番！」

歐陽虹一呆，問道：「爲什麽？」

楚峻道：「大哥忘記剛才白水堂主的話麽？他警告咱們不得再留在魯境！」

石中玉怒道：「難道咱們便讓他一句話嚇倒？」

楚峻道：「非也，對方既然要趕咱們出魯，在咱的前頭，必然尚有其他埋伏，咱們若乘夜趕路，只怕更加危險！」

「他既然不放過咱們，就算白天也有危險！」

「不然，咱們在明，他們在暗，若在晚上更對咱們不利！」楚峻道：「反正咱們還來得及在廿二日前趕到魯山！」

歐陽虹沉吟了一下，說道：「三弟所見，極有道理，咱們便一起到飯館內吃飯吧！」

羣豪豪飲了一陣，石中玉問道：「大哥，剛才那個白水堂堂主的話，看來頗有奇怪之處！」

歐陽虹抬頭問道：「三弟你對此事有何看法？」

小弟有一個感覺，『五行盟』與貴幫並非有仇恨，因爲他們做事頗有分寸，目的只不過是爲了阻止咱們去魯山而已！」

石中玉不同意，道：「三弟，你忘記你們曾經爲了助田老爺子，而跟『五行盟』交過手麽？怎能說沒有仇恨？」

楚峻沉吟了一下，道：「小弟總覺得剛才他們並無趕盡殺絕之意！第一，當他們把二哥包圍起來時，似乎未盡全力；第二，剛才他們根本還有機會發射毒水，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歐陽虹說道：「不錯！愚兄也有此感覺！」

石中玉道：「他們對小弟未盡全力，也許是對家父有所顧忌，但並不能說他們與貴幫沒有仇恨！」

歐陽虹道：「二哥此言也有理，但白水堂主警告咱們，須盡速離開魯境，用意何在？」

石中玉道：「也許『五行盟』的總舵設在魯境，他怕咱們去搗他們的巢穴！」

楚峻道：「不對！『五行盟』人多勢衆，他們怎會害怕咱們幾個人？說句洩氣的話，只怕單是一個白水堂，咱們也未必應付得了！」

石中玉瞪了他一眼，道：「三弟，你怎地老是跟愚兄作對？」

楚峻一呆，脫口道：「小弟幾時跟二哥作對？」

石中玉扭頭過去，抓起桌上的酒盞，大口喝了起來。楚峻轉頭望向歐陽虹，歐陽虹冷笑一聲：「老二做慣少爺，聽慣那些趨炎附勢的奉承話，你只要說幾句不合他聽的話，便算是作對了！三弟你不必介意，愚兄支持你！」

石中玉臉色一熱，忙道：「小弟那裏是如此？」

歐陽虹臉色一變，道：「如此你倒說說看，三弟到底如何跟你作對？假如說不出來的話，這頓飯我也沒胃口了！」

石中玉悻悻然地道：「大哥別生氣，算是小弟說錯了，向你陪個罪吧！」

楚峻忙道：「自家兄弟何必客氣？今日吃五行盟這麽一攪，大家心情都不好，說話過份一點，又何必認眞的？」

說罷，店小二剛好把飯菜送了上來，羣豪惡鬥了一場，早已餓了，便低頭吃喝起來，一場口角也就此化於無形。飯間時，衆人默不作聲，飯畢，歐陽虹道：「趙三，去找個地方歇息吧！」

石中玉忙道：「何必再去找，後面有一間客棧，就讓小弟做個東道吧！」

楚峻道：「小弟讚成！住在客棧到底人多，五行盟多少有點顧忌！」

歐陽虹笑道：「老二，愚兄看三弟，好像一直在奉承你！好吧，就讓你做東道吧！」

石中玉訕訕一笑，帶路投入東陞客棧。歐陽虹三兄弟各住一間，其他丐幫弟子則兩人共用一間。

楚峻剛想上床，房門忽然被人拍响。

楚峻把門拉開，見是歐陽虹，正想問故，但見歐陽虹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閃身入房，隨即把門關上。

楚峻見他如此神秘，訝然問道：「大哥找小弟有要事麽？」

歐陽虹道：「輕聲一點　愚兄想跟你商量一下，剛才你提出的那個問題。」

「何不叫二哥一齊過來？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歐陽虹冷哼一聲：「老二跟咱雖有兄弟之誼，但他出身富貴，又有個俠名滿江北的父親，自小吃人奉承慣了，聽不慣逆耳的話，找他過來反爲不美！」

他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喃喃地道：「白水堂莫非不知道咱們的目的？」

「小弟就是有這個感覺！」

歐陽虹霍地長身而起，道：「若是如此，則杜老四及羅漢光危矣！」

「大哥的意見是認爲他們阻止咱們趕去魯山，是因爲五行盟在那裏已有埋伏，準備一網打盡？」

「不錯！敵明我暗，愚兄怕他們沒有準備，要吃五行盟的暗箭！」

楚峻欲言又止，歐陽虹問道：「三弟，我與你情比手足，有話請說！」

楚峻吸了一口氣，道：「小弟最怕的是五行盟行動可能與杜老四或者羅漢光有關！」

歐陽虹雙眼暴漲，失聲道：「你認爲本幫弟子有人與五行盟勾結？」

「有此可能，試想想，五行盟若因與貴幫有仇，而欲報仇，剛才何不殺死咱們？只要他們把人手增多一倍，要殺咱們並非難事，而且如今貴盟四分五裂，要殺丐幫弟子的機會也極多，他們要咱們離開魯境，可說是一語露天機，說明這裏面一定

有重大的秘密……」

歐陽虹忽然一拳擊在桌子上，道：「胡說！」

楚峻吃了一驚，連忙住口，怔怔地望着歐陽虹。

「丐幫弟子人人均是忠義之士，絕對沒人會跟邪魔妖道勾結！」

楚峻忙道：「這只是小弟的猜測耳，大哥若是不信，自有你的道理！」

歐陽虹冥思了一陣，又覺得楚峻所疑並非無理，霍地頹然坐回椅上。

楚峻道：「大哥，如今咱們還是想辦法早點趕去魯山才是上策，到了那裏一切自然明白！」

「不錯！」歐陽虹道：「只怕五行盟在路上還有埋伏！」

楚峻沉吟了一下，道：「大哥毫不求助於貴幫在此附近的分舵，或是咱們易容上道？」

歐陽虹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愚兄現在即叫趙三去安排！」

× × ×

天還未亮，寒氣迫人，楚峻睡得正香，忽被一陣拍門聲驚醒，他連忙披衣下床開門。

拍門的是趙三，只聽他道：「齊少俠，咱們堂主叫你過去一下！」

楚峻跟着趙三到了歐陽虹的房間，房內已坐滿了人，而石中玉亦比楚峻早一步到達，歐陽虹及趙三都雙眼通紅，料必一夜沒睡。

楚峻定一定神，才發覺房內多了幾個陌生的乞丐。歐陽虹道：「二弟三弟，這幾個是敝幫的分舵弟子！」

石中玉道：「大哥決定此刻動身？」

他瞥了那八個丐幫弟子一眼，目光露出幾絲不屑之色，大有看不起這八個丐幫弟子之意。

歐陽虹道：「不錯，愚兄決定在天未亮前出城，這八位弟子將喬裝咱們來引開五行盟的注意，咱們則改裝上道，一切都已準備好了！」向趙三打了個眼色，趙三立即打開一個包袱。

只見裏面放着幾套不同的服飾，有的是粗布土衣，有的則是武林人士常穿的勁裝疾服。歐陽虹首先取了一套粗衣，又把自己的外衣脫下。

石中玉則挑了一套勁服穿上，那幾個乞丐則穿上歐陽虹，石中玉，楚峻及趙三的衣服，由於身裁差不多，自背後望之，倒也有幾分相像，趙三又取出一包易容藥，衆人胡亂抹了一些，便乘夜出發。

出了客棧，寒風撲面，歐陽虹道：「老二你跟趙三一道，我與三弟一道，咱們分開出城，到西城門外相會！」

石中玉應了一聲，偕同趙三冒着寒冷向西前進。路上石中玉問道：「就只咱們四個麼？」

趙三道：「非也，還有二十多人，也早咱們一步出發了！他奶奶的！如今立春已過，怎地仍這般寒冷？」說罷揭開酒葫蘆喝了一口酒：「石公子不喝一點？」

石中玉皺了一皺眉：「我不寒！」一頓又道：「你沒聽人說過春寒料峭寒？」

兩人脚程甚快，黑暗中，長街一片寂靜，除他們之外，不但不見一個人影，連狗吠聲也沒一响，不一刻便已順利出城。

趙三帶石中玉來到一叢樹林中，道：「咱們在這裏等堂主吧，嘿嘿，任五行盟如何狡猾，也料不到咱們會使出這招金蟬脫殼！」

石中玉輕哼一聲，轉頭向東望去。過了兩盞茶工夫，才見歐陽虹及楚峻如飛而至！

石中玉道：「大哥，小弟一無所知，到底下一步該如何行動，請大哥吩咐！」

歐陽虹道：「咱們先向西前進五里，再轉向東北，全速趕去魯山！」

四人乘天未亮，展開輕功向西而去，接着便折入一條小路，向北而行。

一路上通行無阻，速度極快，到了中午，已走了數十里路，四人見遠處官途之旁有座酒棚，便走了過去。

那酒棚雖小，但建得頗爲嚴密，門窗齊全，頗能擋風，兼且建在一叢梅林中，益見風雅清靜，那面新孖的酒招在風中飄揚，發出獵獵的聲响。

春風吹來，帶着一股沁人肺腑的酒香，四人精神一振，尋路而入，酒棚門上掛着一塊木牌，上雕梅酒茅香四個字，字體古拙，刀勢蒼勁，竟似是出自名家之手。

竹扉雖然關着，酒香仍不斷自隙縫中飄出，趙三嚥了一口口水，快步走前幾步，伸手推開竹扉。竹扉一開，自內撲出一股暖意，叫人捨不得離開。

酒棚只有六張桌子，此刻也只有一個臉目清秀的漢子在自斟自飲，一個老頭在灶邊忙着，灶邊放着一排火爐，爐上置銅盆，盆中有水，正在滾騰，冒着白烟。

那老頭尖頭猴腮，如同猴子，見來了顧客，忙道：「諸位客官請坐！」

趙三道：「先切一盤牛肉，一盤鹵肉，燙兩壺高粱過來！」

四人找了張座頭坐下，那個臉目清秀的漢子只投過來一瞥詫異的目光，隨又低頭只顧喝酒。

歐陽虹看了那漢子一眼，看出此人並非尋常之輩，却又看不出是什麼來路，便暗暗戒備。

一忽，那老頭把牛肉及鹵肉捧了上來，歐陽虹問：「掌櫃，你們有麵賣麼？」

「有有，客官要多少？」

「四碗！」石中玉道：「還有什麼好吃的東西，便再切一點送上來吧！」

掌櫃喜道：「老朽這就去，只是今日只老朽一人，請客官耐心等一下！」

歐陽虹道：「掌櫃，這酒棚只你一個人麼？生意好時，怎能應付？」

掌櫃嘆了一口氣道：「本來小店還有拙荊及小女協助的，只是老伴近日得病，躺在床上，小女要服伺她，是故只得老朽一人！」說罷伸手向前一指。

歐陽虹等隨他的手指望去，才發覺酒棚之後似還有一座小屋，偏門與店子相通，料是掌櫃一家三口的居所。

那漢子直至此刻才道：「掌櫃，煩你再送一壺酒上來！」

掌櫃連聲答應，把酒放入銅盆中泡熱，又趕着去煮麵了！

又過了一陣，歐陽虹已即將吃飽，見那漢子仍然悠閒地喝着酒，不覺動了疑念，便向石中玉等打了個手勢，催促他們趕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強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快飲食。

就在此刻，石中玉忽見那漢子耳朵一動，臉色隨即一變，他心頭一怔，雙耳便聽到一個奇怪的脚步聲，脚步聲既輕且快，而且不止一個！

剎那間，歐陽虹及楚峻也發覺了，只有那掌櫃，仍在忙這忙那，一副無所知的神態。

歐陽虹不想暴露身份，示意衆人繼續吃喝，靜觀其變，再過了兩盞茶時間，那掌櫃扛着洗碗的木盆，打開竹扉，盆中的髒水還未潑出去，便「啊！」地叫了一聲：「歡迎諸位大爺光顧小店，請爺們進來歇歇脚吧。」

一個破鑼般的聲音傳來：「老頭不關你的事，你趁早給咱閉嘴，識相的便把店內的人趕出來吧！」

掌櫃顯然呆了一呆，詫異地道：「他們是老朽的顧客，還未吃飽，爲何要趕他們出去？難道咱有生意也不做？啊，老朽明白了，你們要包下小店麼？多謝之至，可惜……今日人手不足，若是怠慢了大爺，大爺們原諒一二！」

「操你娘的，你囉囉嚕說什麼鳥話，大爺的話你沒聽見麼？」

掌櫃苦笑一聲：「老朽人老心懵，聽了却不大明白，請大爺們明言。」

「大爺叫你把裏面的人都趕出來。」

掌櫃道：「對不起，咱們是正當的生意人，不管顧客有錢沒錢，有勢無勢，都是咱的衣食父母，他們既然還未吃飽，老朽便不會趕他們。」

另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糟老頭，你要討打麼？」

掌櫃氣道：「你們要仗勢欺人啊？老朽就算沒生意，也不賣酒與你們！」說罷把竹扉閉起，頭不抬地道：「唉，如今人心不古哪，儘出些既見不得人，而又不講理的傢伙，眞的上天無眼！」

歐陽虹沉聲問道：「掌櫃，外面是些什麼人？」

「一羣身穿青衣，全身包得緊緊的，只在頭上露出三個小洞的人，啊，不不，這羣東西那裏像人？直像剛自墳墓爬出來的殭屍！」

歐陽虹及石中玉等人齊吃一驚，一聽掌櫃的描繪，便估計到外面那些人必是五行盟的人，心頭實在詫異萬分，不知自己的行動，如何又會落在對方的眼中。

趙三輕聲道：「堂主，莫非捉虱兒他們已落在五行盟的手中？」捉虱兒便是留在客棧假扮歐陽虹的丐幫弟子。

歐陽虹沉吟了一下，道：「既然逃不過，便出去跟他們厮殺一場吧！」

掌櫃忽道：「客官，外面風大，再喝一碗再上路未遲！嘿嘿，老朽雖窮，却不是沒骨頭的人，絕不會趕你們出店，客官們慢慢吃喝未遲，而且不管如何，也該塡飽肚子才有力氣！你說是不是？」最後那句却是對那個臉目清秀的漢子說的。

那漢子不置可否，只道：「掌櫃，你們的酒眞的不賴，再給我再來一壺吧！」

楚峻見他桌上已放了不少空酒壺，心是咱的，你趁早閉嘴，識相的便把店內的人趕出來吧！」

掌櫃顯然呆了一呆，詫異地道：「他們是老朽的顧客，還未吃飽，爲何要趕他們出去？難道咱有生意也不做？啊，老朽明白了，你們要包下小店麼？多謝之至，可惜……今日人手不足，若是怠慢了大爺，大爺們原諒一二！」

「操你娘的，你囉囉嚕說什麼鳥話，大爺的話你沒聽見麼？」

掌櫃苦笑一聲：「老朽人老心懵，聽了却不大明白，請大爺們明言。」

「大爺叫你把裏面的人都趕出來。」

掌櫃道：「對不起，咱們是正當的生意人，不管顧客有錢沒錢，有勢無勢，都

另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糟老頭，你要討打麼？」

掌櫃氣道：「你們要仗勢欺人啊？老朽就算沒生意，也不賣酒與你們！」說罷把竹扉閉起，頭不抬地道：「唉，如今人心不古哪，儘出些既見不得人，而又不講理的傢伙，眞的上天無眼！」

歐陽虹沉聲問道：「掌櫃，外面是些什麼人？」

「一羣身穿青衣，全身包得緊緊的，只在頭上露出三個小洞的人，啊，不不，這羣東西那裏像人？直像剛自墳墓爬出來的殭屍！」

歐陽虹及石中玉等人齊吃一驚，一聽掌櫃的描繪，便估計到外面那些人必是五行盟的人，心頭實在詫異萬分，不知自己的行動，如何又會落在對方的眼中。

趙三輕聲道：「堂主，莫非捉虱兒他們已落在五行盟的手中？」捉虱兒便是留在客棧假扮歐陽虹的丐幫弟子。

歐陽虹沉吟了一下，道：「既然逃不過，便出去跟他們厮殺一場吧！」

掌櫃忽道：「客官，外面風大，再喝一碗再上路未遲！嘿嘿，老朽雖窮，却不是沒骨頭的人，絕不會趕你們出店，客官們慢慢吃喝未遲，而且不管如何，也該塡飽肚子才有力氣！你說是不是？」最後那句却是對那個臉目清秀的漢子說的。

那漢子不置可否，只道：「掌櫃，你們的酒眞的不賴，再給我再來一壺吧！」

楚峻見他桌上已放了不少空酒壺，心頭疑雲更盛，而掌櫃的舉止也有異尋常，便向歐陽虹打了一個眼色，道：「掌櫃說得不錯，就煩再切一盤醬牛肉來吧！」

掌櫃呵呵而笑，神態極喜。「多謝客官惠顧！」

酒棚外忽然傳來那個破鑼般的聲音：「大爺們喊十聲，再不出來，便休怪咱們不客氣了！」

石中玉忍不住道：「你們是誰？要待怎地？」

「大爺是什麼人你們暫且不必知道，只要咱們知道你們的身份便成了！」

石中玉與歐陽虹互相換了一個眼色，只聽那人又道：「歐陽虹，還不跟咱去見堂主！」

歐陽虹心頭一沉，喝問道：「你們堂主是誰？」

「你見到他之後，不就知道？」

石中玉怒道：「他要見咱們，怎不自個進來？」

歐陽虹接口道：「不錯！現在是他求咱們，可不是咱們求他！」

那人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既然不出來，而咱堂主又身份顯赫，也絕不會進來，既然如此在下們只好賣賣氣力了！」

歐陽虹冷笑一聲，道：「有胆的便進來吧！」

話音一落，忽覺酒棚似乎在震動，楚峻道：「他們要拆酒棚！」

歐陽虹大怒。「可怒，咱們出去給一點顏色與他們看看！」

一直不作聲那個漢子忽然冷冷地道：「掌櫃自己都不在乎，你們緊張什麼？」

眾人這時才發覺那個掌櫃已不知去向，歐陽虹向那人飄了一眼，道：「話非如此，所謂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豈可連累別人，老二，咱們出去吧！」

那人冷笑一聲：「現在才出去又有何用？一座酒棚值得多少？拆掉了再建一座新的，不是更好麼？」

石中玉道：「不錯！大哥咱們以逸待勞吧！」

話音剛落，忽覺屋內一寒，原來，酒棚的上蓋已被拆去一月，奇怪的是拆棚的聲音不但極細，而且沒掉一片竹屑下來，就像外面那些人，全是巧手名匠般，手脚極其俐落！

歐陽虹剛自一怔，酒棚的上蓋已全被拆掉，接着便是兩牆，兩牆拆了一半，東牆已露了光。只一盞茶的工夫，四堵竹牆已被拉倒！

就在此刻，酒棚後那座後屋才衝出掌櫃來，大聲呼道：「快賠錢，快賠錢！」

歐陽虹伸手把其攔住，道：「掌櫃，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狗賊，不可造次！」目光向外一望，只見竹林四周，全是些青衣幪面人！

石中玉忽然覺得有些好笑，只一瞬間，這座建得頗爲扎實的酒棚便突然消失了，而自己却好像坐在露天處喝酒，若非地上的那些竹牆，還眞的令人如發了一場夢般。

過了一忽，他才定下神來問道：「原來你們便是五行盟的青木堂！你們堂主呢？他既然要見咱們，怎地還不來拜見？」

一個青衣幪面人怒道：「閣下自恃父親的名頭，便逞口舌之利，如今嚴重警告你，你若再不識時務，休怪咱們會給點苦頭你吃！」

石中玉悶哼一聲：「少爺做事從不抬出父親的名頭來嚇唬人，這是你們自己對父親有所顧忌而已，與少爺無關！」

「你道咱們畏懼石九斗麼？咱們只是暫時還不想動他而已！」

石中玉怒極反笑。「如此即是咱們早晚也會成仇，既然避不了，少爺認爲遲不如早，有什麼手段即管放馬過來吧，少爺若是皺一下眉頭的，便不算是好漢！」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青衣幪面人道：「即使你父親在此，也不敢如此託大！」

石中玉厲聲道：「不必再廢話！趕快叫你們堂主出來吧！」

掌櫃亦嚷道：「不錯！老朽也要找他賠錢！」

青衣幪面人哈哈大笑，道：「你要再重建一座麼？咱們便成全你吧！孩兒們，上！」

話音一落，旁邊的十幾個青衣幪面人立即向掌櫃那座孤零零的小竹棚奔去。

歐陽虹大喝一聲：「鼠輩敢爾！二弟、三弟，咱們先拿他們幾個祭祭旗！」

忽聽林外傳來一道呿喝，道：「堂主到！」

呿喝聲一道道傳來，也逐漸移近，只見那些青衣幪面人挺立如標槍，雙手垂直，狀甚恭謹，一個接着一個地道：「堂主到！」

梅林內的氣氛倏地一變，變得無比肅殺，旋即見一個高瘦的青衣幪面人自外走了出來，衆幪面人齊聲叫道：「恭迎堂主大駕！」

那青木堂主嗯了一聲，緩緩走前，問道：「歐陽虹，你要自縛雙手，還是作垂死掙扎！」

歐陽虹喝道：「放屁！垂死掙扎的是你們這些鼠輩！」

青木堂主冷冷地道：「你道青木堂跟烈火堂，白水堂和黑土堂一樣麼？」

楚峻問道：「也不過是五行盟之一而已，有何不同？」

青木堂主睨了他一眼，目光似是一變，問道：「小子是誰？」

一個青木堂弟子答道：「堂主，這小子咱們已查過，他姓齊名高，似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青木堂主冷哼一聲，道：「本盟即將君臨天下，武當派又如何？遲早也要臣服本盟之下！」

楚峻道：「閣下好大的口氣，可惜貴盟幾個堂主都是藏頭露尾之輩，未知閣下是否敢將名字相告？」

青木堂主哈哈大笑，道：「本盟各級人員把名字臉目公開於世，乃是遲早的問題，只是現在時機還未至！不過本堂倒可把外號相告！」

「願聞其詳！」

「青木狂神！」

「青木狂神？」歐陽虹等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覺得此外號極之陌生。楚峻道：「原來閣下徒負狂妄之名，却無驕狂之實，連外號也要捏個假的相欺！」

青木狂神怒極反笑，叱道：「無知小子，敢逞口舌之利！上，一個不剩！」他雙手一揮，十餘個青衣幪面人立即衝了過去。

歐陽虹、石中玉、楚峻及趙三，也把兵器抽了出來，四人各站一方位，聯袂拒敵。

那個臉目清秀的漢子依然喝着酒，好像這些事跟他完全沒有關係似的，掌櫃却大聲呼叫：「哎呀，別打啦，別打啦！鬧出人命可不是好玩的！」

一個青衣幪面人被歐陽虹的打狗棒迫退兩步，脚尖勾着那漢子的椅脚，禁不住罵道：「操你奶奶的，碍手碍脚！」單刀一舉，斜削向那漢子的後肩！

那漢子如泥鰍般一縮一滑，讓過單刀，反向青衣幪面人滑過去，頭也不回，後肱一撞，肘子撞在幪面人的小腹上！

幪面人「啊」的痛叫一聲，罵道：「你小子找死！」猛吸一口氣，單刀橫削過去！

這次那漢子的屁股再不能黏住板櫈，但見他雙肩一幌，已原式拔高五尺，身子凌空時，雙脚向後一蹬，幪面人虞不及此，面門被踢個正着，翻身跌倒。

那漢子把酒潑在他身上，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爺連喝杯酒也要受你管，簡直豈有此理！」

青木狂神目光一凝，忽然大笑起來。「某家以爲是誰，原來是『雙刀』衞鳳衞大俠！」

那漢子臉色一變，寒聲問道：「想不到閣下招子倒還亮！」

青木狂神冷哼一聲：「此處可不是江南，沒你撒野地方，識相的便給我滾！」

衞鳳哈哈大笑：「不錯，衞某的確不敢在江北放肆，但此處是人來人往之酒棚，也非見不得光的鼠輩撒野之地！」

青木狂神身子一抖，緩緩地道：「風聞衞鳳心高氣傲，今日一見不但傲而且狂，如今便讓你知道與我爭狂的下場！」

衞鳳雙手向後一抹，拔出一對二尺長短的短刀來，道：「衞某也想掂掂五行盟的份量！」

話音剛落，忽聞後堂傳來「喀嗤」一聲，原來掌櫃的那棟小竹屋也被拆掉了，只見屋內兩個女人驚作一團，掌櫃大呼大叫：「喂喂，你們拆了老朽的酒棚還不够，還把蝸居拆掉，眞無天理呀！我女人着了寒症，可吹不得風……」

一個青衣幪面人道：「這是報答你剛才不趕客的恩情！」

「既然要報恩，爲何反而把我的屋子拆了？」

那些青衣幪面人哈哈大笑，須知江湖上經常說反話，報仇說成報恩，明明已經結下怨仇，却往往會說：「青山綠水，後會有期！」或「今日之恩，畢生不忘，將來必求報答！」等等。那掌櫃如何知道這些，忙把老伴扶起，叫道：「珠兒，快扶你娘到附近借宿！」

掌櫃跟女兒扶着老伴離開，而青木狂神與跟衞鳳殺得難分難解了！

衞鳳臉目長得斯文，但打鬥時却甚是勇悍，兩柄短刀如同兩頭下山的猛虎般，直噬青木狂神的要害！

青木狂神起初揮動雙袖應敵，只道可以打發衞鳳，不料衞鳳身手大是不凡，三十招過後，便賣了個破綻，覷準機會，削掉他一隻袖管！

「閣下果然不負狂妄之神的外號！」

青木狂神大怒，右手抽出一柄長劍來，道：「這是你自尋死路，可怨不得我！」手腕一抖，劍叉嗡嗡亂响，劍尖泛起幾朵碗大的劍花，在衞鳳身前移動，却蓄而不發。

衞鳳臉色一變，不敢再出言譏誚，雙刀一前一後，護住前身。

青木狂神尖嘯一聲，長劍忽如毒蛇出洞般射出，衞鳳左刀一橫，向長劍格去！只聽青木狂神嘿的一聲，手腕一沉，突然改刺衞鳳的脅下！

衞鳳右刀忙一翻，不料青木狂神長劍一圈，反向衞鳳的右臂便落！

這一記，一招之式，變化迅猛奇詭，令人防不勝防！

衞鳳吃了一驚，急切間只得後退一步！青木狂神又一聲長嘯，身隨劍動，攻勢如滾騰的長江水般，滔滔不絕。衞鳳雖還能够應付，却已落了下風，十招之中，只能攻出六招！

歐陽虹那邊以四敵數十，形勢極危，幸而四人陣脚不亂，對方人雖多，可也只能輪番上前斷殺。

四人之中，歐陽虹目光最準，出手辛辣，石中玉最是勇猛，楚峻最爲悠閑，劍法看來平平無奇，却又往往出人意料，反而倒在他劍下的人最多，而趙三限於功力，出招最爲急快，也最危險，幸而歐陽虹不時抽空助他，才免於難。

形勢雖還未至最危險的時候，但歐陽虹等人心頭都是焦慮難當，但覺體力逐漸消耗，只須再過一段時間，就算不被殺死，也會被累死！

激戰中，雙方雖在春寒中，但都已汗透重衣，額見水光。就在此刻，忽見那掌櫃手提一根扁担，跑了回來，叫道：「你們到底賠不賠錢？」

那些青衣幪面人那裏肯答他？掌櫃指着一個幪面人道：「喂，臭小子你答不答？不答老朽可要打你了！」

「去娘的蛋！」那幪面人身子一偏，左腿斜飛，蹬向掌櫃的小腹。

「哎呀！臭小子連老夫也不放過，老夫索性跟你們拚了！」

歐陽虹急道：「老丈快退，錢由咱們賠你便是！」

「屋是他們拆的，豈有要你們賠償之理！」一語未畢，但見那掌櫃手中的扁担一掃！「喀嗤」一聲，那幪面人的一條左腿竟然斷了，他怔了一怔，才覺痛入肺腑，胆氣一寒，一跤摔倒。

掌櫃似瘋了一般，叫道：「老夫跟你們拚了！」扁担又掃向另外一人的小腿，那人又應聲倒地了！

掌櫃第三次動手，那幪面人見同伴吃虧，不敢大意，連忙翻刀來格，可是那掌櫃手臂也不知怎樣一翻，扁担却改砸向其腦袋。

那幪面人怎料得到掌櫃有此上乘的武功，只聽「噗」地一聲，腦袋迸裂，白的紅的流滿一地。

這下變生肘腋，那羣幪面人形勢登時一亂，又被掌櫃一口氣再掃斷兩對脛骨！

歐陽虹四人精神大振，石中玉長劍乘對方慌亂，刺斃一敵，道：「老丈，原來你是眞人不露相，却累得咱們白白替你担憂一場。」

掌櫃道：「老夫是什麼眞人，以前是莊稼漢，現在是個小商人而已。」

青木狂神偷眼瞧見這一切，忙喝道：「分出八個截住這老頭。」

掌櫃吃吃笑道：「我這些酒棚一共值三十兩銀子，你們一條命值一兩，讓我殺三十個，便算扯平了！」他一扁担使開，那些幪面人登時被迫避開，掌櫃忽向其中一個標去。

那幪面人銅鐧急飛，掌櫃扁担使出四兩撥千斤之力，把銅鐧挑開，左掌暴長，一掌印在其胸膛上，那幪面人頭上的青布，突然變紅，隨即萎頓於地。

掌櫃叫道：「第七個，還有二十三個。」身子一旋，又向另一人飛去！

這一次，那些幪面人立即衝了過去，把掌櫃團團圍住。「糟老頭，你有種的便報個名吧。」

掌櫃哈哈一笑，道：「老夫姓黎，雙名祖宗。」

「黎祖宗？」幪面人齊是一怔，道：「好怪的名字！」

「該打，乖孫子竟敢譏笑你祖宗的名頭。」

歐陽虹等四人哈哈大笑，青衣幪面人大怒，攻得更急，但却敵不住掌櫃的一番反擊，又有兩個應聲倒地。

這掌櫃不但扁担能使出長棍的招數，而且把扁担當作吳鈎劍使用，展開鎖、扣、拉、勁四字口訣，剎那間，梅林內的形勢已是大變。

歐陽虹道：「三弟，你去助衞大俠一臂之力。」

楚峻抬頭見衞鳳形勢越來越糟，應了一聲，奮力把幾個對手迫退，雙脚一頓，一式「白鶴沖天」拔起，凌空曲腰打了個跟斗，向青木狂神後背落去！

青木狂神背後像長了眼睛般，身子突然一縮，捨下衞鳳，反向半空中的楚峻迎去！

人未至，劍尖已挾風斬向楚峻的小腿，這一招以劍使出刀式，十分怪異，但又異常奏效。

衞鳳處不及此，來不及助楚峻，急道：「小心！」拚命衝前。

楚峻見對方來勢兇猛，急忙吸氣凹腹，長劍直劈下去，這一劍也是刀勢，是故力度極大，只聽「噹」的一聲，兩劍相碰，發出一道火星子來。

楚峻借劍上之力，再一個沒頭跟斗打出，青木狂神待要追去，衞鳳雙刀經已斬至，只得回身接戰。

楚峻雙脚落地，想起剛才之險，禁不住捏了一把冷汗，一忽才上前助衞鳳。

青木狂神斜睨他一眼，問道：「小子，你剛才那一招叫什麼名稱？」

楚峻一怔，這才醒起剛才在危急中，無意使出一招家傳的救命刀法，當下道：「以劍使刀招，有何奇怪，你剛才亦也是使了一招？」

青木狂神目光暴漲，手臂一掄，長劍斜戟，楚峻的腰腹，喝道：「你叫什麼名？快報上來。」

「少爺齊高，剛才你的手下不是已向你報告了麼？」

「不是，你不叫齊高。」

楚峻心頭一陣狂跳，目光一抬，見青木狂神的眼神似曾相識，不由忖道：「莫非此人也有份參加殺戮我家麼？」想至此，熱血沸騰，長劍一格，手腕一沉，沿着對方的劍脊反削上去。

「哼，你一定是青雲莊的餘孽！」

楚峻心頭又再一跳，心中暗忖道：「是啦，他一定是我楚家的仇人，眞是天助我也！」

正想答話，但話至口邊，忽然又想起師父薛文鴻的話來，轉念忖道：「現在形勢未定，我還是先忍一忍，待制住了他再仔細詢問未遲！」當下道：「小爺與你不識不熟，你又怎麼能隨便懷疑我。」

青木狂神冷哼一聲，攻勢更盛，十招之中，倒有七招是攻向楚峻，楚峻壓力頓增，不敢再分神說話，衞鳳刀法一緊，自側急攻，兩人合力，一劍雙刀把青木狂神的氣勢壓下。

青木狂神似乎不甚耐煩，劍法不時露出破綻，衞鳳幾番幾乎得手，幸而他除了一劍之外，尚有一條管袖，往往能化險爲夷。

「小子，你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少爺與武當毫無來往。」楚峻不正面答覆他。

「放肆！如此你怎樣懂得『無量劍法』呢？」

楚峻道：「這一點，閣下便無需知道了。」

青木狂神劍法又再露出破綻，楚峻心頭一喜，心念一動，長劍隨念而動，竟然使出「無量劍法」的第三十三招「淡而無味」。

青木狂神見對方閒閒散散的又向自己空門刺來一劍，連忙沉肘翻腕，把空門閉住，但楚峻那一劍，脫自「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雖然淡而無味，但却是道之所在，是故這一招極是厲害，手腕一抖，劍芒大盛，忽又刺向青木狂神的另一個空門。

青木狂神虞不及此，急忙向後一退，只聽「噹」的一聲，胸膛已裂開一道口子，鮮血立即把青衣染紅。

這一招楚峻剛剛才領會，雖然使得十分神似，奈何急就章之下，分寸拿捏不準，否則已可把其一劍斃掉。

衞鳳剛叫了一聲可惜，青木狂神忽然尖喊一聲，身子拔起，喝道：「退！」凌空折腰平射，向梅林外射去。

楚峻也喝道：「惡賊！往那裏逃，留下命來！」仗劍急追而去，幾個起落已與青木狂神消逝在梅樹之後。（未完・九）

斷劍紅顏

・本文承自第54頁・

北芒盲叟金靈子淡然的含笑，道：「你們兩位不是殺死盧南平的人，如果你們想要殺死盧南平，刦取劍譜，也就不會在他死前現身了。」

嵩山雙迷惑了，聽北芒盲叟金靈子這麼一解說：今晚拘在這座淨心園裏的人，竟然沒有一個是殺死盧南平的人，那麼江湖客蕭敖又將指認誰呢？

麥羅德道：「到底盧南平是誰殺死的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自然有人。」

× × ×

淨心園裏靜悄悄、黑沉沉、冷清清。

園裏四週隱隱約約的現出虎豹的影子。江雪心走到一座獸房前面，向身後的徐元平低聲道：「師哥，你就在這裏等我一下兒。」

徐元平輕聲應道：「是。」

江雪心繞過獸房，迎面一隻斑額大虎，兩隻眼睜得像火球，在黑暗裏閃着凶光，見江雪心走過來，露齒一聲孔叫。

她只得退幾步，走了回來，可是，當她回到獸房前面時，却尋不見徐元平，心裏頗有幾分詫異。她四處搜尋，不見踪影，不禁焦急起來。

突然，沉靜中一聲尖叫：「啊！」這不但驚動了江雪心，也驚動屋裏的衆人。一窩蜂的湧了出來，齊到江雪心身邊，道：「發生什麼事啦？」

江雪心茫然的道：「不知道，我的師兄不見了。」

麥羅德失聲道：「不好。一定是江湖客蕭敖遇害了。」

北芒盲叟金靈子喝聲：「走！」人已隨聲飄起，幾個縱身已到鶴房前，衆人跟踪而至，鶴房的門是開着的，衆人齊吃一驚。隔着門向裏一瞧，更是嚇呆了：江湖客蕭敖躺在地上，在肋上插着一把明幌幌的刀，屋裏却沒有徐元平的影子。

江雪心搶進去，呼嚎着道：「蕭老前輩，想不到你爲家師復仇，竟然落得如此下場。」

麥羅德狠聲道：「這一定是徐元平幹的。」

黃雲度道：「快追！」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用不着追，憑他的本事，出不了淨心園，他如果能走出淨心園，那各位更不用追，追上也是白送命，還是先看看蕭大俠要緊。」

突然，江湖客蕭敖一陣放聲狂笑，挺身站起來，道：「用不着看，沒事兒。」

原來那刀是插在他的腋間的。衆人轉驚爲喜，齊聲道：「我們快找徐元平吧，別給他跑掉。」

江湖客蕭敖却大笑道：「跑不了，那小子在那兒呢！」

衆人跟着江湖客蕭敖的手向上瞧，果然，徐元平被江湖客蕭敖的麻繩軟鞭，緊緊的綑在樑柱上。江湖客蕭敖脚尖微點，凌空飄起，手在麻繩軟鞭上一拍，應聲而解，徐元平陡的跌落地下。

江湖客蕭敖望着他，道：「我早知道無人能以那把斷掉的鐵劍殺死盧南平，原來你這小子是用薰香薰倒了他，再殺一劍做個幌子。好啦，你說吧，爲什麼殺死你師父？」

徐元平狠聲道：「因爲，他沒有把我當作徒弟。」

北芒盲叟金靈子又再道：「這話怎麼說？」

徐元平道：「他反對我和師妹的婚事，他要把劍譜傳給師妹，而不傳給我，我如不殺死他刦得劍譜，將來師妹武藝比我高，我將既得不到師妹，也得不到劍譜，對我不利的人，便要除掉他，大丈夫當如是也。」

江雪心潛然淚下，道：「你這狼心狗肺的人，想不到你做了這等大逆不道的事，居然還說出這樣惡毒的話，我要爲師門清除你。」

徐元平道：「師妹，我是愛妳的，但是妳可不要逼我，因爲妳現在還沒有到殺我的本事。」

江雪心氣得週身發抖。

麥羅德道：「小子，我得問你一句話，你師父要把劍譜傳給你師妹，從來沒跟別人提起過，只有那天晚上跟我哥哥說的，你是怎麼知道的？」

徐元平冷笑道：「我就是那天晚上在窗下聽到。」

黃雲度說道：「這麼說，你還是有心呢！」

徐元平道：「師父平常對我不好，我焉能不處處留意。」說着，拔劍一幌，人已飄出院中。

麥羅德急聲喝道：「別讓他跑了。」

江雪心跟着已飄身出院。北芒盲叟金靈子冷然道：「他跑不了。」衆人跟着都到院中，却並不見徐元平的影子。

突然，從遠處的牆角裏傳來幾聲悽厲的慘叫，接着一聲聲動人心魄的虎嘯。

黃雲度道：「我們快過去看看吧！」

江湖客蕭敖冷然道：「不必看了，這種欺師滅祖的人，生來就是一顆禽獸的心，如今正好餵了禽獸，再好也沒有了。」

江雪心哀傷的說道：「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江湖客蕭敖從懷內摸出劍譜，遞給江雪心，悲痛的道：「孩子，妳還年輕，想不到的事多着呢？」

悲哀陡然從每個人的心底升起，驀然，啪的一聲響，江湖客蕭敖擊碎了他比生命還重視的酒葫蘆，衆人駭然相望，江湖客蕭敖長嘆道：「我連遙對知己的份兒都沒有了，還喝什麼酒！」說罷，飄然向園外掠去。

北芒盲叟金靈子驚愕的喝阻道：「蕭大俠，闖不得。」

他的話聲未落，江湖客蕭敖已到院牆邊，陡的一陣吼嘯，兩條黑影從兩側猛撲，江湖客蕭敖揮掌一掃，兩隻白額大虎被掃得滾身十數步外。

江雪心睜着淚眼，惻然的望着他消逝的身影。

黃雲度嘆道：「眞是個武林中的異人啊！」

北芒盲叟金靈子哀傷的道：「唉，也是個傷心的人啊！」（全文完）

名人

千門奇俠故事

文・馬　雲
圖・可　飛

娜妮失踪　奇俠愕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知道郭志賢被殺，忙趕到現場，林浩探長招呼入內檢查，他在房間枕上嗅到一股香味，他猜測是伴客女郎——安麗在這房和郭志賢曾經混在一起，連忙和林浩驅車到她的寓所，豈料她又被人殺害，二人商量，只好走回警局，由游天虹具保將郭志賢的妻子妮娜帶走，游天虹以前也認識妮娜，經過旁敲側擊的方法，知道郭志賢因賭博輸了很多錢，企圖揭發一個有錢人的秘密，藉此向對方勒索一千萬元，引致殺身之禍，游天虹和妮娜趕到郭志賢的家，希望在死者家裏找到勒索的證據，發現有一個大漢正在搜索，游天虹和他糾纏……

果然，就當游天虹帶住妮娜走出一部升降機的時候，已聽到門外傳來陣陣警車聲以及脚步聲。

眨眼之間，就見到數名警員的影子撲了入來。

游天虹手急眼快，一手就把妮娜拖到黑暗的梯階那邊。

正當二人躲進了梯階的時候，數名警員已湧進了升降機去了。

游天虹和妮娜再由梯間出來，步出大廈的門口，只見一輛警車正停在對面馬路旁，閃着車頂的藍色旋轉燈號。黑暗中，只見警車之內似乎還有一兩名警員在着，但他們並未發覺游天虹他們，因爲靠近大廈這邊，也停了一列大大小小的汽車，視綫可能受到阻碍。

游天虹帶住妮娜，迅速在街口拐了彎。

游天虹一方面担心警員們發覺他們，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可以及時追到那名在郭家遇上的神秘男子。因此他放眼四望。

但是，附近這一帶街道却靜悄悄的，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游天虹將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偷偷開啓了，與妮娜竄了上去。

妮娜有如驚弓之鳥，坐到游天虹的身邊，問道：「你偷車？不怕警察麼？」

游天虹却沒有理會她，這時他正利用身邊的一些百合匙，試將車子的油門打開。

大約一分鐘左右，游天虹終於有辦法令到這輛車子開動；他先繞經郭家的後巷，因爲他對那個神秘男子仍然死心不息。

但是，後巷那邊更加靜得有如墳墓一樣。

游天虹這時沒有辦法，只好匆匆把車子開走。

妮娜的傷口仍在隱隱作痛，她問道：「現在我們到那兒去？」

「我要先找個地方把妳安置妥當。」游天虹說道。

妮娜一怔，問：「怎麼？你不是送我去醫院麼？」

「妳很希望睡到醫院裏去麼？如果我要送妳到醫院去，索性把妳交給警察好了，又何必這麼轉彎抹角？」

「你要把我如何處置我也不計較，只是我很希望知道你的動機。」

「以前是因爲妳太過冶艷動人，所以我想佔有妳，但是當目的已經達到了之後，我却在後悔！」

「爲什麼？」

「也許因爲妳本身是個有夫之婦，所以良心上難免有些內疚；到了目前這階段，却是因爲妳變了寡婦，還惹上了麻煩，所以我又不忍心放下妳不理。」

「你這個人總是口甜舌滑，難怪那麼多的女人喜歡你。」妮娜輕輕嘆了一口氣！「我不明白那個在逃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我也很想知道他是誰，所以我才把妳收藏起來。」游天虹把車子開入一條橫街；他一邊慢慢地把車子停向路邊，一邊說道：「如果妳想與我親熱，只可以在這裏，入屋之後，妳還是檢點一些好。」

妮娜又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等會兒妳自會明白了。」這時候游天虹已將車子停好了，熄了車燈之後，他又掏出手帕來，將車內他們接觸過的地方抹了一輪，大概是担心留下指紋吧！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妮娜突然推開車門想走。

游天虹手急眼快，一手抓住她：「妳要到那兒去？」

「我還是先到醫院去治傷！」妮娜說。

「那就等於自殺！出現在妳家書房裏的大漢，可能正在等妳送上門去！」游天虹又把她的身子扶正：「其實妳的傷只是十分輕微的皮外傷，用不着大驚小怪；除非妳不希望我爲妳洗脫罪嫌，否則妳一定要聽我擺佈！」游天虹一邊說着，一邊吻着她的唇。她由掙扎至半推半就，最後才問他：「你等會兒要帶我到什麼地方？」

「爲什麼忽然之間妳變得這麼緊張？」游天虹忍不住笑了，「剛才我只不過跟妳開開玩笑而已！」

「無論如何，我已猜測得到那可能是你情婦的家裏，是不？」

「她只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女偵探，只要妳合作一些，相信不久之後就可以找出殺妳丈夫的兇手。」

妮娜半信半疑，結果還是跟隨着游天虹進入屋內去。

時在凌晨，這時候應該是人們最熟睡的一段時間，所以游天虹按了很久的門鈴，仍然沒有人出來應門。

妮娜反正不想進去，所以就乘機說道：「不如我們改投別處吧，我猜你這位情婦可能有別的男人留宿，根本就不方便讓我們入內。」

游天虹笑道：「不會的，她根本就不喜歡男人，除了我之外……」

豈料話未說完，門已「呀」然而開！

張雪兒睜着惺忪睡眼：「這麼深夜了，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游天虹好在收口收得快，忙着摻扶妮娜入屋，一邊又故作緊張地道：「快些把大門關上吧！」

他沒有作任何解釋，卻故意讓雪兒見到妮娜手臂上正淌出鮮血來。

張雪兒果然也見到了，她整個人爲之抖擻起來，一邊關上大門，一邊過來協助着游天虹：「她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

游天虹把妮娜放在客廳的沙發上，示意着說：「快些去找些止血藥和綳帶來！」

說着，他自己已走向窗門那邊去，把窗簾拉攏。

妮娜本來只是輕傷，但看見游天虹的做法，她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大概他的目的是要張雪兒收留她吧！

張雪兒終於找來了一瓶碘酒、藥棉和綳帶。回到妮娜的身邊時，張雪兒已經完全清醒過來。

她瞪了妮娜一眼：「怎樣弄傷的？」

「被子彈射傷啊！」妮娜皺眉說道，還故意發出了陣陣呻吟之聲。

張雪兒用剪刀剪開了少許衫袖，再將整段撕去，然後才仔細觀察妮娜的傷勢。

當初她擔心彈頭留在手臂之內，所以妮娜才會表現得這麼痛苦，但後來她發覺只是皮外傷而已；本來她可以用紅汞藥水爲妮娜止血的，但是她鑑貌辨色，彷彿已窺出了若干破綻。

她畢竟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女偵探，現在既然睡意盡消，頭腦自然就變得冷靜了，再經過細心分析之後，張雪兒已是心中有數。

她故意把碘酒倒在妮娜的傷口之上，痛得妮娜殺豬般尖叫起來！

這時候游天虹剛進了洗手間，取出一條濕毛巾準備抹去妮娜身上的血漬，突然聽到她叫得那麼厲害，倒嚇了一跳！

游天虹急忙走過去，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張雪兒反而責怪地道：「何必大驚小怪？傷口當然要先行消毒，然後才可以包紮啊！」

這時候她已將藥棉和綳帶附在妮娜的傷口之上。

妮娜登時痛得淚水直冒，偏偏又怪不得張雪兒。

游天虹用濕毛巾一邊替妮娜抹去手臂上的血漬，一邊向張雪兒交代今晚所發生的事件經過。

張雪兒也知道游天虹賦性風流，尤其是面對着一個像妮娜這麼千嬌百媚的成熟女性，許多事情總可以推想得到了。

但是經游天虹交代一番之後，張雪兒反而有些同情妮娜這個剛剛死了丈夫的女人。

游天虹最後說出了他的目的：「我要把郭太太交給妳，希望妳好好的保護她；假如我沒有估計錯誤，殺她丈夫的幕後人，正急着要找我們兩個人……」

「爲什麼也要找你？」張雪兒酸溜溜地，不等他說完已經忍不住問道。

游天虹道：「因爲我和郭太太今晚較早時曾經一齊出現在郭家的書房，那名神秘客一定以爲郭志賢生前用來勒索金錢的證據，可能已被我們找到了。」

張雪兒回頭問妮娜：「然則，妳可知道那份證據究竟是什麼東西嗎？」

「不知道！」妮娜說道：「如果我知道，事情就簡單得多了。」

游天虹在旁也插咀道：「是的，如果找到了那些東西，兇手是誰，我們一定很清楚。」他又對妮娜道：「妳安心在這裏養傷，張小姐會保護妳的。」他回頭再對張雪兒道：「我要去找一個人，我們用電話保持連絡吧！」

這時候張雪兒家裏的女傭人阿好亦被吵醒了，她走到客廳外面來，張雪兒於是乘機吩咐阿好把妮娜帶進客房裏面去休息。其實妮娜忙到這個時候，眞的倦得動也不想再動一下，能夠有個比較安全的地方讓她安心的睡一覺，正是最好不過。

當女傭人阿好把妮娜帶進客房裏去的時候，這邊張雪兒也把游天虹送出門外去。

來到門口時張雪兒才對游天虹道：「麻煩是你惹回來的，最好你早些解決，否則我會把她交給警方！」

游天虹道：「你千萬不要開玩笑，這件事非同小可。你不但要保護他，還要小心她的言行舉動。不管她知不知道她丈夫的秘密，只要

有了她，我們就有破案的希望，最低限度這是我的想法。」

張雪兒當然相信游天虹，她不會無端端眞的把妮娜交給警方，目的只是嚇嚇游天虹。現在聽到游天虹這麼說，終於又忍不住問他：「你想到那兒去？」

「我要找的人太多了，目前還未決定應該先去找誰。」

「有甚麼事情需要我幫你嗎？」

「不！妳只要看管住郭太太，已經等於幫了我。」游天虹回過頭去，輕輕地吻了張雪兒一下。

當游天虹落到街上的時候，發覺一輛警方的巡邏車正停在對面的路旁邊，原來他偷回來的汽車終於被警方找到了。

他不敢走過去，沿住行人道行向路口，在大街上截了一輛計程車離去。

游天虹吩咐計程車司機載他到一間公立醫院去。

當他來到公立醫院的時候，已經是差不多天亮的時候了。但是醫院裏面却很靜。

當值的護士小姐正在打瞌睡。

游天虹沿住走廊走，閃身進了一間值日醫生的辦公室，發覺裏面沒有人，於是他走了進去。

牆上的衣架掛了白色的醫生袍，游天虹急忙取下一件穿上了。然後他才回到一張辦公桌去翻閱一叠病歷表。他一派正經的坐在值日醫生的辦公桌後面，把病歷表逐份逐份的查閱。

忽然有個護士小姐入來，叫了他一聲：「醫生，早晨！」

游天虹仰頭瞥了她一眼：「早晨。」然後又說道：「小姐，妳來得好極了！我是剛剛調過來的，妳可否幫我一個忙？」

「醫生，有甚麼吩咐，你儘管開聲好了，我姓陳，叫陳小玲。」那女護士又很有禮貌地問：「我們這裏一直人手不夠，歡迎你。請問你貴姓？」

「我姓游，游水的游，但是絕對不是揩油的油。」游天虹會心一笑。

許多女人就是喜歡有幽默感的男人，所以那位女護士也笑了：「游醫生，你有甚麼不明白的？」

游天虹翻看了手頭上那一叠病歷表，示意着說：「聽說有個由成吉斯汗大酒店送來的痙攣病患者，爲甚麼我在這裏却找不到他的病況紀錄？」

「病人叫甚麼名字呢？」護士問。

「我也不清楚。」游天虹說：「我只知道當時正有許多富商巨賈參加麥漢利先生的宴會，病人的痙攣病突然發作，幸好有個懂得穴道按摩的高手在場……」

「噢！原來是那個姓喬的病人，我倒記起了。」女護士也不等游天虹說完，已經恍然大悟地爭着說道。

「是的，好像是姓喬的。」其實游天虹根本就不知道他姓甚名誰。

女護士陳小玲說道：「但病人當晚已經出院了。」

「爲甚麼？」游天虹故作驚奇地問：「他的病情不是很嚴重嗎？」

「誰說的？他根本就沒有事，醫生已經叫他回家休息去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游天虹又問：

「有他的姓名地址麼？」

「病歷表上面應該有的，讓我找給你看看吧！」陳小玲很熱心地，在文件櫃這邊找；她要找的是一些已經出院的病人病歷表。

她終於找出了一份「喬南天」的病歷表交給游天虹。

游天虹只暗中記下了姓名和地址，至於病歷表上醫生到底寫了一些甚麼，他根本就看不懂。因爲他根本就不是醫生啊！

即使明明是看不懂，但他也要裝模作樣一番。

忽然他聽到外面走廊傳來一陣男女交談的聲音以及脚步聲，他担心眞的醫生來上班了，於是借故離去。豈料那位女護士以爲他巡房，也跟了出去。

游天虹担心脫不了身，屆時難保不會露出馬脚，所以回頭苦笑道：「對不起，我要先上一次洗手間。」

至此，那位女護士當然不好意思再跟住他了。

在走廊上面拐了彎，看看前，望望後，當他發覺這裏沒有人的時候，就脫下了那件白袍，匆匆走了。

當游天虹離開那間公立醫院時，天色已經放亮。

× × ×

全市的報紙都爭住刊登這一段有關麥漢利「發展大計」的新聞報導。麥漢利是當地一位名人，所以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似乎都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注意；而他最近的發展大計，更牽涉到多方面，那不單祇限於投資金錢的數目空前龐大那麼簡單，而是這項發展足以反應出當地政治的穩定。

由於麥漢利要發展的是個私人島嶼，那兒的主人丘明很快也揚名於當地的上流社會。

丘明的大名所以能夠不脛而走，是有着多種因素的，擁有小綠島的主權只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已。

儘管上流社會的人都在竊竊私語，說他是已故富豪丘華照的私生子，但每當有人以此問及丘明時，他都加以否認。也可能因爲這樣，談論的人於是更多了。

這兒的人就是這麼愛管別人的私事，例如某女明星婚姻發生問題，這種事根本就不值得大驚小怪，偏偏一經報章渲染之後就成爲許多人談論的話題。

別把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看得太過高尚，在他們的圈子也有他們的一套，先生們在暗自比較彼此目前擁有的財富究竟有多少，太太們則在私下裏竊竊私語某甲在外面收養一個小老婆，某乙的妻子昨天又購下了一枚名鑽……等等。

何況丘明除了他的神秘身份之外，還有他的一對「神仙手」，也成爲上流社會那班紳士淑女們的討論中心。

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都腦滿腸肥，缺乏運動，於是這裏痛那裏痛，疑神疑鬼的，有時連醫生也鬆不出是什麼病。但丘明的一雙「神仙手」居然會對他們起作用。

難得的是丘明本來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富家公子」，本身已十分富有，替他們以「穴道按摩」治病又從來不收任何費用，所以就更加成爲上流社會的名人。

麥漢利是當地商界名人，丘明則是上流社會的名人，許多人在密切注視這兩位名人之間的交易，因爲他們如果交易成功的話，不但可以替當地社會、經濟和政治起穩定作用，同時亦可以替那直接投資發展計劃的商人，賺取更多的利潤。

因此許多時人們見到了丘明的時候，都會忍不住問及小綠島交易的事，但丘明總是故意迴避不答。有時他甚至還會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麥漢利既然到處邀股，又怎麼可能「根本沒有這回事」？所以麥漢利決定找着丘明，好好的談一下。

那天丘明剛由白大恩的家裏出來。

白大恩是當地一位富商，他有遠年風濕，自從那天晚上他的女兒白玉嬋遇上了丘明之後，就力邀丘明爲他進行穴道按摩，連日來已有顯著功效。所以貌美如花的白玉嬋，對丘明非常感激，許多時她都主動邀約丘明一齊外出消遣。

今天他們也約好了晚上見面，但當時只是下午而已。

丘明在市區也有住所，但他大部份時間卻喜歡留在世外桃源的小綠島，除非特別事情才留在市區。

丘明與白玉嬋約好了之後，便獨自離開了白家。

豈料他還未坐上他的汽車，已有一輛汽車匆匆開至！

車門打開，坐在裏面的是麥漢利，以及兩名彪形大漢。「眞巧啊，丘先生。」麥漢利揚聲示意：「請上來讓我們談談好嗎？」

「對不起，我有點事要到中區去！」丘明說。

「那眞好極了，我也要到中區去，讓我順道送你一程吧！」麥漢利的一名保鏢已落車拉住車門。

丘明在猶疑中看看馬路的另一邊，卻停泊了另一輛黑色大房車，車內坐了數名大漢，看來他們又是麥漢利的人。丘明感到勢成騎虎，只好登上那輛房車去。

車子一邊開動，麥漢利卻一邊說道：「丘老兄，上次我們談過的事，你原則上不是同意了嗎？」

丘明感到爲難地苦笑：「麥先生，你也是做生意的人，大概也知道所謂初步接觸，以及落訂作實等等交易步驟吧？那晚我們在成吉斯汗酒店碰頭，也只不過是搭訕式的閒聊幾句，又豈可作準？」

「說起來也實在是抱歉得很。」麥漢利對丘明誠懇地說：「我一直都在想辦法找你，可惜閣下在市區沒有辦事處，島上也沒有電話，所以才無法與你取得連絡。今天眞幸運遇見丘老兄。」

「我在市區也有住所，那裏也有電話，只是我忘記了給你。不過這幾天我實在很忙，很少留在家裏，所以就算給你電話也沒有用。」

「是的，我也常常聽人說，閣下的一雙神仙手很了不起，什麼奇難雜症，遠年風濕，憑着閣下的穴道按摩，亦可以起死回生。」

「那只是彫虫小技而已，其實我忙的並非你想像中那回事，我正忙於找買家。」

麥漢利一怔：「難道另外有財團看中了小綠島？」

「是的，不過小綠島我反而不急，因爲除了閣下和一些大財團有興趣之外，政府也派人找過我。」

「政府也有意發展？」

「不！只是考慮在那兒建一個新的現代化機場。」

「噢！那兒建機場未免太可惜了，還是我的計劃比較實際；那兒的風景如此幽美，如果能依我計劃建成渡假邨，生意一定不錯。」

丘明忽然訥訥地問：「麥先生，請恕我大胆問你一句，閣下眞的對本市的前途那麼有信心？」

「是的，這個都市一切將會維持原狀，否則，我也不會集資興建渡假邨。」麥漢利忽然又好像想起了什麼：「難道閣下對本市的前途缺乏了信心麼？」

「嗯——」丘明吞吞吐吐地說：「不瞞你說，連日以來，我正忙於將本市的所有物業賣掉；我打算移民外地，所以正忙個不了。」

「有關本市前途的忖測，大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我可以大胆講一句，相信沒有誰會比我更加清楚。」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閣下是麥美倫先生的弟弟啊！令兄乃國家元首，是一國的決策人，你的確比較任何人都更了解啊！不過這一陣子，市面上的傳言委實太多了。」

麥漢利又問：「老兄在本市擁有很多物業嗎？」

「也不算很多吧？」丘明謙虛地說：「本市有許多億萬巨富，他們擁有比我更多的物業，何況不怕失禮講句，我名下的物業，大都是先父遺下的，例如丘氏辦公大厦，華華路的全條街建築物，以及照明塘一帶的花園別墅，說多不多，但說少也不算少了。」

當地的人都知道丘華照生前擁有物業無數，而以位於市中心區的丘氏辦公大厦最著名，那處的地皮幾乎是全世界最貴的地皮。

至於華華路，更是完全屬於丘華照的；照明塘原是位於市區近郊的一處風景區，丘華照生前將它購下之後，興建了一批高級的西班牙式別墅住宅，當時每幢的售價已經十分驚人，但仍然非常搶手。

「照明塘」這個名字也是由丘華照親自改的，「照」當然是取自他自己的名字，但「明」又是什麼意思？

當時就有人紛紛忖測：會不會是丘氏爲了紀念一個人？那麼，這個人一定很值得他懷念了。直至丘明在上流社會出現，成了一位名人之後，大家才心中有數，恍然大悟！丘華照既然只得丘明這麼一個兒子，那麼，爲了紀念父子二人，將整個高尚住宅區改上他們的名字，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麥漢利忍不住又問丘明：「閣下的物業都脫手了吧？」

「已經賣得七七八八了。」丘明說道：「現在剩下來最大宗的交易，相信就是閣下也有意思的小綠島。」

「是的，我不但有意思，還事在必行。」麥漢利很有決心地說：「你自從與我談過這件事之後，不少商場上的朋友都表示支持我。現在就讓我們切切實實的談一談好嗎？」

「好極了！」丘明說道：「你也算是找我找得很合時，因爲以白大恩先生爲首的財團，也有意跟我談談小綠島的交易。」

「剛才你由白先生的家中走出來，原來就是爲了此事麼？」麥漢利想起了追踪丘明的情形。

丘明道：「不！剛才我到他的家裏去，只不過爲他治病而已；正因爲連日以來常常要替他治病，所以我們才會偶然談起發展小綠島的事，他正打算這三兩天之內，等他行動較爲方便時，召集財團中的首腦，談談這件事。」

「這麼說來，還好我及時找到你，否則豈非來遲一步麼？其實，我一直在四下裏找你，只是無法與你接觸，萬一你與別人交易，才對不起我呢！」

「閣下只是在宴會席上閒聊幾句，並未落訂，就是我與別人交易，又怎麼怪得了我？」

「好了，現在閒話休提，我們就談談這宗交易如何？」麥漢利又問：「小綠島總面積大概有若干？丘先生。」

「正確的數字應該是九十二萬五千平方呎，但由於那是一個未開發的小荒島，所以我只當九十萬平方呎交易。這也是我初步對白先生的財團提出的優待辦法之一，現在閣下如果眞有意思，這優待辦法當然也適用於你。」丘明微笑說。

「不管是多少平方呎，我們要談的應該是整宗的交易，也就是說，我打算將整個小綠島

購下發展。」

「但是，本市根據地皮交易的習慣，總是以每一平方呎爲單位的，我當然不希望這宗交易例外啊！」

麥漢利無可奈何地問：「然則，閣下要多少錢一平方呎？」

「每平方呎一百元。」

「嗯！那就是九億元了。」

「是的，目前市中心區的地皮，每平方呎非數千元不可，小綠島雖然說是荒島，但勝在風景優美，海灣平靜，假如有大資本發展成爲渡假區，相信不出數年，便已可賸回此數而有餘。」

麥漢利道：「目前郊區的地價也只不過百多二百元一平方呎而已，小綠島索價一百元一平方呎，似乎太貴了吧？可不可以減一些？」

丘明語氣强硬地說：「不！這種交易又不是街邊小販賣跳樓貨，要是我肯公開拍賣的話，相信一定可以賣得一個較高的價錢。但是，一位在本市政府裏做大官的世伯却勸我不可公開拍賣，最好還是暗中找個買家，以免弄得人心惶惶！」

「是的，本市市民十分敏感，難怪那位大官這樣勸你。」麥漢利又說：「然則，我們幾時再約時間詳細的談談？」

丘明道：「我看我們之間也沒有什麼好談的，第一，這口價錢我不會減，因爲九十二萬五千平方呎的土地，我只當九十萬平方呎出售，這已經等於變相減價。第二，小綠島那個地方，閣下亦機緣巧合地到過了。假如你有任何疑問，亦大可以到土地局去查一查眞正的業權是否屬於我丘明本人的。第三，這宗交易我不想公開，這也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市政府的授意。但閣下却在未落訂成交之前到處張揚，若非我們有過一面之緣，恐怕我早已登報紙，甚至公開招待新聞界作出否認。所以現在這件事也十分簡單，要是閣下有意思，就請到我的委託律師那裏，按照正常土地交易手續交下訂金，定期成交，否則的話，我就會賣給另外一個財團。」

丘明說得這麼斬釘截鐵，麥漢利和他身邊的助手似乎也感到有些意外。

丘明又由口袋裏摸出一張分別印上了中英文的咭片來，遞給麥漢利：「如果你有意思的，請直接去找我的法律顧問好嗎？」丘明說道：「他會告訴你，我訂下的交易條件，以及土地擁有狀的編號等等的詳細資料，讓你更清楚了解，你用這個價錢買下小綠島，的確是物有所值的！」

這時候，車子已開到一處街口。丘明說道：「請在那兒放下我吧！麥先生。」

麥漢利很客氣地說：「老兄想到那裏去？讓我送你一程吧！」

「不！」丘明笑了笑，示意地說：「我自己有車。」

麥漢利和他的助手在這剎那之間，只見數輛汽車紛紛自後面趕到，分別停在麥漢利他們那輛車子的前前後後附近一帶；其中一輛勞斯萊斯豪華房車，則停得最接近他們。

丘明自己推開車門，說了一聲：「再見」！隨即離去；這邊他一落車，那邊他已登上了那輛勞斯萊斯房車，絕塵而去。

麥漢利半詛咒地喃喃自語：「這傢伙原來有這麼多的保鏢。還好我們沒有什麼不禮貌的舉動。」

麥漢利身邊的助手則說道：「他太有錢了，沒有人暗中保護才是出奇的事啊！」

「你以爲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麥漢利怔怔地望住搖風玻璃前面，若有所思地問；這時丘明的車隊正逐漸在他的視綫中消失！

他的助手說：「我們應該去找他的律師，落多少訂金，只要他不再否認我們收購小綠島的事，我們仍可依照原來計劃行事。」

麥漢利這時才警了丘明留下的一張咭片，只見上面印着：「申元大律師」，以下則印上了辦事處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等等。

麥漢利一邊吩咐司機開車，一邊說道：「爲了名正言順地招股，我們的確急於要去找他的代表律師。」

「這個地方的人做事要講派頭，亦即所謂擺架子，所以等會兒還是讓我先撥個電話知會他，然後我才陪你去一次。」助手是當地人，似乎比較熟悉當地人的習慣。

於是車子雖則開往中區，但麥漢利他們並未走上咭片上面印好的地址去找丘明的代表，一千人等只到附近一間咖啡座喝茶。助手金保則跑去撥電話。

就在金保離開麥漢利去電話間的時候，有人過來與麥漢利招呼，那是富商俞滿光。

俞滿光是專做土產生意的，他日前接受了麥漢利的邀請，加入了「小綠島發展公司」做股東。但是日昨他却無意聽到了一項傳言，就是丘明否認出售小綠島。他幾乎立刻就要找着麥漢利問個明白，如今既然無意中相遇，他當然不會放過機會。

俞滿光因爲不想開罪麥漢利，但又希望把事情弄明白。於是他就問：「我們的公司是否胎死腹中？」他含笑盈盈的，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

「誰說的？」麥漢利若無其事地反問。

「有人說，丘明根本沒有意思出讓小綠島。」俞滿光說。

「俞老兄，如果你是丘明，你會如何處置小綠島？當然最好就是拍賣，對不？」麥漢利道：「但是，政府却担心造成不良後果，於是暗中施展壓力，希望丘明最好不要將此事公開，以免影响民心。所以怎樣我們也不能怪責丘先生的。」

「哦！原來如此！」俞滿光恍然大悟，心中積壓着的疑團亦盡釋。

其實俞滿光的疑惑，也正好代表了所有份參加「小綠島發展公司」的股東們。

麥漢利當然比誰都更清楚，所以他才這麼急於要找丘明講明白。

現在爲了「安定民心」，他又故意借俞滿光之口，向其他股東傳達他的意思：「我打算這三兩天之內，召開第一次股東會議。」麥漢利又說：「屆時我將公佈我們與丘明交易的詳情和文件等等。」

俞滿光本來約了朋友的，既然有了答案，也就匆匆告別麥漢利。

不久，麥漢利的助手金保回來了。

金保道：「申律師的秘書說，他明天早上才可以接見我們，因爲要見他，是須要約時間的，但我們並無預約。」

「這個地方的人果然是喜歡擺擺架子。」麥漢利忽然又有些担心：「萬一他們另有交易對象，那麼，我們豈不是遲來一步？」

「那你放心好了。」金保說道：「剛才我也考慮了這一點可能性，所以堅持一定要今天見丘明的代表，同時亦報上你的大名。原來女秘書說，不久之前他們才接到丘明由汽車上面發出的無綫電話指示，所以他們已知道你要前往落訂的事。」

麥漢利怔了一怔：「他的汽車也有無綫電話？」

金保於是告訴他的波士：「這是本市電話局的新服務，就像美國一樣，可以在汽車上安裝無綫電話，不過費用十分貴。」

「那傢伙眞的是禾稈冚珍珠，要不是我們

將他介紹出來，本市的上流社會幾乎疏忽了這個私生子：誰會相信他是億萬富翁唯一的親骨肉？」

這時候，麥漢利的另一名助手忽然向他遞了一個眼色，於是他和金保的交談立即中止！

原來那邊正有二名警探朝他們走過來，其中一人正是林浩探長，而另外一個就是小丁探目。

林浩一邊與麥漢利點頭打招呼，一邊已經老實不客氣地在他身邊的座位坐了下來：「有件事想請教你，麥先生。」林浩探長說：「是有關那天晚上，閣下在成吉斯汗大酒店請客的事。」

「林探長，你不必開腔我也可以猜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麥漢利道：「可是郭志賢被殺的事？」

「對了！」林浩探長道：「請問閣下認識了郭志賢多久？又是什麼性質的朋友？」

「商場上的朋友，認識不會超過半年吧！」麥漢利笑了笑：「大偵探，你可不是懷疑本人就是兇手吧？」

「我並沒有這樣說啊！」林浩探長道：「你太敏感了，麥先生。不過，死者既然是你那天的賓客之一，我向你查問也是十分順理成章的事。」

「你當然可以問，但是，我也不妨忠告你，如果你將偵查的焦點放在我的身上，你只有浪費時間而已！」

「謝謝你的忠告。」林浩又放眼四望，他發覺隣桌也坐了麥漢利的一些保鏢與助手們，於是他又問：「請問閣下是否有個心腹保鏢叫阿龍的？」

「阿龍？」麥漢利故意想了想，又說：「沒有，我的手下並沒有一個叫阿龍的。」

林浩探長笑了笑，終於說了一句：「對不起啊，騷擾了，就此告別！」然後離座。

麥漢利在沉思中瞪住林浩和小丁的背影，怔怔地對身畔的金保說道：「千萬別讓他破壞了我們的好事。如果他再纏住我，股東們可能完全失去了信心！」

「要不要撥個電話通知局長或者市長？」金保又說：「這是公共場所，他出現在你身邊，足以引起外界人仕的諸多忖測，這就是我們投訴的藉口啊！」

「這辦法也好，反正這地方的人就是喜歡來這一套——擺架子！我倒想看看我的架子是否夠大呢？」

於是金保又再離座去撥電話給市長。

麥漢利正在喝着咖啡，想着一些問題時，突然又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並非別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老實不客氣地，坐了下來：「麥先生，巧極了，我正想找你談談小綠島的投資事，想不到會在這裏遇上了你。」

麥利和瞥了他一眼：「我以爲閣下只會賭錢，怎麼忽然之間對投資也感到興趣了？」

「是的，許多朋友都了解我的性格，我喜歡在賭桌之上專捉出千騙人的賭徒。但在現實生活中，朋友們也喜歡在投資方面叫我做他們的顧問。」

「啊！原來閣下也是一名投資專家，失敬失敬！」

「投資專家則不敢當，但我倒很喜歡幫助朋友，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小綠島的投資計劃，看看是否眞的有利可圖，然後才投下巨額資金。」

「然則，你想我怎樣幫你？」

「首先想看看貴公司的章程，以及發展小綠島的計劃和藍圖等等。」

「那麼，一個星期後，請到我的辦事處來吧。」麥漢利又反問：「你那些準備投資小綠島的朋友，請問叫什麼名字？」

「俞滿[illegible]，準備投資過千萬元的，暫時我不想公開他們的名字。」游天虹說。

「俞先生剛才我也見過，他們都很熱心。其實這件事只是一個開端，我已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

「那完全是因爲閣[illegible]與麥美倫先生的關係吧。」

「蒙家兄過信，也得到海外僑胞的大力支持，我一定要做得像樣些——」

豈料麥漢利剛說到這裏，閃光燈突然一閃，一名記者已將麥漢利的照片拍攝下來。

麥漢利咆哮着喝問：「你幹什麼？」

隣座有三名大漢同時站立起來，他們都是麥漢利的保鏢，迅速將那名記者包圍。

「請把相機和菲林交出來！麥先生從來最討厭拍照的！」一名大漢要脅着說。

那名記者解釋：「我只是奉命執行任務，因爲敝報準備發表一篇有關麥先生的文章，就是欠了一幀麥先生的近照。」

這句說話立即引起了麥漢利的注意，他靈機一觸，笑一笑：「是那一間報館的朋友？請過來喝杯咖啡談談。」

那名記者眼看就要捱揍，想不到剎那間有人爲他解圍，自然鬆了一口氣！

麥漢利很客氣，他一邊喝退他的保鏢，一邊問那名記者想喝一些什麼。

那記者一邊遞上一張咭片，一邊說道：「我什麼也不想喝，只想問閣下兩句，因爲有關閣下的特稿，今天就要發出，但我手上的資料實在不夠啊。」

麥漢利接過那張咭片看了一眼，只見上面印着：「記事報記者柳天」。

「請問閣下想知道一些什麼？」麥漢利很客氣地問。

柳天道：「聽說麥先生要發展小綠島，這件事有些什麼最新的消息？」

麥漢利道：「原則上我已與島主丘明先生取得協議，大約不出三天之內，就會在律師樓簽約。」

「據講本市許多殷商都準備參加這一項發展計劃，可否透露一下此中詳情？」

「詳細名單不可以公開，最低限度暫時不可以公開，不過，凡是獲准加入做我們股東的人，肯定是有名望的商界巨子，他們的資格必須由我們董事局仔細審查，然後才可以。」

「可否透露一下，小綠島價值若干？」

「不可以，第一，目前時機尚未成熟，第二，這是商業秘密，就算要公開，我們也必須得到丘明先生以及我的股東們同意，然後才可以告訴你，總之這個數目不會太小就是了。」

「閣下領導本市一班巨富殷商，大事發展小綠島，是否表示閣下對本市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噢！當然當然！」麥漢利道：「這是涉及數以億元的投資，要不是對本市的前途充滿了信心，誰肯作出如此空前龐大的投資？」

柳天最後又問：「大約要多久，然後才可以把發展小綠島更詳細的資料公開？」

「不會太耐，數天至十數天之間吧！目前我們正密鑼緊鼓的籌備着啊！待一切成熟，我們就會招待你們新聞界。」

「謝謝你，麥先生。」

柳天說完就想走，但被麥漢利留住。「請等一等，」他向那邊一名助手遞了一個眼色，然後回頭又問柳天：「請問你這一卷菲林，買了多少錢？」

豈料柳天還未答話，已有人將他的攝影機

取去，迅速把裏面的菲林拆了出來。

與此同時，麥漢利的一名助手已把二張千元面額的鈔票塞進柳天的手心裏去。

柳天正在驚愕中，又聽到麥漢利道：「對不起，我的樣子太醜怪了，實在不宜拍照，請多多原諒。」

柳天無可奈何，想把鈔票還給那助手，但數名保鏢已將他送走。

這種情形，游天虹冷眼旁觀，一切都看得清楚。

他心裏想：爲甚麼麥漢利不像一般名人社會上許多名人都愛亮相，出風頭，只要有機會，不管是上電視台，剪綵或者出席什麼酒會等等，他們一定極力爭取亮相，能有照片刊登報章之上，那就最好不過了，但是，麥漢利却反其道而行，他竟然肯付額外的錢，名義上是「買回」那一卷菲林，其實却又明明是强行將它曝光，分明是担心他的照片被刊出來，爲什麼？

麥漢利彷彿也看透了游天虹的心事，他解釋道：「我們的社會制度與你們的不同，現在雖然比較開放了，但是如果我在這兒太過出風頭，回去就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那又何必呢！」

游天虹聽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許多名人寧花三數千元，也希望照片在報紙上刊出，你却反其道而行，的確是罕見啊！」

「我是個着重實際的人，那些虛榮我並不稀罕。」麥漢利又對游天虹說道：「請轉告你的商界朋友，對我發展小綠島的事如果有任何懷疑，可以向丘明先生再查詢，或者丘先生的法律代表申元大律師也可以。」

游天虹又改變話題：「有件事差些兒忘記了多謝你，那天晚上閣下的確稱得上招呼周到，節目豐富之外，更備有免費套房，更加難得的就是：每間房竟有美女一名，可惜我就是無福消受！」

「是的，提起那件事，我仍然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麥漢利說道：「本來是開開心心的，豈料却碰巧發生了一宗命案——」

游天虹立刻更正：「不！不是一宗，而是兩宗。因爲除了你那位嘉賓郭志賢之外，連同我的女伴安麗小姐也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安麗小姐並非死於酒店，而是她的香閨。」

「然則，閣下認爲兩件事並無關連？」

麥漢利面色一沉，眉毛一揚：「難道你以爲這兩宗命案互有關連麼？」

「嗯——」游天虹故作沉思：「我雖然不是偵探，但在警探界也有一些朋友，據他們初步判斷，安麗是殺死郭志賢的女殺手，有人爲了滅口，所以又派人去把她殺死。如果這種忖測是眞的，那麼，兩宗命案應該有關連吧？」

「我請來一些小姐陪客，目的是娛賓，絕不知道她們的底細。相信你老兄一定也明白，好像安麗那種職業女郎，肯定不會是什麼正經人家或者大家閨秀。所以她們到底是什麼背景，相信負責去請她回來的人也不清楚，唯一知道的，就是她們靠出賣色相賺錢。假如我早知這麼麻煩，根本不會爲男賓想得這麼週到。」

「閣下的確是一番好意，我雖然無福消受仍然要多謝你啊！」游天虹又問：「警方有沒有麻煩你？」

「他們有什麼理由要麻煩我？我是一個正當的商人，到這兒來是爲了做生意。」麥漢利忽然又若有所思地說：「你怎麼會想到我會有麻煩？」

「噢！那大概因爲你是當晚宴會的主人家吧！」

「我雖然請客，但却沒有理由去保證沒有事發生。舉個例，萬一食物中毒，難道也由我負責麼？沒有理由吧。」

游天虹道：「你爲什麼要請郭志賢？」

「你問得很特別，爲什麼不問我爲什麼要請你？」麥漢利笑道：「我這個人喜歡交朋友，何況我要在本市做生意，當然要連絡一下各方面的人士，所以就算不認識，也會發張請柬給他！」

「是的，我的確問得很笨。」游天虹也忍不住笑了。他想了想之後又問道：「請問你和丘明先生打算在那一間律師樓交易？」

麥漢利明知游天虹代朋友查清楚這件事的虛實，所以就交出丘明交給他的那一張咭片，一邊讓游天虹看，一邊說道：「這是丘明先生的法律代表，我會在那兒落訂作實。」

游天虹瞪住那一張分別印了中英文的咭片一會兒，然後喝了最後一口咖啡才告辭。

麥漢利收回那張咭片，若有所思地盯住游天虹的背影，對他的助手說道：「派個人跟踪他。」

那名助手於是跑到隣桌去，吩咐一名大漢，悄悄跑去盯住游天虹。

游天虹一無所覺地走了。

× × ×

游天虹匆匆跑到張雪兒的家裏去，但見不到他的女朋友張雪兒，也見不到郭太太，他當堂嚇一跳。

游天虹知道這兒只住了張雪兒和她的女工人阿好，但是現在阿好也不見了。

他找遍了全屋，人固然找不到，就是任何綫索也沒有留下，既無搜掠的痕跡，也不似有人在這裏搏鬥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張雪兒本來答允過他，陪住郭太太暫時留在家中的，現在爲什麼連阿好也不見了？

就在游虹天胡思亂想之際，突然門外傳來一陣門匙聲响；游天虹爲防萬一，急忙閃到門後去！

果然有人開門入來，那是阿好。

阿好反而給游天虹嚇了一跳！

游天虹急不及待地問道：「張小姐和郭太太呢？」

女工人阿好道：「張小姐上班去了，她把郭太太也一併帶去。」

游天虹雖然鬆了一口氣，但却奇怪張雪兒爲什麼陽奉陰違，她明明是答允過他，要留在家中保護住郭太太的，現在反而讓她外出，萬一發生意外怎辦？

於是游天虹又匆匆趕到張雪兒那間私家偵探社去。

× × ×

張雪兒正在她的辦公室裏面忙於處理偵探社的事務。

游天虹由門外闖進來，他放眼四望，就是不見郭太太妮娜。

他焦急而冒失地問：「她呢？怎麼不見了她？」

張雪兒也明知他說的「她」是指妮娜，却故意問：「你到底想找誰？」

游天虹反而更加焦急而帶有點生氣：「別開玩笑了，你到底把她帶到什麼地方去？她的處境非常危險，我早告訴過你了！」

「瞧你焦急成這副樣兒，就可以猜想得到你們之間的關係殊不尋常。」張雪兒不再去理會他，一邊整理桌面的文件，一邊說道。

游天虹以質問的口吻問道：「怎麼你不留在家裏看管住她。你答應過我的。」

「我答應過你又怎麼樣？這裏有太多的事務須要我回來處理。」

「快告訴我，妳究竟把她安置到什麼地方去了？」

「告訴我，你與她的實際關係，然後我再告訴你她現在何處。」

游天虹明知張雪兒心裏雖然明白他是個風流種子，平時很少干涉他的行動，但有時也總難免會妬忌他與其他女人在一起。

他只好說道：「妮娜是死者郭志賢的妻子，你不要想到其他方面去好嗎？」

「我看不會那麼簡單吧？那個女人實在太風騷了，難怪她丈夫會死得不明不白的。」

「雪兒，妳不要再講這些好嗎？她到底去了那裏？」游天虹再問她。

張雪兒這時才抬起頭來，瞪住他含蓄地笑了笑：「你這算是什麼？竟然偷了人家的老婆，還要我代你看管？嘿！」

游天虹知道張雪兒的個性，跟她是强硬不來的，於是他惟有又用軟功：「親愛的——」

游天虹隔着辦公室，伸長了脖子去吻她：「別這麼樣吧，你也明知我這一生一世只愛着你一個人，就算她美若天仙，我也只是爲了公事啊！」他又哄着她說：「告訴我，她在何處？」

張雪兒果然給他征服了，笑了笑，用手指住外面一指：「她暫時冒充我的女職員，就坐在我門口附近的一張辦公桌上。」

游天虹回頭想出去看看，但被張雪兒留住：「你急什麼？」然後她又沉着臉，瞪住他說：「你可知道，你目前的處境也十分危險？」

「我？」游天虹用手指住自己的鼻端，反問道：「你怎麼會說我有危險？」

「剛才你說，這一生一世只愛着我一個女人，我不知道是眞還是假，但有件事我不妨告訴你！就是我暫時還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

「你以爲有此可能嗎？」

「在我未了解整個事件之前，我還不敢說這一句話，當我明白了這連串事件之後，我覺得這種想法很有根據。主要是你太過愛管別人的閒事，而且那個幕後人以爲你知得太多。」

游天虹也知道張雪兒是個非常出色的偵探，所以在這剎那間，他的思潮彷彿被凝住了！

游天虹瞪住張雪兒：「你也認爲殺死郭志賢和安麗都是同一個幕後人所殺？」

「據我初步了解，郭志賢可能知道一些人的秘密，向對方勒索，因而遭了毒手。」張雪兒道：「至於職業女郎安麗，一定知道這個幕後人是誰，所以也遭對方殺人滅口。而你目前又擺出一副『知得很多』的姿態，所以遲早他們也會找到你這兒來。我這想法，絕非憑空構想。」

「如果我怕，我就不會理；既然我存心要理，我當然不會怕。」游天虹又繼續說：「如今你既然知道得這麼多，不如就去幫我查幾件事。」

「我開這間私家偵探社是爲了做生意的，你既然委託我們，我們一定樂於効勞啊！」張雪兒開玩笑地笑了笑：「我想知道你要我查些什麼。」

「第一，麥漢利到底是什麼來頭？第二，丘明是否已故巨富丘華照的私生子？第三，喬南天以前是否患過痙攣病？」

「麥漢利和丘明我都知道是什麼人，只是喬南天，他到底是什麼人？」

「喬南天當然不是名人，但他對我們的偵查工作非常重要。」游天虹說：「目前我有些話要先對郭太太說，所以我先要見見她，其他事情，我們回頭再談吧！」

游天虹走到張雪兒的辦公室門外，只見她所講的那張辦公桌後面空空如也，郭太太妮娜並不在那裏，游天虹心裏暗地吃了一驚！

游天虹回轉身去推開辦公室的門，揚聲對室內的張雪兒道：「怎麼不見了她？」

張雪兒不必也說得太多，她也同樣聽得明白了，她匆匆跑出辦公室來，果然不見了郭太太，她也下意識地吃了一驚，因爲當初她把郭太太由家裏帶出來時，曾爲了避人耳目，將她化裝成另一類女性，然後才叫她坐在門外一張辦公枱等候，甚至偵探社辦公室裏面的職員們，也不知道她是何方神聖。

唯一知道個中秘密的，就是張雪兒的一名得力助手——唐莉。但是現在，連唐莉也不知所踪。

張雪兒猛然想起一個可能性，不禁啞然失笑，她連奔帶，跑衝到偵探社的大門外去！

這是辦公大樓其中一個單位，所以男女洗手間都是公用的；張雪兒現在就是要到女子洗手間去看看，游天虹也匆匆跟了出去。

張雪兒的女助手唐莉，果然就站在女子洗手間門外的走廊上，張雪兒鬆了一口氣。

張雪兒把郭太太帶到辦事處來的時候，曾吩咐唐莉小心「照顧」她，其實這種「照顧」方式包括了看管，監視和保護，所以張雪兒看見唐莉的時候，也就放下了心頭大石。

但她仍然問唐莉：「她呢？」

「在裏面！」唐莉指指女子洗手間度門說。

游天虹在旁忍不住插咀問道：「她進去有多久？」

唐莉也知道游天虹是她波士的好朋友，她答道：「大約也有五分鐘了！」

「爲什麼你不進去陪住她？」游天虹忽然又感覺得有些不妥，但是他本身是個男人，當然不可以闖進女子洗手間去啊。

張雪兒與游天虹合作慣了，彼此心靈溝通，所以許多時都表現得非常有默契，她聽了游天虹這麼說之後，也不用游天虹再說什麼，已跑進女子洗手間去了。

洗手間的門是裝上彈簧的，而且還要門匙才可以入內，一般辦公室大樓都是這樣，目的是防止外來客使用洗手間，所以只有租用者才擁有門匙。

剛才張雪兒取得了唐莉手上的門匙後，就啓門入內。但是，張雪兒入內剛入去，門便自動關上了，所以游天虹想看看裏面的情形也不可以。

直至張雪兒再次探首門縫間，游天虹和唐莉看見她的面色已心感不妙。

張雪兒目光中充滿了疑問，她對門外的唐莉說：「她不在裏面啊！」

唐莉這時才如夢初覺，搶了入去，游天虹也忘記了那是女子洗手間，情急之下，也跟了入內查看。

洗手間之內，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根本就找不到第四個人。

唐莉力證郭太太的確進入這裏面，爲什麼不見了她？奇怪？

游天虹也知道這是十七樓，離地足有百多二百呎，要由此爬下去，除了必須具備好身手之外，還要有胆色才可以辦得到。

游天虹既然知道這裏面沒有別的女子出現，他也顧不了這許多，逐格女廁查看，終於發現其中一格後面的通風窗打開了。

游天虹也不理會那是女廁，撲了進去，站上廁所上面去，俯首由通風窗往下望，只見那外面有些水喉鐵和鋼架，足可供一個人借力往下爬，要是郭太太有心逃走，這就是最佳的出路。

張雪兒也跟着走了入來。

游天虹回頭對她說：「她可能由這裏爬到下一層走了。下面是什麼地方？」

張雪兒道：「照一般設計，下一層這個地方的位置，當然也是女廁吧！」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射鵰門下高手和神燈教激戰，雙方死傷無數，雷雅堂時出手，擊殺了王湘葆和艾南山，使雷雅堂倖免一死，雷雅堂見姜雲岫、彭小娟適而且救命之恩如同再造，遂帶着射鵰門下全部離開……姜雲岫回到家中，並與彭小娟成親，婚後次日就接到郡主及小王爺書信，請姜雲岫到京師幫忙　姜雲岫答應了，於是偕同彭小娟、白昭容北上，半路遇到埋伏，彭小娟中了毒，幸得孤獨連戰幫忙，並從蒼龍門上官無敵手中得到三分之一解藥，暫時止住毒性蔓延……

爲取解藥　勇闖鐵府

姜雲岫道：「那是射鵰世家的傑作，咱們不敢居功。」

上官無敵微微一笑道：「也許如同姜大俠所說，不過神燈教却將這筆賬記在賢夫婦的頭上，他們幾曾栽過這麼大的勁斗，自然要想盡辦法加以報復了。」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所以鐵勇就要你找毒婆子向咱們下毒？」

上官無敵道：「鐵王爺派雷鞭胡琨帶來五千兩銀子，指定邀請毒婆婆以『陰虱』暗算三位，毒婆婆開價四十萬兩，幾經折衷不能少於二十萬，胡琨只帶來五千兩銀子，敝門幾乎傾盡所有，才能將不足之數湊足。」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二十萬兩銀子買幾包毒藥，上官門主好大的手筆！」

姜雲岫急需要知道另外兩顆解藥在那裏，不想節外生枝，因而淡淡道：「上官門主也是爲勢所迫，咱們就不必責備他了，在下需要知道的是另兩顆解藥，究竟落在誰的手裏？」

上官無敵道：「被胡琨拿去，可能交給鐵王爺了。」

彭小娟道：「這個我想不明白，他爲甚麼只拿去兩顆？」

上官無敵道：「與毒婆婆交易是在下出面，胡琨知道毒婆婆的規矩，賣毒藥必然附送解藥，但不知道解藥的數量……」

彭小娟道：「他向你要解藥的時候，你就暗中留下一顆，爲甚麼不全部留下？銀子是你出的嘛。」

上官無敵苦笑一聲道：「如果在下敢那麼作，又何必花十九萬五千兩銀子。」

白昭容道：「奇怪，你到底怕些甚麼？蒼龍門也是當代武林的一個門派嘛。」

上官無敵似有難言之隱，只是以「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就將話帶了過去，道：「敝門迫於無奈，不得不遵從鐵王爺的命令，還望姜大俠高抬貴手，放敝門弟子一條生路。」

姜雲岫扭頭對白彭二女道：「去放了他們。」

白彭二女奔進柴房，拍開上官侯等二十九名俘虜的穴道，放他們自行離去。

上官無敵雙拳一抱道：「多謝兩位夫人，請賢夫婦在此地稍作停留，在下當立即送來代步，告辭。」

白昭容追：「慢點，上官門主，請問毒婆婆住在那兒？」

上官無敵道：「毒婆婆住在伏牛山區南台縣附近的留山鎮，聽說她去找她的女兒去了，賢夫婦此時只怕找她不到。」

白昭容道：「她女兒住在何處？」

上官無敵道：「沒有人知道她女兒住在何處，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每次弄到一點錢就天涯海角的去找，這回不知道是多少次了。」

白昭容一怔道：「看來咱們只好去金陵了……」

彭小娟道：「別担心，容姐，小妹已經不碍事了，待以後再說吧。」

上官無敵道：「金陵鐵府高手如雲，機關遍佈，賢夫婦功力雖高，仍不能掉以輕心，如果決定要去金陵，最好乘坐馬車，使他們以爲姜夫人中毒頗深，這樣會方便一點。」

姜雲岫道：「多謝指教。」

上官無敵抱拳一拱，帶着門下二十九名弟子，及被彭小娟擊斃的兩具屍體，垂頭喪氣的飛馳而去。

逍遙客獨孤連戰這時才現身出來，哈哈一笑道：「上官無敵居然能够懸崖勒馬，回頭向善，眞正難得，時間已晚，三位如果要明晨上道，應該歇息了。」

姜雲岫雙拳一抱道：「跟前輩帶來很多麻煩嘛，晚輩十分抱歉。」

獨孤連戰道：「不，老朽不只是免費看了幾場連台好戲，還有二十萬兩銀子的收入，未來歲月就有依靠了。」

彭小娟撇撇嘴道：「善財難捨，二十萬兩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人家肯給？」

獨孤連戰道：「蒼龍門這點信用還有，老朽相信得過，請歇息吧，老朽不打擾了。」

翌晨天剛破曉，門外忽然傳來車輪馬嘶之聲，姜雲岫夫婦出外一瞧，原來是蒼龍門的副門主上官侯帶着兩名弟子，駛來一輛馬車。

這是一輛構造堅固，陳設華麗的馬車，前面由一雙駿馬駕駛，後面還跟着兩匹換班的。

最引人注意的不是馬車，是上官侯由車廂裏牽出的一隻小豹子。

牠像豹子也像狗，體型較豹子瘦小一點，却光芒四射，美麗以極。

牠除了一對紅光逼人的眼珠，通體雪白，隱泛銀光，像披着一件美麗的銀衣，實在非常動人。

上官侯向姜雲岫抱拳一禮道：「敝門主命在下送來馬車一輛，作爲姜大俠及夫人的代步，敬祈哂納。」

姜雲岫道：「貴門主盛情難却，在下只好厚顏接受了。」

上官侯再指着所牽的那隻白色豹子道：「這隻雪豹是敝門的獒犬與豹子交配所生，牠生性通靈，善解人意，而且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可以作消遣的寵物，也可以作戰鬥的幫手，敝門主要在下帶來相贈，以表達對尊夫人的一點歉意。」

姜雲岫婉拒道：「君子不奪人所愛，這是貴門主寵物，咱們萬萬不能接受。」

上官侯道：「說實在的，敝門主將牠送給尊夫人，的確有些捨不得，但爲了內部的安全，又不得不將牠放棄。」

姜雲岫道：「這話怎麼說？」

上官侯道：「雪豹雖是獒犬所生，但敝門那些狗兒却容牠不得，有一次三條獒犬向牠尋釁，竟被牠於剎那之間抓死兩條，另一條也身負重傷，咱們如果留下牠，今後蒼龍門只怕要砸掉招牌了。」

姜雲岫道：「原來如此。」

彭小娟實在喜愛那隻雪豹，因而向白昭容求助道：「容姐，上官副門主既是這麼說，咱們就留下牠妳看可好？」

白昭容微微一笑，抬頭對上官侯道：「副門主，牠既是頗具靈性，必然認識主人，只怕不會跟隨咱們。」

上官侯道：「不，靈物知道擇主，夫人何不喚牠試試？」

白昭容道：「娟妹子，妳試試。」

彭小娟依言伸出雙手，輕輕拍着道：「雪兒，來，來……」

上官侯鬆掉長鍊，但見白光一閃，雪豹已經躍到彭小娟的雙掌之中了。

彭小娟高興得心花怒放，抱着牠撫摸不已，這一人一獸當眞像故舊重逢一般。

在此等情形之下，姜雲岫不能再推辭了，只得雙拳一抱道：「請上覆貴門主，厚賜咱們全收下了，他日有暇，在下當與拙荊親赴貴門拜謝。」

上官侯道：「不敢當，一點小事罷了，姜大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至於前往博望鎮隘道中所佈的毒業經用火清除，咱們作過試驗，姜大俠可以放心通行，在下不打擾了，告辭。」雙拳一抱，帶着兩名弟子轉身急馳而去。

此時逍遙客獨孤連戰出來招呼他們吃早餐，飯後別過居停主人，由姜雲岫駕車逕向博望策騎急馳。

在行進途中，白昭容道：「這幾匹馬兒不錯，緊趕一點，今晚可以趕到方城，然後東奔確山，橫越安徽，就可趕到金陵了。」

彭小娟道：「不必這樣，容姐，京師如非發生要緊之事，王子及郡主就不會派專人來找咱們了，小妹的毒傷既然無礙，何不待京師事了之後再去金陵？」

白昭容道：「成王是當今皇上的同胞弟弟，那還會有甚麼了不起的大事？如果當眞有，也不是咱們一介平民所能解決的，所以我認爲去金陵要緊，讓那種陰損的劇毒潛伏體中，究竟不是一件好事！」

彭小娟道：「大哥，你說呢？」

姜雲岫道：「我認爲妳容姐姐說的對，何況神燈教徒遍佈全國，他們蓄養殺手，剷除異己，其志不小，咱們如果毀掉它的金陵堂，未嘗不是對國家對人民的一項貢獻。」

彭小娟道：「你們既然都這麼說，我只好聽你們的了。」

於是他們當晚趕到方城，翌晨東奔商城，逕向金陵馳去。

這一路之上，彭小娟與白昭容時常逗弄雪豹，這隻具有靈性的異獸，果然善解

人意，令人喜愛，彭小娟長日無事，却在雪兒的身上下了功夫。

日間在車上她試着尋找雪兒的穴道，然後加以連貫，試探，因爲人類既然可以由經穴的貫通，而達到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獸類爲甚麼不行？

夜間她就帶着雪兒到荒野中，訓練牠各種撲擊搏殺之術，姜雲岫不讓她日間在車外出現，她不只是毫不寂寞，而且還忙得不亦樂乎。

可喜的是這隻通靈異獸，並未使她失望，待他們到達金陵，雪兒已是一個絕頂高手了。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在水西門外租了一間民房住了下來，準備休息一天再向鐵府展開行動。

晚餐之後，白昭容與彭小娟分別在收拾廚房及臥室，姜雲岫獨個兒在客廳中逗弄着雪兒。

此時雪兒忽然雙耳一豎，口中發出一聲低嘯，姜雲岫哼了一聲道：「來得好快，姓鐵的果然不太等閒。」

雪兒的低嘯驚動了白彭二女，她們一起奔進客廳，一左一右靜靜的立在姜雲岫的兩側。

廳門原是開着的，月光如水，照得庭院一片清明。

由廳上一眼瞧出，夜風細細，草木悠悠，應該是一個十分美好的夜晚。

但那山石草木之間却危機隱伏，使這悄悄戾夜之中竟瀰漫着一股凌人的殺機。

姜雲岫哼了一聲，道：「出來吧，各位，既是爲了在下夫婦而來，又何必藏頭露尾。」

一名手提鋼鞭的青衣老者由樹後轉了出來道：「姜大俠好聰慧的耳目，老夫不速而來，請姜大俠不要見怪。」

此人是雷鞭胡琨，正是姜雲岫夫婦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此時送上門來，自然再好不過。

他身側還有一雙男女，似乎是兩名不太易與的人物，男的一身黑袍，約莫四旬出頭，身材頗爲高大，只是雙目內陷，掀鼻暴齒，那副尊容，叫人看來會有些不太舒坦。

那女人白衣飄飄，身材也不算矮，長像可就好看得多了，雖是美人遲暮，風韻倒還不錯。

這三人的身後，還有二十名特殊武士，他們全部一身黑衣，身材比常人要高出一個頭，左手提着一張漁網，右手執着一柄閃閃發光的鋼叉，神情兇悍以極。

姜雲岫對彭小娟道：「小娟，妳看雪兒能不能對付那些持有網叉的賊人。」

彭小娟還沒有回答，雪兒已經發出一聲低嘯。

彭小娟微微一笑道：「聽到了麼？牠倒是蠻有把握的，我想也不會有甚麼問題，因爲牠的速度太快，網叉對牠不會發生威脅的。」

姜雲岫道：「好，待會你帶着雪兒去解決那二十名大漢。」

語音一落，挪開脚步，逕與白彭二女帶着雪兒步出門外。

劍眉一挑，向着雷鞭胡琨道：「划下道來吧，姓胡的，咱們似乎不必浪費時間了。」

胡琨目光流轉，向姜雲岫夫婦三人不停的打量，滿臉都是詫異之色。

姜雲岫冷哼一聲道：「奇怪咱們爲甚麼沒有中毒？哼，毒婆子那點鬼門道還奈何不了咱們。」

胡琨哈哈一笑道：「這倒是有點出人意料之外，不過這不要緊，咱們並沒有當眞仗恃毒婆子。」

姜雲岫道：「那你還等甚麼？」

胡琨道：「別忙，老夫先替你們介紹兩位高人。」

語音一頓，指着他旁邊的一對男女道：「天山雙俠的大名聽過麼？黑俠山陵，白俠笛姑，就是他們兩位。」

姜雲岫雙拳一抱道：「久仰，天山雙俠原是世外高人，兩位何苦爲虎作倀，受這般小人的指使，依在下良言相勸，兩位還是回天山去吧。」

黑俠山陵嘿嘿一陣怪笑道：「你說錯了，姓姜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何需聽人指使。」

姜雲岫愕然道：「這話怎麼說？」

山陵哼了一聲道：「別裝傻了，姜雲岫，難道你沒有到高麗去勾結外敵？」

姜雲岫面色一整道：「你錯了，山大俠，在下去過高麗，那只是保護一個忠良之後，使免於被奸黨所迫害罷了。」

山陵冷冷的道：「好，你跟我到鐵府去。」

姜雲岫道：「到鐵府去作甚麼？」

山陵道：「跟鐵王爺對質。」

姜雲岫道：「我可以跟鐵勇對質，但不能去鐵府，你叫他到這裏來。」

山陵道：「姓姜的，人貴自知，莫非你還要我動手？」

姜雲岫嘆息一聲道：「你最好不要動手，一個成名之人應該知道愛惜羽毛。」

山陵怒叱道：「姜雲岫，你算甚麼東西，居然敢對我如此說話！」

此人的個性十分急燥，語音未落，右掌倏伸，蒲扇一般的大手，帶起一股炙熱的勁風，向姜雲岫當胸膛撞了過來，力道的強悍，有如巨斧劈山一般。

此人是鬼王門的高手，一身功力，在當代武林算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可惜他是非不分，善惡不明，一生行事只憑個人的好惡，這回終於遇到尅星了。

他是想稱稱姜雲岫的斤兩，出手一招就已使出八成功力。

這股强大的勁道，以狂飆之勢向姜雲岫當胸膛猛撞，不要說他只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類，就是銅澆鐵鑄，也非撞得胺離破碎不可！

但他却面含淺笑，迎風卓立，山陵那幾乎是無堅不摧的掌刀，竟然連他的衣角都沒有掀動。

山陵面色一變，他不相信這是事實，掌力再提，以十足的功力，第二度擊出一掌。

這一掌雖是威猛，結果還是一樣，山陵心寒了，天山雙俠闖蕩江湖數十年，估不到這塊金字招牌竟然砸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裏。

羞刀難入鞘，他也敗得心有不甘，別人根本連手指都沒有動一下，豈不是太過

窩囊！

於是在一聲長嘯之後，他飛身躍了起來，居高臨下，雙掌連環猛出，掌力有如雷鳴，激得沙石四濺，草木橫飛，這股威勢，當得江湖罕見。

這招「鬼王蓋印」，是鬼王門的不傳之秘，在當代武林，能够接下他凌空三掌的只怕不多。

然而他一連十餘掌，不僅沒有損及姜雲岫的一絲毫髮，他却張嘴噴出一口鮮血，再由空中摔了下來，跟着兩眼一翻，他竟然魂歸天國去了。

他的妻子白俠笛姑，及雷鞭胡琨同時大吃一驚，他們原已知道山陵不易獲勝，却想不到他會敗得如此之慘，連性命都賠了上去。

一般來說，丈夫當場慘死，作妻子的必然痛不欲生，但笛姑的表現却令人有點惑然難解。

她的神色是平靜的，瞧不出半點波動，好像山陵是一個旁觀者。

她以冷漠堅定的眼神，向山陵的屍體投下一瞥，反手摘下金笛，緩緩向姜雲岫走去。

這位神情平靜的女人，似乎具有一股迫人的壓力，她只不過剛剛邁動脚步，姜雲岫便已後退了三步之多。

豪放洒脫，視生死如等閒，是姜雲岫的本色，縱使斧鉞加身，也不會動心的。

那他爲甚麼會對笛姑如此害怕？

原因很簡單，姜雲岫是一個重視氣節的人。

那麼笛姑是以氣節迫人了？

不錯，她的平靜是立下必死之心，丈夫戰死以身相殉，這是何等驚人的氣節？

姜雲岫可以殺死任何一個敵人，但面對節婦，他就狠不起這個心腸了。

白昭容瞧出了姜雲岫窘迫的處境，幌身一躍，攔住笛姑的去路道：「慢點，笛姑，妳要怎樣？」

笛姑淡淡道：「我的丈夫死了，難道妳沒有瞧見？」

白昭容道：「我當然瞧到了，却有點不解，妳應該帶着他的屍骨回去安葬，爲甚麼還要好勇鬥狠！」

笛姑道：「他如果是病死的，老死的，我會這麼做的，但他却是橫死的啊！」

白昭容道：「那妳要替他報仇了？」

笛姑道：「是的，然後去陪他，黃泉道上我不能讓他孤單單的。」

白昭容撇撇嘴道：「他是自殺的，妳找誰去報仇？」

笛姑道：「胡說，他是被妳的丈夫殺死的。」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妳如果當眞是一個重視氣節的人，就應該明理，難道妳沒有瞧見我的丈夫一直在讓他，連手臂都沒有抬動一下？」

笛姑道：「可是……我不相信他是自殺的。」

白昭容道：「笛姑，妳也是名噪當代的武林高人，爲甚麼會說出這等沒有見識的話？他以全身眞力不斷向我的丈夫進攻，我丈夫爲了自保，自然要提功抗拒，那股不接受的眞力反彈回去擊傷他自己，妳說他是不是自殺？」

笛姑呆了一呆，道：「我丈夫的死，尊夫脫不了關係，這話不錯吧？」

白昭容道：「不錯。」

笛姑沒有再吭一聲，突然抓起山陵的屍體，投身夜空，一閃而沒。

姜雲岫緩緩吁出一口長氣，目光一抬，向雷鞭胡琨投了過去，道：「該你了，姓胡的。」

天山雙俠落得這般下場，雷鞭胡琨那裏還有搏殺的勇氣，他伸手向後面連連揮動，要那二十名手執網叉的武士出戰，他却連連後退，想來個走爲上着。

姜雲岫道：「雪兒，讓他回來。」

白影一閃，雪兒的去勢快得像閃電一般，胡琨剛剛擰身遁去，眉頭忽然挨了沉重的一擊，「克喇」一聲脆响，肩骨盡被擊破，人也被撞得仆倒下去。

他痛得悶哼出聲，及舉目向攻擊者一瞧，他竟然驚嚇得狂叫「救命」起來。

敢情出手攻擊的是雪兒，牠正張開森森利齒，舉着尖銳的利爪準備再度撲擊。

胡琨怕雪兒會吃掉他，一時驚惶過度，居然連「救命」都叫了出來。

姜雲岫冷冷道：「過來吧，姓胡的，你不逃牠不會對你怎樣的。」

雪兒的厲害他適才領教過了，白光一閃，肩骨盡碎，他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那裏還敢不回去？

他連爬帶滾的回到姜雲岫的身前，他帶來的二十名武士可就傻了眼了，領頭的成了階下之囚，他們如何還敢動手？

姜雲岫道：「胡琨，現在怎麼說？」

胡琨苦着臉道：「老朽只是聽人使喚的下人，希望姜大俠高抬貴手。」

姜雲岫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就太客氣了，鐵勇的大舅子怎能算做下人？可惜閣下今天的運氣不好，只好讓你受一點委屈。」

語音一落，一指點了出去，胡琨身軀一陣顫抖，冷汗立即暴了出來。

敢情姜雲岫廢掉了他的武功，點破了他的氣海，使他今後不能再仗恃武功爲惡江湖了，然後對白彭二女道：「那二十位朋友也委屈他們一下……」

也委屈他們一下，自然是依樣葫蘆，廢除武功。

在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這比殺了他們還要難過，那二十名武士自然是奮起反抗了。

他們有的擲叉，有的揮網，反應之快，出招之猛，每一個都可列入高手之林。

可惜他們無法扭轉命運，但見人影急閃，勁風攝衣，二十名武功不俗的高手，一個個目瞪口呆，面無人色。

他們終於受到了委屈，一身功力已經點滴不存了。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昭容，讓他們回去一個告訴鐵勇，就說咱們在這兒候教。」

白昭容打發走了一個，剩下十九名武士，及雷鞭胡琨都被點了軟麻穴，關在馬廄之內。

彭小娟拿出幾塊牛肉餵給雪兒，道：「雪兒，快吃完了到外面路口去守着，別讓人來打擾咱們。」

白昭容爲姜雲岫沏來一盅茶，道：「餓了吧？先喝口茶，咱們做飯去，很快就會好的。」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不餓，妳們慢慢弄吧。」

他們吃罷晚餐，還沒有收拾碗筷，雪兒的低嚷之聲已經傳了過來。

姜雲岫道：「可能是鐵勇來了，咱們出去瞧瞧。」

他們迎出屋外，路口忽然响起搏殺之聲，彭小娟道：「雪兒跟他們幹起來了，咱們快去，別讓牠吃了虧！」

他們奔向路口，舉目一瞧，啊，好一個熱鬧的場面。

一道急遽閃電的白光，在幢幢人影之中穿梭飛舞，白光所至，慘嗥隨之，一具具死狀慘烈的屍體不斷的仆倒下去。

來人是神燈教金陵堂的高手，由堂主鐵勇親自率領，同來的除了玉手煉魂胡琴，還有五名身着蝙蝠裝的大漢，十八名身着黃袍，胸前綉着一盞神燈的老者，三十餘名手持尖叉及漁網的黑衣大漢。

跟雪兒惡鬥的正是這般黑衣大漢，只見他們網叉並用，四面兜捕，不單止是網不着雪兒，幾個照面下來，他們已經傷亡累累了。

此時一名黑衣大漢網着了雪兒，他心頭方自一喜，手中忽然一痛，那條極爲堅韌的漁網，竟然被雪兒騰起的身子奪出手去。

在身子騰起的同時，牠以利爪撕裂了漁網，然後凌空下撲，利爪急揮，噗的一聲，那名黑衣武士的腦袋成了爛西瓜，但見紅白齊飛，令人慘不忍覩。

彭小娟喝道：「雪兒，快回來。」

雪兒原已躍起空際，腰部忽然一擰，白光有如流矢划空，一閃之間便已到了彭小娟的脚前。

這只能算作非正式的前哨戰，但雪兒先聲奪人，已讓九名黑衣武士躺在地上。

這是出師不利，鐵王爺當眞觸盡了霉頭，他與玉手煉魂胡琴踏前幾步，戟指姜雲岫怒喝道：「姓姜的，你居然敢跟老夫一再作對，你以爲老夫當眞制不了你？」

姜雲岫淡淡道：「這話看要怎麼說了，我認爲是閣下跟咱們過不去，因爲神燈教惡名昭彰，爲禍江湖，應該說是你們跟天下武林作對！」

鐵勇怒哼一聲道：「姓姜的，你算甚麼東西，居然敢管本教的事？」

玉手煉魂胡琴道：「姓姜的，我哥哥呢？你將他怎樣了？」

姜雲岫道：「他現在還活着，不過我如果要他死，他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玉手煉魂胡琴嬌叱道：「你敢……」

姜雲岫道：「我爲甚麼不敢？妳要不要試試？」

玉手煉魂胡琴道：「姓姜的，你到底想要怎樣？」

姜雲岫道：「你們在博望鎮下毒，幾乎害死了我的書僮，要胡琨可以，拿解藥來交換。」

鐵勇失聲道：「甚麼，咱們費盡了心力，才毒倒了一個書僮？」

姜雲岫道：「還有四匹坐騎，也應該由你們負責賠償。」

玉手煉魂胡琴道：「四匹馬算不了甚麼，只不過解藥……」

白昭容冷冷道：「怎麼，捨不得？那就讓胡琨抵書僮的命吧……」

玉手煉魂胡琴道：「不，咱們不是捨不得解藥，因爲……因爲……」

白昭容道：「因爲甚麼？說。」

鐵勇道：「對不起，解藥早就被我丟了。」

彭小娟勃然大怒，口中一聲嬌叱，右臂一振，流星以后羿射日之勢，向鐵勇當胸擊了出去。

噹的一聲脆响，有人接了她這一招，但接招的不是鐵勇，因爲他已移形換位，讓給他身後的五名蝙蝠人了。

接着流星的是一柄厚背長刀，刀沉力猛，此人的一身功力極爲高明。

但蝙蝠人依然承受不住流星强烈的衝出，厚背長刀被流星撞開，他也立身不住，一連後退三步。

這五人是神燈教蝙蝠殺手的創始者，功力之高，在神燈教屬於一等一級，估不到他全力出手，竟然接不下這名少婦的隨手一擊。

他們知道遇到了罕見的高人，其中一個打了一聲唿哨，五人立即雙臂鼓風，同時飛了起來。

彭小娟雖是心中十分惱怒，却也不敢掉以輕心，手挽流星，嚴陣以待。

白昭容見彭小娟以一敵五，而這五人又是蝙蝠殺手中的超級殺手，脚下一挪，便待上前助陣。

但她剛待移動身形，十八名黃衣老者已像狂飆一般的捲了過來，姜雲岫急忙傳音道：「昭容，妳帶着雪兒去打發那般持漁網的，這般人由我來對付。」

白昭容道：「對付那般人我一個就够了，娟妹子的敵人太强，還有鐵勇夫婦在一旁虎視眈眈，你還是叫雪兒帮她吧。」

姜雲岫道：「好吧，雪兒，快去帮夫人。」

雪兒一聲低嘯，白光一閃，牠已躍了過去。

此時姜雲岫迎上了十八名黃衣老者，白昭容獨鬥二十餘名黑衣武士，三人一獸全部投進了戰火。

白昭容迎戰的人數最多，却是最爲輕鬆的一個，金斧縱橫飛舞，簡直像摧朽拉枯一般。

彭小娟的境遇就困難多了，五名蝙蝠人凌空飛翔，轉折隨意，可見他們對於該門武功，已具有頗爲高深的造詣，流星雖是急如閃電，依然傷不到他們。

那麼彭小娟是陷於苦戰了，她只要一個疏神，就可能傷在蝙蝠人的手裏。

一恍數十招，雙方都沒有進展，他們都在尋找對方的破綻準備作致命的一擊。

雪兒也在等待，牠是伏在一叢野草之中，雙目炯炯的瞧着五名凌空飛翔的蝙蝠人，只要他們落回地面，牠必然會暴起攻擊。

牠這招弄對了，因爲人畢竟不是蝙蝠，無論那般人功力多高，他們還是要落回地面的。

其實彭小娟已經有了打算，掌握了獲勝的關鍵，只是要一舉中的，不願隨便出

手而已。

他有兩項致勝的法寶，一是索魂指，由於蝙蝠人飛行迅速，因而忍住沒有用，其次是她測量準了他們飛行的高度，通常都在流星所及的兩尺之外，她只要躍高三尺，必然會傷到他們。

最後她抓到了機會，足尖猛彈，身形暴起，流星忽然急昇三尺，噗的一聲扎進一名蝙蝠人的胸膛。

一擊得手，猛的運腕一帶，流星帶着一溜血雨，砸在另一名蝙蝠人的頭上。

她一舉擊斃兩名强敵，其餘的蝙蝠人在大吃一驚之後，眞氣一濁，再也飛不起來了，只得一起向地面投去。

彭小娟自然不會放過乘勝追擊的機會，旋身出招，雙臂齊吐，流星擊中一人的後腦，索魂指點上一人的脊心重穴。

她在剎那之間，連續擊斃四名蝙蝠人，剩下的一個在心胆俱寒之際，只注意到後面的彭小娟，誰知白影一閃，一隻利爪已經由他的太陽穴插了進去。

這是雪兒的傑作，牠帮助彭小娟除去蝙蝠人最後的一個，結束了這場別開生面的搏殺。

彭小娟雖是獲得一次巨大的勝利，但她並沒有放鬆戒備，因爲鐵勇及玉手煉魂胡琴，已經寒着臉向她走來。

此時白昭容擺平了二十幾名黑衣武士，奔過來帮助姜雲岫。

這才是一個最主要的戰局，搏殺之慘烈，較彭小娟高出何止一倍。

那是由於這一十八名黃衣老者，是神燈教的精英，他們每一個都有一身絕頂功力，神燈教能够擁有今天的酒力，他們具有不可抹煞的功績。

這般人全是神燈教的供奉，平時散佈在京師總壇及四大教堂，此次爲了對付姜雲岫，鐵勇才飛書總壇，請求將他們集中金陵，姜雲岫遇到這般前所未見的强敵，他的危險自然可想而知了。

好在這般人自持身份，不肯以衆凌寡，他們如若聯手對付姜雲岫，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首先是一名黃衣老者出場挑戰，此人身材矮胖，滿臉紅光，雙目雖是明澈如水，却瞧不出半點迫人的精芒，可見其修爲已達返璞歸眞不着皮相的境界。

他神色平靜的向姜雲岫訾了一眼道：「少俠，你不該到金陵來的……」

姜雲岫道：「很抱歉晚輩已來了。」

矮胖老者道：「那麼老夫只好得罪了，接招。」語音一落，平胸一掌推了出去。這一招他只是隨意一揮，微風不動，勁力毫無，跟平常人揮掌沒有什麼兩樣。

雖然如此，姜雲岫依然不敢絲毫大意，暗中將功力提至十成，在週身佈起一道堅强的罡煞。

他這樣已經算得小心謹愼了，但他還是錯了，因爲他沒有還手迎擊。

像矮胖老者這樣的掌力，似乎沒有還手迎擊的必要，他既是無意傷人，又何必小題大作？

待矮胖老者的掌力觸及姜雲岫的護身罡煞，它忽然變得十分强烈，並响起一聲雷鳴般的巨响。

姜雲岫估不到矮胖老者的掌力如此怪異，難免大吃一驚，連護身的罡煞都幾乎被强烈的爆炸所震散。

他一見大事不妙，立即彈身倒縱，雖然沒有負傷，胸頭仍有一股血氣翻騰的感覺。

矮胖老者點點頭道：「果然有點門道，勿怪本教會對你如此重視，好，再接老夫幾招。」

他說話之際，雙掌連連揮動，像密珠似的爆炸圍繞着姜雲岫，使他連後退的機會也沒有了。

以姜雲岫的功力而言，如非服食過「毒龍丹」，必然不是矮胖老者的對手，現在就不同了，不要說是矮胖老者，就算他們十八供奉中任何一位，只要是單打獨鬥，都會栽在他的手裏。

如若以一敵二，他仍然可以獲勝，以一敵三就只能戰個平手，以一敵四他就非敗不可了。

他弄明白了敵人的實力，開始反擊了，口中一聲長嘯，身形衝霄飛了起來。

他沒有蝙蝠人的飛行衣，因而只能在空中來回划兩個十字，擊出八掌。

這樣已經寿出於藍了，乙無路施展「萬里飛虹」只能划一個十字，擊出四掌。

不過他反擊矮胖老者也只用了四掌，因爲這位黃衣供奉無力接下他第四招，已經口吐鮮血趴在地上了。

他飄身落地，用衣袖抹了一下額頭的汗水，不待他有甚麼表示，一名使用點穴橛的黃衣老者已經來到鬥場向他挑戰。

此人面目陰森，身材瘦長，點穴橛隱泛藍光，可能曾經淬過劇毒。

姜雲岫摘下短戟，擺出一個「飛龍在天」的架式，瘦長老者面色一變道：「你是東魔天諸葛欣的弟子？」

姜雲岫道：「不錯。」

瘦長老者道：「聽說他逃出了孤島，老夫却找他不到，你說，諸葛老兒現在那裏？」

姜雲岫道：「在下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家師了，實在無可奉告，怎麼，你跟家師有仇？」

瘦長老者道：「可以這麼說，師債徒還，姓姜的，納命來吧。」

語音甫落，雙臂急吐，一招「上下交征」，上襲玄機，下擊陰交，一招雙式，使得陰損以極。

姜雲岫見瘦長老者出手一招便要置他於死地，也被他惹起了怒火，短槍指南打北，錚錚兩聲脆响，點穴橛被他封了回去，同時槍尖一抬，以直搗黃龍之勢，猛刺瘦長老者的心窩。

這兩人一交上手便是奇招百出，各逞機鋒，打得兇險無比。

其實瘦長老者是全力以赴，姜雲岫仍然有所保留，如若他也全力出擊，瘦長老者只怕早已躺在地上了。

這並不是姜雲岫不忍傷他，而是在思索一項問題。

瘦長老者與諸葛欣有過節，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江湖之上一言不合拔刀相助的太多，他們的這個仇究竟嚴重得到達何種程度。

還有，結仇經過是怎樣的，究竟誰是誰非？

這是問題的追尋，理性的探討，應該沒有甚麼不對，但在時間上來說，姜雲岫可就錯得離了譜了。

生死相搏，危機在一瞬之間發生，縱使全神貫注，還可能有所疏失，他居然分心去想別的，這不是跟自己過不去。

瘦長老者久走江湖，身經百戰，姜雲岫未盡全力，以及心神不屬的情形，也自然瞧得明明白白。

他只是不明白姜雲岫在想些甚麼，但這個機會決不能放過，此時如果還不能除去這個後生晚輩，他這一大把年紀豈不是白活了？

但他忽然覺得，姜雲岫雖然沒有全力進攻，却在嚴密的保護自己，短槍舞起一道光幕，可以說滴水難入。

他空自殺機滿腔，却無法攻得進去，這是令他不能甘心的。

最後他忽然發出一聲尖銳的狂叫……

這聲狂叫聽來極端突然，姜雲岫神色一呆，思緒當然也被打斷。

由於姜雲岫這神色一呆，是一個極大的破綻，給予瘦長老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左臂一振，手中的點穴橛以急弩破空之勢向姜雲岫的右臂飛去。

點穴橛不攻擊姜雲岫的胸膛，而攻向他的右肩，這又是一項陰謀，因爲姜雲岫在聽到尖叫之際，雖是神色一呆，却同時暴退八尺，這使瘦長老者的突襲行動發生了困難。

但他這招也够陰損，左手的點穴橛飛射右肩，姜雲嘲必然以短槍格架，那麼就會空門大開，胸腹之間就變作不設防的地帶。

然後他再以右手的點穴橛作全力一擲，姜雲岫就難以逃過這一刺數了。

何況橛身淬有劇毒，只要擦傷一點皮膚，姜雲岫那條大好生命就算擱在這裏。

瘦長老者計算得很精，很準，姜雲岫果然將胸腹暴露在他的橛尖之下，在得意忘形之際，他禁不住縱聲狂笑起來。

適才他以假叫誘騙別人上當，現在他是的確在高興，的確在笑，但金光一閃，他再也笑不出來了。

敢情他那隻突襲姜雲岫胸腹的點穴橛，被飛身前來支援的白昭容以金闕斧擊得倒飛而回，噗的一聲竟然扎進他的腹部。

一隻淬有劇毒的尖鐵棒插進肚腹之內，瘦長老者不只是笑不出來，也活不成了，他却心有不甘，瞪着一對死魚眼，惡狠狠的瞧着姜雲岫。

一聲輕嘆，姜雲岫帶着歉意的道：「對不起，前輩，你是誰？到底跟家師結有甚麼深仇大恨？」

瘦長老者傷勢太重，只說了四個字「去問諸葛」便一頭栽倒下去。

姜雲岫長長一吁道：「這人眞是的，有甚麼不解之仇，值得以死相拚。」

白昭容撇撇嘴道：「你呀，呆瓜，眞氣死人了。」

姜雲岫不知道白昭容爲甚麼給他一個「呆瓜」的封號，想問却又不是時候，因爲四名黃衣老者已經走了過來。

適才單打獨鬥，這般神燈教的供奉，只落得一死一傷，他們不敢再托大，這才一起出來四個。

姜雲岫與白昭容分別迎戰兩個，仍然可以穩操勝券，只不過擺平了四個還有十二個，未來的前途似乎未可樂觀，好在他們還未交手，已經有人招呼道：「不必動手了，各位，你們的頭兒，跟咱們做了朋友。」

姜雲岫一聽，就知道說話的是彭小娟，暗忖：「這丫頭還眞有點門道，她居然能跟鐵勇成爲朋友。」

及舉目一瞧，才知道不是那回事，敢情鐵勇垂頭喪氣，像鬥敗了的公鷄，玉手煉魂胡琴更是鮮血被體，神情委頓以極，不用說，這兩人是吃了敗仗，已經是彭小娟的階下之囚了。

實力强大的黃衣老者目前還有十六人之多，他們不僅尚堪一戰，而且獲勝的比重也比姜雲岫爲高，但鐵勇落入別人的手中，他們就不敢蠢動了。

彭小娟將鐵勇胡琴帶到姜雲岫的身邊道：「交給你了。」說完話她就蹲下去逗弄雪兒，下文如何就要看姜雲岫的了。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讓我來。」

姜雲岫沒有說甚麼，只是點點頭。

白昭容扭頭對鐵勇輕輕一哼道：「鐵王爺，現在該聽咱們的了，你說對嗎？」

鐵勇道：「妳待怎樣？」

白昭容道：「叫他們埋掉死者，將戰場清理一下，這地方是你們破壞的，你必須負責恢復它的舊觀。」

鐵勇道：「這簡單，我回去之後，自然會派人前來清理。」

白昭容道：「不必那麼麻煩，這兒有人何必等待回去再派？」

鐵勇咯作沉吟，終於對十六名供奉雙拳一抱道：「各位供奉，在下……咳……」

供奉的身份頗爲崇高，但却有職無權，他們不能命令任何人，除了教主也沒有人能命令他們。

鐵勇只是一個堂主，他自然沒有命令供奉的權力，不過此人在神燈教的地位十分突出，他是教主楊無過的同門師弟，神燈教的茁起江湖，他自有極大的貢獻，因而他是副教主兼堂主，與一般堂主不同。

那麼這般地位崇高的供奉，就不得不理會他的命令了，何況他現在的態度，是出於請求。

於是不待他再說甚麼，十六名供奉一起開始了工作，約莫半個時辰，四週的環境已經清理得頗爲乾淨了。

白昭容說了一聲多謝，然後淡淡道：「先叫他們回去吧，鐵王爺，咱們還有點事要仔細的聊聊。」

鐵勇道：「咱們已經認識，妳還要怎樣？」

白昭容道：「放心吧，鐵王爺，我不會對你怎樣的，只是有些不解之處，要向閣下請教罷了。」

鐵勇道：「不要太過份，姜夫人，咱們如果各走極端，賢夫婦未必能够活着離開這裏。」

白昭容道：「瓦缸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咱們既是身在江湖，就沒有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何況愚夫婦是被迫出手，從未存着走極端的打算。」

鐵勇道：「這個……好吧，各位供奉請回去，堂裏的一切可以全權處理，在下不多作交待了。」

他不多作交待，却已經交待得十分明白，要是他回不去清涼山，姜雲岫夫婦只怕也難以離開金陵。

白昭容微微一笑，瞅着十六名黃衣老者的背影對雪兒道：「雪兒，去外面守着，如果有人存心找碴，你就叫他趴下。」

雪兒低嘯一聲，彈身一躍，向林木之間隱去形跡。

白昭容舉手招呼道：「蝸居簡陋，不成待客之禮，請兩位不要見怪。」

他們將鐵勇夫婦邀進廳堂，待就座之後，白昭容開門見山的道：「鐵王爺，咱們的書僮中了陰虱的毒，需要解藥，希望閣下幫幫忙。」

鐵勇道：「我沒有騙你，姜夫人，上官無敵在毒婆婆那兒弄來的兩顆解藥，的確被我丟到水溝裏去了。」

白昭容道：「要到那兒能够找到毒婆婆？」

鐵勇道：「這就要問上官無敵了，是他跟毒婆婆要頭的。」

白昭容聞言一呆，目光不禁向姜雲岫及彭小娟瞧去，因爲鐵勇所說多半是實話，那麼這趟金陵之行是白跑了。

白跑一趟金陵算不了甚麼，弄不到解藥這該如何是好？

彭小娟淡淡一笑，道：「別担心，容姐，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何況還不至於死。」

姜雲岫道：「這話不錯，咱們再慢慢的想辦法吧。」語音一頓，再對鐵勇道：「在下有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希望鐵王爺不要見怪。」

鐵勇道：「請說。」

姜雲岫道：「開山立寨，揚名江湖，倒也未可厚非，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像貴教這麼勾結奸閹，奴役武林，就不應該了，爲善有餘，爲惡必敗，抬頭三尺有神明，難道閣下從不知道冥冥中有報應？」

鐵勇面色平靜的道：「多承指教，不過這是見仁見智的不同，一將成名萬骨枯，難道你也要將那位名將判爲兇手？」

白昭容怒叱道：「你這是强詞奪理了，名將是保國衞民，你怎能這麼比法？」

姜雲岫忽然連續點出兩指，將鐵勇胡琴點暈過去，然後立起身來道：「快拾奪一下，咱們即刻離開金陵。」

他們收拾好了，喚回雪兒，南下大勝關，渡江至安徽省的全椒縣，然後北上山東，逕向京師馳去。

× × ×

他們這一躭擱，局勢竟然起了驚人的變化，沿途傳說紛紜，人心顯得慌亂以極。傳說的重大消息有三點，一是英宗北狩，在土木兵敗被俘，二是成王奉皇太后懿旨即皇帝位，年號景泰，三是也先挾數十萬衆，直逼八達嶺，進窺居庸關。

這是幾項驚天動地的消息，不只是京師震動，幾乎是四海鼎沸。

待接近京師，沿途所見就更嚴重，但見羽書飛馳，軍馬塞途，外寇還在居庸關外，京師已是一片戰亂的景象了。

這天傍晚他們到達宛平，在投店時姜雲岫包下了一個東跨院，因爲這一路之上雪兒惹過幾次小麻煩，宛平地近京畿，他們這一躭擱，局勢竟然起了驚人的變化，沿途傳說紛紜，人心顯得慌亂以極。傳說的重大消息有三點，一是英宗北狩，在土木兵敗被俘，二是成王奉皇太后懿旨即皇帝位，年號景泰，三是也先挾數十萬衆，直逼八達嶺，進窺居庸關。

這是幾項驚天動地的消息，不只是京師震動，幾乎是四海鼎沸。

待接近京師，沿途所見就更嚴重，但見羽書飛馳，軍馬塞途，外寇還在居庸關外，京師已是一片戰亂的景象了。

這天傍晚他們到達宛平，在投店時姜雲岫包下了一個東跨院，因爲這一路之上雪兒惹過幾次小麻煩，宛平地近京畿，他們可以穩操勝券，只不過擺平了四個還有十二個，未來的前途似乎未可樂觀，好在他們還未交手，已經有人招呼道：「不必動手了，各位，你們的頭兒，跟咱們做了朋友。」

姜雲岫一聽，就知道說話的是彭小娟，暗忖：「這丫頭還眞有點門道，她居然能跟鐵勇成爲朋友。」

及舉目一瞧，才知道不是那回事，敢情鐵勇垂頭喪氣，像鬥敗了的公鷄，玉手煉魂胡琴更是鮮血被體，神情委頓以極，不用說，這兩人是吃了敗仗，已經是彭小娟的階下之囚了。

實力强大的黃衣老者目前還有十六人之多，他們不僅尚堪一戰，而且獲勝的比重也比姜雲岫爲高，但鐵勇落入別人的手中，他們就不敢蠢動了。

彭小娟將鐵勇胡琴帶到姜雲岫的身邊道：「交給你了。」說完話她就蹲下去逗弄雪兒，下文如何就要看姜雲岫的了。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讓我來。」

姜雲岫沒有說甚麼，只是點點頭。

白昭容扭頭對鐵勇輕輕一哼道：「鐵王爺，現在該聽咱們的了，你說對嗎？」

鐵勇道：「妳待怎樣？」

白昭容道：「叫他們埋掉死者，將戰場清理一下，這地方是你們破壞的，你必須負責恢復它的舊觀。」

鐵勇道：「這簡單，我回去之後，自然會派人前來清理。」

白昭容道：「不必那麼麻煩，這兒有人何必等待回去再派？」

不願再生事端。

他們剛剛吃過晚餐，店小二領來兩名捕快及四名營卒，其中一名年約三旬的矮胖軍頭，是他們這一夥領隊的。

店小二向姜雲岫招呼道：「客官，這幾位官爺是做例行巡察，小的告退。」

矮胖軍頭向姜雲岫等打量一眼道：「姓甚麼？叫甚麼？打那兒來的？」

姜雲岫道：「在下姜雲岫，是來自湖北。」

軍頭道：「這可不近啊，來京師幹甚麼？」

姜雲岫道：「找朋友。」

頭軍啊了一聲道：「找朋友？哼，我看你不是奸細，就是想趁火打刼，說實話，究竟幹什麼來的？」

白昭容面色一沉道：「你說話小心一點，甚麼奸細打刼的，這種話也是能隨便亂說的！」

軍頭道：「妳是甚麼人？對本大人居然敢如此說話！」

白昭容撇撇嘴道：「你也敢稱大人，不要叫人笑掉大牙了，快給我滾，否則姑奶奶就轟你出去。」

軍頭怒道：「好大胆的女囚徒，這是什麼地方，容得妳來放肆！給我拿下。」

他身後的營卒正待蠢動，雪兒忽然一聲低嘯，身軀一弓一彈，便像急箭一般向軍頭撲去。

雪兒這一撲是何等的兇悍，只要讓牠撲上，這幾個人全得趴在這裏。

京畿附近，天子脚下，殺了個官府中人就是一件大亂子，就算將來能够擺平，麻煩也够瞧的了。

因此姜雲岫出聲喝阻道：「雪兒，回來。」

雪兒躍起的身子快如閃電，但姜雲岫的喝聲入耳，牠那躍在空中的身子忽然一弓一拳，接着向後一個翻滾，便已伏在姜雲岫的脚旁了。

這幾名查店的營卒幾曾見像雪兒這等氣勢的猛獸？他們雖是死裏逃生，雙腿還是軟得無法移動，能够沒有倒下去已經不錯的了。

姜雲岫雙拳一抱道：「咱們是成王府侍衞領班路峯的朋友，是他約咱們到京師來的，各位千萬不要誤會。」

成王祁鈺由監國而登帝位，是當今大明的皇上，路峯已經官拜三品，是御前帶刀侍衞，聽說是路大人的朋友，這般人比適才雪兒襲擊還要害怕，竟然一起跪了下去。那位領隊的軍頭哀求道：「小人有眼無珠，不知道公子是路大人的朋友，大人不見小人過，請公子恕罪……」

姜雲岫揮揮手道：「我不怪你，你們去吧。」

這幾人千恩萬謝，一連叩了幾個頭，才蹑手蹑脚的退了出去。

翌晨他們前往京師，直奔成王府邸，及到達一瞧，原先的成王府已經爲世子府了。

姜雲岫正待向門上詢問，正巧碰到書僮小喇叭由府裏出來，他一眼瞧到姜雲岫，急忙奔過來打了一躬道：「公子小姐你們可來了，世子及宮主天天在唸着你們呢，快請。」

（未完・十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一雙情侶　錯點鴛鴦

前文提要：　被擒，跟着通天教也派獨孤明把她們困住，想用那「寒魄修羅刀」將男的殺絕，女的廢除武功，正相持不下，幸好來了三絕和尚和一位矇面道姑，利用甘仲池身上的白玉如意將獨孤明趕走，刁亞男也借機將甘仲池擄去，三絕和尚對空谷蘭說出刁亞男的「歸元秘笈」絕學，他也無法破解，獨孤明的「寒魄修羅刀」，雖然矇面道姑可以將它毀掉，但目前不是時候，叫他們多找一批人，如柏文彬、無事忙、柳如眉等人會合，等候時機再對付一統盟、通天教等人，自己也可以積聚力量……

于倩如道：「您明白就好，第二點是警告你，別以爲你已經是天下無敵，須知江湖上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別人姑且不說，單憑我就有力量宰你。」

幸若萍道：「還有嗎？」

「揍你兩記耳光的原因，已經說完了，現在，有兩件事情，你必須一定給我做到。

「好！說出來試試看。」

于倩如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如果我現在向你說教，要你改過自新，那必然是等於對牛彈琴……」

幸若萍截口笑道：「不錯，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于倩如道：「但下述兩件事，你必須給我做到，第一，限定你在一個月之內，將娟兒由一統盟中救出來，第二，從現在起，不許再跟俠義道中人作對。」

「好！我都記下了。」

「嘿！光是記下還不行，必須切實做到。」

「倩如，有關第一項，我答應勉力去做，成不成可不敢保證。至於第二項，我坦白說，辦不到……」

話落，突然騰拔而起，「嘩啦」一聲，已衝破屋頂，一幌而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于倩如沒有追，只是長嘆一聲之後，才向柏文彬等人招招手道：「諸位，請跟我來……」

× × ×

熟讀歷史的人，對於黃天蕩這個地名當不陌生。

大宋建炎三年，金兵二次南侵，宋高宗避浙西，任韓世忠守鎮江，與金兀朮相持於黃天蕩達四十八日。

韓世忠以八千宋兵抗拒金兵十萬，自此，金兵不敢渡江，南宋得以偏安一百五十二年之久。

「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故事，也是發生在黃天蕩。

相傳梁紅玉本爲京口（即今之鎮江）

名妓，嘗於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酣睡，驚駭而出，不敢言。稍後，遊人漸多，復往視之，乃一兵勇。

梁紅玉心知有異，因而喚醒兵勇，問其姓名，爲韓世忠，乃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邀返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夫婦，嗣後，黃天蕩之戰，梁紅玉擊鼓激戰，韓世忠卒建殊勳，爲中興名將，梁紅玉亦封爲安國夫人。

× × ×

一統盟的總舵存仁山莊就在黃天蕩。

存仁山莊的主人本來是長孫尙義。自從長孫尙義投入一統盟出任第一副盟主之後，存仁山莊的主人就被一統盟主淳于石所取代了。

其實，不論是淳于石也好，長孫尙義也好，都是一丘之貉，他們的所做所爲，對存仁山莊的「存仁」二字，固然是一種諷刺，對富於光榮歷史的黃天蕩，更是莫大的污辱。

因爲，當年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土丘，就在存仁山莊左近不足一里處。

存仁山莊佔地萬畝以上，四週圍牆高達三丈，林木森森，甲第連雲，遠看就像一座城堡。

對存仁山莊來說，最近這一段時間中，眞算得上是喜事連連。

——喜事之一是它已成爲當代武林中實力最強的一統盟的總舵。

——喜事之二是淳于石的兒子花花太歲淳于長靑居然獲得白娟娟的芳心，正式結爲夫婦。

——喜事之三是當代武林中年輕而鋒頭最健的「千幻神龍」甘仲池也已加盟一統盟，並有八成可能會成爲淳于石的乘龍快婿。

三項喜事中，第一項可以不談，第三項也可以暫時擱開，但，第二項却是非談不可。

因爲，白娟娟的下嫁給淳于長靑，實在太意外了。

白娟娟對甘仲池，一向就是一往情深。儘管甘仲池已經是使君有婦，但柳如眉不是醋罈子，她也一再誠懇地向她的娟姊表示，樂意效娥皇、女英共事一夫，但却被白娟娟婉拒了。

白娟娟婉拒柳如眉的好意，放棄魂縈夢牽的心上人不嫁，却下嫁給淳于長靑，箇中原因何在？

如果說，白娟娟以被刦持之身，被淳于長靑封閉功力而强行佔有，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之下，不得不遷就事實，正式下嫁，這也是很可能的事。

但傳說中的淳于長靑，對任何女人都不用强迫手段，而必須自動獻身，對於這一點，淳于巧兒也曾替乃兄證實過。

難道說，淳于長靑獨對白娟娟有了例外的行動？這，可能嗎？

× × ×

雪夜。

大地一片銀白。北風呼嘯，雪花狂舞。存仁山莊旁的土丘上，也就是當年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那個土丘上，一個白衣人正冒着風雪，傲立丘頂，面對不遠處的長江江面，默然無語。

這個土丘，高僅數十丈，但在這黃天蕩，却也够得上稱爲「高山」了。

這位白衣人，深更半夜，冒着狂風大雪，站在這兒，遙望長江中的滾滾濁浪，究竟所爲何來？

山登絕頂我爲峯。

難道說，他是要借這土丘聊以解嘲地過一過「我爲峯」的癮兒？

或者是另有所思？所待？

存仁山莊中傳出三更三點的更鼓聲，也飛起一道淡烟幻影的白色人影，向土丘疾射而來。

那白色人影好快！里把路程，不過十多個起落，就已輕捷地飄落原先那白衣人後面丈遠之處，並輕笑一聲，道：「我來了。」

那是一個頗爲英俊的年輕人，他就是一統盟的少主淳于長靑。

那白衣人並未轉過身來，只是徐徐地，道：「你很守時。」

淳于長靑道：「守時，守信，都是應該的。」

那白衣人道：「新婚之樂如何？」

淳于長靑軒眉笑道：「妙不可言。」

那白衣人道：「我很抱歉，像這樣的壞天氣，要你由新婚燕爾的熱被窩中出來赴約，實在不近人情。」

淳于長靑道：「其實，你這幾句話，已經是很够人情味了。」

那白衣人道：「我交辦的事情，進展如何？」

淳于長靑道：「很困難，目前還無從着手。」

「這是說，你還沒開始進行？」

「也不是還沒有開始進行，而是太困難……」

「我知道很困難，否則，我就用不着麻煩你了。」

「是是……這情形我了解。」

我們之間的協議，你還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當然記得……」

「記得就好，現在，我提醒你一事，我有辦法教白娟娟樂意嫁給你，也有辦法加以破壞。」

「我知道，我知道……」

「光是知道有屁用，必須趕快設法進行才行。」

「是是……我一定全力以赴。」

「抄再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你不能如期完成任務，那麼，不但白娟娟會離你而去，另外還有更嚴重的後果。」

淳于長靑一臉的尷尬，沒接腔。

那白衣人一直是背對着淳于長靑，態度、語氣都顯得很傲慢。

令人困惑的是：一向養尊處優，貴爲一統盟少主的淳于長靑，居然對那白衣人顯得逆來順受地那麼好說話。

那白衣人是誰？

他跟淳于長靑之間，到底有甚麼「協議」？

他所「交辦」的，又是甚麼事？

這些疑團，雖然沒法解答，但，由那白衣人的話中，對於白娟娟爲何會下嫁給淳于長靑的疑問，已經算是解開了一部份了——是由於那白衣人暗中在白娟娟身上弄了甚麼手脚。

淳于長靑對任何女人都不願施以强迫

手段，而以白娟娟對甘仲池用情之專，也絕不可能「樂意」下嫁給淳于長青。

按說，這一對根本不可能結爲夫婦。但，如果有人暗中在白娟娟身上弄甚麼手脚，情況就不同了。

那麼，那白衣人究竟在白娟娟身上，弄過一些甚麼手脚呢？

沉寂少頃之後，那白衣人又道：「怎麼不說話？」

淳于長青苦笑，道：「我能說些甚麼呢？」

一頓話鋒，又飛快地接道：「對了，我能不能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那白衣人道：「現在不可以，當你完成我交辦的事情之後，我會主動告訴你知道的……」

話聲未落，一串嘹亮而又蒼勁的歌聲，隨風傳來：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堵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那歌聲不但蒼勁而又嘹亮，而且飄忽不定，令人沒法分辨，是由哪一個方向傳來。

那白衣人身子微微一震，道：「淳于老弟，你可以回去了。」

「是……」

「記着，交辦的事情，一定要如期完成。」

「我知道……」

話落，長身而起，在夜空中畫下一道美妙的弧綫，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淳于長青才走，另一道美妙的弧綫又瀉落在那白衣人的背後十來丈處。

那是三絕和尚。

那白衣人還是面向江干，沒轉身，也好像根本不知道他背後來了一位武林罕見的高手。

三絕和尚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好雅興！」

那白衣人仍然是頭也不回地道：「你的雅興也不賴啊！」

三絕和尚說道：「和尚我自己倒不覺得。」

那白衣人道：「你想想看，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你居然有興緻唱歌，這一份雅興，還比我小嗎？」

三絕和尚道：「我和尚唱歌，可不是甚麼雅興……」

是高歌寄意，希望我迷途知返？」

「正是，正是。」

「省省吧，大和尚，我是一個吃了秤錘鐵了心的人，哪怕是生公再世，舌燦蓮花，也休想我這塊頑石能够點頭。」

「閣下，目前的江湖，已經是够亂的了，你又何苦再進來湊熱鬧。」

這位高僧也難怪他自己也說他是「佛門敗類」。

他，除了不忌葷腥之外，連說話也是不守「清規」。

時而「施主」，時而「閣下」，時而「你」或「我」的，顯得語無倫次。

「還有嗎？」

那白衣人的語氣，顯得好悠閑，而且，他還是背向着三絕和尚。

三絕和尚長嘆一聲，道：「閣下，良田萬頃，日食三餐，廣厦千間，夜眠八尺，這道理，你該懂得？」

「我懂！」

「還有，王侯白骨，紅粉骷髏，不論你生前多麼風光，到頭來還不都是三尺銅棺，一坏黃土。」

「這些陳腔濫調，我都懂。」那白衣人冷笑道：「大和尚，你是以『能吃』、『能睡』、『能斷人生死』自詡的三絕和尚，我不知道，你，是否也能斷定你自己的生死？」

這位白衣人也的確够神秘，够高明。

他，頭都不曾回過一下，居然能知道站在他背後的是三絕和尚。

三絕和尚含笑反問道：「難道你能斷定我的生死？」

那白衣人道：「不錯，我這個人吃硬不吃軟，大和尚要想我孽海回頭，除非你有本事，能制服我，或殺死我，否則……」

「否則，你就能斷定我的生死。」

「是判決你的生死。」

「噢……」

「你不信。」

「我相信事實。」

「我會給你事實證明的。」

「我正等着。」

「好，接招。」

「接招」聲中，那白衣人陡地一個倒翻，瀉落三絕和尚身前，像一陣旋風，也像一個幽靈，以快得肉眼難以分辨的身法，圍着三絕和尚繞了三圈，攻出十二掌。

這雷厲風行的攻勢，發動得快，結束得也快，一陣「砰，砰，」震响後，戛然而止。

那白衣人仍然是背向三絕和尚，顯得那麼悠閑，那麼飄逸，就像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一樣。

三絕和尚却是氣喘如牛，「哇」地噴出一大口鮮血，道：「好高明的身手！」

那白衣人還是頭也不回地道：「對於這句話，放眼當代武林，也只有我能當之無愧。」

這兩句話，實在够狂！

但，由他能於十二掌快攻中，重創像三絕和尚這樣的前輩高手，却也的確有他狂的本錢。

三絕和尚好像是在運氣調息沒接腔。

那白衣人又道：「大和尚，你知不知道，我已經手下留了情？」

三絕和尚抬手以衣袖抹去咀角的血漬，笑了笑道：「我知道，但我不領情。」

「我也不要你領情，」那白衣人冷笑一聲，道：「現在，你該明白，我有絕對的力量，可以判決你大和尚的生死。」

「我明白。」

「也明白我不殺你的原因嗎？」

「我想想，大概是爲了留下我這個活口，替你廣爲宣傳吧？」

「你很聰明，可惜不識時務。」

「噢……」

「以你的名望，武功，如果能替我效力，我當竭誠歡迎……」

「得了，還是說你該說的吧！」

「也好，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三絕和尚笑道：「如果你不是辜若萍，我立即自抉雙眸。」

「高明……」

話聲中，那白衣人已徐徐轉過身來，果然就是辜若萍。

三絕和尚又笑笑道：「很好，我可以不必自抉雙眸了。」

辜若萍注目問道：「是于倩如告訴你的？」

三絕和尚道：「不錯，是白夫人告訴我的。」

辜若萍道：「甚麼白夫人，難道你不知道，她也算是我的老婆。」

「你覺得很光彩？」

「當然光彩，而且，她還替我生了一個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女兒。」

「還有沒有？」

「有，這也就是我留下活口，要你替我廣爲宣揚的重點所在。」

三絕和尚含笑接道：「和尚我正恭聆着。」

辜若萍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大和尚，請你轉告那些假仁假義的所謂俠義道人物，從此刻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話鋒畧爲一頓，又道：「包括大和尚你在內，再相逢時，我下手絕不留情，到時候，你們須在順與逆之間善加抉擇。」

三絕和尚笑問道：「不順也不逆，到時候，逃總可以吧？」

這位三絕和尚，也的確够絕，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辜若萍冷笑道：「到時候，但願你還能逃得了。」

一聲厲嘯由存仁山莊方向遙遙傳來。

辜若萍話鋒一轉，道：「强敵即將到來，大和尚，你現在就該逃了。」

三絕和尚道：「來人應該是一統盟中的人？」

「不錯！」

「你稱他們爲『强敵』，難道你不是一統盟中的人？」

「廢話。」

「很好！你一個人居然胆敢跟正邪雙方爲敵，眞是了不起，大大的了不起！」

遠處，十多道人影，風馳電掣而來。

辜若萍沉聲說道：「大和尚，你再不逃，就來不及了。」

三絕和尚道：「逃？這是難得一見的精彩好戲，我爲甚麼要逃。」

這回可更絕，他口中說不逃，人却已長身而起，射落十五六丈外的一道小河流中。

小河流都結了冰，冰上有厚達三尺的積雪，伏身積雪中，偷看「精彩好戲」，這位滑稽突梯的三絕和尚，不但够絕，而且也眞箇是雅興不淺。

三絕和尚剛剛擺好偷看的架勢，一統盟的人已捷如飛鳥似地瀉落當場……一共是十二個。

爲首一人，身材頎長，青衫飄忽，長髯垂胸，濃眉巨目，襯托上那一張紫膛臉，顯得不怒自威，那就是一統盟的第一副盟主，以前存仁山莊的莊主長孫尚義。

站在長孫尚義身邊的，居然是一統盟的少主淳于長青。

妙的是，不久之前，還跟辜若萍談得很「投機」的淳于長青，此刻，居然好像素不相識，雙方都是一臉的冷漠神色。

另外十個，都是年約三十上下，一臉慓悍，手持長劍的勁裝大漢。

長孫尚義一見辜若萍，不由一怔之下，才展顏笑道：「辜兄別來無恙？」

辜若萍似笑非笑地說道：「托福，托福！」

長孫尚義道：「方才，那唱歌的，就是辜兄。」

「不是。」

「那是誰呢？」

「三絕和尚。」

「三絕和尚是跟辜兄一道來的？」

「不是，不過是有點兒過節，在這兒做一了斷而已。」

「看情形，三絕和尚已經被辜兄趕走了。」

辜若萍含笑點首道：「不錯啊，長孫兄眞是料事如神。」

長孫尚義微笑道：「其實，這也是想當然之事，憑辜兄的超絕身手，放眼當代武林，能有幾人是辜兄的敵手哩。」

辜若萍道：「長孫兄這麼一捧，我眞有點兒飄飄欲仙了。」

長孫尚義道：「辜兄實至名歸，又何須有人捧你。」

辜若萍道：「長孫兄口角春風，令人不『飲』自『醉』，只是……」

他的精目在對方陣容中一掃，冷笑一聲，道：「看這陣容，恐怕是所謂來者不善吧。」

長孫尚義歉笑道：「辜兄說得不錯，只是，那是由於事先不知道是辜兄大駕，才鬧出這令人認爲『小器』的笑話來。」

「此話怎講。」

「辜兄有所不知，因爲，本盟週圍十里之外，已列爲禁地，任何人擅自在禁區內殺搏者，都只有兩條路可走。」

「噢……。」

「第一條路是死，第二條路是投效本盟……」

「我辜某人當然也不例外？」

「不，你辜兄可以特別例外，所以，方才在下才說出！『那是由於事先不知道是辜兄大駕』的話。」

「爲甚麼要對我辜某人特別例外？」

「因爲，本盟早就有意借重辜兄虎威，以壯聲勢，只是由於辜兄俠踪不定，沒法聯絡而遲延至今。」

「噢……」

「現在，在下承乏本盟第一副盟主之職，拙荊公孫大娘是第二副盟主，如果辜兄願意加盟本盟，則拙荊可以改任第三副盟主，讓出第二副盟主之職給予辜兄。」

「那不是太委屈尊夫人了嗎？」

「拙荊受黜委屈算不了甚麼，只要辜兄能滿意於這個職位就行了。」

辜若萍歉笑道：「問題是：我辜某人也絕對不滿意這個職位。」

長孫尙義好像有被戲弄的感覺，因而微慍地道：「那麼，辜兄之意是……？」

辜若萍似笑非笑道：「俗話說得好，寧爲鷄口，勿爲牛後，長孫兄以爲呢？」

長孫尙義臉色一沉，道：「這麼說來，咱們之間，就沒有甚麼好談的了。」

辜若萍道：「是的，在下也有此同感，長孫兄儘管按貴盟禁令，公事公辦。」

「很好！」長孫尙義冷笑道：「這可是辜兄自己說的。」

辜若萍漫應道：「是誰說都一樣。」

長孫尙義舉手一揮，沉喝一聲：「佈『十面埋伏大陣』。」

那十個勁裝大漢同聲恭喏，一陣人影飛閃，已圍繞着辜若萍快速地轉動起來。

那十個勁裝大漢都是右手持劍，左手捏訣，目光凝注自己的劍尖，繞場疾走，姿勢、步伐，甚至連眼神、神色都一樣，顯然是經過很嚴格的調教而成的劍陣。

被圍在劍陣核心的辜若萍，却是雙手背負，仰臉望天，顯得滿不在乎地，披唇一哂，道：「『十面埋伏大陣』，這名稱倒是滿响亮的。」

名稱响亮，辜若萍的言外之意，是認爲這「十面埋伏大陣」實際上可並不怎麼樣。

但，長孫尙義却好像並未察覺對方的言外之意，而含笑接道：「如果辜兄要改變主意，現在還來得及。」

辜若萍冷哼一聲，沒接腔。

長孫尙義又道：「辜兄，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這劍陣就由當年韓信在九里山前一舉打垮楚霸王項羽的『十面埋伏大陣』所衍化而來。

辜若萍道：「我知道，可惜我不是項羽，你也不是韓信。」

長孫尙義道：「在下心意已盡，辜兄一定要一意孤行，那可怨不了誰。」

辜若萍仰首卓立如故，沒接腔。

長孫尙義震聲大喝道：「辜若萍，你要明白，武林中，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道理。」

辜若萍笑問道：「那你還等甚麼？」

長孫尙義怒喝一聲：「殺！」

彼响斯應，「殺」字聲中，十枝長劍快如電掣地一齊攻向辜若萍十處要害。

那十個勁裝大漢的身法與劍招的快速、奇詭，固然令人目不暇接，而團體合作的默契之佳與陣勢之嚴密，更可稱之爲天衣無縫。

十人中，兩個攻下盤，四個攻中盤，另兩個却騰昇五丈有奇，攻上盤。

尤其是攻上盤的那兩個，由於活動空間大，兩枝長劍所幻成的劍網，足有五丈方圓。

像這樣的劍陣，謂之爲「十面埋伏大陣」，倒眞是名副其實的。

可是，這令人怵目驚心的劍陣，發動得快，結束得也同樣的快。

慘呼連連中，一切都戛然而止。

十個勁裝大漢中，八個被長劍穿胸。

而且，那穿胸長劍，還都是他們自己手中的長劍。

至於那凌空下擊的兩個，雖然也算是長劍穿胸，却是被對方的長劍所「穿」而糾結在一起。

而辜若萍却仍然是氣定神閑地，卓立當地，雙手背負，仰首望天。

辜若萍這殺人手法之快、之奇，實在太駭人所聞，也太不可思議了。

北風仍在怒號。

鵝掌大的雪花也仍然在狂舞。

雪地上，橫屍十具。血漬斑斑，紅白輝映，格外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長孫尙義、淳于長青二人的臉色一變再變，却沒採取行動，也沒說話。

少頃，辜若萍才首先打破沉寂，道：「這的確是一個威力無匹的劍陣，只是可惜，……」

他，一嘆住口。

長孫尙義冷笑道：「別得了便宜還賣乖，事情還沒完結。」

辜若萍道：「我明白，這才是一個開始。」

長孫尙義道：「你明白就好。」

淳于長青接口問道：「方才，你的話還沒有說完」

辜若萍道：「是沒說完。」

「那麼，你『可惜』一些甚麼呢？」

「這個嘛！第一，我可惜他們都是千中選一的上佳資質，也可惜貴盟的確費了很多的調教工夫。」

「還有第二？」

「唔，——第二，我可惜他們運氣欠佳，第一次出馬，就碰上我辜某人。」

長孫尙義插口冷笑道：「你以爲你眞的那麼了不起？」

辜若萍似笑非笑道：「副座是否有意親自下場，稱稱我的斤兩？」

「不錯。」

「可是，我提醒你一聲，你親自下場，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

「否則怎樣？」

「那，……一統盟就不必再在江湖上丟人現眼了。」

長孫尙義連鬍子都氣得翹了起來，厲聲叱道：「少廢話，辜若萍，今宵，有我無你。」

「鏘」地一聲，拔出長劍，沉聲喝道：「亮兵刃！」

長孫尙義不愧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儘管他氣得連鬍子都翹了起來，但一經亮出長劍之後，却立即顯得岳峙淵停，沉穩之極。

辜若萍徐徐地拔出長劍，一面含笑點點首，說道：「不錯！頗有一點兒名家風範。……」

淳于長青忽然攔在長孫尙義身前，含笑說道：「副盟主，這一陣，由我來。」

長孫尙義一怔，道：「爲甚麼？」

淳于長青道：「這叫做笨鳥先飛。」

長孫尙義道：「少主你何苦搶我的生意。」

辜若萍插口笑道：「我看，二位最好是聯手齊上。」

長孫尙義冷笑道：「辜若萍，你狂得太離譜了！不錯，你方才所表現的兩手是很不賴，但，老夫也不妨誇句海口，只要你能在本盟少主手中撐過百招，我長孫尙義四字，可以倒過來寫。」

緊接着，向淳于長青歉笑道：「少主既然體諒老朽，那就偏勞你了。」

說完，人已閃退丈遠之外。

長孫尙義這一「招」，可眞够絕。

由方才辜若萍所表現的超絕身手衡量，長孫尙義是否有制勝的把握，也只有他自己明白。

所以，淳于長青這一自動出面，正好給長孫尙義一個下台的台階。

但他于下台的同時，却給他的「少主」出了一道難題——斷定辜若萍不是他「少主」手中的百招之敵。

「寧爲鷄口，勿爲牛後」，這是武林梟雄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態，長孫尙義當然也不例外。

不難想見，長孫尙義出任一統盟的第一副盟主，絕對不是心甘願的。

「第一副盟主」，說起來很好聽，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大人物」。

但實際上，長孫尙義這個第一副盟主，在一統盟中，却只能算是第五號人物。

因爲，他的上頭，除了盟主淳于石之外，還有一個形同太上盟主的淳于石的夫人刁亞男，這兩個，是他的有形的上司。

至于身爲「少主」的淳于長青，和形同「公主」的淳于巧兒，却是他的無形的上司。

所以，他出任這個「第一副盟主」，不但不是心甘情願，心中也必然會感到很窩囊。

也所以，他目前乘機給淳于長青出了一道難題。

由表面上看來，他認爲辜若萍非淳于長青的百招之敵，是恭維他的「少主」。

但骨子裏是甚麼意思，只要不是白痴，都不難想像到的。

淳于長青絕對不是白痴，當然也必然會明白長孫尙義的用心。

淳于長青是否有于百招之內勝辜若萍的力量，姑且不論，但他之所以「强行出頭」，則必然有他的用意。

因爲，片刻之前的事實，已證明他跟辜若萍之間，暗中有甚麼勾結。

那麼，淳于長青的强行出頭，會有甚麼變呢？

× × ×

辜若萍目注長孫尙義，笑了笑，道：「不必倒過來寫，馬馬虎虎，跟我姓辜好啦！」

淳于長青却是一臉肅容，道：「辜朋友請。」

辜若萍徐徐拔出長劍，道：「少主，請。」

淳于長青道：「在下有僭了……」

進步欺身，「唰，唰，唰，」地一連攻出七劍。

雖然是七劍，却快得有如一劍。

那是一氣呵成的七劍，每一劍都是「歸元秘笈」上的精妙絕招。

「歸元秘笈」上的「歸元劍法」，是當代武林所公認的絕代劍法，而淳于長青也是當代武林中年輕一代中的第一高手。

所以，歸元劍法在淳于長青手中施展時，顯得相得益彰地威力倍增。

但見有如電掣地寒芒連閃間，辜若萍已被迫而退了八尺開外。

一旁的長孫尙義不由得意地笑道：「辜若萍，現在，你該知道，甚麼是絕代劍法了……」

但他的話聲未落，却又目瞪口呆地愣住了。

原來就當長孫尙義說話之間，情況却已完全轉變——當淳于長青展開第二波的攻勢時，辜若萍不但沒有後退，而且還以攻還攻地，將淳于長青逼得連連後退。

更令長孫尙義驚駭的是，憑他對武學的造詣，和數十年的江湖閱歷，竟然一點也看不出辜若萍的劍法的路數來。

辜若萍一面長劍翻飛地，將淳于長青逼得連連後退，一面冷笑道：「副盟主大人，從現在起，你該叫辜尙義了。」

長孫尙義却冷笑道：「姓辜的，你且撐過百招再得意吧！」

很幸運，淳于長青幫了長孫尙義的忙——穩住劣勢，再度展開搶攻。

但，不論是誰的攻勢，最多只能維持十招的優勢，十招一過，就不得不被迫而後退。

于是，雙方就在丈許方圓之內展開此進彼退的拉鋸戰，很快就過了六十招。

辜若萍邊鬥邊揚聲笑道：「副盟主大人，百招之數已過半，你還是乖乖地準備跟我姓辜吧……」

長孫尙義截口冷笑道：「辜若萍，你還是接下一百招之後再吹吧……」

他的話沒說完，存仁山莊方向忽然傳來一陣金鐵交鳴聲。

由于現場距存仁山莊不過里許，靜夜中，那金鐵交鳴聲格外清晰可聞。

淳于長青聞聲之下，大喝一聲道：「停！」

喝聲中，虛幌一招，縱退丈外。

辜若萍笑問道：「是誰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去一統盟的總壇撒野？」

長孫尙義搶先冷笑道：「難道不是你的同伴？」

辜若萍道：「絕對不是。」

淳于長青道：「很抱歉，我不能再奉陪了。」

也不等對方答話，立即扭頭向長孫尙義沉聲說道：「副盟主，咱們走……」

雙雙一個倒翻，疾射而去。

辜若萍沒有追，也沒說話，只是向三絕和尙隱身處揚聲說道：「大和尙，你也該出來啦！」

三絕和尙沒接腔。

也不是三絕和尙不接腔，他是早就悄然離去了。

辜若萍眉梢一揚，也騰身飛射而去。

× × ×

是誰吃了熊心豹胆，敢去一統盟的總壇「撒野」呢？

說來眞令一統盟的頭頭們爲之氣結。

因爲，擾攘了好一陣子，不但不知道那個「吃了熊心豹胆」的人是誰，甚至也摸不清那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那個人像一陣風，「捲」入一統盟總壇之後，當者披靡，一路衝殺，一統盟的高手，死傷達二十五人之多。

如非是身爲第二副盟主的公孫大娘及時出面，必然還會有更多的死傷。

但實際上，公孫大娘也不過在那人的手下支持了百多招就已呈敗象。

但令人費解的是，當公孫大娘已呈敗

象時，那位神秘人物却不爲已甚，立即又像一陣風似地退走了。

所以，當淳于長青，長孫尙義二人及時趕回增援時，却雙雙撲了個空，他們兩人也不過是由公孫大娘口中獲知那是一個普通身材，頭戴黑布套，只露出眼睛、耳朵，而口音却是男女莫辨的怪人。

長孫尙義聽完公孫大娘的陳述之後，接問道：「那厮走了多久了？」

公孫大娘道：「如果說得誇張一點，那厮之走，跟你們趕回來，可以說是前後腳之差。」

長孫尙義道：「那咱們趕快追。」

「追？追去幹嘛？」

「老婆子，妳是怎麼啦？」

「我不怎麼。」

「不怎麼，爲何說起話來，好像失了魂一樣？」

「我正常得很。」公孫大娘苦笑道：「請恕我說句洩氣的話，除非是盟主和夫人及時趕回來，憑咱們三個嘛！縱然追上了，也未必能擺平那厮。」

長孫尙義道：「老婆子，妳也未免太長他人的志氣了。」

公孫夫人道：「但我說的，却絕對是持平之論。」

長孫尙義、淳于長青二人都默默無語。公孫大娘接問道：「方才，那邊是甚麼人？情況如何？」

長孫尙義輕嘆一聲，道：「咱們到裏面再說吧——」

× × ×

攙攘了好一陣子的存仁山莊，又恢復了平靜。

靠近後花園的一棟靜樓的二樓上，仍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那是淳于長青跟白娟娟新婚燕爾的洞房。

明亮的燭光照映下，整個洞房的色彩，顯得既柔和、又溫馨。

豪華的陳設，襯托上羅帳深垂中隱約可見的睡美人白娟娟，再加上屋角爐火正旺的木炭火盆，儘管外面天寒地凍，這小天地中却洋溢着盎然春意。

也許由于爐火正旺，氣溫昇高，沉睡中的白娟娟，一翻身，錦被掀去大半，那美妙的半裸胴體也露出一大半。

那粉光嫩緻的雙臂。

那高聳的酥胸。

那圓潤、修長的大腿……

使那本已充滿盎然春意的小天地，又增添了幾分春色。

就這當口，窗戶無聲而啓。

一陣冷風，捲進一陣冷冽的梅花香氣，也捲進一個黑衣人來。

那黑衣人全身黑色勁裝，頭戴黑布套，顯然就是公孫大娘口中的那個武功奇高，而又神秘兮兮的怪客。

原來他是壞人，那麼，此刻的白娟娟的處境，就非常危險了。

只見她目光向牙床上一掃，隨手關好窗門，逕趨牙床前，撩開羅帳，拉開錦被，將白娟娟那裸露的嬌軀蓋住。

如果這時候有人在暗中旁觀，一定先爲白娟娟捏一把冷汗，然後又會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

這位神秘客顯然不是壞人。

那麼，他是誰？此行目的何在？

× × ×

那黑衣人那透過黑布套的目光，凝注白娟娟的俏臉少頃之後，俯身伸手，撫向白娟娟的臉龐。

他那撫向白娟娟的臉龐的手，還輕微的顫抖着哩！

看來這黑衣人也不是甚麼好人？

只可惜，此刻的白娟娟，根本不知道危機迫在眉睫，獨自好夢方酣哩！

就當那黑衣人那隻微微顫抖的手即將接觸白娟娟的俏臉時，却又忽然收回，並閃身進入羅帳後的馬桶間。（那時候的馬桶間，相當于現代套房中的衞生間。）

一陣輕快步履聲，由遠而近。

是淳于長青回來了。

淳于長青一進入室內，立即疾趨床前，擁着白娟娟一陣狂吻。

沉睡中的白娟娟被吻醒了，情不自禁地發出一串令人意蕩神馳的呻吟聲。

但，淳于長青却像一堆爛泥似地，一下子軟癱在白娟娟的身旁。

淳于長青不是軟癱了，也不是喝醉了，而是被那神秘的黑衣人點了「黑甜穴」，夢見周公去也。

這情形，自然會使白娟娟張口驚呼。

但白娟娟的櫻唇才張，立即被那黑衣人的手掌封住，並悄聲說道：「娟兒，是我。」

被封住咀唇的白娟娟，含含糊糊地問道：「你……？你是誰？」

「我是妳娘啊！」

「娘？不……娘不是這個樣子，而且，嗓音也不對。」

那黑衣人鬆開封住白娟娟咀唇的手掌，揭開套頭的黑布套，凄然一笑道：「現在，怎麼樣？」

那果然是白娟娟的母親白夫人于倩如，只是口音還是那令人莫辨男女的怪異腔調。

白娟娟注視少頃，一頭鑽入乃母懷中，道：「娘，您是怎麼來的？」

于倩如重新套好頭套，道：「娟兒，妳先告訴我，妳爲何要嫁給淳于長青？」

「娘，您這話，多好笑啊！」

「有甚麼好笑？」

「我當然是喜歡他，才嫁給他呀！」

說到這兒，她忽有所憶地，俏臉一變，道：「娘，您將他怎樣了？」

于倩如說道：「我不過是點了他的睡穴。」

白娟娟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這……我就放心了。」

于倩如注目問道：「娟兒，妳眞的那麼喜歡他？」

「這，還能假得了！」

「可是以前，妳喜歡的是甘仲池。」

「那都已經過去了。」

「妳是說，妳不再喜歡甘仲池了？」

「不錯。」

「妳……妳的功力還在嗎？」

「我不但功力還在，而且，現在還正在研練冠絕今古的歸元劍法哩！」

白娟娟說得眉飛色舞，滿臉洋溢着幸福的光輝。

于倩如一挫銀牙，道：「殺千刀的老賊！」

白娟娟一愣道：「娘，您罵誰啊？」

于倩如道：「罵一個喪心病狂，罪該萬死的老匹夫。」

「那是誰呢？」

「妳暫時不必知道。」

白娟娟美目一轉，道：「娘，您最近一定有甚麼奇遇？」

「何以見得？」

「因爲，憑您以前的功力，絕對不可能闖入存仁山莊。」

「噢……」

「還有，憑以前的功力，即使咱們母女倆聯手，也不是青哥的十招之敵，但方才，您却一下子就將青哥制住了。」

于倩如長嘆一聲，道：「看來，您的頭腦還好像很清醒啊！」

「我的頭腦一向都很清醒啊……」

「可是……可是……唉……可憐的孩子……」

「我不可憐，娘！我現在過得好幸福哩！」

于倩如沒接腔，只是俯首在白娟娟耳畔低聲沉吟，道：「痴兒，痴兒，還不猛省！」

那語聲儘管低得只有白娟娟能聽到，却具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只見白娟娟的嬌軀一陣輕顫，美目中也呈現一片迷茫神色。

她那迷茫的美目，向蜷臥一旁的淳于長青一掃，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她的哭聲很低，即使是那聲突發的「哇」，也是壓低嗓音，以免被旁人聽到。

由此，也足以證明，白娟娟是徹底地清醒了。

同時，也足以證明，于倩如在最近一段時間中，的確是有過特殊的奇遇。

因爲，白娟娟之所以「樂意下嫁給淳于長青」，是由於辜若萍在暗中攪的鬼，很可能是甚麼「瑜珈術」或「精神功」之類的邪門功夫。

但，目前的于倩如，却僅憑幾句低語，就使白娟娟完全清醒過來。

不難想見，于倩如那「幾句低語」中，必然蘊涵着足以震聾啓聵的佛門「獅子吼」或玄門「九天仙韻」的功夫。

而這些，以前的于倩如，是絕對做不到的。

× × ×

于倩如輕拍愛女香肩，以柔和的語氣說道：「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娟兒莫哭，且聽爲娘細說因緣……」

于倩如的確是脫胎換骨，好像換了一個人了。

不久之前，她輕描淡寫地大挫辜若萍，今宵，又使公孫大娘灰頭土臉，這些武功上的神奇成就，姑且不論，更令人驚訝的，似乎還有着滿腹玄機，和太多的神秘色彩。

因爲，就在她的細說因緣中，白娟娟停止了哭泣。

白娟娟不但停止了哭泣，而且，還顯得既驚訝，又興奮地連連點首。

當于倩如離去時，白娟娟還居然含笑相送。

不過，白娟娟的笑，是含着眼淚的。含淚的微笑。

那是多麼凄涼的微笑。

× × ×

送走乃母後的白娟娟，又回到床上。

當白娟娟回到床上時，睡穴被制住的淳于長青却欠伸而起。

但，白娟娟却故裝鼻息均勻地，好夢方酣的樣子。

淳于長青瞧瞧「好夢方酣」的白娟娟，蹙眉沉思着，好像在回憶着甚麼。

當然，以淳于長青的功力，儘管方才被人點了睡穴，事後，心中是明白的。

只見他臉色一變再變之後，立即伸手在白娟娟的嬌軀搜索起來。

然後，是雙眉舒展，如釋重負地輕吁一聲。

這情形，也不難理解。

他是担心自己受制間，愛妻被人佔了便宜。

由於「搜索」結果，證明白娟娟並未被人佔過便宜，所以，他放心了。

但他雙眉才展，又立即皺了起來，並游目四顧。

這也難怪，這刹那，他想到的事情太多了。

——是甚麼人，能這麼輕易地進出存仁山莊？

——來人既沒有在白娟娟身上佔便宜，也沒傷害她，究竟是敵？是友？

——來人目的何在？

偶然間，他的目光觸及梳粧枱上的一紙便箋，連忙飄身下床。

便箋上，是用眉筆寫成的十三個草字：善待白姑娘，否則，老子剝你的皮！

他苦笑着低聲自語：「原來是這麼回事，只是，那是誰呢？」

他沉思着，靜靜立着像根木頭。

紙窗上現出黎明的曙光，「喔喔」鷄鳴聲也不斷地傳來。

他扭頭瞧了瞧「好夢方酣」的白娟娟，身子挪動了一下，好像想將白娟娟喚醒，却是欲行又止。

少頃過後，又低聲自語道：「唔……就這麼辦。」

就着燭火，將那便箋付之一炬。

當他將那便箋的灰燼處理好時，白娟娟也剛好「醒」了過來，睜着「惺忪睡眼」，訝問道：「咦！青哥，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

淳于長青目光深注地曼應道：「還早？已經天亮了哩！」

「噢……」

「噢」聲中，白娟娟挺身而起。

淳于長青又道：「其實，我也不是起得早，是根本還沒睡。」

白娟娟好像忽有所憶地道：「我眞迷糊，昨宵，午夜時分你去赴一個約會，我幾乎忘了。」

淳于長青笑笑道：「下半夜，還睡得很好吧？」

「很好，睡得好香！好甜！」

「妳是睡得很香，很甜，連有强敵侵入，妳都一點都不知道。」

「有這種事？」

「妳以爲，我會騙妳？」

「你當然不會騙我，只是，這事情的確很邪門，我入睡後一向都很有警覺性的，怎麼昨宵會有這種反常的現象？」

白娟娟的表演功夫很好，這幾句話中更暗示着自己可能是被人點了「睡穴」。

淳于長青的心機，算是白費了——白娟娟「唱作俱佳」，表演得天衣無縫。尤其是由於淳于長青自己被人點了「睡穴」，再配合那便箋上的語氣，更足以證明，那位神秘人物並無惡意，而白娟娟也必然是受到同樣的「待遇」。

但，儘管如此，要完全消除他心中的疑念，那是不可能的。

至少，對於那位神秘人物爲甚麼要這樣對待他們小兩口的這一個結，他就沒法解開。

因此，他不得不籌思適當的藉口，以便對白娟娟做更深入的查證。

已經坐在梳粧枱前，開始梳頭的白娟娟又「哦」了一聲，道：「青哥，你說，昨宵有强敵入侵？」

「是啊！」

「那是甚麼人？」

「現在還不知道。」

「是已經將那厮格殺了？還是把他生擒了？」

「是給那厮跑掉了。」

白娟娟好像大吃一驚似地，霍然回過頭來，道：「會有這種事？」

「事實上，那厮是跑掉了。」淳于長青苦笑着岔開話題，道：「娟妹，我要問妳一個問題，希望妳別生氣。」

白娟娟回眸一笑，道：「問吧！即使問得不得當，我也不生氣就是。」

淳于長青注目問道：「娟妹，對於甘仲池，妳是否還懷念他？」

白娟娟含笑反問道：「我爲甚麼還要懷念他？」

她的神色還是那麼自然，連一絲絲做作的痕跡也看不出來。

淳于長青道：「如果你們見面了，還會舊情復燃嗎？」

白娟娟道：「那怎麼可能哩！一切已經過去了！」

「但，朋友總歸是朋友啊！」

「是的，如果我跟甘仲池見面了，當然還是朋友，但是，也不過是止於朋友而已。」

「現在，妳跟甘仲池馬上就可以見面，而且，我還有事情，要請妳幫忙。」

「噢……」

「我曾經跟妳說過，我妹妹很喜歡甘仲池，就跟以前妳喜歡甘仲池一樣。」

「噢……」

白娟娟接連「噢」了兩聲，依然神態自若地，毫無破綻可尋。

淳于長青也平靜地道：「現在，甘仲池已經被請回來了。」

白娟娟嬌笑道：「恐怕是被擒回來的吧！」

淳于長青苦笑道：「娟妹，別說得那麼難聽。」

「我是就事論事啊！」白娟娟含笑接道：「不過，不論是請回來的也好，是擒回來的也好，憑甘仲池那牛脾氣，巧兒妹妹的心願，恐怕沒法完成。」

淳于長青道：「那也不盡然，妳要知道，水性向下，人性是向上的。」

「我知道。」

「甘仲池雖然已闖出『千幻神龍』的字號，但以本盟的絕代武學來衡量，他還不過是一條小泥鰍而已。」

「我了解。」

「如果他能成爲本盟的乘龍快婿，等於是平步青雲，又何樂而不爲哩！」

「所以，甘仲池已經答應了？」

「目前還沒有，但在咱們軟硬兼施的情況之下，他的意志已經動搖。我想，如果能得到妳這位老朋友去開導一番，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這就是你要我幫忙的事？」

「是的。」

白娟娟似笑非笑地道：「替小姑幫忙，我是義不容辭。」

淳于長青忙道：「那我先謝了！」

白娟娟道：「別先謝，甘仲池會不會聽我的，還很難說哩！」

淳于長青道：「會的，只要妳肯盡心力，有九成九會成功。」

「何以見得？」

「這道理很簡單，姑且撇開你們過去的交情不談，光是妳目前這榜樣，他還能不興見賢思齊之感嗎！」

白娟娟白了他一眼，道：「好一個『見賢思齊』，眞虧你說得出來。」

「妳答應了？」

「我能不答應嗎！」

淳于長青興奮得擁住她的嬌軀，吻了一下，道：「娟妹，妳眞好。現在，趕快梳洗整裝，我也得馬上將這好消息去告訴巧兒……」

說完，人已一溜烟似地走了。

淳于長青才走，白娟娟的美目中，熱淚滾滾而下。

貌艷如花，命薄如紙，這八個字，該是對白娟娟最好的寫照了。

在她那混帳生父辜若萍暗弄手脚之下，她不得不「樂意下嫁」給一個根本不認識的淳于長青。

如果就這麼糊裏糊塗地過下去，倒也罷了。

可是，造化弄人，她的母親于倩如又使她完全清醒過來。

于倩如不但使她完全清醒過來，而且還顯然賦予了她某種特別任務。

因此，她清醒之後，又不得不强顏歡笑，跟淳于長青虛與委蛇。

這些，已經是够她痛苦的了。

現在，她那位一見鍾情，刻骨相思的夢裏情人甘仲池，已被「請回」存仁山莊了。

而且，甘仲池還可能會成爲存仁山莊的「姑爺」。

更而且，在某種原因之下，白娟娟還不得不慨然承諾，前往勸導甘仲池棄明投暗，並投入別的女人的懷抱。……

此情此景，試想白娟娟這個當事人，情何以堪？

在滿懷駿楚，椎心泣血之下，她能不

熱淚雙流嗎？

白娟娟在椎心泣血，熱淚雙流，另一位當事人甘仲池又如何呢？

× × × × × ×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甘仲池就是抱着「我入地獄」的心情，進入存仁山莊的。

不過，甘仲池「入」的地獄，是溫柔鄉。

甘仲池住的溫柔鄉，就在距白娟娟所住的靜樓約莫箭遠外的一幢精舍中。

精舍四週，圍繞着數十株紅梅。

寒梅盛開，清香四溢。

襯托上遍地銀白的雪景，白雪紅梅，賞心悅目，令人俗念盡消。

精舍內，豪華寢室的紅羅帳中，甘仲池正擁衾高臥，枕畔還有一位綺年玉貌的美人。

不過，這位綺年玉貌的美人，雖然面貌有六成像淳于巧兒，却絕對不是淳于巧兒。

那綺年玉貌的美人鼻息均勻，好夢方酣。

甘仲池雖已醒過來，却是不言也不動，兩眼瞧着帳頂在出神。

天已大亮，該起床了，甘仲池爲甚麼還不起床？

人生苦短，青春有限，何況，古人說得好：溫柔不住住何鄉，能有享受艷福的機會，又何不樂得多享受一會兒哩！

這，可能就是甘仲池之所以還賴着不起床的原因吧？

只是，他放着枕畔的美人兒不「享受」，却睜着眼睛出神，究爲何故？

是在回味着昨宵的風流餘韻？

還是另有所思？

或者是在養精蓄銳，以備做再三再四的衝刺？

× × ×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然後，是一聲嬌笑道：「小桃，該起來啦！」

聞聲知人，那是淳于巧兒。

由淳于巧兒的話聲中，也知道甘仲池枕畔的美人兒芳名叫小桃。

小桃很機警，儘管她是在沉睡中，但却是跟甘仲池同時挺身而起，並搶在甘仲池的前面，將房門打開，媚笑道：「小姐早。」

「不早了哩！」

嬌笑聲中，淳于巧兒緩步而入，一雙美目，儘在甘仲池、小桃二人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甘仲池神態自若，衣冠楚楚，看情形，他昨宵是和衣而睡的。

小桃穿的却是一襲薄如蟬翼的絲質睡袍，她那美妙的胴體隱約可見，那豪乳，肥臀，更是好像要脫穎而出。

不過，儘管小桃艷光逼人，她的俏臉上，却是一片幽怨神色。

淳于巧兒在打量甘仲池、小桃二人，甘仲池却也在似笑非笑地打量淳于巧兒、小桃二人。

此刻的淳于巧兒，只是薄施脂粉，淡掃蛾眉，穿的也是一身素淨的青色衫裙，一點也看不出往日的妖艷和烟視媚行。

如果說，小桃名副其實地，像一枝艷麗的桃花，那麼，此刻的淳于巧兒，該算是一枝清麗脫俗的水仙花了。

× × × × × ×

淳于巧兒以香帕掩口笑道：「看情形，昨宵，好像是春風未渡玉門關？」

小桃不勝幽怨地搶先說道：「還說哩！要不是婢子以死要脅，甘公子還會趕我出去哩！」

「是嗎！」淳于巧兒笑接道：「現在妳說明自己在男人面前有多大魅力了。」

一頓話鋒，又道：「不過，跟自己心儀已久的男人，同床共枕而不及于亂，所謂風流而不下流，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嗎！」話鋒再頓，轉向甘仲池，笑問道：「甘公子，你說是嗎？」

甘仲池苦笑道：「我這個當事人，可一點也不覺得那是一件快事。」

「噢……」

「妳以爲，我是太監？」

「你當然不是太監。」

「我也不是柳下惠。」

「但你已做到柳下惠的坐懷不亂。」

「以昨宵的情形來說，我比坐懷不亂的柳下惠的定力更高。」

「這一點，我同意。」淳于巧兒含笑接道：「甘公子，你還沒說到爲甚麼『一點也不覺得那是一件快事』的主因哩！」

甘仲池苦笑着道：「妳想想看，如果在妳的櫻桃小咀旁邊掛上一片肥肉，妳能看到，也能聞到，却不便大快朵頤，妳說，那是一種甚麼滋味呢？」

淳于巧兒媚笑道：「這一點，我不以爲然。」

「此話怎講？」

「因爲，以昨宵的情形來說，你儘可以要如何便如何，沒人干擾，更沒人阻止，是不是？」

「可是……可是……」

「可是甚麼呀？」

「我……我有顧慮。」

「顧慮甚麼？」

「我……我不能對不起我的老婆。」

「眞想不到，你還是一位不二色的忠實丈夫。」

「不敢。」甘仲池苦笑如故地接道：「現在，在下敬請姑娘高抬貴手，今宵，別再讓小桃來折磨我了。」

淳于巧兒媚笑道：「眞好笑，像這種好事，多少臭男人想都想不到，而你却認爲是一種折磨。」

微頓話鋒，又注目接問道：「對於我昨天所提的問題，是否已經有所抉擇？」

「這個……」

甘仲池訥訥地接不下去。

淳于巧兒向小桃揮揮手，道：「小桃，先回到妳自己的房間去。」

「是……」

小桃離去之後，淳于巧兒又接問道：「還不能決定？」

甘仲池神色一怔，道：「姑娘，茲事體大，能不能讓我多攷慮幾天？」

「不行，我已經等不及了……」

淳于巧兒嬌笑着，忽然撕裂左臂羅衫，將她那白嫩而圓潤的手臂向前一伸，道：「你瞧！」

（未完・十三）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勇闖鬼門關

文・驥龍
圖・可飛

（續完）

心狠手辣　勇闖鬼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對馮嘉的看法仍然以爲她不是馮嘉嘉，而且有點誠意協助他去找失踪的女朋友，他將情況告知高維邦，高維邦不以爲然，將馮嘉的父親檔案說清楚，關於她父親馮凱的失踪和在拉丁、南非一帶出現中國女郎買賣的事似乎有關，二人商量後，肯定馮嘉和脂粉軍團有關聯，由呂奇到香妃酒吧將負責人潘威帶回警局問話，知道軍團長命令他們集合槍手到「拉奴魯」的地方埋伏，呂奇才知道馮嘉約他去這個地方的目的，對潘威曉以大義，立功贖罪，叫他作內應，然後呂奇去赴約，高維邦派出警探協助，二人再商量之後，決定行動……

下午五點鐘，正當夕陽偏西，將海面映成一片金黃色的時候，「滿風號」遊艇已回航了。

這一艘豪華、漂亮的遊艇剛一靠上碼頭，就有一輛乳黃色的轎車，駛到它的旁邊，從車上跳下一個身材健美的年輕女郎，她就是這艘遊艇的女主人——馮嘉。

她進入艇艙之後，在艇面上忙碌的馮剛、馮雷也相繼跟了進來，二人同時神色緊張地說：「姐姐！海岸巡邏隊的快艇，一直在我們附近監視着，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突然離去，我看這種情況不太妙。」

馮嘉不但沒有受驚的表現，反而在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笑容，聳了聳肩頭，說道：「他們已經中計了。」

「姐姐！」馮雷以沉重的語氣表示他的意見：「妳不要過份自信，那個姓呂的小子一定是F・B・I・的密探，否則，海岸巡邏隊的人怎麼會突然監視我們的遊艇呢？昨天晚上妳弄昏了他，他絕不會一無所覺，據我猜想，危機已經籠罩在我們四周，得趕快想辦法才行。」

馮嘉以教訓的口氣說：「阿雷！你總是這樣提心吊胆。這許多年來，我辦事情什麼時候出過差錯。我告訴你，那個名叫呂奇的男人，和夏威夷警方有密切的連絡，雖然我不能肯定，但是我却猜想得到，他可能眞是F・B・I・的密探。」

「是啊！」馮剛也插嘴說道：「我早就看出來了，昨天晚上讓我幹掉他，不就完了嗎？現在，麻煩可來了，我看妳怎麼辦。」

「你們兩個人少說這些廢話。」馮嘉低叱了一聲，接着語氣一沉，「今天晚上我要交給你們一個任務。」

馮剛搶着問道：「姐姐！是不是要我去幹掉姓呂的那小子。」

「你除了會殺人，還會幹什麼？」馮嘉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停頓了一陣，才又接着說：「晚間六時以後，你們三人分頭到『香妃酒吧』去，按照我給你們的名單，爲一批中國吧娘買外出卡，先帶她們出

來乘坐出租汽車兜風，然後將她們帶到遊艇上來……」

不等她說完，馮雷就迫不及待地問道：「姐姐！她們有二十多個，全部到我們遊艇上來，不是太受人注目了嗎？」

「你們分批去帶，每一次，每人帶四個，在六點鐘到八點鐘這一百二十分鐘的時間裏，足足够用了。」

「警方不會懷疑我們麼？」兩個人同聲發出疑問道。

「哼！」馮嘉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冷笑着說：「我方才已經耍了一個小小的花招，他們爲了不使我們受驚，絕不可能再釘住你們兩人的行動，其實，在今天晚上他們也另有重大的行動，即使想釘住你們兩人，恐怕也沒有足够的實力，你們就照着我的話去做好了。」

二人沉默無語，良久，馮雷才問道：「姐姐！將她們帶上艇之後呢？」

「然後你們要駕着這艘遊艇到千里達去。」

「千里達！」馮剛瞪起了眼睛，喃喃地說：「那不是中美洲嗎？」

「是的。」馮嘉點點頭，沉靜地說：「這邊風聲緊，而且爸爸那邊又缺貨，正好將這二十幾人送去。千萬注意，別透露風聲，同時將他們看緊一點，蘇麗安逃脫的事絕不容許重演。」

「姐姐！」兩個人同時點點頭答應。

「這點小事，妳放心好了，我倆絕不會出差錯的。只是，我們的航行證明申請好了嗎？」

「航行證明？你們倒想得不錯，艇上載了二十幾個偸渡入境的女人，還能申請航行證明嗎？我告訴你們，今天晚上要闖關。」

馮雷挑起了眉毛問道：「姐姐！妳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偸渡？」

「別那麼大驚小怪的，什麼時候開船，走那條航道，我會在行動之前給你們詳細的指示，你們等候我的命令就行了。」

「姐姐！」馮剛雖然一向是粗綫條作法，此刻却又謹愼起來。「每一次到南非或者中、南美洲去，都是由米諾駕駛這艘遊艇，他對航綫很熟，船藝又精，爲甚麼不教他來和我們一起去呢？」

「另外有事情要他去做。」馮嘉皺着眉尖回答，突然，她又抬起手來，在馮剛的臉頰上不輕不重地拍了幾下：「阿剛，你的船藝也不錯啊！爲甚麼連一點信心也沒有？」

馮剛躊躇自滿地笑着說：「既然姐姐信任我，那就由我駕駛『滿風號』到千里達去好了，不過，淡水，食物，燃料，都要在事先作好充份的準備，艇上的這點存貨，是不够維持航行中所需的，而且還有二十多人要吃，要喝啊！」

馮嘉翻了翻眼皮，冷冷地說：「怎麼？你打算現在先在夏威夷大量地買水果，蔬菜，肉類，食糧以及淡水，燃料？」

馮剛反問道：「姐姐！妳是唯恐因此引起警方的注意嗎？」

「我告訴你們，」馮嘉語氣很堅定，似乎每種行動都經過周詳的考慮和部署。因此，說來有條不紊，「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早就想到了，到時我自然會派另外一艘快艇，載着你們所需要的東西，在海上轉運到艇上來，你們放心好了。」

馮剛點了點頭，然後像一個船長似地向馮雷揮了揮手說：「你去找一份氣象資料，我們研究一下氣候，看看在我們將要經過的航道上，是不是有惡劣的氣候在等候我們。」

「慢一點，」馮嘉低聲將欲要離去的馮雷叫住，「氣象資料我等一會兒爲你們蒐集，目前阿雷倒是需要上岸去一趟，打個電話叫『香妃酒吧』的負責人潘威到我這裏來一趟。」

馮剛聽說之後，立刻嚷叫了起來：「姐姐！那怎麼行呢？這是脂粉軍團的事，可說是一個天大的秘密，怎麼能够讓潘威上這兒來？」

馮嘉笑着說：「這個秘密等一下就要在潘威面前揭開了。」

馮剛的目光跳動了一下，但是，很快地在他的臉上又佈滿了獰笑，壓低了聲音說：「姐姐！我明白了。要我先準備好傢伙嗎？」

「用不着你費事，而且在這艘遊艇沒有離開岸邊以前，還不能够幹掉潘威，留一具死人的屍體在遊艇上，那是令人感到噁心的事。」

馮剛楞了一楞，語氣猶疑地說：「那麼……」

不等他說完，馮嘉就再次向馮雷吩咐說：「阿雷，你快去吧，要潘威立刻到這裏來，有兩點必須要加以注意的事：第一，不要讓他離開你的身邊一秒鐘，第二，嚴密注意看着是否有人跟踪，別忘了戴着那枚魔鬼圖形的戒指，因爲潘威是不認識你的呢。」

馮雷點點頭說：「我知道。」

說完之後，匆促地走了出去。

馮嘉轉身向她的臥室艙房走去，她一邊走，一邊說：「阿剛，現在我要洗一個澡，潘威來了之後，教他在客廳裏坐着等我，到時，你和阿雷則守在舢舨上嚴密監視，如果發現呂奇那小子來了，別忘了按動警鈴，預先通知我一下。」

「是的，姐姐！」馮剛漫應着。

× × ×

呂奇經過無數次生死決定於頃刻之間的刼難，也曾經和難以數計的惡徒打過交道，因而他對人性的本質有極爲深刻的瞭解，他說得不錯，只要有一條生路可走，任何無惡不作的歹徒也不會願意走上滅亡的道路。

潘威就是如此，當他回到「香妃酒吧」之後，沒有發現任何異樣的情況之時，就下定了決心，要把握這個可以使他跳出罪惡淵藪的機會。

現在，他的決心又動搖起來。

原因是團長突然派人找他，而且又將他帶到這艘遊艇上來，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是團長發現了他已成爲警方的內綫了嗎？

他從來不曾到過這艘遊艇上面來過，環境的陌生使他感到恐懼，他雖然坐在柔軟、舒適的沙發椅上，心中的感受却是如坐針氈。

這時，馮嘉從臥室艙房裏出來了。

她的頭髮高挽起，身上只披着一件薄

而透明的寢衣，美妙的胴體若隱若現，面上浮現着甜甜的笑，唇間啣一支香烟，姿態雖不高雅，却極爲撩人，水汪汪的眼睛更是緊緊地盯在潘威的臉上。

面前這個女郎是極爲誘惑的，可惜潘威此刻心緒不寧，自然無福消受，他楞楞地等待着馮嘉在他的對面坐下之後，才口氣遲疑地問道：「這位小姐是……？」

馮嘉半側着身子，目光斜睇着他，似笑非笑的說：「如果你去過『棕葉夜總會』你就會認出我是誰。」

「哦！你是名歌星馮嘉小姐。」

「意外嗎？」

「的確，想不到妳竟然也是我們自己人。」

馮嘉道：「還有使你更感意外的事，我就是團長了。」

「妳？」潘威吃驚地站了起來。

「坐下！」馮嘉冷冷地低叱了一聲，面上的媚態却沒有消失，「你所見過的是一副經過化裝改變的面孔，現在，你總算見到我的眞面目了。」

潘威力持鎭定地重又坐下，喃喃地說：「我們的團長竟是如此年輕、美艷……」

「住口！」馮嘉又沉聲低叱，然後，慢條斯理地說道：「我不需要你的阿諛之詞，就只要你的忠心。」

「團長！我是絕對忠心的啊！」

「那麼，爲甚麼要隱瞞我？」

潘威心頭明白了，方才他被挾持到警局去的事，毫無問題已經落入了她的眼裏，他發覺事態極爲嚴重，應付稍有不當，就會發生殞命之危，於是小心翼翼地說：

「我絕對不敢有所隱瞞，只是我不敢肯定妳是否眞的是我們的團長。」

馮嘉道：「那還假得了嗎？我若不是團長，怎麼知道如何與你聯繫？又如何知道你下午曾經去過警署呢？」

潘威吁了一口氣，藉此短暫的時刻，他作了迅速的思索，並決定和盤托出，於是，壓低了聲音說：「團長！事情是這樣的……」

「潘威！」馮嘉打斷了他的話，並站起來走到他的身邊坐下，一隻手臂勾上了他的肩頭，「你的工作成績一向很好，很早就想特別獎賞你一番，今天正是機會，現在，老老實實地將下午發生的事情說出來，如果我發現了你說少了一個字假話，我就用鞋跟敲落你的滿嘴牙齒。」

「團長！在妳面前，我是絕對不敢說假話的。」雖然潘威依偎着一具誘人的女性胴體，却無心去勾動邪念。

「那就快些說吧！」馮嘉摟着她的肩頭的手臂又收緊了一些。

於是，潘威開始敍述，從發現呂奇在「香妃酒吧」的後巷徘徊，他前往監視開始，一直到他離開警局爲止，一字不漏地報告給馮嘉聽。

馮嘉聽得很仔細，其間她還提出了一些質疑的問題，最後，她的臉上流露了得意的笑容，顯然對潘威的陳述感到非常滿意。

見她微笑，潘威開始忘形，他嘿嘿連聲地乾笑着說：「團長，我並不希望得到妳的特別獎賞，只希望妳相信我忠實。」

「你的確很忠實，」馮嘉離開了他的身邊，站得遠遠的，雙手交抱在胸前，目光也突然變得冷峻起來。「但是我又有點不明白，警方並沒有抓到證據，你爲甚麼要承認你是脂粉軍團的一份子？」

「他們恐嚇我。」

「噢？你剛才沒有提到。」

「他們說，如果我不合作，就只有將我釋放。」潘威也許以爲理由不足，又加枝添葉地說：「然後，他們就放出空氣，說我已供出了脂粉軍團的機密，那時妳就會派人殺了我。」

「你竟然相信了？」

「他們又提出了蘇麗安在警局門口被殺的事。當時，我心頭一緊張，就糊塗了，請團長務必原諒呢。」

朱嘉微笑着說：「潘威！別那麼緊張。那是小事，我不會追究。」

「謝謝團長。」

「可是，」馮嘉面上的笑容突收，陰沉可怖地冷冷說道：「你觸犯了另外一件嚴重得不可饒恕的錯誤。」

潘威神色大變，期期艾艾地說：「團長！如……果我眞的犯了……什麼大……大錯。那也是無心的。」

「潘威，你想知道你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大錯嗎？」

「請團長明白指示。」

「你見到了我的眞面目。」

「這……？」潘威雙眼瞪得如同鷄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凡是見到過我的眞面目的人，都該死。」

「團長！」潘威嘶吼着說：「是妳自己給我看的呀！又不是我……」

馮嘉不待他的話說完，就冷冷地接口說：「的確是我有心展示眞面目給你看的，因爲我已決定要將你處死，潘威，你還有什麼要說嗎？」

「團長！」潘威的目光中已有了憤怒的火焰，他雙手揮舞着狂聲嘶吼道：「妳這種決定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也只得請你忍受一點。」

潘威突然探手入懷，從他那種猙獰的神色看來，顯然是想拔槍作困獸之鬥。但他那隻打算拔槍的手伸進上衣內袋之後，却沒有抽出來。面上浮現着驚慌的表情，同時轉頭向着艙房門口投以迅速的一瞥。

「哈哈哈……」馮嘉發出了一陣刺耳的狂笑。「潘威！你終於顯露出背叛我的心意了。幸好你身上的槍已經到了我的手裏。」

她鬆開了環抱在胸前的雙手，果然，右手拿着一支槍；那正是潘威放在上衣內袋裏的一支三號左輪。

潘威雖已明知自己變成了劊子手槍口下的死囚，但他却不甘心束手待斃。身子一轉，飛快地向艙門口奔去。

馮嘉既未開槍也未追趕，却伸手在壁間一個電鈕上按了一下；艇面上還有她的兩個弟弟把守着，潘威是絕對逃不掉的。

果然，不出半分鐘，潘威就回來了；他的雙手，被扭曲在背後，孔武有力的馮剛對付他綽綽有餘的。

世界上絕對沒有鐵打的英雄；也沒有不怕死的好漢。潘威玩狠不行，脫逃不成，不禁涕淚交集，哀求着說：「團長饒命

！團長饒命……」

「哼！」馮嘉走過去踢了他一脚，惡聲惡氣地罵道：「沒有用的東西，哀求也同樣免不了一死的。」

看她的神色，聽她的口氣，她似乎生就是一副鐵石心腸，眞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使她變得如此心狠手辣？溫柔不是女人的天性嗎？

「姐姐！」馮剛說：「天色已黑，將他綑綁起來，背上拴一塊廢鐵，扔到海裏去算了。」

「不！」馮嘉搖了搖頭說道：「暫時還不能殺他。」

「那麼……？」

「將他綑綁起來，用橡膠布封住他的嘴，關到錨鍊艙裏去。」

「是！」馮剛應了一聲，然後將潘威推着走了出去。

馮嘉又回到了臥室艙房，坐在化粧枱前，開始修飾，因爲她和呂奇還有一個約會；那雖然是一個死亡約會，她也沒有忽略赴會前的化粧打扮。在這一方面，她倒像是一個女人。

× × ×

七時三十分，馮嘉駕着那輛乳黃色小轎車來到了麥克阿瑟紀念場的噴水池畔。這兒是不許可停車的，她只是減緩了速度，圍着噴水池繞圈子，目光射出窗外，找尋她心目中的獵物。

呂奇已在池畔等候。馮嘉輕按了一聲喇叭，並打開車門。呂奇連忙跳了上去；上車後他才發現，馮嘉似乎有意要他坐在後座，按照常情，她應當要呂奇坐在她的身邊。這是反常的，但是呂奇却猜不透馮嘉的用意。「這輛車子好漂亮嘛！」呂奇搭訕着說。

「呂奇！你的心情好像很輕鬆。」

「咦！難道要哭喪着臉嗎？」

「呂奇，你應該想像得到，今晚可能發生的危險。」

「我知道。」呂奇的語氣只得符合對方，開始轉爲凝重。「爲了不使妳感到緊張，所以我故作輕鬆。」

「唉！既然要帶你去那個鬼地方，我也就不再害怕了。但是，過份輕鬆也是會誤事的。」

「馮嘉，妳眞是一個既勇敢又善良的人。」

「別誇獎我了。」馮嘉的語氣突然一轉，「呂奇，你眞打算一個人去闖那座鬼門關嗎？」

「那還用問？現在已經往那條路上走了。」

「你不報警，眞是使我疑惑不解。」

「馮嘉！我已經告訴妳無數遍了，報警可能會使桑娟的性命不保，妳難道還不明白這一層利害關係？」

「唉！」馮嘉憂心忡忡地說：「我眞是爲你担心。」

「馮嘉，我想過了，沒有眞理由要你陪我一起冒險。將到『拉奴魯』時，妳下車，由我一個人駕車深入。」

「你要我一個人在深夜裏立於曠野荒郊？」

「也許我很快就回來，萬一我遭到不幸，妳還可以逃生，風露終宵雖不是滋味，比死亡却美妙得多了。」

「我寧願和你在一起，要死就一齊死吧！」

這種口吻委實令人心動，呂奇不禁動搖了；他聽不出馮嘉的語氣有一絲做作，這樣善良的女人怎會是脂粉軍團的黨羽？不可能！不可能……可是，呂奇又想起了昨晚之事，馮嘉爲甚麼要用麻藥針劑弄昏他，爲甚麼？他久久找不出答案，因此，他還必須將馮嘉看成敵人。誤友爲敵沒有甚麼關係；誤敵爲友那就情況嚴重了。

見他默然無語，馮嘉不禁問道：「呂奇！你在想甚麼？」

「我在想，如果我救出了女友桑娟，我該怎麼辦？」呂奇信口胡謅。

馮嘉毫不猶豫地說：「自然是和她結婚，你冒死救她脫離險地，相信她是不會拒絕的。」

「我怎樣報答妳呢？」

「呂奇，」馮嘉語氣冷冷地說：「到『拉奴魯』還有好幾十分鐘的車程，你最好還是閉上眼睛養一養神。」

「也好。快到目的地的時候別忘了叫醒我。」

馮嘉心中暗暗冷笑：哼！到時米諾會叫醒你。

× × ×

馮剛貪婪的目光緊緊地盯着夏洛麗低胸衣領處露出的深邃乳溝，邪裏邪氣地說：「洛麗，我相信妳不穿衣服更美麗。來！拉開拉鍊……」

夏洛麗閃避了他伸過去的魔爪，嬌笑着說：「馮剛先生！等一會兒嘛！『外出卡』買到明天正午，有的是時間，來！我們談談。」

「談甚麼？」馮剛在她身邊坐下，右手從她的頸後越過去，一根食指挑開了衣領，滑進了乳溝。

「你們兄弟兩個怎麼帶出來二十多個小姐？那可得付出一大筆買『外出卡』的錢哩！」

「帶妳們出去玩呀！」

「我看不是爲了玩吧？」夏洛麗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閃動着狡黠的光芒，試探地說。

「那麼，妳以爲還有甚麼特殊的原因呢？」

「馮剛先生！你那根頑皮的手指，再伸進去一點。」

馮剛見她答非所問，不禁一愣，那根在豪壯、深邃的乳溝間活動的手指也不由自主地伸進去了一些。

「指尖碰到甚麼嗎？」她輕輕地問。

「一枚戒指。」

「拿出來看看。」

馮剛以手指將那枚藏在夏洛麗乳罩中的戒指勾了出來，那是一枚鐫刻着魔鬼圖案的K金戒指——脂粉軍團的識別標幟。

「你們兄弟二人，也是自己人吧？」她大胆地問。

「洛麗，妳很聰明。」

「我們二十幾個人彼此都瞭解，一旦集中在這艘遊艇上，自然會猜得到你們二人的身份。」夏洛麗主動地將她那豐滿的胴體投進馮剛的懷裏。「我們是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嗎？」

馮剛沉着臉說：「洛麗！妳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就不該問這句話的。」

「喲！」夏洛麗嬌聲嬌氣地說：「不能告訴我也沒有關係，何必發這樣大的脾氣？你不是說我不穿衣服最好看嗎？我就脫下衣服來讓你欣賞吧！那樣或許可以不使你扳起臉孔教人看了害怕。」

美色是女人天賦的武器，夏洛麗衣衫盡脫，胴體完全暴露在馮剛的面前時，他的臉上重又浮現了貪婪的獰笑。一面在恣意嗤狎，一面問道：「洛麗，妳願意作我的情婦嗎？」

「我願意又有甚麼用？」夏洛麗語氣幽怨地說：「我是屬於脂粉軍團的，要由團長支配啊！」

「如果你願意，我就可以使你屬於我一個人，過着非常自由快樂的日子，不必每天去接觸一些陌生的男人。」

「我不信。」

「我告訴你吧！團長是我的姐姐。」

「眞的？」夏洛麗瞪大了眼睛。

「我還可以告訴妳，妳們今晚就要離開美國，第一站是千里達；以後或許還要分散轉往非洲。如果妳不答應作我的情婦，妳在不久的將來，就要被賣到非洲一個酋長的手裏去。」

夏洛麗的臉色都變了。正在這時，艙門推開，馮雷走了進來，他一見馮剛懷裏擁抱着裸體的夏洛麗，不禁埋怨地說：「阿剛，你怎麼還有心思來這一套？」

「阿雷！」馮剛將夏洛麗推開，站了起來。說：「別那麼緊張好不好，有甚麼事嗎？」

「你自己看吧！」馮雷手裏拿着一封信。「是小桃兒送來的。」

馮剛抽出信箋，只見信上寫着：

「阿剛！阿雷！恕我沒有將實際情況告訴你們，F，B．I．密探已經到了我們的身邊，你們必須立刻離開美國了。我已將警方的注意力引開，你們可以放心大胆地駕艇而去。海上小霸王已在香港被捕，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批貨色，務必要送到爸爸的手裏，並轉告爸爸，貨色脫手後速將欵子滙往香港，贖出母親；爲她老人家，我無一夜能够安然而眠。希望她老人家能够早日和你們團聚。我若能僥倖漏網，一定會盡力設法偸渡到千里達去和你們相會；如不幸落入警網，或死於亂槍之中，也不必以我爲念。氣象良好，預祝前途順風。

嘉姐」

高維邦的推測完全正確，馮家四人鋌而走險，果然是因爲馮凱的太太落入了仇家的手裏，需要大筆金錢贖身，從這封信裏不難看出馮嘉也有其善良的一面。那麼，她就成爲一個善惡難辨的女人了。

「阿雷！」馮剛惶恐地問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當然是聽從姐姐的吩咐呀！」

「我們難道不管她了？」

「怎麼管得了！」馮雷低頭沉吟了一陣，又接着說：「她聰明絕頂，除了米諾之外，還有十幾名一流的槍手，未必就會落入警網。我們還是快些開航吧！如果這批貨色不能送到爸爸的手裏，那就辜負她的苦心了。」

「走！」馮剛揮着手說：「我們立刻啓錨開航，不過……」

馮雷搶着接說：「淡水，食物，燃料的問題，姐姐已交代小桃兒辦好了，她駕着快艇先一步將那些物品送到外海第七號浮筒處，等會兒我們去哪兒和她碰頭。」

「好！我們上去吧！」

「不要動！」夏洛麗突然低叱了聲。

她此刻已不完全是身無長物了，最少她的右手還拿了一支槍；那原來是馮剛的，現在却到了她的手上。她用了馮嘉對付潘威的相同手法。

馮剛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力持鎭定地問道：「洛麗！妳要幹甚麼？」

夏洛麗沉聲說：「我不願意再被你們當成貨物賣來賣去，所以只有冒險爭取自由。」

「小姐！別傻了！」馮雷以恫嚇的語氣說：「如果移民局發覺妳是偸渡入境的，妳就要被送進牢獄。」

「我寧願坐牢，那比睡在一個黑人酋長的懷抱裏要使人安心得多……」

「洛麗！」馮剛說：「千萬別幹傻事！妳可以永遠跟在我身邊。妳放心，我捨不得將妳賣給黑人酋長的。」

「你比那些黑人還要更令人可怕。」

「那麼，妳下船去吧！我答應妳不帶妳走就是。」馮雷在暗動心機。「先放下槍，萬一不小心走火，就糟了！」

夏洛麗冰冷地說：「少來這一套！你們趁快高擧雙手，面貼艙壁站好。」

二人不敢造次，只得依照夏洛麗的吩咐去做。

夏洛麗小心翼翼地退出艙房，突然將艙房門關起，並且按下了鎖鍵。馮剛和馮雷是逃不出來了，夏洛麗扣上了鐵鑄的橫門，外面無人開啓，裏面的人是絕對打不開的。她喘了一口氣之後，才發現自己身上沒有一根紗，但她並不担心，只要自己不再被歹徒當作貨品輾轉販賣，就是裸着身子走進警局她也是心甘情願的。

× × ×

呂奇倒像是眞很安心似的，途中他一直閉着眼睛假寐。突然，馮嘉來了個急剎車，他才睜開了眼睛。

車子雖然停了，車燈却沒有熄。呂奇一睜開眼就發現公路中央有一大堆石塊擋住了去路，他立刻機警地將右手搭上了腰間的槍柄。但是他的動作仍然稍嫌慢了一點，一支長長的槍管已出其不意地從車窗外伸進來，抵上了他左邊太陽穴；接着，一個黑色的面孔在車窗邊出現。呂奇還看到了一排森森的白牙，他想：鬼門關前總是有幾個青面獠牙的小鬼把關的。

「緩緩地擧起雙手。」米諾是老手，因此表現得十分穩定。「然後慢慢地走下車來。」

呂奇暗中衡量了一下，拔槍一拚的機會可說絕無僅有。只得馴服地擧起雙手，走下車去。

「說出你的身份。」米諾以長長的槍管在他胸口上抵了一下。「這是點七五口徑的來福槍，一彈就可以轟穿你的半邊胸膛。」

「觀光客！」呂奇冷冷地說。

「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因爲我倆還沒有經過正式

介紹。」

「我是米諾，也就是脂粉軍團的幕後主持人。你冒充海上小霸王和我們連絡？企圖何在？」

呂奇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同時也發覺自己的如意算盤突然落空；他將重點放在「拉奴魯」，却想不到對方會來一次半路截殺，他轉頭看了馮嘉一眼，只見她匐俯在方向盤上，渾身簸簸而抖。

好演技！妳該到好萊塢去求發展的。呂奇心中暗暗地咒罵。

「別裝啞吧！」米諾又說：「妳既然能够喬裝海上小霸王，自然知道我米諾是個何等人物，說吧！你是什麼來路？有多少同黨，那些同黨藏在何處？說！說！否則，我開槍轟穿你的身體。」

米諾狂吼着，槍口也用力地戮在呂奇的胸膛上，這使得呂奇心底發寒，米諾在狂怒中一旦不愼觸動槍機，他就準死無疑了。

呂奇深深諒解，面對這樣的一個狂人，是絲毫不可慌亂的，他的雙脚如磐石般屹立，兩眼放出銳利的光芒。但他找不到一絲機會，他發覺米諾是一個極端可怕的人物，稍一妄動，都逃不過米諾那一對如貓一般的眼睛。

「砰！砰！」沉寂的夜空裏突然响起兩槍。

呂奇下意識地就地一滾，當他的身體接觸到路邊沾有冷露的野草時，他已領悟到是發生了甚麼事！馮嘉出其不意地開槍殺死了米諾，他清晰地聽到米諾笨重的身體仆倒地上的聲音。

馮嘉從車廂裏衝了出來，嘶喊道：「呂奇！你沒有受傷吧！」

「我沒有事！」呂奇從草叢裏爬了起來，用手彈去身上的草屑，口中喃喃自語地說：「不過，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却使我大感迷惑。」

馮嘉突然撲進他的懷裏，哽咽着說：「呂奇，我對不起你。」

「馮嘉！這是什麼話？呂奇抬起了她的下頷，「若不是妳開槍殺了這個黑人，我一定是凶多吉少。」

「但是……」

「我們回到車上去再說吧！」

回到車上，馮嘉仍是抽噎不住，她俯在呂奇的肩頭上，以歉疚的語氣說：「呂奇！你一定要原諒我。」

「馮嘉！我不明白妳說些什麼話！」

「呂奇，你眞的一點也沒有發覺嗎？我被他們收買了，我咬着牙齦帶你步上鬼門關的道路。」

「妳的話令我吃驚。」

「呂奇，我根本就不認識海上小霸王，自然也不認識你，他們教我來勾引你去我的遊艇上……」

「他們是誰？」

「自然是脂粉軍團的，那個醜老的女人，以及這個該死的黑人米諾。他們要我用那枚藏有麻醉藥的戒指來對付你，當你昏迷時，他們搜查你的衣衫，如果我不照着他們的話作，他們就要殺死我。」

「可是，妳現在已然反叛他們了，妳殺死了米諾。」

「呂奇！」馮嘉激動地說道：「我再也不怕他們的威脅，因爲我不能眼見你死亡，我……愛……你。」

呂奇此刻已將原先對馮嘉所有的懷疑全部勾銷，倒不是因爲那個動聽的「我愛你」；馮嘉殺死了米諾，那就是最好的證明。

「馮嘉，」呂奇疾聲說：「那麼，所謂『拉奴魯』是脂粉軍團的根據地，也是欺人之說了？」

「那裏根本上沒有脂粉軍團的份子活動。」

「那麼……？」

「呂奇！」馮嘉搶着說：「事情是這樣的——他們逼迫我的兩個弟弟今晚到『香妃酒吧』去爲二十幾個中國籍吧娘買『外出卡』，然後帶她們上『滿風號』遊艇，駕駛到魚鈎區兜風……」

「那些吧娘都受脂粉軍團控制的。」

「正是相反。在『滿風號』遊艇上的吧娘都與脂粉軍團無關，眞正屬於脂粉軍團的女郎已乘上了另一艘遊艇，離岸的地方也不在夏威夷的遊艇碼頭，他們這樣作，無非是引開警方的注意力。」

「快告訴我，那些歹徒將從何處駕艇逃走。」

「是在北邊的『桑比』。」

「那個醜老婦人也在其中嗎？」

「也在。」

「可知他們將要去何處？」

「可能是北非。」

「載送他們的遊艇何時啓航？」

「他們定要等米諾殺你之後趕到『桑比』去才會啓航，如你有朋友，還來得及通知他們攔截。」

「妳說對了，我正要通知我的朋友，去攔截那批歹徒，壞人是永遠逃不出法網的。」

「呂奇！由你駕車吧，我已無法穩定地控制住方向盤了……」

呂奇已從衣袋內取出了無綫電通話器，打開旋鈕，開始呼叫：「高！高！呂奇要求通話。」

「我是高，」回聲立刻傳來：「請說話！」

「情況有了轉變。請立刻通知海岸巡邏隊，集中所有巡邏艇封鎖『桑比』外海及附近海岸綫。」

「呂奇！脂粉軍團的不法份子，要從那兒逃脫嗎？」

「是的。」

「正確囑？」

「絕對正確，附帶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們對馮嘉的判斷完全錯誤了，她的確與脂粉軍團有連絡，却是受脅迫的，在前往『拉奴魯』的途中，我被黑人槍手米諾挾持，險些被殺，幸虧馮嘉鼓足勇氣將米諾格殺了。」

「呂奇！」高維邦的語氣鎭定而冷漠：「祝福你，也祝福馮嘉。現在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自然是『桑比』。」

「那麼『拉奴魯』方面的部署呢？」

「完全撤銷，趕往『桑比』增援。」

「呂奇，你現在的方位何處？」

馮嘉湊過頭去，對準通話器說：「我們在前往『拉奴魯』山區公路的四十九公

里處。」

「謝謝妳，馮小姐！」高維邦竟然沒有忘却社交禮儀，然後對呂奇說：「呂奇，從你那兒前往『桑比』，只需要三十分鐘，從『拉奴魯』去却需要五十分鐘的時間，我建議你延緩二十分鐘出發。」

呂奇不解地問道：「爲什麼？」

「脂粉軍團的團長必然在那兒佈置了一個槍陣，我不希望你一個人單獨去冒這種危險。」

「OK，你眞是個好朋友。」呂奇說完之後就關閉了通話器。

「呂奇！」馮嘉問道：「你眞的打算延緩二十分鐘後才出發嗎？」

「妳不同意？」

「爲你的安全着想，我贊成你延緩半個小時之後再出發，先由你的朋友去打頭陣，不過……」

「馮嘉！說下去。」

「你可以想像得到，脂粉軍團的團長雖會等待米諾歸隊，却不會無限期地等待。如果超過某一時限，她就會猜想米諾或許遭到麻煩，或者業已送命。她還會等待你們去逮捕她嗎？」

「嗯！她會逃，可是她逃不掉。」

「但她也不會在『桑比』死等，錯過這個機會，若再想逮捕她，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馮嘉！妳很想見她被捕嗎？」

「當然，我想看她被捕時的神情是怎樣子。」

「好，我會讓妳看到的。」呂奇邊說邊發動了車子。

「桑比」是夏威夷本島北端的一個漁村，除寒冬之外，這裏有九個月是鮪魚出沒的優良漁區，因而這裏有數以百計的漁船。

經過四十公里的顚簸山路，這輛乳黃色的轎車終於停在距離漁村只有一哩之遙的棕櫚林外。

「呂奇！」馮嘉低聲說：「穿過棕櫚林，就是漁村了，脂粉軍團一定有人在林中間埋伏。」

「好靜！」呂奇喃喃地說。

「呂奇！要靜待你的朋友來嗎？」

「我想先下車去看看，妳呢？」

馮嘉在他的面頰上輕吻了一下柔聲說：「我本來想和你在一起的，但我又怕成了你的累贅，所以我只有留在車上了。」

「對的，」呂奇拍拍她的面頰說：「妳應該留在車上的，如果一切順利，妳還來得及趕上『棕葉夜總會』的午夜場表演哩！」

「呂奇！我心中想的只是你能安然無恙。」

「多謝妳的祝福。」

「小心點！」馮嘉最後叮嚀。

呂奇悄然下車，往棕櫚林間摸索前進，林間一遍黑，四週靜寂無聲，他已逐漸來到鬼門關前，死神已在冥冥中等待他這位不速之客，然而他心裏却還想着馮嘉，嗯，她的確是一個誘人的好女孩。

想起馮嘉，不禁使呂奇回頭看了一看，現在，他離開那輛載送他到這兒來的乳黃色轎車已經有五十碼了，驀然，兩道熠亮的車燈投射在呂奇身上。

呂奇是何等機警，車燈甫亮，他就仆倒在地，抱頭一個疾滾，進入了棕櫚樹林的陰暗處。

密集的槍聲從四週响起，呼嘯的彈丸自他的身邊擦過，他只是比那些埋伏在此的槍手搶先了半秒鐘，這半秒鐘也許將使他多活幾十年。

引擎怒吼，乳黃色的轎車掉頭疾駛而去。

夜空裏傳來馮嘉嘲弄的聲音：「呂奇，但願你在前往地獄的途中不要拋錨，否則，撒旦博士會等得不耐煩的，他已經準備好上等酒菜接待你這位貴賓哩！」

女人的花樣眞多，連聰明絕頂的呂奇都上當了，呂奇心中怒火昇騰，他很想舉槍向馮嘉的車子發射，但他沒有那樣做，一開槍就暴露了匿身之所，死神的脚步就會緊隨而至。

此刻他的神智如冰，冷靜得可怕。

他的目光如狼，銳利地搜尋敵踪。

但他什麼也沒有發現，只有是一遍沉靜。靜！靜得眞像是鬼域。

就這樣僵持下去，對呂奇是有利的，高維邦所率領的一組警官在十幾分鐘之後，就會趕到，卡洛所率領的F·B·I·特勤人員也會聞訊而至。

但是，埋伏在這兒的槍手却不會久等的，他們奉到了馮嘉的命令，務必要將呂奇的生命葬送在這座棕櫚樹的密林裏。

沙！沙！沙！輕輕的脚步傳進了呂奇的耳裏。

循聲看去，一個黑影已佝僂着向他接近，二十碼，十五碼……呂奇有把握可以一槍穿過那傢伙的心臟，但是，樹林中還有無數的槍手埋伏着。

蜷曲在草叢間的呂奇深深吸一口氣，拉開長褲的拉鍊，將手伸進褲管，扯開橡膠布，拿出了那把彈簧小刀，沙！沙！沙！脚步聲更近。

那個人影也逐漸明顯，轉眼來到呂奇的身邊。

呂奇突然彈身而起，左臂從對方的頸項後面繞過去扼住了他的嘴，右手的彈簧小刀已穿過了對方的心臟，當呂奇拔出了小刀時，鮮血噴濺在他的手上，他想起第一次殺人，心情有無比的激動，現在他却是非常冷靜的，他代表了維護人權的一方，因此他有了隨時可以格殺歹徒的特權。

那傢伙倒地的笨重聲音驚動了他的同伴，一陣密集的槍彈立刻射了過來，但呂奇早已閃開了。

在對方亂槍射擊中，呂奇發了一响冷槍，又幹倒了一個，如果他的判斷不錯，在暗中，還有四支無情的槍管在尋找他的頭顱或心臟。

突然，一陣細碎的聲音傳進了呂奇的耳中。

「喂！我們要快一點，否則，這小子的援兵一到，我們就逃不掉了。」

「散開，包抄過去，看這傢伙逃不掉了。」

「小心點！這傢伙是個扎手貨。」

呂奇將身體掩蔽好，然後高聲叫道：「朋友，放下槍吧，你們已被那個女人出賣了……」

「砰！砰！砰！……」對方以槍聲作了回答。呂奇並不氣餒，抓幾個活口，才便於指陳馮嘉的犯罪行爲，於是，他又高聲叫道：「投降的一定可以獲得寬恕，你們的伙伴潘威已得到自新了。」

「潘威是判徒！」對方回答說：「已經被我們的團長幹掉了，老兄，投降的應該是你。」

「朋友，幾分鐘後，大批的警探就要到了。」

「你活不到那個時候，」呂奇發覺說服一個歹徒放下手裏的槍，那比訓練一隻笨狗表演高空走鋼索還要困難，看來，只有等待高維邦來到將他們逮捕，或者加以格殺了，以後的一分鐘出奇的靜。

對方沒有攻擊，也沒有說話，呂奇發覺事有蹊蹺，回頭一看，已有兩個人影一左一右地摸到他身後不及十碼的地方，他一揚槍口，發出了怒吼。

對方也同時開槍，幸而身體中彈後再勾動槍機，準確性差了許多，呂奇又逃脫了一次生死刼難。

另兩名潛伏不動的槍手自然也不會放過他，一陣密集的槍聲响起，子彈如雨點般落在呂奇原來的匿身之所，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種勤務人員都有隨時變換置身地的習慣，呂奇在一秒鐘之前已經滾動着身子躲開了。

「嗚！」的警車聲自遠處响起，彷彿是送葬行列中的哀樂奏鳴，拖着長長的，顫幌的尾音。

僅存的兩個槍手立刻嚷叫起來：「快逃，警車來了，快！」

「站住！」呂奇大叫：「否則我就開槍了。」

對方完全不予理會！一面拔足狂奔，一面漫無目標地向身後放冷槍。

呂奇自然不會縱使他們逃脫，他咬緊牙齦，砰砰兩聲，那兩個至死不悟的歹徒倒了下去。

警車已來到棕櫚林的外面停下，同時响起高維邦的聲音：「呂奇，呂奇，你在那裏……」

「高！」呂奇連聲回應說：「我在這裏。」

「你沒有事嗎？」

「沒有，六名埋伏的槍手都被我完全殲滅了，」呂奇一面說，一面走出了棕櫚林。

這時，一羣警探開始展開搜索，高維邦伸出手來說：「呂奇，見你無恙，眞使我高興，來！握一握。」

呂奇並未伸出手去，神情沮喪地說：「高！脂粉軍團的團長尚未落網，而且馮嘉也逃走了，我上了她的當，她的花樣眞多。」高維邦詭譎地笑着說：「我却沒上當。」

「噢！」呂奇楞了一楞。

「我在途中已將馮嘉攔截到了。」

「你怎麼知道……？」

「呂奇！」高維邦揚手打斷了他的話，「馮嘉自以爲很聰明，想引誘海上巡邏隊注意『桑比』外海，而使她的兩個弟弟從容地駕着『滿風號』遊艇載着她的貨色進行偸渡。但是有一個連馮嘉本人都想不到的情況突然發生了，夏洛麗趁馮剛對她意亂情迷之際偸取了馮剛的槍，控制了『滿風號』，然後向警方投案。」

「哦——」呂奇低呼了一聲。

「你和我通話時，我已得到了警局的消息。」

「那時爲什麼不告訴我。」

「呂奇，馮嘉就在你的身邊，她能殺死米諾，還不能殺死你嗎？」

「她爲什麼要殺死米諾？」

「除去一個分錢的人，同時爭取你的信任。」

「歹毒的女人！」呂奇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液。

「脂粉軍團的團長也被捕了。」

「眞的？」

「來，我來介紹你認識吧！」高維邦打開警車的後門，向裏面一指。說：「這位就是脂粉軍團的首腦人物——馮嘉嘉女士。」

呂奇發現車廂內只有戴着手銬的馮嘉，不禁吃驚地問道：「她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

高維邦點點頭說：「不錯，她一直就在扮演雙重身份。」

「確實嗎？」

「是她的弟弟馮雷和馮剛二人供出來的。」

「馮嘉！」呂奇以惡毒的語氣說道：「我果然在往地獄的途中拋了錨，不但會使撒旦博士空前等一場，想必也會使妳不快。」

馮嘉以怨恨的目光望着呂奇說：「你快去開一個慶祝酒會吧！」

「要我去找一面鏡子來嗎？」呂奇繼續加以譏諷：「妳曾經想看看那位醜老婦人被捕後的神情，妳只有在鏡子裏才看到了！」

高維邦關上了車門，低聲說：「呂奇！讓她去接受法律的裁判，你不要在口頭上去傷害她了。」

「高！」呂奇冷冷地說：「想不到你竟然如此仁慈。在幾分鐘之前，她曾經惡毒地要將我送進鬼門關。」

「呂奇！冷靜點，我給你看看一樣東西。」

那是馮嘉給她弟弟的信，呂奇展示在警車的探照燈下，一口氣讀完，突然後悔他方才對待馮嘉的言行的確有些過份。「高！果然與你的推斷一樣。」呂奇喃喃地說。

「呂奇，」高維邦拍拍他的肩頭，以撫慰的語氣說：「你好像又在爲她難過了。有一個好消息，等回到警局後，我要親口告訴她。」

「什麼好消息？」

「香港方面來了報告：馮家的對頭胡桐已經被捕了，自然，馮嘉的母親也恢復了自由。」

「哦——」呂奇吁了一口氣。「那樣將使馮嘉在獄中的生活過得安靜一些。」

「唯一漏網的是馮凱，不過，我們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在千里達全力緝捕他，相信他不久就要被捕歸案的。」

「嗯！」呂奇抬起頭來望着星光閃閃的穹蒼，喃喃地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作惡的人是絕對逃不過懲罰的。」呂奇的話，說得一點也不錯。（續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大結局）

奸雄逃厄難伏魔定天下

秦紅・文

・要提文前

上回書至老山主帶同手下乘船順流而下，估計是欲由黃河口出海，兪立忠一想，只有乘船直追才可找到敵踪，故忙和武翁房玄齡、靳正倫、聶島主趕去河邊租船往下流直追。第二天，果見黑船停泊在李升屯附近，但當兪立忠上船搜查時，老山主等人已棄船潛逃，他們只得分道追踪，兪立忠和房玄齡直追到荷澤，才找到老山主的踪跡，原來老山主一幫人入住長春客棧的後院上房，兪立忠便在店外等候師父等三人，待晚間四人會合後，直闖長春店，誰知老山主早留下一條便箋給兪立忠，而老山主本人已逃之夭夭，兪立忠提議再回長春棧查看，他懷疑老山主並未離開長春店……

這天清晨，一名老道還在打掃山門的時候，便有十三個遊客上上清宮來了。

這十三個遊客，年紀都很大，一律儒士打扮，看起來好像是某詩社的一羣詩友，連袂遊山來的。

正在打掃山門的老道一看來了這麼多遊客，連忙停止打掃，單掌打訊道：「諸位施主早啊。」

爲首一名身着藍衫的遊客含笑道：「早，老夫等剛自觀日亭回來，順道來上清宮觀瞻觀瞻。」

老道慇懃肅客道：「是的，諸位施主請入客堂奉茶。」

上清宮雄偉壯麗，二門砌石爲牆，形如一座城堡，老道引衆人進入客堂，知客道人出來招呼，獻茶已畢，知客道人含笑問道：「敢問諸位老施主從何而來？」

爲首的藍衫老人道：「老夫等來自金堂，昨晚在建福宮過夜，因欲觀日出，故天未亮即上山來，打擾道長了。」

知客道人謙遜道：「不敢，諸位老施主肯蒞臨敝宮，正是敝宮之光。」

藍衫老人道：「老夫十多年前曾來遊過青城，與貴宮當家道長有一面之緣，此番舊地重遊，意欲再謁貴宮當家道長一面，還請道長爲老夫等指引。」

知客道人欣然道：「好的，敝宮掌教此刻在山後金鞭崖打坐，待會即可返宮，諸位老施主請稍候片刻，待敝宮掌教返宮之時，小道自當爲諸位老施主通報。」

藍衫老人哦了一聲，環顧在座諸位老道：「金鞭崖乃是青城奇景之一，我等何不順便前往一遊？」

一名青衫老人目注知客道人笑道：「但不知會不會打擾野鶴眞人的清修？」

知客道人忙道：「不會，諸位老施主有興，小身願爲晌導。」

藍衫老人起身道：「如此，有勞道長了。」

知客道人連稱不妨，便領着他們出客堂，往山後金鞭崖而來。行約三四里，已到金鞭崖。

所謂金鞭崖，乃是壁立千仞形若城堡的山壁間的一座洞穴，洞中橫列數條金黃色的物件，其形如鞭，於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因其在危崖絕壁之上，高不可攀，任何人均無法靠近一探究竟，是故金黃色物體爲何物，迄今無人知曉。

衆人駐足仰觀一會，藍衫老人便向知客道人問道：「貴宮掌教野鶴眞人在何處打坐？」

知客道人一指對面崖下道：「在下面，請諸位隨小道來。」於是他領路下崖，崖下雜草橫生，高與人齊，衆人一路披荊斬棘，由峭壁缺口攀登三折岩。

三折岩係一傾斜巨石，分截成三段，每段長十數丈，石面平滑，可坐千人，亦爲青城奇觀之一。

衆人登上三折岩，一眼便見岩上盤膝端坐着一位縞衣老道人。老道人年約六旬，道貌清奇，鬚眉如畫，一看就知道是一位道行極高的人物。他，正是青城派掌教野鶴眞人。

知客道人疾步趨前，施禮恭聲道：「啓稟掌教，有十三位老施主前來遊山，當

殲敵三折岩

同在這天的清晨，在數千里外的青城山上清宮，也發生了一場決定性的激戰。

青城山，位於蜀西灌縣之西南，有峯三十六，洞七十二，峯巒挺秀，環列如城郭，爲天下第五名山，也是道教之發源地，昔人有青城山記云：羣山環衛，空翠四合，每春融日麗朝烟溟濛，樹光山色，狀若城郭，圍繞空際，故名青城……

又有人說：青城山有三峽之奇，劍閣之雄，峨嵋之秀，所以青城實俱雄奇勁秀之大觀也。

而青城第一峯的上清宮，便是加盟同心盟的青城派總壇所在地。

葛懷俠戟指道：「濮陽鴻飛你幹的好事！」

中一位據稱與掌教爲舊識——」

野鶴眞人不待他說完，揮手道：「我知道，你回觀去吧。」知客道人應了聲「是。」施禮而退，逕自返回上清宮去了。

野鶴眞人隨即整衣而起，含笑向走到身前的十三位遊客稽首爲禮，道：「諸位施主遊興不淺，一大早便已來到此處，請坐！請坐！」

岩石十分乾淨，十三個老人於是在野鶴眞人前圍坐下來，爲首的藍衫老人笑道：「眞人還認得老夫麼？」

野鶴眞人舉目打量他一眼，含歉道：「恕貧道眼拙，想是相隔日久，貧道記不得了。」

藍衫老人笑道：「老夫十多年前曾來此遊山，與眞人有過一面之緣！」野鶴眞人「哦哦」地笑應着，但他仍想不起來。

藍衫老人又笑道：「此次我們十三人發起遊遍天下名山之願，到目前爲止，我們已遊過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四處名山——」

野鶴眞人笑道：「諸位施主乃老當益壯，貧道佩服之至。」

藍衫老人哈哈笑道：「眞人，你當眞還想不起老夫等人是誰麼？」

野鶴眞人含笑道：「慚愧之至，貧道一時還想不起來，要是諸位不見怪的話，請容貧道一一請教如何？」

藍衫老人道：「也罷，老夫先自我介紹——敝姓公孫，單名軒，匪號武顚。」

野鶴眞人神色如常，微微一笑道：「原來是十二武煞星中的公孫老施主，失敬失敬。」

雙目一移，轉望他身旁的青衫老人問道：「那麼，這位老施主是……」

「老夫武妖巫馬明。」

「老夫武狐左丘龍。」

「老夫武淫司徒雲鶴。」

「老夫武狼冷無心。」

「老夫武怪褚一民。」

「武丐宮柏。」

「武鬼陰太希。」

「武夫勞立士。」

「在下艾東村。」

「在下艾南村。」

「艾西村。」

「艾北村。」

野鶴眞人等到他們一一報完姓名字號後，拂鬚哈哈大笑道：「敝派今日能得諸位高人蒞臨，眞乃青城之光，敝宮之幸，只是貧道有失遠迎，還望諸位莫要見怪才好。」

武顚公孫軒見他聽了自己十三人的名號後，神態仍是從容不迫，鎮靜逾恒，心中頗爲驚奇，側目訝笑道：「看眞人神色，是否已有了準備？」

野鶴眞人舉手環指整個三折岩，笑道：「公孫老施主請看，這三折岩可容千人，石面十分寬闊，做爲我們雙方的決鬥岩，豈非適合之至？」

武顚公孫軒怪笑一聲道：「不錯，眞人之胆量氣魄，令人十分心折，爲敬重眞人之英風，老夫今天願給眞人一條生路——」說到此，一指艾家四兄弟道：「眞人如能將他們四兄弟分別擊敗，老夫不但不爲難眞人，而且也不傷害貴派一草一木。」

野鶴眞人沉着一笑道：「艾家昆仲，武功得自貴幫『老山主』之眞傳，成就早已超過各派掌門人，貧道別說無法分別擊敗他們四位，就是想取勝一場，也是萬難之事，不過公孫老施主既如此說，貧道爲敝派存亡計，只好捨命一拚了。」他這番話，並非謙遜之詞，事實的確如此，艾家四兄弟的身手已超過當今各派掌門人不止一籌，隨便一個出來都可將他野鶴眞人擊敗，如今却要他連過四關，實是絕無可能之事。

不過，任何人面臨這等有死無生的境界都不免現出緊張之色，而如今的野鶴眞人却毫無驚怒之情，是以令得武顚公孫軒等十三人暗暗疑惑不已。

野鶴眞人說完之後，立即挺身起立，目注艾家四兄弟笑道：「哪一位先來？」

艾西村一躍而起，笑道：「在下先領教眞人幾手高招。」

於是，其餘十二人立刻起身後退，讓出一大塊空地，在五丈之外圍成一個圓環，有提防野鶴眞人逃走之意。

野鶴眞人視若未睹，兩眼正視艾西村，平靜一笑道：「艾施主請。」

艾西村微微一笑，欺身直進，斛伸二指向野鶴眞人雙目點去，神態舉止均極輕率，充滿輕敵之意。

野鶴眞人頭一偏，避過對方點到的二指，反向對方擊出一掌。這一掌，招式和勁道均平平無奇，艾西村一見之下，心中一喜，竟不閃避，胸部一挺，反向野鶴眞人的手掌迎去。

他們一行十多人在開始突擊二幫三教九門派之前，已先把各幫派掌門人的「技倆」摸得清清楚楚，這時艾西村一見野鶴眞人打出的一掌，更認定自己可以游刃有餘，因而他忽發奇想，決定挨他一掌，乘機使出殺手送他回老家去，故爾不但不閃避，反而胸膛露給對方，他敢如此施爲，自是有絕對把握的了。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

電光石火間，只見野鶴眞人那一掌「砰！」的拍中他胸膛，而他沒有乘機使出殺手，而是口吐鮮血慢慢倒了下去。

這情形，就連野鶴眞人似也感到意外，他一見艾西村中掌倒地不起，連忙躍退數尺，面現錯愕道：「咦，這位艾施主是怎麼了？」

艾北村急忙跳到艾西村身邊，伸手扶起他上半身，問道：「四弟，你是怎麼搅的？」

艾西村想是內臟已被野鶴眞人的掌力震碎，口中不停的吐出鮮血，他衝着艾北村慘笑了一下，氣若游絲地道：「我…我估計錯誤……」語未畢，頭一歪，死了。

艾北村默默注視他半晌，隨即將他抱去場邊放下，取下他身上的佩劍，然後走回野鶴眞人面前，再取出自己身上的佩劍拋給野鶴眞人，冷冷地道：「這一把借給你！」

野鶴眞人提住長劍，心知已難善了，故也不多言，抱劍一拱道：「請！」

艾北村神色異常冷峻，慢慢抽出長劍，將劍鞘丟到一旁，向前踏上一步，目注對方，游步繞起場來。

誰都看得出，他胸中怒火熊熊，不把野鶴眞人殺死，是絕不甘休的。

野鶴眞人劍橫胸前，面上微露笑靨，態度十分沉着，雙脚游動間，更給人一種無隙可乘之感。

首先發難的艾北村，他似乎找到攻擊機會，突然厲吼一聲，飛步躍起，手中揮劍，劃起一片萬道青光，緊接着俯身探臂，驟然一劍向野鶴眞人當胸點去。

吐劍如電，招穩勢猛，凌厲無匹！

野鶴眞人身爲青城一派之尊，劍術造詣亦極不凡，只見他一聲輕笑，擰身滑步，手中長劍寒光暴起，劍招出如騰蛟，旋遞而出，反撩艾北村右臂膀。避招發招，時間部位均拿捏得恰到好處！

但艾北村招式並未遞老，一見對方身動劍出，招法立變，身形向右一偏，劍尖猝然上挑，以牙還牙，也向野鶴眞人手臂挑出……

雙方動作均是奇快無比，每發一劍，攻守兼備，但聽劍風嘶嘶，光芒掩天蓋地，打得異常激烈！

艾北村內力似較野鶴眞人雄厚，數度碰劍，均將野鶴眞人震退一二步，最後一次雙劍「鏘！」的一聲貼在一起，頓成膠着狀態！

兩人同時運力相逼，不到袋烟工夫，頭上均冒出汗珠，看來艾北村內力確然稍高一籌，漸漸便把野鶴眞人壓得身子仰傾，佔盡了優勢！

又過盞茶工夫之後——

「嘶！」兩劍相劃，一聲銳响之下，雙方身形倏分！

這時，圍立觀戰的九個武煞星和艾東村艾南村均看得心頭一緊，因爲他們知道勝負會在雙劍分開的一剎那間分出來！

果然，但見雙方身形一分之後，艾北村面色一變，胸襟立見一道裂口，鮮血流出來了！

而怪的是，野鶴眞人竟又平安無事！

這種結果，又使武顚公孫軒等十一人大感意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情形是眞的，只因這數月來，他們已橫掃少林、華山、崆峒四派，所到之處，勢如破竹，艾家四兄弟也曾與四派掌門人交過手，每次都是他們四兄弟獲勝，而眼下這位野鶴眞人，他的一身修爲即使不比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四派掌門人低，也不會比他們高，不想如今竟連輸他二場，艾西村之敗，可說敗於輕敵，而艾北村之敗，該如何解釋呢？

就在衆魔頭驚疑不解之際，忽見艾北村一聲怒嘯，再度揮劍撲出！原來他傷的不重，還有一拚之力。

野鶴眞人冷冷一笑，長劍一揚，封住艾北村砍來的一劍，轉頭向武顚公孫軒沉聲道：「請問公孫老施主，貧道要殺死這位艾施主才算得『擊敗』他麼？」

武顚公孫軒眉頭皺了皺，開聲道：「北村你退下，讓你二兄試試吧！」

艾北村雙目盡赤，暴吼道：「不，我要跟這牛鼻子拚個死活！」武顚公孫軒不悅道：「聽老夫的話，退下！」

艾北村猶豫半晌，終不敢違拗，立即撤劍退了下去。

武顚公孫軒轉頭望艾南村笑道：「南村，輪到你了，你可不能落個『無三不成禮』啊！」

艾南村笑了笑，抽出藏在身上的長劍，緩步走至野鶴眞人跟前，含笑道：「眞人劍術驚人，在下不勝佩服之至！」

野鶴眞人笑道：「艾施主誇獎了，貧道本非令弟之敵，都因令弟求勝心切，心氣浮躁之故，因此貧道才能僥倖獲勝。」

艾南村冷靜的一笑道：「眞人莫客氣，在下願領教眞人的劍術，請發招！」他說話時，氣定而神閒，已隱隱有一派劍術大家的風度！

野鶴眞人神態十分謙和，深施一禮道：「貧道是接受挑戰之人，還請施主先賜招！」艾南村點頭稱是，邁步直上，舉劍指向他心口，一路逼過去。

野鶴眞人連退數步之後，手中長劍當胸一圈，幻化千層劍網，勢如孔雀展翼，往艾南村的劍尖迎出！

艾南村一聲厲笑，長劍突然一縮一吐，有如風雷併發，猛刺而出！眞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但野鶴眞人並未在他這一劍之下落敗，反之他也以快打快，於擰身閃避的同時，迅捷變招搶攻。

剎那間，雙劍揮舞如狂風暴雨，劍氣充塞整個決鬥場！

「噹啷！」一聲銳响，一柄長劍騰空飛起！接着，一條人影由地上激射而上，後發先到，一把將空中的長劍抓住，翻身飄飛落地！

這些動作快得無以倫比，衆人只覺眼睛一花，定睛一瞧之下，不禁紛紛驚「咦」出聲，呆住了！

原來兵器被磕飛出手的竟是艾南村，騰空搶到兵器的是野鶴眞人，他飄落地後立即把長劍拋還給艾南村，笑道：「抱歉，艾施主太操之過急了！」

艾南村接住長劍，面容慘變，兩眼直直的瞪望野鶴眞人好半天，忽的斂目低頭，深深一嘆道：「我們都看走了眼，原來眞人已非昔日之眞人，好好，在下認栽就是……」

話未說完，人已轉身走去。但才走出一步，他驀然轉身跪下一脚，手中長劍於厲叱聲中，電射出手！這一手，猝然而發，照理應可將野鶴眞人的胸口刺穿才對，那知情形又大謬不然，只見野鶴眞人一聲沉嘿，手中長劍以奇快無倫的速度對準射到的長劍一拍一攪，那柄長劍竟掉頭反向艾南村射去！「颼！」的一聲，正中艾南村左胸肩下之處！

艾南村大叫一聲，仰身便倒！

情勢至此，武顚公孫軒等九位武煞星方知野鶴眞人的武功高出艾家四兄弟甚多，與打聽到的消息完全不同，是以艾東村正欲挺身出去時，武顚公孫軒即時擺手制止，親自出陣，搖搖擺擺走到野鶴眞人面前，笑嘻嘻道：「眞人藝業非凡，老夫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野鶴眞人笑道：「好說，公孫老施主是否要推翻諾言？」

武顚公孫軒裝傻地問道：「推翻什麼諾言？」

野鶴眞人道：「適才公孫老施主說，貧道但能擊敗艾家昆仲，便不傷害敝派一草一木，如今貧道已連勝三人，公孫老施主不容許貧道再勝最後一人麼？」

武顚公孫軒老着臉皮笑道：「話不是這麼說，眞人身手之高，超出老夫想像之外，是以老夫必須要對眞人重新估價！」

野鶴眞人道：「這話若傳到江湖上去，對公孫老施主的名譽恐怕有損！」

武顚公孫軒詭笑道：「也許是的，但老夫不會讓此事傳到江湖上去的！」

野鶴眞人哈哈笑道：「這麼說，老施主大概打算親自與貧道較量較量了？」

武顚公孫軒點點頭笑道：「正是，老夫打算以一雙肉掌領教眞人神妙無敵的劍招！」

野鶴眞人笑道：「要是貧道僥倖又勝了呢？」

武顚公孫軒搖頭道：「不可能有那種事！」

野鶴眞人道：「若是有那種事呢？」

武顚公孫軒說道：「絕對不會有那種事！」

野鶴眞人笑道：「好，公孫老施主賜招！」

武顚公孫軒二話不說，身形一搖一顚，如醉漢似潑婦，探臂便向野鶴眞人的胸襟抓去。

在十二星煞中，武顚公孫軒的爲人和武功算是最古怪的一個，平時言行瘋瘋顚顚，武功則以「酩酊掌」稱絕天下，顧名思義，他的「酩酊掌」每一招一式，皆如醉漢出手，看來雜亂無章，但却神妙絕倫，而更妙的是：與人動手過招前，如先喝了酒，他的「酩酊掌」就更具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現在，他沒有喝酒，因此功力要打些折扣，但他認爲對付野鶴眞人已綽有餘裕了。

可是，今天的野鶴眞人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對手的武功有多高，他就有多高，似乎他的武功是因人而異的。

自以爲可將對方「手到擒來」的武顚公孫軒，一連攻出四招「酩酊掌法」後竟然招招落空，連野鶴眞人的衣角也沒摸到一下！反之，野鶴眞人反擊出去的四劍，却使他感到壓力奇大，有應付困難之感。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他們交手數招之後，場邊觀戰的武鬼陰太希已看出有異，忙開聲警告道：「公孫兄小心應付，他不是青城掌門野鶴眞人！」

此話一出，全場震驚！

武顚公孫軒雙足倒縱，暴退一丈七八，厲聲道：「你是何人？」

野鶴眞人舉手往臉上一抹，哈哈大笑道：「不是別人，你的難兄難弟是也！」

武顚公孫軒面色大變 脫口驚呼道：「你——武英皇甫奇！」

一點不錯，野鶴眞人正是武英皇甫奇易容的！

怪不得艾家四兄弟非死即傷，原來青城早已獲得同心盟之助，設下這個圈套。

野鶴眞人眞是武英皇甫奇化裝的，蓬萊仙翁葛懷俠等是否都來了？

這個念頭閃入武顚公孫軒等人的腦袋時，他們不覺緊張的抬頭張望起來。

武英皇甫奇哈哈大笑道：「公孫兄，你們在看甚麼呀？」

武顚公孫軒面色陰晴不定，却力持鎮靜的笑道：「大概連葛懷俠等都來了，是吧？」

武英皇甫奇頷首笑道：「不錯，你想見見他們麼？」

武顚公孫軒「嘿嘿」乾笑道：「大家是老朋友，當然應該見見！」

武英皇甫奇笑道：「對，你看！他們已經來了！」一語甫畢，三折岩四邊同時冲起十多個人！

來的，正是蓬萊仙翁葛懷俠，武傑黎中夫，武俠顏正，武棍甘露民，第一號金衣特使尉遲必勝，第二號金衣特使高三歌，第三號金衣特使段雲平，第五號金衣特使佟陽，第七號金衣特使上官威，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

人，第十二號金衣特使朱雲儀及青城掌門野鶴眞人，少林掌門一恕上人，武當掌門古風道人，此外還有兩位老道士，是青城派的高手，總共有十八人之多！

武顚、武妖、武狐、武淫、武狼，武怪，武丐，武鬼，武夫及艾東村個個面色大變，情知此番突擊青城派，已落入同心盟的計算中。

默察情勢，他們明白今天除了拚死一戰之外，已無其他良策，因此他們十人立刻轉身面對敵人，站成一個圓圈，把受傷的艾北村和艾南村保護於圓圈之中。

蓬萊仙翁葛懷俠率領衆人緩步迫近，在距離敵人兩丈處停住，開口笑道：「公孫軒，你是領頭的吧？」

武顚公孫軒乾笑道：「是又怎樣？」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那麼老朽問你，你們要死抑是要活？」

武顚公孫軒道：「要死如何？要活如何？」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要死，今天就在這三折岩解決，要活，俯首就擒隨老朽等回同心盟去！」

武顚公孫軒笑道：「隨你們回同心盟去，就眞的能活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除了元兇老山主外，老朽保證你們只監禁終生！」

武顚公孫軒搖頭道：「那太苦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神色一嚴，沉聲道：「那麼，你們打算死在這三折岩？」

武顚公孫軒道：「這也不見得。」

蓬萊仙翁葛懷俠冷笑道：「現在我們一共有十八人，而你們只有十個，老朽和武英、武傑、武俠、武棍對付你公孫軒，巫馬明、左丘龍、司徒雲鶴，冷無心五人，你們剩下的豬一民，宮柏、陰太希、勞立士、艾東村五人由少林、武當、青城三位掌門人及八位金衣特使對付，還有兩位青城派道長等隨時應援，這樣你公孫軒認爲還可一戰麼？」

武顚公孫軒強笑道：「戰雖不能，硬拚可以。」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老朽可以給你們一些考慮的時間，要不要？」

武顚公孫軒道：「不必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蓬萊仙翁葛懷俠沉笑道：「也罷，我們就此開始。」右掌一吐，飄飄忽忽的向對方抓了過去。

於是，正邪雙方就在三折岩展開一場血戰：

× × ×

半月後，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天，廬山五老峯，四海同心盟的一個盟丁，飛也似的奔入同心盟議事廳大叫道：「回來了：葛盟主他們回來了。」

正在議事廳閒聊的各派代表一聞此言，頓時騷動起來，紛紛起身奔出議事廳，往大門外趕來。

首先奔到大門外的是俞立忠，他一看回來的只有蓬萊仙翁葛懷俠及八位金衣特使和三名俘虜——艾東村，艾南村，艾北村——而不見武英，武傑，武俠，武棍等人，心頭微微一震，當下趨前迎接道：「葛盟主他們回來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一見俞立忠，眼睛一亮，頷首笑道：「俞特使也回來了！」

俞立忠道：「屬下已回來五天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舉目四顧，不見火琉島主聶衞公和武翁房玄齡等人，因問道：「令師祖和聶島主沒有回來麼？」

俞立忠道：「沒有，聶島主已返回火琉島，敝師祖則回南村去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注目又問道：「你們沒捉到老山主？」

俞立忠笑道：「一言難盡，盟主請先入內歇息再作長談吧！」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一嗯，答謝予衆人的迎接，便舉步走入同心盟的議事廳。

其餘衆人隨後進入，蓬萊仙翁葛懷俠在盟主席位坐下，見各派代表臉上都流露出一股迫不及待之色，於是含笑而起，高聲道：「諸位代表，老朽知道你們一定急着想明白殲敵的結果，現在老朽先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同心盟已在青城山三折岩大獲全勝了！」二幫三教九門派的代表登時跳躍歡呼鼓掌叫好，如醉如癡，喜悅之情，洋溢整個議事廳！

蓬萊仙翁葛懷俠等到衆人「興盡」之後，含笑又道：「事情是這樣的，老朽等在開封知老山主的部下侵犯少林、武當、華山三派後，知彼等下一行動必爲崆峒派，因忖度路途遙遠無法趕上，便決定趕去青城派守株待兔，果然不出所料，數日之後，他們一行十三人化裝儒士上了青城山，爲了不使上清宮受到損壞，便由武英皇甫老兒冒充野鶴眞人，引誘他去到山後的三折岩，武顚公孫軒不察，派艾家四兄弟出戰，結果艾西村戰死，艾北村和艾南村受創，其後皇甫老兒的身份爲彼等看穿，老朽等便現身圍殲，經半天搏鬥後，艾東村艾南村被我們生擒下來，武顚、武妖、武狼、武怪、武丐、武鬼、武夫冥頑不馴，爲老朽等消滅，只有武狐武淫被逃脫掉——」掌聲又起，如雷响動！

惡魔均伏誅

青城派代表劍癡張青龍最是高興，情不自禁哈哈大笑道：「好呀！武林從此又得太平了！」

丐幫代表雨丐起立問道：「請問盟主，我方有無傷亡？」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武俠武棍及幾位金衣特使在武妖、武狼等六個老魔頭力拚下受了一點輕傷，但都已痊癒了。」

雨丐又問道：「那麼，武英等四位老前輩何處去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他們四位認爲老山主經此挫折後已難有再起之力，故已各自歸隱深山。」

答畢轉對俞立忠道：「俞特使，現在輪到你談談老山主和武狂武毒三人了！」

俞立忠起立答道：「武狂武毒敗於聶島主及敝師祖之手，已被毀去一身功力，此刻與老山主同禁於正心牢中！」

蓬萊仙翁葛懷俠大喜道：「啊，你們已擒獲老山主了？」

俞立忠笑道：「正是，他功力平平，家師和屬下只兩個照面便將他制服！」

蓬萊仙翁葛懷俠訝然道：「他功力平平？」

俞立忠道：「是的，他胸中的武學在當今武林可數一數二，而功力却甚平庸，不堪一擊！」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怪不得那天在『百花閣』中，他不敢與老朽動手，他究竟是誰？」

俞立忠轉向議事外大聲道：「封牢主，請帶他進來！」

整個議事廳登時一靜，旋見正心牢的封牢主推着頭罩黑袋手戴鐵銬的「老山主」進來了！一向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老山主，此刻低垂着頭像一隻鬥敗的公鷄！

他被封牢主一路推到盟主席前時，一顆頭垂得更低，看都不敢看蓬萊仙翁一眼，似是恨不得一頭鑽到地下去。俞立忠離席走出，在老山主身邊站住，望着蓬萊仙翁笑道：「盟主願意猜猜這位『老山主』是誰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凝視老山主片刻，轉望俞立忠道：「他過去是有名的人物？」

俞立忠點頭笑道：「是的，名氣之响亮，不在盟主之下！」

蓬萊仙翁葛懷俠聽得有趣，含笑沉吟道：「唔，胸中武學數一數二，名氣不在老朽之下，這個人難猜……唔，有了，那便是『五絕神魔濮陽鴻飛』，但『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已經……已經……」

俞立忠接道：「已被家父殺死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忙道：「不，老朽相信當日殺死『五絕神魔濮陽鴻飛』之人絕非令尊。」

俞立忠一笑道：「然則，盟主可知那殺死『五絕神魔濮陽鴻飛』之人是誰？」

蓬萊仙翁葛懷俠目光轉移到老山主身上，若有所悟地道：「莫非正是這位老山主？」

俞立忠道：「不錯，正是這位老山主。」說着，舉手將老山主頭上的黑袋取了下來。

老山主，相貌清癯，是個年在九旬以上的垂垂老者！

蓬萊仙翁葛懷俠一眼瞧清之下，不覺驚跳起來，脫口大叫道：「原來是你五絕神魔濮陽鴻飛！」

是的，原來這位領導十二武煞星爲害武林企圖消滅同心盟的老山主，竟是在數年前在「韜光山莊」外死於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的成名暗器「亡魂神針」的五絕神魔濮陽鴻魔飛。這是多麼令人驚奇的一件事，想不到殺死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的兇手，就是他五絕神魔濮陽鴻飛自己！

蓬萊仙翁葛懷俠和八位金衣特使傻楞楞的瞪望着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好半天，蓬萊仙翁方才回過神來突地瞑目一哼：「濮陽鴻飛，你幹的好事！」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閉目不語，臉上微露得意之色。

蓬萊仙翁葛懷俠又哼了一聲，轉望俞立忠問道：「俞特使是如何捉到他的？」

俞立忠道：「那天盟主等離開『百花閣』後，家師命屬下暗中守候於『百花閣』外面，果然不久之後，屬下發現沈七姑女扮男裝偷偷溜出『百花閣』，屬下乃予跟踪，結果得到了這位老山主藏匿之處，原來他把那艘黑船開入黃河，那沈七姑上了黑船後，船便往下游駛去，屬下立即趕回開封報告敝師祖及家師，於是我們四人便連夜雇船追下，經一日一夜之追趕，在李升屯附近發現黑船棄置於河邊，原來黑船不熟悉河道之情況，船底觸礁破裂了，我們四人知道這位老山主及武毒十二客等必是棄船逃上岸，便分路追搜，敝師祖及屬下終在荷澤追上他們，那時他們已投宿於城中的長春客棧，敝師祖便連夜趕去，召來聶島主及家師，於翌日清晨，我們四人便衝入長春客棧，那知這位老山主和武狂武毒已逃逸無踪，還在房中留下一信譏諷屬下，原來屬下於晚間進入客棧向一名店小二打聽他們的行踪時，那店小二誤以爲屬下是他們的朋友，便去通知他們，這位老山主知屬下追來了，乃與武狂武毒留箋而逃，因此我們四人只在客棧找到『萬花宮』十二客及沈七姑等，我們知道不會由她們口中得知這位老山主的行踪，故未爲難她們，當即離開了長春客棧，出了城後，屬下愈想愈覺這位老山主不可能忍心棄十二客於不顧，乃提議再回長春客棧看看，結果所料不差，這位老山主和武狂武毒確未逃走，我們回到長春客棧，發現他們已回到房中蒙頭大睡，如此這般，雙方便在客棧中大打出手，這位老山主首先爲家師和屬下合力制服，之後我們師徒再與聶島主及敝師祖聯手圍攻武狂武毒兩人，終將二魔擒住，這是事情的全盤經過，後來我們逼這位老山主說出聶姑娘及東方特使受關禁的地點，又去『韜光山莊』救出了聶姑娘和東方特使，聶島主遂携其孫遄返火琉島，敝師祖護送我們回到同心盟後，亦返回南村去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慢慢移到五絕神魔濮陽鴻飛臉上，含怒沉聲道：「濮陽鴻飛，當年你被少林、武當、華山、黃山、崆峒、崑崙六派掌門人制服於五台山上，若非老朽出面替你求情，你早已沒命，不想你竟不安於歸隱『韜光山莊』，僞死嫁禍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又召集另十一個武煞星共同作亂，殘殺各派人士，企圖消滅同心盟，你想看看，你這樣做，對得起老朽麼？」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閉目如故，臉上露着頑強的笑容。

蓬萊仙翁葛懷俠忍不住怒道：「濮陽鴻飛，你說話啊！」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仍是含笑不語，略無懺悔之色。

俞立忠一脚掃出，喝道：「跪下！」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噗！」的跪倒，還想掙扎站起，已被俞立忠一掌按住肩頭，使盡力也站不起來，不由怒吼道：「俞立忠，你敢對老夫無禮？」

俞立忠重重摑他一個耳光，怒道：「你害死了我父親，還想要我以禮相待？」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臉頰上立現五條指痕，他一生中何曾被人打過耳光，一時驚怒交迸，厲道：「好小子，你待怎的？」

俞立忠一指蓬萊仙翁道：「把你的罪惡一五一十向盟主供出來！」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怒道：「老夫所作所爲，如今你們盡皆知曉，何必招供？」

俞立忠冷笑道：「我要你當衆供出你的罪惡，你不招供，我打歪你的嘴巴！」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雖在狂怒中，亦知

再發橫只有自取其辱，乃轉對蓬萊仙翁道：「姓葛的，你也要老夫招供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冷然道：「不錯，你須把一切罪惡供出來。」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道：「老夫承認害死俞雲陽不錯，用不着招供！」

蓬萊仙翁葛懷俠問道：「你爲何要害死俞掌門人？」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道：「當年六派掌門人聯手圍攻老夫時，他俞雲陽最爲賣力，後來出手毀去老夫一身功力的也是他，所以老夫要報仇洩恨！」

蓬萊仙翁冷聲道：「說清楚一點！」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冷笑道：「那是當年老夫的一條得意妙計，老夫心知他們六派掌門人念念不忘傳說中的那冊『天竺聖經』，乃以『天竺聖經』爲餌，修書六封分致他們六派掌門人，稱老夫一身武功係得自『天竺聖經』，因自覺大限將屆，故願將『天竺聖經』錄成六份贈他們六位掌門人，以贖罪衍之萬一，請他們於同一日駕臨韜光山莊，其中給黃山派掌門人的那封信與其餘五封信不同，老夫是以長白掌門駱玉仙的身份寄給他的，文中稱有機密事相商，請他於同日去南五台虎頭坡晤面，並叮囑勿告訴任何人，其時，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五派掌門人已齊集韜光山莊等候老夫分配『天竺聖經』，哈哈，少林掌教一恕上人倒也正直，一定要等到俞雲陽來時才肯接受，但俞雲陽已被老夫騙去虎頭坡，他當然不會來，到了那天下午，老夫預先囑好的一名莊丁便入莊低聲報告老夫，說有人來莊求見，老夫便請五派掌門人暫坐，即隨那名莊丁出莊，之後不久，他們五派掌門人便聽到了兩聲慘叫，趕出一看，發現老夫和莊丁已身中俞雲陽的獨門暗器『亡魂神針』而死，老夫身上的六份『天竺聖經』已不翼而飛，於是他們很自然便推斷那是俞雲陽欲獨佔『天竺聖經』所出的下策，立即追下山，找到那位等候於虎頭坡的俞雲陽，哈哈哈，以後的事，不用老夫說了吧？」

蓬萊仙翁冷「哼」一聲，又問道：「那個代替你死的假五絕神魔是誰？」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哈哈大笑道：「他是老夫舊日的一名部下，姓范名大成。」

蓬萊仙翁道：「他怎肯代你死？」

五絕神魔詭笑道：「他根本就不知老夫會殺死他！」

蓬萊仙翁葛懷俠又問道：「當年你被追歸隱『韜光山莊』時，六派曾派人監視你的日常生活，那時你如無人幫助，必難成事，你那四個徒弟——艾東村，艾南村，艾北村，艾西村——是歸隱前收的還是歸隱後收的？」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道：「那是歸隱後收的！」

蓬萊仙翁葛懷俠詫異道：「你怎能在『韜光山莊』收徒傳藝？」

俞立忠搶着笑道：「盟主可記得他曾收了三個文人徒弟？」

蓬萊仙翁恍然道：「對，老朽因看重他的『棋、琴、書』三絕，故准他收三名徒弟傳其『棋，琴，書』三絕，另外的『武，色』二絕隨他的生命而沒，莫非他偷偷把『武色』二絕傳給那三人了？」

俞立忠笑道：「正是，而那三人，一個叫史家典，一個叫樂少溪，另一個屬下已忘記他的姓名，其中的史家典，屬下曾在『韜光山莊』與他弈過數局棋……」

蓬萊仙翁驚異地道：「那時俞特使就已看出他身懷武功了？」

俞立忠搖頭道：「沒有，由於我們都以爲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已死，故始終沒懷疑到他們三人，屬下也是掘到這老魔頭才想到的。」微微一頓，轉望立在五絕神魔身後的艾東村，艾南村，艾北村三人，笑道：「如屬下沒有猜錯，這艾東村便是樂少溪，艾南村便是史家典！」說着，移步走到艾南村面前，伸手扯住他頭髮，用力往下一拉，果然由他臉上拉下一層人皮來。一點都不錯，艾南村就是史家典！

俞立忠凝望着他笑了笑道：「史先生，你的棋子藝承濮陽鴻飛，怪不得在『韜光山莊』我始終贏不了你！」

艾南村（史家典）垂首不語。俞立忠輕「哼」一聲，轉對艾東村笑問道：「你是樂少溪吧？」艾東村亦垂首不語。

俞立忠又將他和艾北村的「臉皮」撕下，因以前未見過他們的眞面目看了也不認識，當下轉對蓬萊仙翁笑問道：「盟主打算如何處置這三個人？」

蓬萊仙翁知他和艾北村的女兒有一段情，因含笑反問：「俞特使有何意見？」

俞立忠搖頭道：「沒有，屬下沒有意見！」

蓬萊仙翁道：「那麼，如何處置他們，要由同心盟開會決定！」

俞立忠點點頭問道：「何時開會？」

蓬萊仙翁方欲回答，少林派代表一意大師已先起立道：「本席請求盟主立刻開始審判濮陽鴻飛師徒四人！」

武當派代表古木道人接着起立道：「還有現在正心牢的武狂武毒及司空英三人亦應同時處理！」

「對，立刻開會審判！」

「濮陽鴻飛師徒等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何必再經審判，立刻處決他們就是了！」於是整個議事廳七嘴八舌的亂嚷起來。

俞立忠心煩，移步欲出，忽然想到還有一個艾西村的身份，沒弄明白，當下走到濮陽鴻飛身邊，含笑問道：「你那已死的第四徒弟艾西村，他又是何人？」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冷笑道：「他已死了，你問他幹麼？」

俞立忠道：「想知道罷了。」

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道：「他原是老夫的書僮，名叫畢安，在『韜光山莊』服伺老夫的。」

俞立忠哦了一聲，移步溜出議事廳，登上二樓，往自己的臥房走來。走到房門口，正欲推開房門，聽得身後有腳步聲，回頭一看，見是紅小萍，不由微笑道：「妳怎不在議事廳看他們審判濮陽鴻飛？」

紅小萍一聳香肩道：「濮陽鴻飛左右逃不了一死，沒甚麼看頭！」

俞立忠推開房門道：「妳進來麼？」

紅小萍一揚黛眉笑道：「你歡迎我進去，我就進去！」

俞立忠豈有不歡迎之理，但正想拉她入房之際，一眼瞥見房中人影一閃，遂立刻改變主意，笑笑道：「我那敢不歡迎？

不過，說眞的，假如妳肯讓我休息一會，我會更喜歡妳！」

紅小萍微詫道：「你不舒服麼？」

俞立忠搖頭笑道：「沒有，我只想靜靜的考慮一些問題……」

紅小萍道：「考慮甚麼問題？」

俞立忠笑道：「還沒考慮之前，我無法回答妳啊！」

紅小萍道：「好，我不打擾你，但你可不能偷偷溜走！」

俞立忠道：「我會溜到哪裏去呢？」

紅小萍笑道：「如今公仇私恨均已了結，我怕你不肯再在同心盟呆下去！」

俞立忠一哦，笑道：「也許是的，但我要離開時，總忘不了妳，妳怕甚麼？」

紅小萍喜道：「眞的？」

俞立忠點頭道：「眞的！」

紅小萍嫣然一笑，轉身飛奔而出。俞立忠目送她奔下樓後方才舉步入房，俊目一掃，不見房中有人，便把視綫移上牙床，笑道：「床後那位朋友請出來如何？」

話落，立見床帳波動了一下，由床後閃出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

她，正是艾菁！俞立忠並不感意外，他把房門關好，這才正對艾菁問道：「姑娘貴姓？」

艾菁玉臉一變，冷笑道：「哼，有了新人忘舊人，如今連我的姓名也忘了！」

俞立忠淡笑道：「我重新請教妳的姓名並沒有錯，妳仔細想想看吧！」

艾菁眨眨眼，道：「我姓史，名字仍是個『菁』字！」

俞立忠慨嘆一聲道：「假如妳在令尊未遭擒前就告訴我妳姓史，那該多好！」

史菁登時淚如雨下，哽咽道：「就因我沒有老實告訴你，因此你恨我了？」

俞立忠失笑道：「恨？那怎麼會？」

史菁道：「但是你不理睬我了！」

俞立忠聳了聳肩，笑道：「我現在不是在理睬妳麼？」

史菁仰臉笑道：「那麼，請你救救我爹爹，好麼？」

俞立忠搖頭，斷然道：「不能！」

史菁一呆，瞪目失聲道：「爲甚麼？你不喜歡我麼？」

俞立忠正容答道：「救妳爹，和喜歡妳是兩回事！」

史菁發急，扯住他胸襟道：「你救救我爹，我便嫁給你，終生服侍你！」

俞立忠道：「不能，別說我無力救他，即使有，我也不能爲私人的情愛而去拯救令尊！」

史菁不禁又流淚哭道：「但你不救我爹，我怎能嫁給你？」

俞立忠道：「妳如一定要把兩件事牽扯在一起，那也只好由妳了！」

史菁淚汪汪的瞪着他，道：「你……你好狠啊！」

俞立忠嘆道：「我想我一點也不狠，問題在於，這不是可以兩全之事。」

史菁突然跪下，抱住他雙脚痛哭道：「我求求你，請你救救我爹吧！」

俞立忠連忙將她扶起，懇切地道：「別這樣，史姑娘，我實在無力解救令尊，不過妳放心，令尊並非主腦人，諒來同心盟不致判處他死刑的。」

史菁悲慟異常，顫聲道：「不！同心盟一定會處死我爹，我知道！我知道！」

俞立忠也覺得史家典生望不大，故默默無言。

史菁哭了一陣，突地抬起頭問道：「你說！你喜不喜歡我？」

俞立忠點頭道：「喜歡！」

史菁又問道：「救不救我爹？」

俞立忠搖頭道：「愛莫能助！」史菁號哭一聲，用力推開他，開門衝出臥房而去。

俞立忠深深一嘆，動手把自己的衣物包好揹起來，留了一張字箋放在桌上，隨即舉步出房。

「殺！」「殺！」

「非殺不可！」樓下議事廳傳來了陣陣怒吼！

俞立忠由另一條樓梯下樓，悄悄走出同心盟，踽踽往峯下走去。

下了五老峯，正想加快脚步奔下山，突見由一叢樹林中竄出一個紅衣少女！

定睛一瞧，原來正是紅小萍，她身上也揹着一個包袱，似有遠行之意！

俞立忠呆了呆，問道：「妳——何處去？」

紅小萍甜然一笑，道：「下山去，你呢？」

俞立忠窘笑道：「我……我也想下山去。」

紅小萍道：「不是想偷偷溜走吧？」

俞立忠俊臉發熱，窘笑了笑，上前拍拍她香肩道：「對蓬萊仙翁來說，我是偷偷溜走，對妳而言，却又不然！」

紅小萍吃吃笑道：「怎麼說？」

俞立忠笑道：「我在房中留了一張字箋，那是給妳的。」

紅小萍「氣色」稍見好轉，凝眸問道：「那張字箋，你怎麼寫的？」

俞立忠道：「我說我決定離開同心盟，假如當面向盟主辭職，他必會挽留我，故打算不告而別，但爲了避免『拐騙』之嫌，我不打算和妳一起走，如妳有意，可於見字後，稟明妳大姐二姐，然後去長安『萬象鏢局』找我！」

紅小萍眼睛一瞟一瞟的含笑打量他，問道：「不是騙我的吧？」

俞立忠轉身欲走，道：「走，我們同去看那封信！」

紅小萍伸手拉住他，笑道：「好，我相信你便了！」

俞立忠轉回身子，笑問道：「妳怎知我要走而先來此等候我？」紅小萍微笑道：「心有靈犀一點通！」

俞立忠仰頭大笑，道：「好好，妳既不嫌棄我，咱們就一起下山去吧！」

紅小萍笑了笑，問道：「你決定同長安萬象鏢局去？」

俞立忠點頭道：「是的，我喜歡那種生涯！」

紅小萍含情脈脈地道：「但願我能幫助你，使萬象鏢局做得更有聲有色！」

俞立忠道：「妳能的，只要妳能替我燒幾樣可口的菜！」

兩人於談話中，慢慢移動脚步，偎依着往山下走去，儷影雙雙，終於消失於翠綠的山林中……

（全文完）

長劍篇

奇情故事長篇俠義

蕭逸・著
可飛・圖

前文提要：

把以前積壓的創傷劇毒消除了。八老太爺的蛇血，酣睡一個對時間，似乎到一所住宅，引見兩個漢子，一個叫胡烈；一個叫郭九如，都是八老太爺的江湖朋友，就在他們家裏吃飯，八老太爺和他們二人邊吃邊談的都是各門派的武學，見解高超，涵蓋各派之長，又談到燕門絕技，曾和雪羽的祖伯打個平手，繼而叫「青州雲門」出身的胡烈和關雪羽比較武功，二人相較，關雪稍勝一籌，還傳他自創一套專爲對付劍招的手法，可以傳授給關雪羽……

密室有乾坤　救出捕快妻

八老太爺仍然是一動也不動的坐在當地，胡烈的身勢霍地向下一落，那隻未受傷的大腿，驀地飛彈而出，直向着八老太爺頭上飛踢過去。

「叭！叭！」褲管迎風，一連發出了兩聲脆响，八老太爺左右一雙太陽穴，已在對方照顧之中。

關雪羽冷眼旁觀，測知胡烈這般施展，果然全力以赴，並無絲毫留情，設非是預知八老太爺足能化解，豈能如此莽撞。

果然，眼看着這一雙飛脚，雙雙已將踢中八老太爺太陽穴的一霎，就只見這位老爺子轉動了一下他的頭顱，姿式看來再自然不過，不過是擺了一擺，胡烈那般猛厲的一雙飛脚，竟自雙雙踢了個空。

胡烈雙脚一經落空，便知情況不妙，大笑道：「我認輸了——」

叫聲未歇，陡地在空中一個倒折，想原地下落，却依然逃不過八老太爺的快手，「噗！」一聲，已貼在了胡烈那隻用以踢人的小腿之上，緊接着向外輕輕一送，郭九如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你還有什麼碍難之處麼？」

關雪羽道：「郭前輩不必多疑，在下實在不敢出醜，既然八老太爺有心造就，也只好獻醜了！」

說完，他遂即走向八老太爺正前方站定，抱拳道：「老前輩多多指教，在下放肆了！」

他有見對方八老太爺身手驚心，方才那一手「四兩撥千斤」，更稱巧妙之至，生怕再陷覆轍，是以站定之後，一面功力內聚，一面留神觀察着對方虛實，却並不急於出手。

八老太爺一如先前模樣，空負着雙手，一副意定神閑形象，那一雙菱形的長長眸子，却是瞬也不瞬的注定着對方。

關雪羽暗警着道：我如直攻他正面，必然遭遇到先前胡烈相同景況，不如先以虛招誘他，再待機出手就是。

心裏想着，逕自按照燕家「弓步」走法，在亭子裏轉動起來。

他因知在場三人俱是當今罕世高手，對於燕家多少有些淵源，實在用不着藏絀，是以身法一經展開，全是本門絕學。

八老太爺微微頷首道：「莫怪於燕門身法，武林推重，果然有不同凡响之處，關小友，你就不必藏私了，只管向老夫發招就是。」

關雪羽嘴裏應了一聲：「遵命！」猛可裏身子向後面一坐，左右手同時向外劈出，施展的是燕家成名江湖的「燕門劈掛掌」，兩掌一左一右，各自劈出了一股力道，分向八老太爺雙肩上直劈過來。

已把胡烈偌大的身子，送出了丈許以外，落身於凉亭之外。

自然，八老太爺這是對他特別留情，雙方不過是玩笑而已，要不然，眞要講究臨陣對敵的話，胡瘸子這條腿子可也就別想要了。

胡烈驚魂乍定，由亭外走進來，大聲道：「老爺子眞神人也，我胡烈可眞是打心眼裏服了你啦！」

八老太爺閃爍着一雙眸子，十分驚訝的打量着胡烈道：「一年多不見，你的功力竟然大有進步，看來你已有深湛的內功基礎，很可以更上層樓，在氣血上下些功夫。」

胡烈赫赫笑道：「那就要請你老爺子破格照顧了！」

八老太爺點點頭道：「很好，我隨行帶有一本當年所習的秘笈『血漏子』，那一天你來拿去看看，只要練習不輟，不出三月就能看出它的妙用。」

胡烈不由大喜過望，連聲稱謝不已。

八老太爺這才把眼睛移向關雪羽道：「怎麼，你可要試試麼？」

關雪羽冷眼旁觀之下，斷定這位八老太爺果然具有非常身手，實在是當世罕見的一個異人，果眞能蒙他指點一二，必當受益不淺，只是自己爲了顧全家門盛名，不敢冒然出手，他却偏偏再三催促，頗似含有深意，果眞如此，自己倒不便堅持而坐失良機了。

一旁的郭胡二人，心知八老太爺有意破格造就，而他却偏偏遲遲不肯出手，俱都心存不解。

八老太爺一聲喝叱道：「好厲害！」

他原本兩隻手擱置在椅子把柄之上，隨着這聲呼叫，整個身子陡地一個倒撑，蜻蜓倒豎也似的直立了起來。

關雪羽那般猛厲的雙掌，竟然雙雙劈了個空。

對關雪羽來說，這却是意料中事，這兩式劈空掌原是虛招，不過旨在試探而已，雙掌一經出手，全身已驀地飛撲過去。

八老太爺倒豎的身子，幾乎也在同一個時候還原落座，正迎着了關雪羽怒撲而前的身子，後者却已第二次發招，用「進步穿身掌」式，一掌直向老人前心罩來。

八老太爺左手向上一封，看似綿軟無力，關雪羽却覺出來一種奇大的吸力，吸向自己手臂，再看時，八老太爺那一隻白皙纖細的手，已貼着了自己臂上。

像是觸了電的感覺，關雪羽只覺得身子震得一震，有一種前衝力道的趨勢，心裏一驚，忙即運力向後一坐，饒是如此，仍然難緩其衝，妙在自己後坐的力量，在對方轉動的手勢裏，竟然神奇的變成了對方的力量，一股腦的却都轉加在了自己身上。

這麼一來，關雪羽可就無論如何也吃受不住，才知道對這般「四兩撥千斤」的手法，敢情無所不能，自己雖是這般仔細，仍難免着了他的道兒。

一念之興，他左手突翻，於危機一瞬之間，改用燕家救命奇招之一的「轉尾龍」手法，手掌甩處，突然向八老太爺的手臂上反貼了過去。

八老太爺鼻子裏哼了一聲，像是有些意外。

他原本十拿九穩的可以把關雪羽身子送出去，經此一來，不得不把已引出的力量強自收回，反手勾掌之間，迎住了關雪羽遞出的手掌。

關雪羽勁猛力足，八老太爺又更是諱莫如深。

雙方手掌一經接觸，八老太爺的座椅「唬吱！」响了一聲，關雪羽的身子第二次被引了出去。

饒是這樣，他仍然還是着了八老太爺的道兒——「呼！」一下子飛了出去。

原來關雪羽聰穎過人，適才冷眼旁觀之間，多少已看出了八老太爺這類手法的訣竅所在，這時臨陣對敵，徒手相接的當兒，更領會不少——

妙在八老太爺這般一而再，再而三的施展，幾乎都是同一原理，這便暗中給了關雪羽極大的啓示作用。

——他本有極深的武學造詣，天資又佳，這一細心領會，焉有不通之理？

是以眼前，老太爺用同樣手法，再次把他飛出，却難以收效，原因是關雪羽已經抓住了力道的竅門，只見他飛起空中的身子，忽地一伸一扭，反方向的一個疾轉，便自輕飄飄地就原地落了下來。

這一手無寧使得一旁觀看的郭胡二人大吃了一驚。八老太爺這種新奇的「引手」，無異是他獨家發明，武林僅見，該是何等微妙，想不到竟似已爲關雪羽所識破，不能不令人爲之驚嘆了。

眼看着關雪羽落下的身子，輕若無物，有如一片羽毛般，輕輕落在了八老太爺

跟前。

「老前輩指教，在下欽仰之至！」

說完抱拳一揖，隨即退後一旁。

八老太爺那雙眼睛裏，交熾着無比的喜悅，一隻手探着頦下長鬚，頻頻點頭不已——

「你果然聰明過人，如得我心得造就，不出一年，必將光大武林矣！」

關雪羽僥倖不曾當場出醜，反倒福至心靈的學到了一式奇妙身法，心中甚是欣喜，有此一悟，以他智慧，當可舉一反三，變化出許多不同身法，無形中爲自己增加了一份實力。

八老太爺之所以有此一段插曲，很可能以此試探關雪羽，是否可造之材，至於下一步又將如何，却是令人費解。

四個人相繼入座之後，八老太爺竟是沒有再提武功之事。此時天已不早，對方既是生意上來往共事之人，關雪羽倒不便久留下去了，當下起身告辭，八老太爺倒也沒有强留他。

「好吧，我們明天再見吧！」說着，八老太爺轉向郭九如看了一眼：「九如，你送他一程，回來我們再談！」

郭九如應了一聲，滿面春風的同着關雪羽離開了凉亭。

「你與八老爺以前認識麽？」郭九如試探的向關雪羽問着。

關雪羽搖搖頭道：「不，我們是在客棧裏才認識的，不過三四天而已。」

郭九如「噢——」了一聲，臉色頗感驚異

「看來老爺子對你頗爲垂青！」郭九如邊走邊道：「這倒是怪事一件——」

「爲什麽？」

這位儒雅風度的郭九如，給他的印象不惡，也許能由他嘴裏探出一些「八老太爺」的底細，那怕是一言半語也比全部茫然的好。

郭九如看了他一眼，微笑着說：「你也許還不知道，這位老爺子是有了名的難纏……」

「怎麽個難纏？」關雪羽微笑着不當一回事的道：「我倒以爲他對人溫和，並沒有怪異之處。」

郭九如一笑道：「當然，那是你們投了緣了，小兄弟，你心裏可得有個底兒，能够爲八老垂青的人，贖世難逢，他老人家可不會輕易傳授你功夫的。」

「這——我知道……」

「你知道？」郭九如搖搖頭，微哂着道：「不——你還不知道！」

關雪羽驀地站住了脚步：「郭前輩話中有話，請說當面……」

「不……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郭九如臉上現出了一絲神秘的微笑：「有句話，我倒要問一問你，你看我們是幹什麽的？」

「這——」關雪羽搖搖頭坦白的道：「不知道！」

「你以爲呢？」郭九如道：「你以爲八老太爺又是幹什麽的？」

「據說是幹紙墨生意的，是麽？」

郭九如神秘的一笑道：「算是對了一半。」

「另一半呢？」

郭九如無視關雪羽滿臉的驚訝，繼續前行，好像沒有聽見他這句話。

二人來到了大門口，關雪羽直直的看着他，仍在等候着他的回答。

郭九如頓了一下，臉色一掃先前的輕鬆，忽然變得很沉重，輕輕嘆了一聲道：「你以後也就知道了，我不送你了，請自回吧！」

關雪羽呆了一呆，郭九如正待轉身，却又止住，一雙眸子在他臉上轉了一轉，吶吶的道：「恕我多事，你在此寧國府有多久逗留？」

「我——郭前輩何有此一問？」

「算了……」郭九如搖搖頭，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逕自轉身步回。

關雪羽原想喚住他問個清楚，想一想隨即中止住這個動作，到底彼此還是初次見面，又憑什麽期盼對方能够剖誠吐露，他自是有難言之隱，也就不必強人所難。

往前走了幾步，再回過頭來，郭九如早已消失，兩扇大門也已關上。

心裏動了一動——看他們三人鬼鬼祟祟，到底要商談些什麽？

——郭九如臨行吞吐、欲言又止，又是爲了什麽？

這麽一想，可就越加的促使了他的好奇之心，暗中忖道：「我何不乘此時偷偷潛回，看看他們說些什麽？

然而，這畢竟不是光彩之事，而且八老太爺等三人，無一不是功力精湛之人，一個露了馬脚，化友爲敵，自己這條命可就休想再活着離開……

——轉念再想，自己只要當時小心一點，距離遠一點，事先留好了退路，料還不致於敗露形迹。

這麽一想，頓時爲之胆力大壯，左右打量一眼，夜深無人，又何必想上許多！

當下，把身上長衣整理了一下，往前偎近了幾步，陡地騰身而起，「呼——」已縱身上了院牆，緊接着飄身入內；左右打量了幾眼，不見絲毫動靜。

這所宅子雖然不小，但是除了亭子裏的三個人之外，便只有那個又龍又啞的下人，主人三人既在後院凉亭，自己便大可放心，先到房子裏看看究竟再說。

想着，他遂即隱身牆邊，先自觀察了一刻，不見任何動靜，心知八老太爺等三人仍在後面凉亭，不必顧忌，當下閃身而出，試了一試一扇房門，並未上鎖，打開來，閃身而入，屋子裏一片漆黑，略定片刻，這才約莫的可以看清一切。

眼前不過是一間穿堂的過道而已，倒還十分寬敞，前後左右皆有通道，必要時無論任何一個方向，皆可從容掩飾退身。

正前面通向一間寬敞的客廳，正是最初主人待客之處，左面一條通道，才是住屋所在。

關雪羽這一霎心情頗爲緊張，好像作賊似地，眞後悔有此一來，只是既然來了，總不便半途而回，却要看上一個水落石出才是。

他這裏正自心裏嘀咕，却聽得「噗噗！」地板聲响，一片燈光閃過來，敢情有人來了。

關雪羽心頭一驚，慌不迭的把身子向着一面屏風後掩去，身子方自掩好，過道

裏已現出了一條人影。

光影婆娑裏，關雪羽乃自認出來人正是那個既龍又啞的老佣人。脚上穿着一雙破鞋，平端着一盞燈，正自緩緩走過來。

原來他只是做着每日例行的工作——那一扇窗戶沒有關好，他就走過去關上，那一個門沒有上鎖，過去加上一把鎖。搖顫的燈光，照着這個人斑斑白髮，瘦削的一張長臉，由於角度適當，關雪羽正好看見他臉上的一道顯著疤痕，不用說，那是一道刀痕，痕迹之下，竟連一邊耳垂也被削下了一塊，另外，在他咽喉部位，也有一處顯著的傷痕，看來深入喉結，很可能他的啞便是因此而致。不用說，這個人當年必然也是江湖人物，龍啞之後，才息身爲奴，不問外事。

關雪羽靜靜地打量着這個人，看他做着眼前的這些瑣碎事，原來已要離開，忽然又自退了回來，想是又記起了一件事，把燈重新插好，左右打量了一眼，這才走向一張字畫處，移開畫面，伸手其後，像是摸着了一樣東西，「格登」响了一聲，牆面上立刻現出了一個暗門來。

暗中窺伺的關雪羽由不住心裏爲之一動。

即見對方那個啞漢已立身暗門當前，不過是例行公事般地，向着裏面打量了幾眼，隨即退回，就手又把門關上——

原來這片牆，全是整塊花岡石所砌成，石與石之間縫隙甚大，加以這扇暗門的形狀又是不規則的，簡直看它不出。

啞漢例行的觀察一遍之後，這才轉身而去，接下去是客廳大門的上鎖聲音，脚步聲漸漸遠去。

關雪羽看在眼裏，心中有數，自然這間暗室是有名堂，否則何需如此？

客廳大門上了鎖，反倒可以使他安心在裏面觀察一切，不虞外人的忽然闖入。

找着了那張字畫，移開來，發覺到後面的一個暗把，抓住它用力一撑，「格登！」又是一响，前見的那扇暗門便自敞了開來。

關雪羽定了定神，這才向門邊湊過去。一股迎面而來的臭氣，幾乎使關雪羽爲之作嘔，慌不迭的立刻閉住了呼息——

待到他往這個房子裏一打量，由不住爲之打了一個寒顫，一時間毛髮聳然。

原來暗室之中沒有燈火，只憑着這道壁間的一盞昏燈，所見自是有限。

目光所見，這間暗室內一片陰森，不知是他所看不清抑或是什麽幻影作祟，他所看見的，竟是半懸在空中的一顆顆人頭，一個個面目猙獰，那股子中人欲嘔的臭氣，便是由這間房子裏傳出來的。

「啊呀——這是什麽玩藝兒？」

心裏想着，禁不住後退了一步，仔細再看，所見亦同，心裏通通一陣子疾跳，着實地爲之猶豫起來。

畢竟這個突然的發現，太使人震驚，從而也就引起了關雪羽強烈的好奇。微微拂拭了一下，這才看清了其上貼着的黃色字籤，上面是墨筆正楷寫的字道：「西寧道盧昆首級」另起一行書寫的是：「罪狀：爲富不仁」。

關雪羽遲猶了一下，忍不住打開了盒蓋，一股臭氣撲鼻而起，他偏過臉來等着室是完全密封的，倒也不愁光顯外洩，廳門既鎖，亦不愁外面人會突然闖進來，他大可瞧上一個仔細。

心裏想着，隨即由身側取出了「千里火」，迎空一幌，噗嗒，一聲亮着了。

烟烟火光裏，使他看清了一切，却也嚇得他目瞪口呆，舌橋不下。

目光所見，面前竟是一顆顆血淋淋的人頭，男女老少，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這些人頭俱是以腦後長髮綑結繩索，吊在交插不一的樑柱之上，有些早已乾枯萎縮，有些却像是新死不久，地面上斑斑點點，儘是血漬，想是時間過久，血色早已變成了黝黑。

關雪羽看到這裏，只覺得陣陣寒氣直襲丹田，誠不知置身何處——

甚久之後，他才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轉過身來，就着手上的火熠子，把懸掛在壁間的一盞燈點着了，熄了火熠子，這才繼續觀察下去——

這間秘室空間甚大，左右四週陳列着十數座木架子，架子上擺列着大大小小形樣相似的紅漆木盒，盒子上各有標籤，也不知裏面裝的是什麽。

關雪羽試着走近其一，打量着面前的一個木盒，只見盒面上落積着一層厚厚的塵灰，幾乎已將盒子標籤全掩，試着用手那陣子惡臭氣息少去之後，才向盒中首級看去。

那是一顆既瘦又小的乾枯人首，整個人頭乾癟癟地，陳黃蠟顏色，髮色花白，顯示出這人頗有一大把子年歲了，却是咬牙切齒，圓瞪着一雙眼睛，當眞是「死不瞑目」，整個人頭置放在紅色的緞質軟墊上，墊上另有一標籤書寫着年月日，拿來和今日比照一下，敢情已有十五年之久。

十五年的長久時間，這顆人頭竟然還能保持着完整不腐，不用說是經過一番事先加工處理，却是不知道，人既已死，何必還留這顆人頭又有何用？

他又轉向第二個盒子——一口長方形的漆盒。

盒面標籤上書寫的字迹是：「東川總兵張天左雙臂，雙珠。」「罪狀：攻苗一役，殺人無數」。

打開盒蓋，裏面共一雙人臂，乾枯如籐。另有一個小木盒置放一角，打開來，竟是一雙早已乾枯萎縮了的眼睛珠子，計算一下年代，也有十數年之久。

類似這樣陳設放着人頭，斷臂殘肢的盒子，少說也有幾十個之多，十幾個木架子堆得滿滿的，關雪羽匆匆一窺之下，其中不乏知名之士。

最令人吃驚的是一具已成人形的肉胎，敢情是連同胎衣，活生生的取自女體。

看到這裏，關雪羽不禁掩盒而嘆，內心之激忿，不可言狀——有關這個肉胎標書的罪狀却亦令人爲之忿恨膺胸，不寒而慄。

標籤上書寫的是：「殺我弟兄，封我

門戶，三刺賊官不成，擄其愛妾，曉令五十萬金贖之，過時不贖，取妾腹內之嬰，曝其屍於賊官衙前，以爲深戒！」

關雪羽細讀一遍，猶有餘悸，籤上所書寫實在已很清楚，看來是地方官吏，勒殺彼等過力，乃致與他們結下了深仇大怨，三次尋仇該官，刺殺不成，竟而遷怒於其妻妾，可憐這個小妾，腹內已有成形胎兒，他們竟持以爲人質肉票，向該官索金五十萬，過期未贖，竟然活生生將胎兒挖出，並曝屍衙前，與該官以深戒。

看完這段文字之後，關雪羽直覺得遍體生涼，久久不能平息。

一個問號，突地盤旋而起——

「這些人究竟是何人所殺？」

「郭九如？胡烈？……難道他們表面上說是生意人，其實，竟是這般狠心辣手，殺人如草芥的江湖巨盜？簡直是太可怕了！」

於是由胡郭二人聯想到了那位慈眉善目的八老太爺，如果說，郭胡等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幹的是殺人越貨，見不得人的買賣，那麼這位八老太爺可能便是總管其事，暗中操縱的首領人物。即使不是親當其事，也必然與此大有牽聯脫不了干係。

這麼一想，關雪羽更不禁半身發麻。腦子裏一片混沌，幾乎呆在了當場。

暗室內燈焰螢螢，照見着這一室凄慘——那些懸掛在當空的顆顆人頭，在昏黯的燈光照映之下，形成了一天鬼影——自然，每一顆人頭之下，都顯示着一個凄厲，慘絕人寰的故事——

固然，死者之中，不乏爲富不仁，貪贓枉法，爲惡多端之輩，只是這等陰森恐怖的殺人手法，畢竟不是俠義道中人之所願爲，況乎其中所涉及的綁票撕票手法，簡直無異於江湖悍匪行爲，更難以「替天行道」一筆代過而取諒於人。

關雪羽雖非十分明白，却也瞭解了一個大概，他暗暗地打了一個冷戰，忖思着：好險……幸虧發現的早，還沒有陷身其內，否則一旦爲那位八老太爺所籠絡，着了他的道兒，只怕再想脫身，便將大費週章了。

眼睛所見，既是這般陰森可怖，鼻子裏嗅的更是一陣陣中人欲嘔的屍腐臭氣，這個地方多留上一刻也能令人發瘋。

關雪羽不打算再看下去了。

就在他剛剛熄滅了燈，打算要離開的一霎，身邊上却意外的聽見了一聲呻吟。

這聲呻吟實在低到不能再低——設非是如此夜靜更深，再加上關雪羽的聽力過人，萬萬是聽它不出。

即使是關雪羽如此胆識之人，却也被這聲突如其來的呻吟之聲，嚇出了一身冷汗。

此時此地，便不是鬼怪作祟，也當它是了。

關雪羽心裏一陣發毛，陡地後退一步，背牆而立，無巧不巧的正與一顆長髮繫樑的人頭成了「臉對臉」的之勢，死者瞠目結舌，滿面發黑，咫尺之距，驟如其臨，眞能把關雪羽的胆子給嚇破了。

閉上了眼睛，關雪羽强自鎭定了一下，此時此刻，身邊上便自又聽見了第二聲呻吟。

這一次由於聽得眞切，關雪羽可不再當它是幻覺。

「莫非眞的有鬼？還是屈死的寃魂作祟？」

心裏一驚，他倏地睜開了眼睛，同時之間，已將功力聚集於雙掌之間，只要稍覺有異，必當先發制人，以「燕」門劈空掌力擊出。

只是，這番準備顯然多餘。

眼前並無絲毫異狀，空中有十個高懸的頭顱，一個個都像是生了根也似的，沒有一點風吹草動——事實上這些人頭，在懸掛之先，都經過一番風乾防腐的處置，乃能持久不腐，少數處置不當，潰腐生臭自屬難受，但大體上說，尚能保持着一個大概的模樣。

由於長年久置，不曾移動，有些人頭上都結了蜘蛛網，髮上集塵怕沒有銅錢般厚，名符其實的成了「灰頭土臉」。

——那一聲呻吟聲，肯定不是來自其間，倒像是傳自外間，或是漂渺的天空。

要是換在另外一個地方，關雪羽勢將便會出來喝問了，只是眼前處身虎穴，便不能如此放任。

他只是圓睜着一雙眼睛，靜靜地在四下打量着。

顯然地，就在這一霎，他耳邊上又聽到了第三次的呻吟——這一聲分外清澈。

甚至於連發聲之處也可以判定——就在暗室側角之處。

關雪羽向那地方注意看了一眼，並無人迹，然而，他確信自己不會聽錯，便大着胆子掩身而近。

正當他走向前：足步未定的一霎，耳邊上可又聽見了連續傳來的幾聲呻吟。

這一次就好像近在眼前，而且那呻吟之聲，顯然是出自女子，是無可疑。

關雪羽四週看了一眼，輕咳一聲道：

「誰？」

出聲之後，才自覺出了不妥，蓋自己眼前也是「黑牌」人物，見不得人的。萬一對方是主人之一，自己又將如何自圓其說。是以，話聲出口，立即閉咀不言。

在他以爲對方聽見了自己聲音之後，很可能不會再傳出聲音，却不知竟是猜錯了。

緊接着，耳邊上傳進來一連串的呻吟之聲——一個微弱女子的聲音，斷斷續續傳進來道：「……我要死……求求你開開恩……讓我死了……吧……死了吧……」

關雪羽驚得一驚，鎭定道：「你是誰？……藏在那裏？……我怎麼看不見妳？」

「我……在這裏……」聲音裏充滿了顫抖，微弱到了極點：「大爺求……求你，叫我死了吧！」

關雪羽這才聽清楚了，敢情是一壁之隔的另一間房，只是這其間並無過道，心裏一動，這才想到很可能是另一間暗室。

由於有了前次經驗，他試着在各處找尋開啓暗室的機鈕，果然被他找着了。

那個開啓暗門的機鈕，其實就是壁角的木架，用力一推，房門立現——暗房之中的暗房，設想確是頗見心機。

這是一間形似牢房的囚室。

房子裏燃着一盞豆油燈，一個黑衣蔽體的少婦，直直的仰身木榻，手脚上俱都加有鎖鍊，一頭長髮扯的筆直，繫結在床板上，如此一來，不要說意圖逃跑，就連轉動一下也是萬難，對方婦人很可能已被綑綁多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眞是人間奇慘之境。

房子裏另有一張八仙桌子，上面置有少許食物，水壺，想是定時有人來此餵食對方，僅僅維持着她不死的生命而已。

兩個人初初一見之下，都有些驚詫。

關雪羽沒有想到此時此地，竟會藏有這麼一個人。

少婦也似乎奇怪來的人毫不是日常所見，一雙驚駭的眼睛，木然的釘向對方，竟然也不再呻吟了。

一個念頭，電也似的在關雪羽腦中閃過——不用說，這個女人正同方才前室所見一般，誠然是所謂的「肉票」了。

反過身來，輕輕關上了房門，關雪羽點身而前，來到了婦人近側——

「小聲一點，這是怎麼回事？」

婦人用力咬着牙，面上神色固是微弱極倦，眼睛裏的光采，却現着一種倔强！

「怎麼回事……？你反倒來問我……求求你作作好事，讓我死……了吧！不然，我作鬼也饒不過你們……我……」

一邊說，儘自淚如雨下，却已是泣不成聲。

關雪羽愣了一下，搖頭道：「妳弄錯了，我不是這裏的人！」

婦人聽他這麼說，忽然止住了哭聲，却把一雙淚汪汪的眼睛盯向他，半天才委屈的道：「那你……是誰？……你別是跟他們串通好了，來詐騙我的吧……？」

嘴裏雖這麼說，到底掩住內心的驚喜之情。「人」到了絕望之時，任何一點可能生存的機會都不會放過，果然對方這個少年是「外來人」，自己顯然不可錯過眼前逃生的機會。

關雪羽壓低了聲音道：「我不是騙妳，妳聽着，如果現在被這裏主人發現，我和妳一樣都是活不成，妳明不明白？」

女人將信還疑的點了一下頭：「那麼你又是……？」

關雪羽搖搖頭，苦笑了一下：「現在不是妳盤問我的時候，先說說妳自己吧，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他們要把妳關到這裏？妳叫什麼名字？不要怕，慢慢的說。」

聽着聽着，這個年輕婦人，可就又自淌下了眼淚。

「看起來你倒不像是他們一夥的人……」年輕婦人眼淚汩汩的說：「你問我這些……我可又去問誰？天曉得，他們爲什麼要把我弄來這裏……已經好幾天了，爲什麼要這麼折磨我，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呀，求求你……把我鬆開一下好不好，我的手都快要斷了！」

關雪羽頓了一下，點頭道：「好吧，我就先鬆開了妳！」一面說走過去，伸出手來，在她手腕間的繩索上捏了幾下，登時就斷脫開來。

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她全身上下的繩子統統解了開來。

猛可裏這個年輕婦人，倏地自床板上挺身躍起，兩隻手飛快的直向着關雪羽頸子上摺了過來。

別看她剛才一副微弱半死不活的樣子，一旦動起了手來可還眞不含糊，手脚綑久了，自然有欠靈活，只是對於一個婦道人家來說，確也不容易了。

關雪羽倒是沒有想到對方會有此一手，一時驚得一驚，但驚歸驚，却也不會亂了方寸。

年輕婦人手來的快，關雪羽閃躲得更快，身形微微一幌婦人兩隻手便又落空。

年輕婦人一個撲空之下，眼看着這一頭幾乎就要撞在了牆上，她咀裏驚叫了一聲，猛地轉過身來，倏地飛起右脚，竟以足尖，直向對方臉上踢來。

關雪羽冷哼一聲，當然不允許她得手，左手一翻，用「倒接菩提」的一招，只一探手，已拿住了她踢出的脚尖。

可能是手下重了一點，年輕婦人竟告承受不了，嘴裏「噯唷！」的叫了一聲。

她這裏方自出了一聲，已被關雪羽反過來的一隻右手，「噗！」地一下按在了唇上。

「不許出聲！」關雪羽瞪着她道：「要不然我……宰了妳——」

對一個女人說出這麼厲害的話，關雪羽倒還是頭一回。這句話倒是眞管用，那個年輕婦人果然不再吭聲了，却把一雙不勝驚悸的眼睛，骨碌碌一個勁兒的只是在對方臉上轉個不已，另外，她的一隻脚還捏在對方手上，收又收不回來，高擧在半空中，一時又急又氣，臊了個滿臉通紅。

關雪羽隨即也覺出，忙即鬆開了手。

年輕婦人打了一個踉才算倚牆而立。

經此一來，她倒是相信對方果然不是這裏的人了。

說着他欠下身來。

那婦人忸怩了一下，想到了機會不再，嘴裏道了聲謝，遂即把身子伏在了關雪羽背上。

關雪羽確實不敢逗留，當下匆匆步出，來到了那間滿懸人頭的暗間。

身後婦人想是前未曾見，乍然看見眼前這番恐怖陰森景象，嚇得全身連連打顫起來——

「大……爺……這是什麼地方……？可嚇死……人了……」

關雪羽哼了一聲，不及多說，三轉兩轉，極其快速的已來到前面大廳，關好暗門，看一下各處，一如原狀，心中略定。

身後婦人呻吟道：「現在可以放我下來了……麼？」

關雪羽道：「還不行，不要說話！」

那婦人便不再吭聲。

大門既鎖，關雪羽只好走窗戶了，所倖窗扇夠大，足可進出，並不費事的便自遁出廳外。

遠遠的向後院打量一眼，隱隱的似乎見有燈光透出，可以猜知八老太爺等三人仍在涼亭裏論事——這倒是求之不得的良機。

以關雪羽之一身輕功，背負着一個人，實在不算怎麼回事，幾個起落，已來到了院牆之外。

爲愼重計，關雪羽却不敢就此停留，奔馳了老遠的一程才放慢了下來，最後在一座荒閒野祠前停了下來。

身後那個年輕婦人，眼見着關雪羽如此輕功，好不佩服，想到了對方仗義援手，恩同再造，大是感激，是以足方落地，即向着關雪羽冉冉拜倒，哭成了一團。

關雪羽一時間也不知怎麼安慰她才好，嘆了口氣道：「不必這樣，起來，起來，現在妳自由了，應該高興才是，怎麼哭起來了。」

年輕婦人磕了個頭，反身坐下來，輕輕一嘆道：「想不到我李紅姑還能活着離開，這條命可全是大爺你所救，恩人你的大名是……？」

關雪羽搖搖頭道：「妳不要這麼稱呼我，我其實也是無心救妳，實在不敢居功，我姓關，妳只叫我一聲關先生就是了……妳剛才說妳是——？」

年輕婦人苦着臉看了一下天，痴痴的道：「我姓李叫紅姑，這是我娘家的名字，我丈夫姓秦叫秦照——不知道恩人你聽過沒有？」

關雪羽微微怔了一下，點點頭道：「秦照？是浙江官府當差的那個秦照？」

紅姑點點頭說：「就是他——你認識他？」

「那倒不是，」關雪羽說：「我聽說過他，聽說他一身武藝不錯，能够雙手發鏢，在杭州府衙門裏當差，辦了很多案子，他的名聲，應不在『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之下，失敬，失敬。」

紅姑嘆了一口氣，吶吶的道：「不就是因爲這樣，才得罪了人麼……也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別是叫人給殺了……吧？」

說着情不自禁的落下淚來。

關雪羽一驚問故，紅姑才細道原委。

原來紅姑之夫秦照，人稱「千手神捕」，乃是杭州地方第一名捕，一身功夫得自異人傳授，確非一般尋常公門人物可比，自上任後，着實偵破擒獲了不少地方上爲非作歹的黑道人物，極得官方器重，很可能便是這個原因，乃與當地黑道人物「雲四姑娘」結下了仇恨。

關雪羽聽見了「雲四姑娘」四個字，心裏已是有數，微微冷笑道：「這麼說，是雲四姑娘下手，把妳擒來這裏了？」

「不是她親自下的手！」李紅姑娘恨聲道：「她手底下能人多的是……哼，在杭州，她的勢力大極了……除了她沒有別人！」

「又爲了什麼？」

「是因爲秦照奉命抓了他們的人，我好像聽秦照說過……抓了他們五個人，第二天就提堂問了斬！」

「這就難怪了！」關雪羽道：「你丈夫辦案過力，抓了雲四那邊的人又問了斬，她當然放不過你們，只是……既然如此，又爲什麼要留下妳的活命，爲什麼又把妳押到寧國府來？這不是有些奇怪麼？」

李紅姑痴痴的搖着頭說：「說眞的——我這可就不大明白了……我被他們抓住，吃了好多苦，還差一點……我眞想死了的好！」

說着，把臉埋在張開的兩隻手裏，又自悲泣起來。

「妳這就別再傷心了，總算還能全身而退……」關雪羽目光炯炯的看着她道：「有幾件事，我想知道一下，也就可以明白他們爲什麼不殺死妳！」

「殺不殺都不要緊了……他們燒了我的家……殺了我的公婆……只是留下了我……這又爲什麼？……」

「這麼說你丈夫秦照並不在現場？」

「他不在，出公差去了！」

「妳可知道是一趟什麼公差？」

「這——」紅姑想了一想，點點頭道：「我想起來了，聽說是去押解賑災的銀子……」

關雪羽微微一驚，說道：「賑災的銀子？」

紅姑搖搖頭說：「詳細的情形我不清楚——只聽他說，好像是南方幾個省，聯合捐助了許多銀子，再加上京裏解來的災銀，數目很大，各地衙門都出動了，由我丈夫秦照負責，說是要解往皖北各地，發放給那幾個受害最大的府縣……」

「這就對了！」關雪羽幾乎忍不住內心的忿怒，冷冷的道：「所以他們才會留下來妳這條活命了！」

紅姑呆了一呆：「爲什……麼？」

關雪羽道：「因爲他們要留下妳來，交換那一批賑災的銀子！」

「啊……原來是這樣……我眞是糊塗……完全沒有想起來！」紅姑似乎又燃起了一綫希望：「這麼說，他們並沒有殺死我丈夫……？」

「當然。」關雪羽冷冷的道：「秦照一死，他們就沒有勒索的對象了——眞可恨！」

說到這裏，他霍地站了起來，倒把一旁的李紅姑嚇了一跳，問道：「關先生你——」

（未完）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